高子遺書序

學有岐性無岐性命於天天性卽天理也理至實而無聲無臭未嘗不虛理至虛而有物有則未嘗不實夫性一而已矣自性學不明立教滋弊篤行者諱言虛靈談空者掃除事理諱言虛靈將不著之百姓掃除事理甚爲無忌憚之小人不同其不識性均也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孟子道性善善者理之總名也至宋儒程朱出而鄒魯一脈絕而復續淳公體認天理文公窮至事

物之理嗚呼聖學與異端毫釐差而千里謬者其在斯與我 明高忠憲公性學正傳也先生少而志學日學孔子而不宗程朱是望海若而失司南也取其書細讀而精思之參求既久一旦貫通不必規撫成言而能盡發其蘊大指以見性爲宗以明善爲要以人生而靜不着意念者爲繼善之眞體以辨志定業絕利一原不留毫髮疑似以爲自欺之主者爲格致之實際論心氣而曰聖人所養者道義之氣所存者仁義之心論理義而曰心爲

在物之理故萬象森羅心爲處物之義故一靈變化論情性而曰未發者喜怒哀樂之情不發者萬古常寂之性論知能而曰乾知太始如閃電無踪坤作成物如家宅可守此皆程朱以後學者久錮之疑網而先生剖而析之若繭絲牛毛之不可殺而銖兩累黍之不可易乃若義關君父辯別必精道介長消扶抑必早以至酬物行遠之篇觸境陶情之什莫不因形賦象矢口成文蓋心精形著隨在現前而先生亦不自知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

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藉令見及之非身有之即言言透性此夫對塔說相輪耳誠於何有先生自三時悟後修持數十年靜則心氣俱寂動則事理交融惕乎其若氷淵粹乎其若珪璧肅乎其若拳斂藹乎其若春融具足萬行而心體不挂一絲蓋至致命遂志之時身國不辱何其從容晝夜通知何其超脫而以一節名先生不得以孤忠名先生不得以二氏之尸解蟬蛻入定立亡名先生亦不得而後知先生之眞能復性也有物有則者

還之於實無聲無臭者還之於虛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先生吾誰與歸蒙嘗爲之說曰宋儒周元公以後爲禪學者無極與太極分而程朱合之明儒薛文清以後爲心學者致知與格物分而高子合之分合之間性學一大明晦也或曰然則先生之與程朱奚似蒙謂程朱同一窮理亦各有入門淳公從戒愼恐懼入文公從學問思辯入先生兼之而得力於居敬居多坐如泥塑人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有之似之矣先生向有就正錄先生

歿門弟子從高長公伯珍傳寫笥中遺文若干篇陳惕龍爲訂之次之詳之反之尋味標宗獨出手眼名曰高子遺書較之入關東見洛陽諸錄傳述師說而滯焉不圓雜焉不精者相去遠矣余私淑有年竊請欲正人心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必宗程朱而先生此書實爲程朱心印遂與諸曹謀梓之而僭引其端

崇禎壬申春魏里後學錢士升敬書於寅清堂之南軒

高子遺書序

以言爲道無弗離也以身爲道無弗貫也知欲侔乎上聖而行不踰中人則知行離矣靜時髣髴若有得焉動而失之則動靜離矣誠爲之誠有之其又何離焉高子之學不率心而率性不宗知而宗善無聲無臭之善踐之以有形有色之身格物之日所謂知性所謂復性胥于此乎在是故誨一學也學一識也天下之理患不一不患不貫一則自能貫矣求一於講辨一何在哉致一於吾之爲道

者吾之身心一而天下疇不一者人之嗜慾無出於色利名極之爲死生高子超超乎皆蟬蛻焉居與遊無出乎家國天下高子雖雖乎切切乎皆準繩而無妄焉觀其坤能是以信其乾知身修於百年之內而精神乃足動乎無窮之後世蓋　本朝大儒無過文清文成高子微妙踰於薛而純實無弊勝於王至乎脩持之潔踐履之方則一而已矣于此不一不成儒者況成聖賢潔且方而未聞道則誠有之聞道而淄其鉏毀其方者未之有也然

道脈自朱陸以來終莫能合薛非不悟也而修居多王非無力也而巧偏重一修悟一巧力一朱陸惟吾先生其人遺言自自訂數種而外多散漫無次恐其久而愈紛敬彙爲十二卷凡于不欲垂不必垂者胥已之寧簡毋繁爲後世也所以體先生之志也

崇禎辛未九月壬申門人嘉善陳龍正謹序

一曰語

此卷先生所親訂刻於天啓癸亥之秋與講義奏疏及諸說俱名就正錄此其一端也自格物以至平天下自日用飲食以至天地鬼神大抵平正切實而所謂精微玄隱前賢未發之蘊舉在其中集主於明道明道莫切於語錄語錄出於及門所襍記不如自記之精純也故先之原二百五十六則覩華吳先生繼刻眞儒一脈刪併九十餘條覩華

高子之左丘伯玉也所經斟酌自有眞契然味高子之言有似淺而不得不存者有似虛玄而實出於躬行默識不妨與先儒微異者余乃因其大畧爲稍廣之定存一百八十二則

二曰劄記

此亦先生所自記蓋取最精者入就正錄中餘存而未布大抵多引前人之言而闡發之折衷之然所云體道在言行上達在孝弟惡念襍念與眞當下之類皆以片辭披抉與妙殆癸亥秋冬以後日

新又新碎金未鑄狐腋未綴非皆就正之餘也及門之士遞相傳抄頗多重複今定存四十六則

三曰經說辨贊類

此卷皆先生體貼所至獨得於心筆之而爲書者其于古本大學則雖尊信程朱不敢強同而願同於崔氏困學記據其文體原非說林第先生自述生平進學次第譬無色之繪天光無言之傳天籟實乃度人金鍼不可與諸記同觀也山居課程以下指示初學最親最切好學說以下折衷則立的

剖晰則窮微如乾坤寅直之旨未發不發之辨佛氏性其心老氏性其氣雖伊川晦翁之所未備皆開自先生然而或樸或文蓋期明道益人而已說辨三種高極於陽明而辨之不嫌不嫌衛道也卑極於蓮池而辨之不辭不辭衛道也陷極於管氏而辨之不遺不遺衛道也先生之心事先生之著述如此贊宋四家以配四配寧謂德盡侔矣其將有道脈之憂

四曰講義

先生于經無不通易尤精而大會之日必講學庸語孟爲其切於日用且士人所羣習非如五經有專門也講義甚多先生自擇五十餘章廣惠同志所講者雖孔孟之言實先生之自言其言也葢口而述之則聖人自欲無言體而行之則學道愛人聖人歸其言於偃今先生所言者皆先生之所知所行也與子游之言學道相類先生固云不敢求聖人之言於聖人矣讀講義者又可求先生之講義於先生乎

五曰語錄

先生手著尚多顧且後之而先語錄語錄于明道切也會語輯於周祝二子尊所聞甚至記述之勞甚至先生乙丑歲會以授余囑曰其中尚多可商幸細觀之則先生之意可見于是乃舉其穉而未純繁而未精者汰之汰之而以晦先生之道漏二子之言不敢也汰之而以明先生之道暢二子意中之旨則汰之其錯綜者稍爲次序使人易識門庭高橋別語出於魏忠節初謁語出於從子敬敬

弱冠慕道故敎以讀書大意忠節當見危授命之秋故示以處患難定疾痛一死生人乎人乎時乎時乎先生之言其猶化工爾

六曰詩

言志陶情莫先於詩三百而下詩人不知道有道之士不工詩亦猶孟子以後德業分岐治事者忘身心而學道者遺世務也靖節詩隻千古然性與天道猶未知何如況餘子乎先生不盡效陶大都有陶韻逸興幽懷適與之符昌黎云歡愉之辭難

工先生絶作歡愉者十居八九又以見釀麗之歡愉厭而閒寥之歡愉妙也令視閒寥爲愁思尚能有好言乎靜坐戊午諸吟則專以舉道譬如禪家之有偈術家之有歌訣不過假借宮商明宗傳要使人哦則易熟熟則難忘而句字間之淘汰琢磨槩非所計矣全在學者善觀

七曰疏揭問類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兩者達道之大端也先生筮仕之初以言事去位六十始出復居閒局所爲達

道皆以言不以功昔孟夫子不動心之養既成遊
魏若齊惟非心之務格達權自牖無惛不動非欣
然動於悅則淒然動於戚先生壯時闢張世則與
第一要務聖明務學諸疏雖神機潛發未與亞聖
方駕其端本澄源之意何有異哉晚長西臺于是
經濟之實大見莫詳於責成州縣一疏惜入林遂
淺未及上而嚴勑賊臣崔呈秀則未形之燄抑亦
殺身成仁所繇胚胎焉或疑明哲之旨不然夫既
就列先生所知者匪解以事一人而已矣寧得豫

防奸人之報復如世俗之模稜以養惡乎格而旋
去去而不免一世之運也非先生一人之命也垂
絕從容其實中庸之軌豈猶往日之憤烈回風之
悽愴耶賁志未遂在責州縣以安民生使繼若職
者肯行若事即忠憲復生矣不阿同好不棄異已
不忘維桑又有揭有問

八日書

吉不盡意而達意者莫過於言書不盡言而代言
者莫過於書舍是則愈無繇盡也相視之頃槩欲

其默而識之笑而莫逆則奚鄄千里而外數十百世上下非書則奚鄄故代言以達意惟書最近書者達於人我之兩心親相授受於當世者也先生之書論學者十七論政事者十二感慨時世逍遥物外者十一莫非學焉莫非教焉昔陽明子于諸書俱自標年月使後人觀其前後淺深先生書年月不槩見以意度之髣髴可得然遥度其時序何如實按其指歸遂以論學者居前政事居後而感時寓意或襍次乎其間蓋一人數書則序而編之

首尾燦然亦不槩清其類也惟能奪以後知禍之將及必從靈均致命遂志前定無疚自孫宗伯而下八書不可不鱗次觀之以見夕可之意至于拱手一答隱寓全歸臨終數言致意諸相知者宛然子輿氏小子之呼也受先生之呼孰忍忘其意乎

九曰序

或序古人或序今人或自序其于當世之人也或慶之或慰之或勉之蓋紛乎不可窮詰擬議焉然則序何定所序之情亦何定之有而吾閻先生諸

序有定指焉語本體曰性善而已矣語工夫曰實
脩實悟而已矣然而不盡滯也亦歸無亦重悟亦
尚默亦貴自然亦取孤高此其序道也亦愛機警
亦量時勢亦舉感應鬼神此其序人才政事也亦
賞花亦玩月亦暢飲高歌亦悅習靜亦嘉曠達此
其序文章燕會送別之致也無所不通而不離其
宗使必曰性善曰實脩曰實悟則各一言而畢爾
聽者能無索然矣乎縱之橫之斯誘之也易動聞
道者之言固安有不活者耶先生以道爲文因其
文可以見道

十曰碑傳記譜訓類

其人往矣至今不能忘當吾世而有人焉又後人
之所欲聞知也此碑傳所爲作也彰其人事在人
中矣若夫記其事則人亦在事中自記其事則意
亦在事中而譜以思往訓以裕來無我而非人也
無一家而非天下也皆仁人不容已於言者覈其
要歸人倫人性而已倫之無象也曰性性之有象
也曰倫盡則俱盡矣先生種種有二說耶

十一曰誌表狀祭文類

譽近厚譽死者益近厚然總入於欺矣欺觀者欺作者欺死者莫非自欺以居厚而蹈欺豈格物之學哉先生所闡多幽人奇行其或已顯於當世則質直言之不溢其情夫仁人之好學者不毀人易不譽人難不譽生人易不譽死人難所是之分數不忍謬其權衡而反忍顛是以爲非乎故信誰毀者觀其誰譽蓋決不顧此意則俗夫之諛墓而已矣然不原此意則刻而已矣反覆諸篇見先生格

物毋欺之義

十二曰題跋穉書類

人心世道片長隻技異端俗子飲食器具凡有關係無不言凡有請求無不應或曰奚屑爲此瑣瑣者則倦於事矣非吾徒也則倦於類矣安得天下皆得門之正士目前皆震世之大業而後施吾化廸當吾鼓舞發揚乎無根之議論一步一顧常或失之有王之學問殊方異劑醇乎醇者自若也夫是之謂不倦之誨余定家靖質集終以自祭文絕

筆也陶菴集終以劄記進未止也今于先生集終以稧書因稧以明醇也豈曰有知毋敢苟焉之意其斯而已矣

龍正識

高子遺書目錄

門人陳龍正訂次

卷之一

語 一百八十二則

卷之二

劄記 四十六則

卷之三

經說辨贊類

古本大學題辭　大學首章約義

大學首章廣義十二條

高子遺書 目錄 一

先儒復大學古本及論格致未嘗缺傳十二條

又附按一條　崔氏洹詞 附按一條

困學記　山居課程

復七規　靜坐說

示學者五條　讀書法示揭陽諸友

格言　好學說

爲善說　知天說

身心說　洗心說

中說　未發說

心性說　氣心性說
理義說　氣質說
寅直說　愛敬說
好惡說　乾坤說
乾彖說　乾彖釋
大象　三勿居說
夕可說　輔仁說
觀兩先生所參春遊記請益
陽明說辨 四條　異端辨 并小序 爲五條

與管東溟虞山精舍問答
聖賢論贊 十首

卷之四
講義 五十四章 前有小引

卷之五
會語 周彥文祝可久軒錄一百則
高橋別語 魏忠節錄七則
初謁語 陳啟錄五則

卷之六

四言詩
水居六首
五言古詩共三十四首
靜坐吟四首　幽居四樂
謫居有序　考亭恭謁朱夫子
夏日閒居　水居詩
庚戌春日月坡初成
辛亥春至水居　山居
湖上閒居季思子徵適至

讀書山中季弟攜具見過
弢光靜坐　遊玄墓
遊靜樂寺　遊鴈蕩山
湖上　輿中
客途　採菊
異草　黃龍菴訪超然上人
題吳之矩雲起樓　壽俞景梧六十
壽吳東溟先生七十
送辰州守瞿元立

蔡觀察貽余禪衣成夜坐詩寄謝
七哀詩　程泂詩
五言律詩 共十首
水居詩　即事
晚步
庚子秋日同友水居靜坐
丙午元夕
和許靜餘先生閉戶吟 三首
秋月同張伯可吳子徂泛溪

戊午春月朔登子陵釣臺
五言絕句 共三十首
水居飲酒詩 三首　齋中翻菊
發光山中樵詩五首 白雲篇二首
題畫竹　秋花咏六首
荻秋樵咏 四首　和西築咏 八首
六言絕句 共二十四首
湖干四時歌 八首　水居漫興十六首
七言歌行 一首

鄭母壽歌 有序
七言律詩 共三十一首
水居　水居獨坐
水居閉關　即事
同許靜餘先生遊山
同洪平叔遊武夷　次劉伯先閉關韻
靜坐吟 三首　戊午吟 二十首 有序
至水居
七言絕句 共十一首
水居題壁　村居 三首
題畫
洛南縣薛厚倫妻南氏殉夫烈節
偶成
和葉參之過東林廢院 三首
賞花

卷之七

疏揭問

崇正學闢異說疏　當今第一要務疏

聖明亟垂軫恤疏　破格用人疏
釋羣疑銷隱禍疏
恭陳聖明務學之要疏
辭免重任疏　糾勑貪汚御史疏
申嚴憲約責成州縣疏
自請罷斥疏　遺疏
罷商稅疏　論學劄
解頭問

卷之八上

書共一百十六首

與李見羅先生　與許敬菴先生
答顧涇陽先生格物書四首
答涇陽論周元公不闢佛
答涇陽論程朱闢佛
答涇陽論管東溟　答涇陽論生之謂性
答涇陽論儒佛善字不同
答涇陽論猶龍一語
與涇陽論知本

荅涇陽論病中作工夫
觀白鷺洲問荅致涇陽
與涇陽論東林
與顧涇凡論已發未發
與涇凡二　荅鄒南皐先生一
與南皐二　荅南皐三
與南皐四　荅南皐五六
與馮少墟一　荅少墟二
荅少墟三　荅少墟四
與遂確齋一　與確齋二
荅確齋三　荅劉念臺一
復念臺二　荅念臺三
與安我素一　荅安我素二
答錢啓新一　與錢啓新二
與揭陽諸生　與管東溟一
與管東溟二　上儐鶴趙師一
上趙師二　上趙師三
荅趙師四　候趙師五

答錢宮詹御泠　答葉臺山
答朱平涵　與蕭自麓
與蕭自麓二　與羅匡湖一
答羅匡湖二　答羅匡湖給諫三
答耿庭懷　與陳思岡
復錢漸菴一　復錢漸菴二
與徐匡嶽　答曹真宇論辛復元
與劉雲嶠　與雲嶠二
復朱密所　與何天玉一

與何天玉二　答吳安節年伯一
答吳安老二　答吳安老三
與洪桂渚　答陳伯襄憲副
與吳子徃一　與子徃二
與子徃三　與子徃四
與周自淑　答史玉池
與周念潛　與張子愼
與吳懷野一　答吳懷野二
答蕭康侯　復陳敬伯

答周二魯　答瞿洞觀一
答洞觀二　與顧新蒲
與丁予行　答劉直洲
與羅止菴　與王具茨
答張雞山　答呂釗潭大行
答王儀寰二守　答湯海若
答吳嚴所司封　答區羅陽太常
答吳進士　答友人
答吳伯昌中翰　答田雙南

致周懷魯中丞

卷之八下

書共一百二十首

與許同生父母　與林平華父母一
與林平華父母二　答湯質齋
答段幻然一　答段幻然二
與幻然三　與幻然四
與徐十洲一　與徐十洲侍御二
答徐十洲三　答劉石閭中丞

答耿華平中丞　答楊大洪父母一
與楊大洪二　與楊大洪中丞三
與楊大洪四　答方本菴一
答方本菴二　答周綿貞中丞一
答周綿貞二
四府公啓汪澄翁大司農
與李大司農　與胡撫臺
與秦華玉　答陳筠塘一
與筠塘二　與筠塘三

與筠塘四　與歐陽宜諸一
與宜諸二　與宜諸三
公啓吏部晉王郡尊
答蔡虛臺　與曾郡尊
答何府尊　與王三府
與趙肖鶴　與尤時純
與李懋明中丞一　與李懋明中丞二
與王東里黃門　答周來玉一
東周來玉侍御二　與沈銘鎮一

與沈銘鎮二　　荅孫司理子齋
荅祁長洲　　荅袁寧鄉
荅陳后湖令公一　　荅陳后湖二
與徐撿老房師　　與葉園適一
與園適二　　與吳霽陽
荅李雨亭　　荅錢心卓
與諸景陽　　與徐玄仗一
與徐玄仗二　　荅郭光祿
與楊鳳麓　　荅袁節寰中丞一

荅袁節寰二　　荅武陽紆中丞
荅翟凌玄中丞　　與羅黃門心華
與方孩未　　與李贍成侍御
荅劉心統侍御一　　荅劉心統二
荅楊侍御　　荅沈侍御
荅張侍御　　荅郭旭陽侍御
荅潘虞廷按臺　　荅湯闇生學憲
與華潤菴鄒荆璵忠餘
與鄒荆璵　　與鄒忠餘

與華潤菴　與泰君鄰
與李肖甫　與華蠡陽
荅王葱嶽　與張侗初少宗伯一
與張侗初二　荅陳赤石
與黃鳳儔一　荅黃鳳儔二
與黃鳳儔三　與陳省堂
荅王聚洲　與蔣悟菴一
與蔣悟菴二　荅繆仲淳
報大哥一　報大哥二

荅七弟　荅汪若谷
荅范太蒙尚寶　荅劉清之叔姪
與李壽伯　荅翁應玄
與黃黃石　與劉鴻陽
與吳覲華一　與覲華二
與覲華三　與許湄淳
荅薛用章一　荅薛用章二
與周仲純季純　與周季純一
荅季純二　與季純三

與任希顏　與尤澹明
與安無曠　與卞子靜一
與子靜二　與魏廓園一
與廓園二　與廓園三
與廓園四　與廓園五
與陳似水一　荅似水二
荅似水三　與孫淇澳宗伯乙丑
荅劉念臺　荅熊壇石操院
與李次見侍御　與徐按臺

荅楊金壇　荅王無咎
與曹允大　與東林諸友
臨終與華鳳超

卷之九上

序　共四十一首

大易易簡說序　周易孔義序
朱子節要序　就正錄自序
講義自序　重鍥近思錄序
朱子性理吟序　程朱闕里志序

重刻諸儒語要序　王文成公年譜序
許敬菴先生語要序
方本菴先生性善繹序
王儀寰先生格物說小序
點朱吟序　虞山書院商語序
桐川會續記序　崇文會語序
尊聞錄序　馮少墟先生集序
西齋日錄序　願學齋劄記序
重刊採運條議序　營政紀言序

闡幽錄序　無錫縣學筆記序
毘陵人品記序　東林志序
東林會約序　同善會序
重刻感應篇序　合刻救劫感應篇序
程行錄序　鄭天台四書題咏序
重刻倪雲林先生詩集序
瞿元立先生集序
曹眞予先生仰節堂集序
塾訓韻律序　石幢葉氏族譜序

呂氏合譜序　浦氏世系序
周氏族譜序
卷之九下
序 共三十五首
華無枝荷蓧言序　六生社草序
劉伯先南征會業序
劉羽戢知新稿序　去浮集序
拂雲齋書經祉草序
祁侯入覲序　送遲菴譚先生序

送陳二尹序
靖江令朱華陽父母考績序
陳志行八十序　殷幻然六十序
大司徒脩翁李先生七十序
繆仲淳六十序　雙山王先生八十序
二思毛翁七十序　薛守溪六十序
龔舜麓六十序　諸延之先生七十序
清翁俞先生八十序
俞毅夫先生七十序

靜菴華翁七十序　浦震宇先生七十序
薛翁七十序
馮敬山翁暨錢孺人伉儷七十序
應峯王翁七十序　鳴陽伯兄六十序
鳳池馬公七十序　馬母林孺人六十序
顧母華孺人六十序
秦母顧孺人七十序
慮得集序　默石翁劉記序
嵩臺集後序　事物別名序

卷之十
碑　傳　記　譜　訓
秦伯廟碑　薛文清公傳
羅文莊公傳　陶菴先生傳
韓氏七世祖傳　儕鶴趙先生小傳
薛孝子傳　汪節孝傳贊
堵方伯傳贊　文學華二菴傳贊
封京衛武學教授雲陽施公傳贊
卞氏二隱君傳贊　武林遊記

三時記　水居記
可樓記　鄒忠公惠山祠堂記
汧陽縣三賢祠記　王庑祠兩廡記
常熟縣重建儀門記
典讓堂記　承賢橋記
龍江沈先生泰交始末記
竝封記事　毘陵歐陽守記畧
譜序　譜傳
內傳　家訓二十一條
附襍訓五條

卷之十一

誌　表　狀　祭文
光州學正薛公以身墓誌銘
職方劉靜之先生墓誌銘
孝廉陳貢聞墓誌銘
文學秦彥熙墓誌銘
文學景耀唐公墓誌銘
文學清宇高公墓誌銘

董恭人墓誌銘　李貞母墓誌銘
劉貞母墓表　魏繼川先生墓表
涇陽顧先生行狀　顧季時行狀
劉本孺行狀
山西右布政使中嵩王公行狀
江西安福縣知縣台卿夏公行狀畧
祭顧涇陽先生文　公祭薛玄臺文
祭安我素文　祭長興令后雲峰文
祭丁慎所文　祭陳思岡文

祭遜庵齋文　祭歸季思文
祭茹澄泉先生文　公祭復吾沈先生文
公祭葉客溪文

卷之十二

題跋雜書
題三太宰傳　題貞裕卷
題鄒貞女卷
題丹陽丁氏追遠會簿
建故邑侯王公祠堂引

烈帝廟助工疏引
保安寺建養老堂疏引
華藏寺重脩佛像引
金剛經集註小引　告龍王文
代耆老祭城隍文　題世尊像
題觀世音像　題達摩
題張仙　題純陽祖師像
題翠峯上人像　題聿端虛先生像
書玄帝訓言後　書繼志會約

書悟易篇
敬書吾祖盆荷詩手筆後
書唯菴先生誌銘後
書成佑臺先生自誌後
書淇園春雨卷　書金鏡軒董役卷
書江生夢卷
書吳起讓八分變體卷
書相者潘覽德卷　書醫者喬心宇卷
書醫者顧仰蒲卷　書名公玉宇卷

書關僧淨六卷　書僧卷
書張汝霳扇　書秦兩行扇
書秦開陽扇　書友人扇
書友扇　書扇
書周季純扇　書朱仲增扇
書趙維玄扇　同志約五條
同善會講語三條
高子遺書目錄終

學必繇格物而入

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

格物是隨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貫之

大學不是無主意的學問明德親民止至善主意也格者格此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良知也因其已知而益窮之

至乎其極致良知也

格物不至極處多以毫釐之差成千里之謬

格致至一旦豁然知性矣

纔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

千變萬化有一不起化於身者乎千病萬痛有一不起病於身者乎此處看得透謂之格物謂之知本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或曰脩身為本有何難知而須物格知至曰莫輕看了世間迷謬顛倒都緣這些子不透

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盡乎人矣曰壹是盡乎事矣而皆以脩身爲本實信得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格物愈博則歸本愈約明則誠也

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萬殊而一本

學者以知至爲悟不悟不足以爲學故格物爲要程子曰不知格物而欲意誠心正身脩未有能中於理者古今學者之病大率在此

朱子曰欲誠意者必先格致然後理明心一所發自然眞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也又曰知有不至即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又曰格致比治平則格致事似小然打不透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平規模雖大然縱有未盡病痛却小皆至到之言也

無工夫則爲私欲牽引於外有工夫則爲意念束縛於中故須物格知至誠正乃可言也

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第一義知到性善方是物格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又說不堯不舜便賊君賊民聖人人倫之至豈人人可爲人不爲聖人豈便至賊君賊民不知人倫之至處正是人人可能處乃人之性也所謂仁也出乎此即是不仁中間更無站立處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如此

朱子謂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學者必默識此心之靈而端莊靜一以存之知有萬物之理

而學問思辨以窮之此聖學之全也論者以爲分心與理爲二不知學者病痛皆緣分心與理爲二朱子正欲一之反謂其二之惑之不可解久矣

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錄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即知之至而心與理一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爲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外物物窮其理理即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無物矣此語可味也

古本大學說格物本自明白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只緣以此二語爲錯簡故格物遂成聚訟然程朱工夫原不異本旨何以不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而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曰格物而不知本不謂物格知本之謂物格故知本之謂知至

萬變皆在人執一毫我不得萬化皆在身求一毫人不得此處透眞格物矣

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

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

心無一事之謂敬

整齊容貌心便一合內外之道

儼若思而已無纖毫事也

無適自然有主不假安排

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

性不可言聖人以仁義禮智言之心不可言聖人以敬言之

不知敬之即心而欲以敬存心不識心亦不識敬

人之生也直敬以直內而已人之生也直本體也
敬以直內工夫也
無妄之謂誠無適之謂敬有適皆妄也
程子曰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是誠者本體也敬者工夫也不識誠亦不識敬
不識敬亦不識誠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人心如何能無適故須
窮理識其本體所以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識
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故居敬窮理只是一

事
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存之之道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費纖毫之力可謂明白
矣今之重揀持者惟恐不須防檢等語開恣肆
之端重解悟者惟恐誠敬存之之語滋拘滯之
弊何耶
朱子立主敬三法伊川整齊嚴肅上蔡常惺惺和
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敬者總不出此然常
惺惺其心收斂一著意便不是蓋此心神明難

犯手勢惟整齊嚴肅有妙存焉未嘗不惺惺未嘗不收斂內外卓然絕不犯手也

物格知至實見得天人一古今一聖凡一內外一主一工夫自妙矣

人心放他自繇不得

心中無絲髮事此爲立本

理不明故心不靜心不靜而別爲法以寄其心者皆害心者也

孔子操則存四句畫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眞像

吳康齋曰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安頓二字大有害儒者不徹性命大率繇此於搖動處正好下工夫尋向上去也

人心戰戰兢兢故坦坦蕩蕩何也以心中無事也試想臨深淵履薄冰此時心中還著得一事否故如臨如履所以形容戰戰兢兢必有事焉之象實則形容坦坦蕩蕩澄然無事之象也

一念靈明照耀今古然人心所覺以爲歷歷分明

者非眞明也是有意焉時起時滅者也眞明者其明命乎古人顧諟蓋實體如是非見也有見則妄矣

此心廣大無際常人局於形囿於氣縛於念蔽於欲故不能盡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天無際性無際心無際一而已矣

程子曰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却形體渾是天也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愚謂眞知天自是形體

隔不得觀天地則知身心天包地外而天之氣透於地中地在天中而地之氣皆天之氣心天也身地也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倚心依身身依心身心自相依倚剛柔相摩如此纔著意便不是

天在人身爲天聰天明爲良知良能率其自然便是道參不得絲毫人爲

六經皆聖人傳心明經乃所以明心明心乃所以明經明經不明心者俗儒也明心不明經者異

端也

無穜念慮卽眞精神去其本無卽吾固有

白沙曰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若非千休亦無一念

當得大忿懥大恐懼大憂患大好樂而不動乃眞把柄也

心卽精神不外馳卽內凝有意凝之反梏之矣

心要在腔子裏是在中之義不放於外便是在中非有所着也故明道說未發之中停停當當直

上直下此中之象也出則不是放之謂也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不放之謂也

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朱子發明程子之言亦最親切矣蓋天地之心充塞於人身者爲惻隱之心人心充塞天地者卽天地之心人身一小腔子天地卽大腔子也

仁不能守之未仁也仁則安故云守

必有事焉是集義集義是直養操則存者必有事

之謂舍則亡者忘之謂也

人之生也直本體也以直養而無害工夫也

人與物同一氣也惟人能集義養得此氣浩然其體則與道合其用莫不是義故曰配義與道

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則虛靈不昧之謂思是心之睿於心爲用著事之思又是思之用也

動則著事靜則著空無有是處

一念反求此反求之心卽道心也更求道心轉無交涉

須知動心最可恥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貴爲賤役

知言則知道氣自浩然浩然之氣卽天也天不動故孟子不動心在善養浩然之氣若不知天欲此心作得主定如何可得

明道曰人心必有所止無則聽於物此不動心之道也

心是定他不得的越要定他越不可定惟是止於事則自定物各付物之謂也格物者格知物則

各還其則物各付物也

不以天明心心不可得而明也不以心明天天不可得而明也

心之仁如目之明耳之聰目本明耳本聰心本仁本體也明者還其明聰者還其聰仁者還其仁工夫也

何以謂心本仁仁者生生之謂天只是一箇生故仁卽天也天在人身爲心故本心爲仁其不仁者心蔽於私非其本然也

人身內外皆天也一呼一吸與天相灌輸其死也特脫其闔闢之樞紐而已天未嘗動也

欲竝生哉昆虫草木不可自我摧折

朱子謂學者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三年無不進者嘗驗之一兩月便不同學者不作此工夫虛過一生殊可惜

惟天理至靜

濂溪主靜主於未發也

主靜之學要在愼動

言動一差虛明無事中如水著鹽如麵著油欲靜而不可得人生無窮奮之事則無窮奮之夢非禮不動皆如不爲穿窬心自靜矣

靜中看工夫動中看本體工夫未是靜中作主不得本體未眞動中作主不得

工夫不密在本體不徹本體不徹又在工夫不密學無動靜其初靜以澄之至不緣境而靜不緣境而動乃眞靜也

靜如是動不如是者氣靜也靜如是動亦如是者理靜也

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心氣交合而靜也理明則氣自靜氣靜理亦明兩者交資互益以理氣本非二故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延平門下至教也若徒以氣而已動卽失之何益哉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謂默坐之時此心澄然無事乃所謂天理也要於此時默識此體云爾非默坐澄心又別有天理當體認也

但自默觀吾性本來清淨無物不可自生纏擾吾
性本來完全具足不可自疑虧欠吾性本來蕩
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吾性本來廣大無垠不
可自爲局促吾性本來光明照朗不可自爲迷
昧吾性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增造作
顯諸仁卽體卽用藏諸用卽用卽體
道有體用焉其用可見而其體難明其體可明而
其用難盡故君子致知力行必交勉也
復以自知所謂獨也不遠復所謂愼獨也

朱子曰必因其已發而遂明之省察之法也吾則
曰必因其未發而遂明之體認之法也其體明
其用益明矣
眞知天命可畏是眞愼獨
龜山曰天理卽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
言命者惟此語最盡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所爲聖賢傳心之學在
此

其實無一事不要惹事

因物付物者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也此程門心法之要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因物付物之謂也

有物有則之謂在物爲理因物付物之謂處物爲義

儒者之學只天理二字最微可以自詣而難於名言明道津津言之伊川晦翁皆體到至處

窮理者天理也天然自有之理人之所以爲性天

之所以爲命也在易則爲中正聖人卦卦拈出示人此處有毫釐之差便不是性學

門人厚葬何以爲不可使門人爲臣何以爲欺天只此二事可體認天理春秋一書無一事不是此理也

天理既明如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如度量設而不可欺以長短合此則是不合此則非以此好惡以此用舍以此刑賞

易簡而理得矣中庸其至矣乎聖人示人竭盡無

餘天理於此而見

朱子曰天地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不容毫髮意思安排不容毫髮意見夾襍自然先聖後聖若合符節此究竟處也所謂天理者如此

一念反躬便是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問知覺之心與義理之心何如朱子曰纔知覺義理便在此纔昏便不見了又曰提醒處便是天理更別無天理繇此觀之人心明卽是天理不可騎驢覓驢

見衰冕與瞽者何以必作必趨見負版者何以必式入公門何以鞠躬割不正席不正何以不食不坐有安排乎則非聖人無安排乎豈非無隱乎爾

擇善擇其天然不已者而已固執執其人爲不參者而已

朱子謂孟子道性善是第一義若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學者信關最難過此關不過雖知可欲之善亦若存若亡而已

離却生無處見性而孟子所謂性與告子所謂性所爭只在幾希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理欲之界截然各別不可有一毫之混聖凡之體渾然無二不可有一毫之岐

不誠無物參前倚衡立卓誠後自然如此

既得後須放開蓋性體廣大有得者自能放開不然還只是守不是得蓋非有意放開也

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

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即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以善爲意以善爲事者不可曰明善

性可默識不可言求何者性無形體安得以言形之惟吾夫子以中庸二字言性故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一書只說得一性字而已非夫子不能傳此二字非子思不能傳此一書

有云不覩不聞之時者矣有云不覩不聞之體者矣云體者無時而不在體即時也云時者無時而不體時即體也戒謹恐懼即時即體也爲物不二者也

唐虞言中至子思始明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萬古於此明中於此明性於此明道朱子謂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信哉

龜山門下相傳靜坐中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是靜中見性之法要知觀者即是未發者

也觀不是思思則發矣此爲初學者引而至之之善誘也

聖人之所謂庸皆性命也常人不著不察之倫物庸而非中矣故庸而非聖人之庸聖人之所謂中皆日用也二氏不倫不物之明察中而非庸矣故中而非聖人之中

明道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又曰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靜則直內動則因物此心常復

於未發而寂然不動矣此謂復性

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聖人因物之是而是之因物之非而非之我不與也此所以開物成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天體物而不可遺詩所謂上帝臨女出王游衍實體如是雖不戒謹恐懼不可得也

費隱二字奇哉形形色色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故聖人只於彝倫日用盡道其間絕無聲臭

之可即人以爲卑近無奇而不知皆至誠之微妙顯之微者人不知也故舉鬼神微之顯者形之費者顯也微者隱也微之顯所謂費之隱也明自誠而發見者性之本體也誠自明而悟入者教之工夫也中庸專明性教二字

本體即工夫者中庸而已聖人於乾之九二言之工夫即本體者敬義而已聖人於坤之六二言之

亘古亘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機流行所謂易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只一時字便見繼之者善
天地之化息息而易故萬古不易謂有不易之易
變易之易是二之也
大易教人息息造命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其所由
來者漸也既已來矣寧可逃乎辨之於蚤如地
中無此種子殃從何來
六十四卦大象皆曰以聖人渾身是易也以此洗
心以此齋戒原來非此不爲洗心不爲齋戒
先儒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開眼便見聖人不過

即其所見者摹寫之耳信然哉天尊地卑章易
已昭昭於吾前矣
繼之者善是萬物資始成之者性是各正性命元
特爲善之長耳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
元繼之者皆此善也
利貞者性情也成這物方有這性故至利貞始言
性情
貞之義大矣哉四時以貞爲冬四德以貞爲智隆
冬之時萬象寂然無朕大智之人一點伎倆不

形中庸尚綱大易藏密入德於此成德於此謝上蔡去一矜字而曰仔細簡點病痛盡在這裏至哉言矣

羅整菴曰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懸空說此語最精切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所謂至善朱子謂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最盡

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

凶人心止於至善便如此易言天地即是言聖人言聖人即是言人心道無天人凡聖也

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一語便可見易

此體不可形狀孟子名之曰浩然之氣即易體也

明道又曰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又曰形而上者乃密也發密義無餘蘊矣

易心體也無思無爲人以妄思妄爲失之故夫

也者思其無思者也爲也者爲其無爲者也思則得之之謂思其無思行所無事之謂爲其無爲

言行最不可欺家人故家人曰言有物行有恒

隨之六二曰弗兼與故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鮮不爲邪

伊川先生說遊魂爲變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此殆不然只說得形質耳遊魂如何滅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即天地也

不可以存亾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亾滅避佛氏之說而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所以教也況幽明之事昭昭於耳目者終不可掩乎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自感自應非有別物

天地間感應二者循環無端所云定數莫逃者皆應也君子盡道其間者皆感也應是受命之事感是造命之事聖人祈天永命皆造命也我繇命造命繇我造但知委順而不知盡道非知命

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者人自受形以後天地之性已爲氣質之性矣非天地之性之外復有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氣質之性卽爲天地之性非氣質之性之外復有天地之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

曾子當啓手足時一箇身子完完全全潔潔淨淨如精金百鍊如白璧無瑕此時方了得脩身爲本四字

良知卽明德也須止於至善故致知在格物曾子易簀而卒便顯出箇曾子陽明至安南而卒便顯出箇陽明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曾子所以爲曾子也陽明曰此心光明更復何言此陽明所以爲陽明也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灑脫然不如悟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係累也

毋至夕陽簡點一日所爲若不切實煆煉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

所以要惜分陰者不使邪思妄念瞬息據吾靈府
庶幾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
絕四是克己
克己復禮便超凡入聖
聖賢所欲止是一仁更無別物
所謂博學者隨時隨處只學此一事志專在此故
云篤志問專在此故云切問思專在此故云近
思只是求仁故曰仁在其中
山木不幸當大國之郊人生不幸處適意之境

逐物則憂反躬常樂
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不求賤
莫賤於多欲
人生安得事事如意惟不如意事來不爲所累其
權在我可事事如意也
矜細行最得力
話不可駸快說事不可駸快作
滋味入口經三寸舌間耳自喉以下珍羞靡糲同
於冥然奈何以三寸之爽輕戕物命乎豈惟口

腹百年光景三寸滋味耳有以須臾之守垂芳百世有以須臾之縱遺臭萬年亦可思矣

見人一善忘其百非此待人之法也終身行善一言敗之此持已之戒也

聖人見得事事無能是船自厚處見得人人有善是薄責於人處

鄉原曰生斯世爲斯世也善斯可矣便是強力人也推仆了君子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便是醉夢人也喚醒了

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定見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定守也學聖人之學而不辨此如築室者無基堂搆安施乎種樹者無根灌溉安施乎

講學者講其所行者也不行則是講而已矣非學也

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牆之艱難便足爲賢子弟矣

正公言才有善不善恐非定論性既善才豈有不

善迷於性則不善復於性則善如反掌然能反者乃才也

念菴曰但知即百姓之日用以證聖人之精微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叢君子之戒懼此語透盡講良知者末流之弊

一日克已復禮無我也佛氏曰懸崖撒手近儒亦曰捨皆似之而實非何者以非聖人所謂復禮也或曰眞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是欲率天下入於無忌憚

其流之弊弒父弒君無所不至

不識本體而操持念頭以爲居敬解釋經書以爲窮理是養稊稗者也既識本體但保任一靈不知精義復禮者是五穀不熟者也

言赤子之知能百姓之日用是矣試看鄉黨一篇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赤子能之乎百姓能之乎故聖學要在禮義

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後世小人無忌憚有此兩途

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

事之不可救藥者在小人不自知其爲小人專認君子爲小人其始也失於上無敎化其終也失於上無用舍

君子必有所短小人必有所長君子難親小人易比故世人於君子惟見其短於小人惟見其長無怪乎好惡乖方用舍倒置

天下不患無政事但患無學術何者政事者存乎

其人人者存乎其心學術正則心術正心術正則生於其心發於政事者豈有不正乎故學術者天下之大本末世不但不明學且欲禁學若之何而天下治安也

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而言政者必無政財用本於政事舍政事而言財者必無財

足民方救得國之不足有若盡徹乎正言足用之道有若要在源頭上做來哀公要在末流上補救其實末上如何補救得

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爲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

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明道先生之言句句是眞悟此方是眞脩晦菴先

生之言句句是眞脩此方是眞悟

文公聖賢而豪傑者也故雖以豪傑之氣槩終是聖賢眞色文成豪傑而聖賢者也故雖以聖賢學問終是豪傑眞色

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識得禪弊眞

朱子傳註六經折衷羣言是天生斯人以爲萬世

即天之生聖賢可以知天今

劄記 四十六則

有一事當前必曰如之何如之何思之思之自有至當處慊於吾心同乎人心者此便是至善

不存心不可知性不知性不能存心

心無出入所持者志也

收拾全副精神只在一處

道無聲臭體道者言行而已

孝弟二字終日味之不可窮終身行之不可盡下

學上達在此

人心纔覺便在腔子裏不可着意

晦菴先生曰瞬息不存便是邪妄伊川先生曰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叅觀二語可以見有事勿正之義

盧玉溪曰聖賢千言萬語論道只在遏人欲以存天理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

仁與智藏諸用禮與義顯諸仁

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朱子問門人曰腔子

外是何物要思得之

吾嘗出入於佛老而知總不如一敬字有憤便有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平日無憤無樂只是悠悠

程子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爲復性

心與理一而已矣善學者一之不善學者二之識義理而心體未徹者入於見解見心體而義理未徹者入於氣機

或疑程朱致知爲聞見之知不知窮至物理理者天理也天理非良知而何或疑文成格物爲玄虛之物不知各得其正正者物則也物則非天理而何落於聞見墮於玄虛者其流弊也然而立教之本有虛實之辨焉物理實則知亦實從義理一脈去故曰擇善固執而好善惡惡之意誠知體虛則物亦虛從靈覺一脈去故曰無善無惡而好善惡惡之誠替矣毫釐千里蓋繇於此

王文成曰吾良知二字從萬死一生得來其致知之工何如乎其所經歷體驗處皆窮至物理處也身繇程朱之途口駁末學之弊猶之可也學文成者口襲其到家之語身不繇其經歷之途良知從何得來

顯言知本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之本也微言知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之本也

殀壽不二二此念也造次必於是此念也顛沛必於是此念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只一時字本體工夫具在洋洋乎發育峻極者此也優優乎三千三百者此也

知時則知幾故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

道之不可須臾離也莫見莫顯也中和也皆悟法也戒謹恐懼也慎獨也致中和也皆脩法也

天然一念現前能爲萬變主宰此先立乎其大者致一則密

不至於密安得吉凶與民同患而神以知來智以

藏徃乎

主一二字最盡一者本體主者工夫

楊龜山先生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斬於意誠心正違矣此程門格物的傳也

至靜中凡平日行不慊心者一一顯現故主靜要在慎獨

天下至奇特總是至平常聖人神化不過百姓日用然非千窮萬究不能信得道理只是如此

惡念易除襍念難除惡念盡是誠意襍念盡是正心

邵子言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此言易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此言太極也

夾子中間即一動一靜之間

當下即是此默識要法也然安知其當下果何如朱子曰提醒處即是天理更別無天理此方是眞當下

擇乎中庸得一善者復於未發也少加毫末便復

失之拳拳服膺弗失者純於未發也

中庸言道不可須臾離顧涇陽先生曰此不可離是人真念頭上一點過不去的所在此心與道合則安與道離則不安試想此念頭於何而來便識得本體矣余謂此一點過不去的有兩樣查考若在事上背理而不安則應用有時於須臾之義尚踈若在心上違仁而不安則體道無間於須臾之義方密

道者率性之謂天下豈有須臾離性之人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

元公純公之於易也渙乎獨得其至微以洗心藏密矣康節之妙於象數正公之發明義理文公之歸本卜筮皆卓絕漢儒孰得而奪諸

易之本體只是一生字工夫只是一懼字

夫子去魯十有四年與二三子棲遲容與其進德脩業有不可知之妙所以贊易大旅之時義

持志之象如猫捕鼠如鷄抱卵

敬者心之貞也貞則元矣故求仁莫如敬

程子謂栽培生意在六經先得根本然後可言栽培根本自六經得之生意亦自六經培之所謂好古敏以求之者與

朱子一派有本體不徹者多是缺主敬之功陸子一派有工夫不密者多是缺窮理之學

窮至無妄處方是理

心復於性則無飢渴之害

元亨利貞皆善也元而亨而利而貞貞而復元故曰繼之者善元始之故曰善之長天地一闔一闢吾人一呼一吸繼繼而不已者皆是此件故曰生生之謂易孟子道性善而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者象性善也若曰如是如是云爾此須在思慮未起時認取思慮未起時便是此件剛健中正純粹精求與堯舜一毫不同者不可得也及動念便差動步便差求與堯舜一毫對同者不可得也繇其同故人皆可爲繇其不同故不可不爲何以爲之曰堯舜所不爲者斷不可爲所以爲堯舜也

二卷終

高子遺書卷之三

經解類

古本大學題詞

謂大學有錯簡者疑誠意章引淇澳而下也謂大學有缺傳者疑首章此謂知本二語也夫此謂知本必從脩身爲本明矣有脩身爲本之揭則有此謂知本之結有此謂知至之結則知其爲格物致知之釋文理不辨而明也獨誠意章引淇澳而下則曲解不可得而通明道先生之易古本以此也

伊川先生專易之場菴先生三易之未定也以三先生之信古而卒不能信於斯簡以天下後世之信三先生而卒不能信其所易則心之同然者不可強也懸蓋徃來胸中結疑不化有年矣一日讀崔後渠先生集有曰大學當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前格物致知之義明矣乃始沛然如江河之決不覺手舞足蹈而不能已也吾何以決之吾決之於此謂知本此謂知至之二語也此二語者以爲不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亦屬無

謂以爲果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似未明備固知其旁引曲暢有如洪澳諸條所云也此諸條也以爲不釋知本則不宜結以知本以爲果釋知本則不宜別附他章固知其前後起結必隨於此謂知至之後也夫以三先生不能定敢謂定於今日乎然而天下萬世之心目固有漸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自三先生表章大學之後越三百年而崔先生之說益近自然故敢申明之以俟後之君子觀夫同然之心果何如也若夫割裂推移人人自爲大學則何所底極之有嗟乎聖人之學未有不本諸身者六經無二義也大學之道知止而已知止之道知本而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蓋沛然無疑於日用非獨以殘編之似缺而復完已也

大學首章約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吾之明德也）在親民（明民之明德也）在止於至善（明德之極處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申言止之爲要）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教以知止之法）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謂知所先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物有本末本在此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非物格知至者烏能知之）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本在此止在此也）詩

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民之不能忘本於盛德至善可以知本矣）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民之所以不能忘者以此）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明者自明也知本也）湯之盤銘

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新者自新也知本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止者隨身所在而止於至善也知本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以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以脩身爲本非物格知至者孰能知之

大學首章廣義

或問曰大學竝列三綱而歸重知止何也曰三綱非三事一明明德而已明明德者明吾之明德也新民者明民之明德也止至善者明德之極至處也然不知止德不可得而明民不可得而新何者善即天理至善即天理之至精至粹無纖芥夾穢處也不見天理之至便有人欲之混明德新民總無是處故要在知止也

曰物有本末一節何謂也曰此正教人知止之法

也人心所以不止只緣不知本千馳萬騖無所歸宿大學當下便判本末始終下文詳數事物使人先於格物而知本也

曰何謂本末明其非二物也譬之於本有本末而已詩謂終始曰欲圖其終必慎其始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此終事也而必始於脩身有到頭事必尋起頭處也

曰大學平分八目而歸本脩身何也曰無身則無心意知物無身則無國家天下而身其管括也格

致誠正爲身而設齊治平自身而推故八目只是一本

曰何謂格物曰程朱之言至矣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窮究到極處卽本之所在也卽至善之所在也曰若是則於古本無悖與曰無悖也天下之理未有不本諸身者但格物不到物之至處不知物之本處故脩身爲本是一句眼前極平常話却不是物理十分透徹者信不過格物是直窮到底斷知天下之物無有本亂而末治者無有薄其身反

能厚於家國天下者知到本處便是知到至處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曰淇澳以下何謂也曰皆釋知本也本末不過明新故釋知本以明德新民止至善也淇澳之詩是合言明新止以釋知本見民之不忘本於盛德至善也烈文之詩又申言民之所以不能忘者如此康誥以下是分言明新止以釋知本見明者自明新者自新止者自止全不向末上起一念也至於使民無訟而知本之義益了然矣曰大學無經傳乎曰大學一篇本六段文字每段必襍引經傳以咏歎而推明之使章內之旨快然無遺而言外之旨悠然無盡此篇法也首段三綱八目之下即釋格致而格物即在格知本末本末即是明德新民知本即是知至知至即是知止原與三綱通爲一義故通爲一段其次即歷釋誠意以下初無傳經之別也

曰誠意以下必以所謂發端以此謂結之釋格致不然何也曰物有本末則脩身爲本之發端此謂

知本則脩身爲本之結語歷引詩書乖以此謂知本結之文理本自顯然且正心以下俱雙關釋如釋正心必曰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至誠意則單提釋不曰所謂正心在誠意原無定文至格致則總括釋不曰所謂誠意在致知者以知本括始括終誠正脩齊治平無不貫也

曰釋格物而不見格物字何也曰格物卽致知也書不云乎格知天命格卽知也格訓至致訓推極格卽致也大學格物卽是致知故釋知至不必釋

物格大學知至卽是知本故釋知本不必釋知至也

曰知本之爲知至是矣知至之爲知止何也曰大學脩身爲本之本卽中庸天下大本之本無二本也故脩字不是輕易說是格至誠正著實處本字不是輕易說是心意知物著實處本在此止在此矣明德者此新民者此至善者此無二物也

曰陽明先生之復古本是矣其說果與古本合邪

曰王先生之致良知則明明德之謂也然以明明

德言則格致誠正皆其工夫故綱正而目備今以目作綱而於明明德則曰明德必在於親民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夫齊治平非親民乎格致誠正非明明德乎大學明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自明其明德矣初不以親民爲明德也至於說格物曰極力致其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又曰爲善去惡是格物夫事物各得其正乃物格而非格物也爲善去惡乃誠意而非格物也又以誠意爲主意格致爲工夫大學

固以三綱爲主意八目爲功夫矣試舉王先生古本序一繹之其於文義合邪否邪

曰朱子自言某一生只看得大學透見得前賢所未到子之願學朱子篤矣於大學反異其指何邪

曰朱子格物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無所不有知本之義已在其中所爭者此謂知本二語本相粘而離之以下句之上有缺文以上句接聽訟爲衍文爾若實做朱子格物工夫自與知本無二實做知本工夫自與朱子格物無二非今日之古本與朱

子無異指乃朱子格物原與古本無二指也
曰李見羅先生之揭知本何若曰陽明先生復大
學古本而於知本之義未之及也李先生徹悟知
本而於知至之義未之及也其曰止爲主意脩爲
工夫格致誠正不過就其缺漏處撿點提撕云爾
似於知本知至相粘處却看輕格物也大學以知
本爲知至正以物格而知本此開闢啓鑰最先下
手處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就明新言則明德
爲先就明德言則格物爲先此處蹉過必無入門

此處受病必有異症虞廷之精一孔門之博約千
聖傳心一脈遞授大學之本文自明也

附錄先儒復大學古本及論格致未嘗缺傳

方氏希古題大學篆書正文後曰大學致知格物
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讀者猶以不見古全書爲
憾董文靖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
未嘗缺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
邪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
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車先生

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章句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

蔡氏虛齋曰竊謂董葉諸公所定亦未安看來當先以物有本末一條續以知止一條續以聽訟一

條終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如此則綱粗以及精先自治而後治人亦古人爲學次第也

王氏陽明疑朱子大學非是遂斷以戴記本爲孔門古本而曰大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

湛氏甘泉謂大學古本自天子至於庶人兩條後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蓋以脩身申格物見格物乃以身至之義而非聞見之知也

魏氏莊渠謂大學格物傳雖亾而實不亾知本云

者正教學者第一步功夫優入聖域發足在茲

王氏心齋謂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至善格物却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數句是釋格物致知之義

蔣氏道棫謂大學之道必先知止而其功則始於格物格物也者格知身家國天下之渾乎一物也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也格知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也

羅氏念菴謂莫非物也而身爲本莫非事也而脩

身爲始知所先後而後所止不疑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知本故也

羅氏近溪謂大學原是一章書

李氏見羅謂大學一經論主意只是教人止於至善論工夫只是脩身爲本湛澳烈文二條皆明知本義也教人以知止之法也聽訟一條正釋知本義也示人以止之歸宿也故次止於信下

顧氏涇陽謂大學原不分經傳董蔡諸君子表章

格物傳最爲有見但自天子以下二條正發物有本末之義不合遺却知止一條明係止至善又不合混入

愚按大學自程朱考訂而後百有餘年先儒紬繹所及亦既知古本之爲是矣亦既知經傳之不分矣亦既知本之釋格致矣顧仍原本則費解說正錯簡則涉安排仍原本者不知淇澳諸條附誠意之後文義截然強之而不可合也正錯簡者不知淇澳諸條移知本之前旨趣躍

然味之不可窮也兩簡互易殘經遂完千古塵埋一朝光復崔先生之見及此天啓之矣

附錄洹詞

崔氏後渠名銑曰大學其作聖之的乎莫先於本末之知莫急於誠欺之辨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平天下者必原於格物知末之當後故充格物者斯極於平天下約之皆脩身也淇澳烈文格物之序也仁敬孝慈信物之目也康誥諸文倣諸古以列其次也新民而明明德之體全矣孥古本引淇澳

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煥然矣實乎此者誠也岐乎此者欺也

愚按崔氏所云挈古本引洪澨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渙然矣此不易之說也其他釋義似未自然越一年又見高氏中玄問辨錄所正大學古本與崔氏同其釋義更直截明快千古人心同然於是乎在

說類

困學記

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沖名復陽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爲聖人所以爲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覓註釋不得忽於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爲心不當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菴

名懋忠　來講李見羅脩身爲本之學正合於余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己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憂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生恥心最重筮仕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爲而發者天啓之矣驗之頗近於此畧見本心妄自擔負期於見義必爲冬至朝天宮習儀僧房靜坐自覺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一時快然如脫纏縛癸巳以言

事謫官頗不爲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帖在武林與陸古樵名荐明廣東新會人潛心白沙先生主靜之學吳子往名志遠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余言下蕭然雖答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由眞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已勸酬爲最適意時然余忽忽不樂如有所棄勉自鼓興而神不偕來夜闌別去余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於道全

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眞負此身矣明日於舟中厚設蓐蓆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清澄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

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脩篁種種悅心而心不着境過汀州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手持二程書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觔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

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
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
叅之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
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
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尊若無聖人之
道便無生民之類即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
覺也戊戌作水居爲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
年喪本生父母徙居婚嫁歲無寧息只於動中煉
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

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
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
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
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
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
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
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以最劣之資即有
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所幸呈
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孟

了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是一个惟最上根潔清無蔽便能信入其次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遥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鳶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爲學者戒勉若眞機流行瀰漫布濩亘古亘今間不容息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在勉強問學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

即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具別刻中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絶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地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爲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因而學之年積月累厥惟艱哉而不足以當智者一笑也同寅相憐或有取焉甲寅孟秋

先生自言平實人人可遵而行

山居課程

五鼓擁衾起坐叩齒凝神澹然自攝天甫明小憩即起盥漱畢活火焚香默坐玩易晨食後徐行百步課兒童灌花木即入室靜意讀書午食後散步舒嘯覺有昏氣瞑目少憩啜茗焚香令意思爽暢然後讀書至日昃而止趺坐盡線香一炷落日衡山出望雲物課園丁秫植晚食淡素酒取陶然籌燈隨意涉獵興盡而止就榻趺坐俟睡思欲酣乃寢

復七規

復七者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也凡應物稍疲即當靜定七日以濟之所以休養氣體精明志意使原本不匱者也先一日放意緩形欲睡即睡務令暢悅昏倦刷濯然後入室炷香趺坐凡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

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四五日後尤宜警策勿令懶散飯後必徐行百步不可多食酒肉致滋昏濁臥不得解衣欲睡則臥午醒即起至七日則精神充溢諸疾不作矣食芹而美敢告同志

龍正謹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此千古神奇語亦千古疑難事若平平看破只須日原非有一一復何歸啞然而一笑耳禪家參話頭千蹊萬徑不出此類彼原謂以妄息妄但知參之者爲妄用不知所參者原屬妄設也終

日終年參無理之話眞是勞而無功故程子謂天下莫忙如禪客先生反其意而用之使人且于靜中體貼聖賢切要之言可謂開百世之羣蒙矣大抵釋氏立靜坐一法與孟夫子平旦之氣一段語頭意思儘覺相近吾儒不廢其所長徑徑用以入門程子嘆善學陽明補小學皆借用先生體貼要言是反用

靜坐說

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

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即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貼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眞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昏氣自清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意不得著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

是一箇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眞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眞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

書靜坐說後

萬曆癸丑秋靜坐武林發光山中作靜坐說越二年觀之說殆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

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即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不著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漸平常矣故主一者學之成始成終者也乙卯孟冬志

示學者

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湛然太虛此即天也心性天總是一箇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凡人之所謂心者念耳人心日夜繫縛在念上故本體不現須一切放下令心與念離便可見性放之念亦念也如何得心與念離放退襍念只是一念所謂主一也習之久自當一旦豁然學者不識痛癢便謂自家已是了何不從靜中體認已湛然虛否無昏無散否動中體察已斬然直否無將無迎否若猶未也豈可不大愧恥大發奮迅忍自瞞昧虛過一生乎

古人何故最重名節只爲自家本色原來冰清玉潔着不得些子汚穢纔些子汚穢自家便不安此不安之心正是原來本色所謂道也今人却將道做一件物事安頓了自家以外一切不管反把本色眞性弄得頑鈍了不知這箇道是甚麽道

古人何故最重讀書書是古人所經歷欲後人享現成昧者以之明疑者以之決怯者以之勇躁者以之和殘者以之寬局者以之宏競者以之恬貪者以之廉漫者以之莊忮者以之公惰者以之勵

正如跛者之杖盲者之相病者之藥自姚江因俗學流弊看差了紫陽窮理立論偏重遂使學者謂讀書是徇外少小精力虛拋閒過文士不窮摭經史布衣只道聽塗說空疎杜撰一無實學經濟不本于經術實脩不得其實據良可痛也

讀書法示楊陽諸友

聖賢之書不是教人專學作文字求取富貴乃是教天下萬世做人的方法今人都不曾依那書上做得一句所以書自書我自我都不相關都無意

味學者讀書須要句句反到自己身上來看如看大學便思如何爲明德在自己身上體認明德如何模樣我又如何明之如何能新民如何爲至善我又如何止之都要在身上認得親切若見未真行住坐臥放在心裏思量又如日月之間聖人分明說入則孝便思量去盡孝道說出則悌便思量去盡悌道說言忠信便說話要忠信說行篤敬便行要篤敬但依那書上勉強做得一兩句便漸漸我與書相交涉意味漸漸浹洽一面思索體認一

面反躬實踐這纔是讀書今人終年看書不曾記得一句明年又重看到老亦只如此其實不曾有一句透徹一句受用若依此法去看只須看得一書其他便迎刃而解終身不盡更是人人做得箇人品如今第一要緊的是這一箇心迺萬理統會萬事根本今人終日營營閒思妄想此心不知放在何處如此豈有與聖賢之書相入之理諸友若肯相信今日回去便掃一室閉門靜坐看自己身心如何初間必是恍惚飄蕩坐亦不定須要勉強

坐定令浮氣稍寧只收歛此心向腔子裏來若奈何這浮思邪慮不下只向書中求聖賢所以事心之法孟子說求其放心存其心養其性操則存舍則亡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孔子又都不說心只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于此類者尋箇入頭若更不得再于性理中周程張朱所論存養處討箇方法便依法力行如此自然有所得只旬日之間便見功效果能存得這箇心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明何事不

可行至於文詞不過寫其胸中所自得若心定理明自然不待用力而能不待求其繢飾而工矣天下萬事皆有箇本源從其本而求之則雖難而實易從其枝葉而求之則雖易而實難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此是言其讀書入頭處諸友若誠實用力則旬日之間便各有所疑學以能疑而進有疑而師友決之便沛然矣

惟無忘者不可藥惟無疑者不可藥

格言　三月十五日

朱文公先生曰惟心麤一事乃學者之通病橫渠

說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即爲麤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好學說

嘗思聖人自視無知無能下至不爲酒困亦不自居其所自居者忠信好學而已千古而下想見聖人不過一箇樸實頭孳孳學問人也然不知其如何好學及觀其自言爲人忘食忘憂忘老聖人於學直是滋味如此然不知其所好何學及觀若聖與仁章然後知聖人所學聖與仁而已一部論語其自爲的不過聖與仁誨人的不過聖與仁人但見其日用常行隨人問答不知其皆聖與仁也故聖人須自說破然則聖與仁與忠信是一是二曰此正見學之可好矣忠只是人的真心此一點真心蓋天蓋地亘古亘今只看人學問何如若學之不已此一點真心愈廣大愈肫切這便是仁學之不已此一點真心愈微妙愈通明這便是聖此中境界無窮階級無窮滋味無窮非實脩實證者不

知聖人所以憤而樂樂而不知老之至也聖人於乾卦言之矣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詞立誠所以居業進德脩業直上達天德不過這箇忠信

爲善說

鷄鳴而起孳孳爲善是吾人終身進德脩業事也然爲善必須明善乃爲行著習察何謂明善善者性也性者人生而靜是也人生而靜時胸中何曾有一物來其營營擾擾者皆有知識以後日添出來非其本然也既是添來今宜減去減之又減以

至於減無可減方始是性方始是善何者人心湛然無一物時乃是仁義禮智也爲善者乃是仁義禮智之事也明此之謂明善爲此之謂爲善明之以立其體爲之以致其用感而遂通者原是寂然不動本無一物也以此復性以此盡性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知天說

人莫要於知天知天則知感應之必然今人所謂天以爲蒼蒼在上者云爾不知九天而上九地而

下自吾之皮毛骨髓以及六合內外皆天也然則吾動一善念而天必知之動一不善念而天必知之而天又非屑屑焉知其善而報之善知其不善而報之不善也凡感應者如形影然一善感而善應隨之一不善感而不善應隨之自感自應也夫曰自感自應而何以謂之天何以謂天必知之也曰自感自應所以爲天也所以爲其物不貳也若曰有感之者又有應之者是二之矣惟不二所以不爽也然則人之爲善乃自求福爲不善乃自求禍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知此則爲善去惡之意必誠惡淨而善純人乃天矣

余觀聖人之教最先格物格物者格至善而已至善者天而已一徹永徹一逃永逃此吾人聖狂界口生死關頭

身心說

明道程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心却不要好到得外面物事事好時自家身心蚤已不好了也所謂外物奉身者如官

室之美妻妾之奉飲食衣服器用玩好皆是欲一事好時費多少精神若事事要好自家全副精神都到那邊去了終日營營擾擾一箇身心弄得委瑣齷齪不覺醉生夢死過了一生豈不可哀若能移這精神歸向學問探討自性自命當知吾性自有尊爵吾性自有安宅吾性自有膏粱吾性自有文繡儘風光儘受用得此滋味回視一切外物直是性命斧斤身心寇賊不但有所鄙而不屑爲抑亦有畏而不敢爲恥而不忍爲者矣

洗心說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不作居食想彼以富吾以仁彼以爵吾以義不作富貴想不怨天不尤人不作怨尤想用則行舍則藏不作用舍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有甚動得我知之囂囂不知亦囂囂有甚苦得我非仁無爲非禮無行有甚恐得我江漢濯之秋陽暴之有甚染得我鳶則於天魚則於淵有甚局得我既喚做箇人須是兩手頂天兩脚拄地巍巍皚皚還他本來面目一洗世界

鍼砭俗腸近泰山巖巖巖意象

萬里無塵此之謂洗心

中說

儒者須守十六字宗傳以中爲本人心人之心也有此人卽有此心自知誘物化以來皆爲五官四體之欲攻取萬端危孰甚焉道心心之道也有此心卽有此道雖根於仁義禮智之性而發於氣拘物蔽之餘乍明乍晦微孰甚焉精者精明不昏昧也一者純一不散亂也惟此心精明純一則允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人心皆道心矣

未發說

昔朱子初年以人自有生卽有知識念念遷革初無頃刻停息所謂未發者乃寂然之本體一日之間卽萬起萬滅未嘗不寂然也蓋以性爲未發心爲已發未發者卽在常發中更無未發時也後乃知人心有寂有感不可偏以已發爲心中者心之所以爲體寂然不動者也性也和者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情也故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二語指出性情如指掌矣王文成

文成以先作爲未來之益友

復以性體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以鐘爲喻謂未扣時原自驚天動地已扣時原自寂天寞地此與朱子初年之說相似而實不同蓋朱子初年以人之情識逐念流轉而無未發之時文成則以心之生機流行不息而無未發之時文成之說微矣而非中庸之旨也中庸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言夫人豈有終日喜怒哀樂者蓋未發之時爲多而喜怒哀樂可言未發不可言不發文成所謂發而不發者以中而言中者天命之性天命不已豈有未

發之時蓋萬古流行而太極本然之妙萬古常寂也可言不發不可言未發中庸正指喜怒哀樂未發時爲天命本體而天命本體則常發而不發者也情之發性之用也不可見性之體故見之於未發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氣象又程門指示初學者攝情歸性之訣而以爲無發時者失其義矣

心性說

心之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又不可分心

之用可言心之體不可言性者心之體也可言者仁義禮智耳仁義禮智之可言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耳皆心之用也佛氏之所謂性與聖人不同者於用處見之曾有一禪者問余曰儒家言性與佛同否余曰不同曰性豈有二耶余曰上人了悟人也又解儒書請以二則質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其厚同列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深嗟重慨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禪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其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

切貶曰行詐曰欺天禪家如此否曰否也余曰儒家之言性如此禪者不知所謂也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針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此與曾子易簀意同了此便知厚葬爲臣二則此理在拈花

透禪理窮禪弊明道以來未見

一脉之上非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

氣心性說

氣也心也性也一也然而天下學術之岐則岐之于是老氏氣也佛氏心也聖人之學乃所謂性學老氏之所謂心所謂性則氣而已佛氏之所謂性則心而已非氣心性有二其習異也習之而氣則氣習之而心則心習之而性則性矣性者何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非人所爲如五德五常之類生民欲須臾離之不可得而二氏不知也外

此以爲氣故氣爲老氏之氣外此以爲心故心爲佛氏之心聖人氣則養其道義之氣心則存其仁義之心氣亦性心亦性也或者以二氏言虛無遂諱言虛無非也虛之與實有之與無同義而異名至虛乃至實至無乃至有二氏之異非異于此也性形而上者也心與氣形而下者也老氏之氣極于不可名不可道佛氏之心極于不可思不可議皆形而上者也二氏之異又非異于道器也其端緒之異天理而已儒者以佛氏外君親然其教未

異端之心始服

仙却不然

直見爲爾不關強合不顧人疑

嘗不先忠孝吾獨謂二氏足以亂教者夷善惡是非而曰平等而惡分別彼固曰無分別心有分別性吾則曰有分別性亦無分別用天下是非善惡而已聖人因物付物處之各當而我無與焉所以經世宰物萬物各得其所佛氏于蜎飛蠕動無不慈愛顧使天下善惡是非顛倒錯亂舉一世糜爛蠱壞之不顧而曰清淨無爲也嗚呼其亦不仁而已矣此所謂無理也或曰老氏長生其神長存儒者能乎曰無極而太極之謂長生曰佛氏無生出

離生死儒者能乎曰太極本無極之謂無生夫佛氏斥斷常二見先儒謂人死則滅反墮其斷見何也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理義說

伊川先生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二語關涉不小了此即聖人艮止心法胡氏廬山輩以爲心即理也舍心而求諸物遺內而徇外舍本而逐末也嗚呼天下豈有心外之物哉當其寂也心爲在物

之理義之藏於無朕也當其感也心爲處物之義理之呈於各當也心爲在物之理故萬象森羅心皆與物爲體心爲處物之義故一靈變化物皆與心爲用體用一源不可得而二也物顯乎心心妙乎物妙物之心無物於心無物於心而後能物物故君子不從心以爲理但循物而爲義不從心爲理者公也循物爲義者順也故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故曰聖人之喜怒在物不在已八元當舉當舉之理在八元當舉而舉之義也四凶當罪當罪之理在四凶當罪而罪之義也此之謂因物付物此之謂艮背行庭內外兩忘澄然無事也彼徒知昭昭靈靈者爲心而外天下之物是心爲無矩之心以應天下之物師心自用而已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氣質說

性者學之原也知性善而後可言學知氣質而後可言性故論性至程張而始定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天地間性有萬殊者形而已矣以人物

言之人形直而靈獸形橫而蠢以人言之形清而靈形濁而蠢匪直外有五官之形且內有五臟之形故吳王濞有反骨而高祖先知其反安祿山有反骨而張九齡先知其反王莽之鴟吻商臣之蜂目越椒熊虎之狀伯石豺狼之聲皆形也形異而氣亦異氣異而性亦異非性異也弗虛弗靈性弗著也夫子曰性相近也習染未深之時未始不可爲善故曰相近然而質美者習於善易習於惡難質惡者習於惡易習於善難上智下愚則氣質美

惡之極有必不肯習於善必不肯習於惡者也故有形以後皆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非學不復故曰學以變化氣質爲主或疑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不可分性爲二者非也論性於成形之後猶論水於淨垢器中道着性字只是此性道着水字只是此水豈有二耶或又疑性自性氣質自氣質不可混而一之者亦非也天地之道爲物不二故性即是氣氣即成質惡人之性如垢器盛水清者已垢垢者亦水也明乎氣質之性而後知天下有自幼

不善者氣質而非性也性善之說始定而變化氣質之功始力所謂變化氣質者正欲人知得性善雖惡人可齋戒沐浴事上帝云爾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弗性氣質之性則形色天性矣蓋一明性善隨他不好氣質當下點鐵成金

寅直說

此說一出遂使寅直清與精一執中之訓豎貽日月

虞廷十六字萬古以爲心學宗祖矣至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第謂秩宗交神明之道不知其爲心學之要也夫人心所以不清繇不直所以不直繇不高子遺書 卷之三 三十六

寅寅直者敬以直內之謂也寅在一元則人物開闢在一年則三陽交泰在一日則平旦清明萬感未接一念未起湛然寂然此眞敬也敬則直矣直則清矣一有作意即非寅非直非清故曰惟寅直惟清惟者惟此眞體更無纖塵惟此眞色更無纖染此人心所以合天德也有訣焉伊尹稱湯昧爽丕顯昧爽者寅也孟子亦曰平旦之氣平旦者昧爽也眞心莫顯於此於此悟入則作聖之基於此混過則負天之牖聖人言寅直微矣哉因爲箴曰

曰敬曰洗心曰操存曰至命皆身至而後言之

天地之先惟斯一氣萬有大生人爲至貴人生於寅是謂厥初有如嬰兒至靜而虛其心之靈以氣之直上際下蟠與天無極故惟寅直乃性眞體其性來復其心則洗是曰惟清纖塵無滓人配天地配者在此勿謂一日異於一元昧爽之際氣反其原敬以直之不加毫毛旦晝勿梏謂之曰操日新又新存存成性性性不已以至於命

愛敬說

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君子存心只是仁禮仁禮只是愛敬所以期至於法今傳後之聖人斯二者而已矣斯二者何從來也從孩提來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所以爲良知良能是人之本心也聖人因之故曰因親教愛因嚴教敬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所因者本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天子以此得萬國之歡心諸侯卿大夫士庶以此得一家之歡心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下和平道如此其大也故曰立

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聖人所以治天下如運之掌者得其本也世人致禍之道其事非一而其大端皆繇慢人惡人故心不和平災害竝至卒之虧體辱親成大不孝君子有終身之憂者憂不仁不禮不愛不敬也有終身之憂則無一朝之患矣

不自反不知不歷世亦不知

好惡說

近見世局紛紜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因而推其故原來只在好惡兩字不是這兩字上差差在心上不是心上差差在仁不仁上世間那一箇人是沒好惡的但各人等第不同一等人便是一等人的好惡二等人便是二等人的好惡三等人便是三等人的好惡其等愈下其人愈多其好惡相同愈多彼見其同便以爲公好公惡便是謂能好能惡不知聖人說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若果如此世間何仁者之多也若是猛然自省我還是仁者否仁至難言只把此篇聖人言仁處自家查對如久處約而無怨久處樂而無淫志仁無惡欲富貴而

好惡處亦只反躬

不處非道惡貧賤而不去非道終食不違仁好仁而無以尚惡不仁而不使加身諸如此類一一合否若是未合未可自謂仁者自謂能好惡也或曰兩邊好惡必有一邊是的是的就是仁否曰也難說又有一勘法我這好惡還從吾君吾民上起念否還只在自家意見上異同軀殼上通礙交游上生熟起念否此亦勘得大槩要之肯回頭查勘惟恐自陷于不仁只此念已向仁路上來不患其不能好惡矣若只鹵莽滅裂去無論不是的一邊即是的一邊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又就好惡上一反

又說个無所不反的心事

乾坤說

凡了悟者皆乾也脩持者皆坤也人從迷中忽覺其非此屬乾知一覺之後遵道而行此屬坤能皆乾坤之倪而非其體乍悟復迷乍作復止未足據也必至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如大寤之上九畜極而通曰何天之衢乃如是乎心境都忘宇宙始闢方是乾知知之既真故守之必力細行克矜小物克謹視聽言動防如關津鎮如山嶽方是坤能無

乾知坤成上通孔聖宗旨洛閩所未發

乾知則無坤能無坤能亦無乾知譬之於穀乾者陽發生耳根苗花實皆坤也蓋乾知其始坤成其終無坤不成物也故學者了悟在片時脩持在畢世若曰悟矣一切冒嫌疑毀籬笆曰吾道甚大奈何爲此拘拘者則有生無成苗不秀秀不實惜哉

乾彖說

聖人之彖乾而言元亨也繼之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明言人道矣言利貞也終之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明言人道矣故朱子別

之曰此爲天道之元亨利貞此爲聖人之元亨利貞渾而言之今別而言之讀者不能無疑然非別言天人聖人彖文何以交錯如是也蓋積疑久之一日恍然曰有是哉聖人自釋之矣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此申言元亨利貞也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申言大明首出以下語也六爻發揮六龍時乘非人乎天下平

非萬國寧乎統之曰大哉乾乎皆乾道也其以人道而爲乾道也明甚則其以乾道而爲人道也明甚所以交錯其文者蓋四德有終始之義故六爻有時成之位非御天者之雲雨則元亨不能成利貞之功而萬國不寧皆乾道也皆人道也聖人正恐人二之也吾於是沛然於錢啓新先生象像之說而知其有功於易者大也象像之說曰爲乾爲坤天地之象也上天下地則人之像也六十四卦其象卦也其像人也缺一非人像也夫聖人不云

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明言乾之爲人也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明言坤之爲人也豈獨聖人有之明言人人自有之也人人自有之而以歸之天地歸之聖人歸之易書者何也

乾彖釋

萬物資始元也品物流行亨也各正性命利也保合太和貞也此乾道之大明終始也有四德之終始故有六位之時成有六龍之時乘故有四德之終始乾元統天而首出庶物六龍御天而萬國咸

寧矣

大象

易者象也乾者天行之象也君子自強不息則乾之像也以者非法其如此而如此之謂也六十四卦一易而已生道者一易而已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皆此也以此自強不息則謂之乾以此厚德載物則謂之坤非此則更有何者而可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乎故易者象三才之爲一像也

三勿居說

客問高子曰何謂浩然之氣高子曰性也曰性也安得謂之氣曰養成之性也性者生理也如草木焉惟有性故忽而根荄忽而幹葉忽而花實也實則成性而復生或稿之或戕之則靡然萎矣人之於性也亦然養之暢茂條達則其氣浩然塞乎天地而性乃成浩然者人之花而實者也今天下之於性人人能言之然自幼而壯而老不知性爲何物何怪乎與年俱盡靡然爲腐草朽木也乎哉養

一針入穴人便好下手

之何如曰直而已矣直之謂集義直之謂有事直之謂勿正勿忘勿助長也忠餘鄒子以三勿名其居而問說於龍謹以對客者對夫鄒子之以是名居是有志於性者也是不忍於自棄者也夫然請自勿忘始勿忘而後知所謂有事所謂正助矣

夕可說

潛江宜諸歐陽公既致其潁州兵使者而歸　朝命再辟堅臥不起乃得佳壤於豹湖之濱而穴之

曰此予之所歸也築室焉顏曰夕可杜門體道于中使友人問夕可之說於某某曰噫嘻予未朝聞焉知夕可且予方有疑於周元公也其說太極而以死生之說終何耶死生之說在始終之故矣若何原若何反耶爲之研味者累月一夕夢有儒衣冠者以爲元公也前而叩焉公曰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生死也一死一生者羣生之動靜也此所謂易也恍然而寤於時明月在室萬籟咸寂予乃整襟端居一靈炯然如月斯淨衆緣脫落如籟斯

道不可說聞不可說說其爲道者

寂久之而笑曰此物何動何靜何生何死耶噫嘻我知之矣死生道也譬之於漚起滅一水也寂然不動者也吾欲復其寂然者豈遺棄世事務一念不起之謂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萬象森羅常理不易吾與之時寂而寂時感而感萬感萬寂而一也故萬死萬生而一也聞道者非耳也至於今而後恍然知向所爲道其爲物乃如此也吾未之聞而且繇焉朝於斯夕於斯必有至也至之日則吾聞之日聞之日則吾可之日也謹以質之于公以爲可否

輔仁說

夫子曰爲仁由己而曾子曰以友輔仁何也仁人也仁也者與人爲體者也人也者與仁爲用者也胥天下之人而於仁之中也猶之胥天下之木而於春之中也春不可見而見之於木仁不可見而見之於人仁之於人無一膜之隔人之於仁若萬里之阻何也各己其己也是故胥天下之謂仁執一人之謂己推己而人之則仁執人而己之則不

仁故爲仁者莫妙於人已之間吾之所不得而知也相觀相摩相習相薰忽不覺其執者化推者通而仁矣故曰輔仁輔仁者友也以者就以之爲仁由已也馬銘鞠諸君知於文中求友友中求仁爲作輔仁說

觀兩先生所祭春遊記請益

若拈本體更無可說才涉言說盡屬工夫觀其會通非一非二鄒先生意思多在本體上指點顧先生意思多在工夫上防閑鄒先生多說放下顧先

生多說操存要之眞放下乃眞操存眞操存乃眞放下若謂放下者非操存操存者不放下則觸語生礙矣要知伊川先生心存誠敬乃眞放下心存誠敬至於死生不動更有何物不放下耶若謂心存誠敬胸中有誠敬則拳拳服膺胸中有一善乎本體本無可拈聖人姑拈一善字工夫極有多方聖人爲拈一敬字重本體者欲掃念頭并掃善敬字面重工夫者欲顯實理并掃虛寂字面兩者之偏雖小兩者之害則殊又不可不察也若說本體

了則立地便了若說工夫休則無時可休至於本體有不透工夫工夫有不透本體全在各人自痛自知如靠言語孤負兩先生矣敢爲兩先生闡其大指并以請正

龍正謹按非千休無一念所休者妄想也以妄想對誠敬則惟放下而後爲操存若欲放下其戒愼恐懼之念卽東坡所云打破敬字矣因打破故云敬敬又何打破之有則惟操存可以該放下古來遯逸高人固有放下世

間一切而未知操存者兩先生之說畢竟淫

陽爲密

辨類

陽明說辨一

君子於人之言也必有以得其人之心盡其人之說體之於吾身眞見其非而後明吾之是以正之務可以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以俟之後聖而後無愧其人若陽明之攻朱子也果爲得朱子之心而有當於其說乎吾觀其答顧東橋之書曰朱子所

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在於親之身耶假果在於親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心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吾心之良知與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果若斯言也朱子可謂天下之至愚叛聖以亂天下者也夫臣之事君以忠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孟子曰欲爲臣盡臣道法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

事君事君不敬其君者也夫不敬其君天下之大惡也苟不如舜之所以事君則已陷于天下之大惡而不自知焉則所以去其不如舜以就其如舜者當無不至也子之事親而當孝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夫至于曾子之事親而始曰可也不然猶爲未能事其親矣則所以去其不如曾子以求其如曾子者又當何如也此人倫之至天理之極止之則也此爲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所謂因其已知之理

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何心也仁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充之達之於其所忍無不見吾不忍之真心焉一簞食一豆羹生死隨之而行道不受嗟爾乞人不屑蹴爾此何心也義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充之達於其所爲無不見吾不爲之真心焉此之謂格物而致知故其心之神明表裏精融通達無間而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得藏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故意之所發無不誠心之所存無不正

也吾所聞於程朱格物致知之說大畧如此也未聞其格孝於親之身格忠於君之身格惻隱於孺子格不受不屑於行道乞人也以是而闢前人之說譬如以病眼見天而謂天之不明則眼病也於天何與是可百世以俟聖人乎

陽明說辨二

君子非立言之難言而不得罪於聖人之爲難夫聖人之言順性命之理而已後之求聖人之言者順聖人之言而已陽明之說大學也吾惑之大學

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陽明曰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物各得其理矣事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是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也又曰物事也格正也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是格物在正心誠意意誠心正而後格物也整菴羅氏所謂左籠右罩以重爲誠意正心之累顧氏所謂顚倒重復謂之陽明之大學可矣詩云無

易由言天下大矣萬世而下不尚有人也夫

陽明說辨三

凡人之言合者必二物也本離而合之之謂合本合則不容言合也天下之物有萬而理則一無體用無顯微無物我無內外一以貫之者也告子之義外不識性也故亦不識義而外之非求義於外也凡人之學謂之曰務外遺內謂之曰玩物喪志者以其不反而求諸理也求諸理又豈有內外之可言哉在心之理在物之理一也天下無性外之

物無心外之理猶之噐受日光在彼在此目則一也不能析之而爲二豈待合之而始一也陽明亦曰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誠是也則奈何駁朱子曰以吾心求理於事物之中爲析心與理爲二也然則心自心理自理物自物匪獨析而二且參而三矣是陽明析而二之非朱子析而二之也陽明又曰若鄙人之致知格物是合心與理爲一者也心與理本未嘗不一非陽明能合而一之也猶之乎其論知行矣夫知行亦未嘗不合一而聖人不必以合一言也故有時對而言之則知及仁守是也有時互而言之則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道之不行不明是也有時對而互言之則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有時偏而言之則夫子嘆知德之鮮孟子重始條理之智傳說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是也有時分而言之則知及而不能守有不知而作者是也吾故曰聖人不必合一言之也而知行未嘗不合惟其未嘗不合故專言知而行在

專言行而知亦在大學之先格物致知也以其求端用力言之然豈今日知之明日行之之謂哉必欲以合一破先後之說也則大學之言先者八言後者八皆爲不可通之說矣凡若此者總是強生事也

陽明說辨四

陽明以朱子之致知也爲聞見之知故其爲宗旨也曰良知吾則以大學之致知本非不良之知非自陽明良之也朱子爲聞見之知與否與前乎吾

者知之後乎吾者知之吾則烏乎敢知雖然聖人之教不爾也夫子不曰多聞擇善多見而識乎不曰多聞闕疑而愼言其餘多見闕殆而愼行其餘乎不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乎此爲初學言之也知之次也夫聖人不任聞見不廢聞見不任不廢之間天下之至妙存焉舜闕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非聞見乎而聞見云乎哉

異端辨

乙巳仲夏余遊武林寓居西湖見彼中士人半從異教心竊憂之問其所從皆曰蓮池問其教出所著書數種多抑儒揚釋之語此僧原廩於學宮一旦叛入異教已爲名教所不容而又操戈反攻不知聖人之教何負於彼庠序之養育何負於彼而身自叛之又欲胥天下而叛之如此之亟也因摘取其言各剖破之又有竭力專詆朱夫子者另爲一書尚未得也

竹窓隨筆內一條辨良知者曰云云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孟子指出孩提愛敬是最初最眞處以是爲妄何所不妄仁義智禮樂其實只事親從兄二者二者既妄五者皆僞人道盡滅矣幾何而不胥爲禽獸也眞常寂照將焉用之

正訛集內一條辨佛書多才人所作曰云云

佛說多端約其大義只無聲無臭四字足以蔽之聖人在人倫庶物中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終日酬酢萬變實無一事也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皇皇邪有閒工夫在深山浚谷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

話也謂孔孟爲才人謂佛經皆孔孟不及道其小視孔孟甚矣吾以爲孔孟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肯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屑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

又辨三教一家曰云云

自有開闢以來聖帝明王相繼爲治地平天成民安物阜不聞有所謂佛也不待有所謂佛也聖人之道不明不行而後二氏乘隙而惑人昔之惑人也立於吾道之外以似是而亂眞今之惑人也據

於吾道之中以眞非而滅是昔之爲佛氏者尚援儒以重佛今之爲儒者且軒佛以輕儒其始爲三教之說以爲與吾道列而爲三幸矣其後爲一家之說以爲與吾道混而爲一幸矣今且擯之爲凡擯之爲外而幼之而卑之而疎之然則天下孰肯舍聖人而甘爲凡夫舍尊長而甘爲卑小舍親而就其疎也嗚呼用夷變夏至此極矣斯言不出於夷狄而出於中國不出於釋氏之徒而出於聖人之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叔之急故
亦聲疾呼

又辨三教同說一字曰云云
此說鄙陋之極不必爲剖吾且據其說佛者問之一者何耶以爲有物耶無物耶以爲有物則不識一以爲無物既無物矣又有何物超乎一之外乎所見如此而徒爲張大之說以誑惑後生罪可勝誅也耶

與管東溟虞山精舍問答

翁語次深薄宋儒余曰先生必有所見其灼然處何居翁曰只一性字宋儒便不識余曰何謂曰性

者大覺宋儒謂性卽理也認做一件髣髴的黑影子余曰何以見之曰彼以知覺爲心謂理乃心所包之物豈非包着一件不覺之物乎余曰理有何形因其心之發見知其有如是之條理故謂之理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宜乎今人以物理爲外以格物之理爲徇外矣翁曰此是公爲宋儒分疏吾自二十歲時已見宋儒骨髓余曰不然是老先生有得後看宋儒故認得如此若攀龍者初時一無所見從程朱夫子討出工夫曲折一一依他

做竝不見有如此癡學問也翁曰公近釋正蒙且論太和何如曰張子謂虛空即氣故指氣以見虛猶易指陰陽以謂道也曰即此便不是謂氣在虛空中則可豈可便以虛空爲氣余曰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虛與氣不相資入者矣翁但曰總不是總不是余亦不敢與長者屢辯而止因思學問從入之途不同斷無合并之理吾儒以秩序命討自然之天理爲理其自然之條理毫髮差池不得

處正是大覺彼徒以此心之精靈知覺爲覺宜其認理爲髑突爲黑影端緒迥然安可以口舌爭也

聖賢論贊

先師

顏之仰鑽瞻忽曾之江漢秋陽思之敦化川流孟之金聲玉振宰我謂賢於堯舜子貢有若謂自生民未有是皆智足知聖未若夫子自言知我其天天不可知聖不可知蕩蕩乎其孰能名之

顏子

簞瓢陋巷是何胸次博文約禮是何脩持不遷不貳是何力量是之謂不違仁識仁者當識顏子所以爲仁

曾子

一貫者子之悟道也大學者子之傳道也絜矩又何不貫之有故格物者格知天下之爲一物也物格而一以貫之矣

子思

非仲尼則堯舜之道不傳非子思則仲尼之道不傳所傳何道也中庸也非未發一語則中庸之道不傳一語爲千古知性之竅知此之謂知性復此之謂復性盡此之謂盡性

孟子

何以必道性善是人人本色也何以必稱堯舜是性善實證也試看不學良知不慮良能塗之人與堯舜有針芒不合否非七篇昭揭則人人寶藏千古沉埋

先生三代以後之聖人乎無轍跡可尋無聲臭可
即無極太極太極無極是之謂易妙於未畫聖人
洗心退藏於密以此

明道先生

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繇聖學寧識聖
心發二書之秘啟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淵乎微乎
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爲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
性爲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

伊川先生

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先生之道通於天地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先生之道備於一身釋有普賢人知
尊之儒有伊川人思議之礙其欲也人欲肆而防
之者禮學如先生乃曰克已復禮

橫渠先生

洋洋乎盈耳而是者何物也易也子輿以浩然名
氣先生以太和名易浩然者太和之充於四體太
和者浩然之塞乎天地匪是不爲知道不爲見易
故曰周公才美智不足稱

聊菴先生
刪述六經者孔子也傳註六經者朱子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之學惟朱子爲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高子遺書卷之三 終

高子遺書卷之四

講義

小引

聖人之言多矣而曰欲無言明乎所言者皆言其無言者也而天下後世卒未免求聖人以言求聖人之言於聖人若與我不相涉者然此學之所以不可不講也講學者明乎聖人之言皆言吾之所以爲吾也夫吾之所以爲吾果何如哉知之一日而有餘行之終身而不足者也知者不知乎此行者不行乎此人各以其所知所行者言焉其於聖人之言多覿面失之矣此學之所以不可不講也吾郡舊未有講學者顧涇陽先生倡之數十年來津津焉秉彝之在人心觸之而動有火然泉達而不容已乎不佞幸從諸先生後不能無請益之言實不敢求聖人於言求聖人之言於聖人然所言者其所知所行也懼其覿面而失聖人之言聊舉以就正有道求吾之所以爲吾者乙卯秋日

六十而耳順二節甲寅

人生只有理欲二途自有知識以來起心動念俱是人欲了聖人之學全用逆法如何爲逆法只從矩不從心所欲也立者立於此不惑者不惑於此步步順矩故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順境故六十而耳順矣七十而心順矣繇此觀之聖凡之判只在順逆二字凡人自幼與人欲日順一日故與天理日逆一日聖人自幼與人欲日逆一日故與天理日順一日天理者人所固有原是順的人欲者人所本無原是逆的此一點機括只在

學與不學學而知其固有故順還他順逆還他逆不學而不知其所固有故順者反逆逆者反順吾輩要學聖人耳順從心有兩句拙法曰逆耳之言必淡察從心之事莫輕爲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丙辰

今人將聖人說仁看作玄微道理以爲非聖賢不能與於此在自家身上是沒要沒緊的不知其爲民生日用須臾不可離也人生有身必有所處不處約便處樂不仁之人約也處不得樂也處不得

即使暫處斷不可久長是此身無一處可著落也然觀世人窮約的他也混過一生富貴的他自道受用一生何以見其不可處不可處者聖人見之彼不知也其不知處即不仁處也今看約者日在愁苦中過日而已樂者日在醉夢中過日而已其中心何曾有安穩處何曾有順利處聖人謂不可處眞不可處也然則可安可利者何物仁而已惟仁者能安之惟知者能利之論造請安仁者大賢也大賢以下方是利仁者然仁是人的本心人能

自識得本心隨心應用何利如之隨入自得何安如之纔見仁之爲利便是知者纔見仁之爲安便是仁者吾輩不可將聖賢到頭處諉於不可及當從聖賢入頭處信得人皆可爲安仁利仁總在處約處樂上見不可處約不可處樂總在不安不利處見聖人不說窮達順逆說個約樂二字自相對待約者收斂之義樂者發舒之義仁者處約愈收斂愈發舒仁者處樂愈發舒愈收斂約而樂不見不足在已樂而約推其有餘及人便是本心之則

便是仁不仁者愈約愈局更無過活處愈樂愈放更無收煞處然則聖人說仁果是懸虛道理否果是民生日用須臾可離者否

富與貴章 庚戌

此章聖人就人情上點出天性來欲惡情也欲富貴惡貧賤人情之最切也然試看同是不以道得之一則不處一則不去何也以情言富貴好過貧賤難過以性言處非道之貧賤反好過處非道之富貴反難過只這一點過得過不得處便是仁只

不瞞昧了這點過得過不得處便是不去仁便是君子所以成名繇此觀之名便是仁總是實心不是外面妝得門面的仁便是名總是實事不是裏面弄得虛頭的只此君子去仁烏乎成名二句聖人便把千古以來不好名而不脩行好名而不根心的都破盡了說君子不去仁說到終食造次顛沛已到至密處何故却從富貴貧賤說來蓋仁是人人具足的只被那世情俗見封蔽了不得出頭今於富貴貧賤看得透了心下方得湛然無事方

見仁的眞體有這眞本體方有眞工夫所以君子終食也在這裏造次顚沛也在這裏實落做得主宰搖撼他不得此方是了生死學問若此處看不透自家身子渾在世情俗見裏却把些清明景象慈愛念頭平坦心腸玄虛見解當做仁如何算得帳即終食之頃不知有幾多起滅事變之來手忙脚亂如何支持得去他日夫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便是不處非道富貴的樣子稱顏子不改其樂便是不去非道貧賤的樣子孔門求仁是學問眞血脈此章是求仁的眞血脈

我未見好仁章　乙卯

聖人論爲仁此章至爲嚴密人心只有好惡二者自有知覺以來無息不逐於外物都離根去了惟好仁惡不仁方始反情復性好仁惡不仁總是一箇仁好之者保聚之也至無以尚之方無一念夾穢惡不仁者防閑之也至不使加身方無一息間斷尚即是加夾穢處即間斷處間斷處渾身已不仁了無加無尚是全體至極純一不已境界故聖

人未見然却人人可到何也好惡之力人人具足也此力用之於外物便有不足幾見好富貴的都好得來惡貧賤的都惡得去可見有用力不得處若用於仁幾見有好仁而好不來惡不仁而惡不去者可見無不足之力也一日用力是人生大驟身處將從前散漫精神一切收拾轉向身來一但無不足當日強日盛亹亹而不能已故聖人又爲疑辭以決言其未見也吾輩今日只要窮究得無以尚之實理人生以來除了這箇仁更有何物今

各人胸中營營擾擾的子細推究何者不是虛妄即如此身究竟終非我有原其所始反其所終豈不是只有此仁更有何物可以尚之若一事不仁一息不仁自家性命即時喪失了繇此觀之天下之可好者孰有甚於仁可惡者孰有甚於不仁若實信得自不患不用力矣

一貫章 辛亥

此章是聖門傳心之要不可只將道理來解說過了如只解作一心貫萬事人人能說却與各人身

上總無交涉須要究到聖人所以能貫處曾子所以能唯處所謂一不是只說一箇心是說這箇心到至一處譬之於金當其在鑛時只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故未一之心只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一便四方上下從古來今一齊穿透何所不貫曾子何以便拈出一箇忠恕假如人自爲謀是一樣爲人謀又是一樣便是不忠不忠便不一了如何貫得去自待是一樣待人又是一樣便是不恕不恕便不一了如何貫得去曾子平日三

省爲人謀不忠省不一也與朋友交不信省不一也傳不習省不一也精察力行其心已到至一處被夫子一點當下便貫了忠恕只是這箇忠恕但悟前只喚做忠恕是下學人事悟後便是一貫是上達天德若不是平日實做忠恕如何當下唯得一貫觀門人一時共聞茫然不知所謂可見矣曾子悟處全在而已矣三字平日還認夫子有甚高妙到此方知只是如此別無餘法此之謂豁然貫通此之謂凍解冰釋吾輩今日這箇心與孔曾當

目的心是一箇並無些子差池然聖凡相去直如天淵只爭箇一與不一耳若從今煅煉去到得一處便知夫子貫處曾子唯處

吾道一以貫之 庚申

一貫二字乃夫子自言其道如此夫子所以自生民以來未有者正在於此自古聖人不及夫子者只是貫不去如孟子言清任和者是矣二氏所以畔於吾道者只是貫不去如程子言名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者是矣要知聖人一貫只看中庸自喜怒哀樂未發貫達德達道九經三重篤恭而天下平者是矣曾子與門人指出忠恕即中庸之理非有二也吾輩當在日用間實體貼如一念對不得上帝便是天人不一貫一事質不得鬼神便是幽明不一貫不可考三王俟百世便是古今不一貫如此自待不如此待人便是人我不一貫知攝其心矣不致謹於威儀言動知謹於行矣不能徹身心性命便是內外不一貫諸如此類不貫者總是不一聖人只在一處求故曰非多學而識

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節 庚申

尋常見能自知過而悔且改者徃徃有之聖人何以曰未見又何以曰已矣乎作絶望之詞蓋緣粗看了聖人此語也此正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蓋見過於幾不遠而復者也訟者必有箇對頭若無對不成訟人果能見得天理精明方見得人欲細微一動於欲便礙於理如兩造然遂內自訟一訟則天理常伸人欲消屈而過不形於外矣是默識默消何等力量顏子而下便難語此

聖人所以重爲已矣乎未見之歎與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語意同故曰見性斯能見過見過斯能復性若泛然知過能改者是過已形於事祇於悔者也豈可同日而道哉

十室之邑節 甲寅

若論本性則人性皆善何以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論生質則聖人之質創古一見何以云十室之邑必有如某蓋常人所以高視聖人者見得聖人聰明睿知絶世無比以爲聖人是天生的決不

可學不知聖人却看得這聰明睿知在各人用得如何桀紂之不善原未嘗無絶人之資全算不得帳常人所以卑視自家者見得自家質朴老實無知無能以爲這是沒用處的如何做得聖人不知聖人却看得這是天生人的原來本色隨他大聖大賢不過是還他本色原不會有別樣伎倆世間人便慿巧利的果是難與入道質朴老實的果是十室而有聖人便曉得這是忠信若不學便逐日澆散若不好學也不能究竟堅固的所以終日孜孜如饑食渴飲如救焚拯溺一生只做得一件事不過是這箇忠信非是把忠信做箇基本忠信之外又有甚學問也於此見聖人所爲聰明睿知者只是認得這忠信眞做得這學問徹其不可及者乃在此若使十室之忠信有肯回頭猛省的豈不是絶世聰明睿知

人之生也直章　己未

聖人直指人心無如此語直指人性無如此語信得此語本體工夫一齊俱到如何信得只當下體

認人生何處有一毫不停當何處有一毫不圓滿自家做得不停當覺得不圓滿皆是有生以後添出來勾當添出來念頭原初本色何曾有此子細勘破眞可啞然一笑但一直照他本色終日欽欽不迷失了故物便到聖人地位也只如此若迷失了便喚做罔罔者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之謂人若罔了眞似投火之蛾投網之鳥撞來撞去至死後已其未死者幸而免耳總只在一念警醒上警醒便直不警醒便罔生死關頭所爭毫末危哉危哉

直字止如此

一念不回千古長夜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庚申

知卽是知此可樂者若不是知此可樂者如何能好而樂之但其工力則愈進愈妙耳吾輩今日且當共研可樂者果是何事聖門論學主於求仁吾輩且當共研仁之可樂者果是何味要知樂且將不樂反觀不樂卽是人時時有之何以不樂不樂者皆生於對待也如心便與境相對一見有境境安得處處盡如我心所以生出種種不樂已便與

人相對一見有人人安得事事盡如我意所以生出種種不樂此是世俗上病痛至細微處更有聖凡相對凡如何企得他聖又有天人相對人如何希得他天種種懸慕又生出種種不樂此是道理上病痛不樂處正是不仁處也人心若仁這對待的便都一貫了無境非心有何通塞無人非已有何隔礙無凡非聖有何欠缺無人非天有何拘局眞是求其不樂者而不可得也但不知則不能好不好則不能樂然不樂算不得好不好算不得知在各人自證自脩總不在言語上或曰君子終身之憂如何曰正是憂不得此樂也

中庸之爲德章 壬子

吾輩學問譬如行路者胸中必有箇主意要到何處去方可上路走若無箇去處出門罔罔東西南北何所適從學者於中庸正如行路者所欲到之處也今人却認壞了中庸俱就世情俗見上以圓融委曲不犯手脚不惹是非的爲中庸若如此中庸世間稍稍乖巧者皆能之何以曰民鮮能久矣

中庸不是懸空說道理是從人身上顯出來的學者要識中庸須是各各在自家身上當下認取何者爲中即吾之身心是也何者爲庸即吾之日用是也身心何以爲中只潔潔淨淨廓然大公便是身心不是中能廓然無物即身心是中也日用何以謂之庸只平平常常物來順應便是日用不是庸能順事無情即日用是庸也到這裏一絲不掛是箇極至處上面更無去處了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此是人生來天然本色古如是今如是聖如是

凡如是停停當當箇箇如此然人却生來箇箇迷昧了何故迷昧了緣有兩種病一是只向外不向裏一是只知增不知減此兩種病生出千病萬病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都坐此病所以民鮮能久矣然則中庸遂爲絕德乎非也只去得病痛淨盡還他原來本色便是中庸初無難事也夫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分明說此是天地間第一件事曰民鮮能久矣分明說世人俱將第一事丟去了有志之士不要做世人所共能者須要做世人所鮮

能者

志於道章 己酉

人生只有箇念頭自生至死瞬息無停這箇念頭爲賢爲聖也是他爲禽爲獸也是他只看人安頓何如若安頓在人欲上去便把聲色貨利官爵等項結果了一生目前自謂快樂不知喪失了自家性命千秋萬古却在一生壞了若安頓在天理上去便把聲色貨利官爵等項一切擺脫目前雖覺平淡却全復了自家性命這一生做却千秋萬古

的事了所以聖人教人志必於道據必於德依必於仁游必於藝這志據依游是人的念頭道德仁藝便安頓在天理上了所謂攝心以復性也道不在玄遠舉目皆是舉步皆是活潑潑在這裏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知味與不知味直是天壤懸隔故朱子下箇知此而心必之焉知字最重是夢覺生死關據於德德就是這道不志道便迷失了繇迷失而得所以爲據依於仁仁就是這德不據德便不仁了繇不仁而仁所以爲依游於藝藝就是

這道德仁但有本領的人看這藝便都是道德仁以之養心不以之汨心所以謂之游沒本領的人看這藝只是藝不是沉溺喪志便是粗心玩忽不可謂之游聖人舉此四者一項有一項工夫一層有一層滋味取要言之只在吾人現前一念不瞞昧自家實實落落在人倫日用間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是者決定去做非者決定不去做只這一念更無二念志道者此據德者此依仁者此游藝者此到得此念至純至粹便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自凡夫做到合德天地不過這一箇念頭爾

自行束脩以上二章庚申

聖人不是無主意的學問故看書不可作無主意的解說如今說誨便是誨行束脩以上者啓便啓其憤者發便發其悱者復便復其以三隅反者此所謂無主意的解說也不知聖人所誨者何事所啓發反復者何事聖人爲著此道急急皇皇欲呼世人之寐者而醒之自行束脩以上皆向道而來

者聖人未嘗不即引之大道無奈學者皆看作泛泛教誨不自斂求故不憤不悱不以三隅反聖人亦遂無如之何也憤悱三隅反說盡求道者精思力踐模樣皆專專在一處求聖人亦專專在一處開之憤是無罅縫可入心懣悶之甚悱是明明看得在眼前心欲言而口不能達三隅反是平日用力既深聖人舉著一隅便知三隅皆是此物若無此三樣是不知當人有一件大事未嘗一日用其力何從啓發而復之可見誨在聖人學須自學方及門之人未嘗不可入道在門牆之外至道不可得而聞也

葉公問孔子章　甲寅

子路所以不對葉公之問不是以葉公不足言亦不是以聖人難言孔門自顏子以下實見不得聖人要領處葉公忽然問著子路茫然罔措不知所以對也夫子於子貢子路每每時切提醒此處又更透露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示之者深矣夫子明見得天下莫有知其為人者須

索自說然原自說不得的須索人自見說箇發憤忘食必有一件大幹當的事在說箇樂以忘憂必有一件大受用的事在說箇不知老之將至必有一件進進不已的事在顏子則便默識子路若會疑也須問夫子爲著甚事而終不能也夫子見他不能對直代之對令他思而再問子路便道只教他對葉公者如此依舊耳中過了今日當大家窮究聖人所以能忘食忘憂忘老者爲著甚事若不知此事卽不知聖人爲人不知聖人爲人卽不知自家爲人

二三子以我爲隱章 甲寅

當時門人亦不是疑聖人有所隱而不以誨人只是認聖人人倫日用是一件神化性命是一件謂聖人所可見者非其至也其至處則隱而不可見也審爾則忽畧現前懸慕高遠不成學問了故聖人提醒之如此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一句極活的話意在言表要看箇者字謂爾以我有隱乎爾則我平日這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又是何

物此卽是求也爾又於何者求某乎此無他只一箇道理而已矣但這道理從聖人身上發揮出來便如天工變化神妙不測所以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子便悟得此不是在聖人身上求的只求諸已卓然便在這裏今日要認是某也都不離自已認得自已眞方信聖人眞無隱乎爾

仁遠乎哉章乙卯

人心道心非有兩心一撥轉便天壤懸絕聖人於

此常示轉換法如欲富貴惡貧賤人心也而轉之爲不處不去之仁欲立欲達人心也而轉之爲立人達人之仁論語中兩說欲仁仁如何欲又如何至此是卽刻可驗夫欲者人之心也仁者心之道也以心欲道却成兩箇了不知只是這箇心逐物而外馳便是欲反躬而內斂便是仁繇馳而斂却如繇外而至者然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此是聖人教人點鐵成金超凡入聖最捷法念頭撥轉向裏便是或曰人心內斂如何便爲仁曰仁是生生

之理充塞天地人身通體都是何曾有去來有內外自人生而靜以後誘物爲欲遂認欲爲心逐不知反耳若一念反求此反求者卽仁也別尋箇仁卽誤矣曰如此不幾認心爲性乎何以言心不違仁曰心性不是兩箇但看人所達何如程子謂人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者也心是形而下者仁是形而上者達則卽心卽仁不達則心只是心看人自得如何心不違仁者其心常仁如目常明耳常聰之謂人心常收斂卽常仁矣此一轉念是生死關頭千聖都從此做成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癸丑

嘗擬聖人之學汲汲孜孜如有所追求焉要及這一件物事如有所奉持焉惟恐失這一件物事不知是甚物事子細研究原來只是這一箇心但孔門心法極難看竝不是懸空守這一箇心他只隨時隨處隨事隨物各當其則須合一部論語來看方見盡這箇心不是別物就是大化流行與萬物爲體的若事物上蹉失就是這箇蹉失聖人亦別

物事已說明白不曾說得玉夫要人自思

無勞攘只順事無情物各付物但無走失爾所以日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此所以爲天德學者不知本領的只去事物上求却離了本知得本領的要守住這箇心又礙了物皆謂之不仁這裏見得方知聖人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達巷黨人章

達巷黨人稱大哉孔子誠然其大也稱博學誠然博學也稱無所成名誠然無所成名也句句說着夫子然稱其大也以博學稱其博學也以無所成

名句句說不着夫子夫子以其似是而非故說破見學有所執以成名者射御之數而已然則聖人所以爲聖人者如何如太虛然四時自行百物自生無所不有實無所有此所謂天理也聖人於世間人欲病痛能去得淨盡不能於天理本分上加得毫末吾輩擇者擇此執者執此不然是擇射御之擇執射御之執而已

絕四章　辛未

吾輩學問只要復性吾性蕩平正直合下與天地

心體原虛虛之謂正

同體自有軀殼以來便有箇我便將極廣大的拘局做塊然一物將極靈妙的障蔽做蠢然一物從我上起出意來只會要長要短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只會見長見短同之則喜異之則怒終日起來但是作好作惡偏黨反側去了從我起意從意成我中間遮生固必只此四者滾過一生自家眞性時時現前如隔千山了不知爲何物也聖人直下便絕此四者何以絕之只一箇毋字而已此毋字只是箇醒字一醒便毋了何者今人錯認這意是

我的心故終身沉迷而不返若猛然自醒這箇不是便當下豁然這箇毋字方是我的眞心必須體認得這箇明白方立得主宰方得心君出頭所謂立天下之大本也聖門四教四絕同是教法毋正所以絕之正要人下工夫若作無便不是了從古無現成的聖人故聖人無現成的說話絕而用毋聖人原做常人的工夫但毋而便絕常人到不得聖人本體耳夫子自言無可無不可孟子稱夫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善原無物執得亂太虛之體方謂能執方誠誠之之本旨

速正是絕意必固我處或曰中庸言固執何也曰毋意必固我所以擇善也擇善而拳拳服膺更不入於意必固我所謂固執也擇善固執方是絕四故曰無適無莫義之與比

夫子聖者與二章癸丑

此兩章聖人一自以爲無能一自以爲無知天下萬世視聖人不可及者以其無所不能聖人却自以爲不過少賤之鄙事以其無所不知聖人却自以爲不過鄙夫之兩端然則聖人所知所能者何事耶曰但看赤子有伎倆否有知解否其所知能不過狹提愛敬已耳聖人亦然不過盡得狹提愛敬已耳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聖人果在多知多能眞不可學若不在多知多能豈不人人可爲人人有聖人知能却自埋沒了終身矜已誇人不過就聖人所鄙者拾得一二而已豈不棄家珍而襲臭腐乎

顏淵喟然歎章辛亥

此章書向來爲註中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一句所

疑更理會不來若說道體是人人具足處處充滿雖曰神化無方然却寔會即是以顏子默識默成於此豈有間隔若云仰鑽瞻忽是顏子於道體全是恍惚想象了況竭才之後止見卓立尚未與道爲一卓立之後又歎末繇是終身與道爲二豈成箇顏子以此懷疑不信及味程夫子之言乃始躍然程子曰此顏子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益嘆然之歎直歎夫子不是歎道體道體是古今聖凡所同夫子是古來聖人首出故仰之彌高無階可

升鑽之彌堅無門可入在前在後無定本可據當時只有顏子能知之亦惟顏子能學之蓋顏子與夫子止差得一間故一直要學夫子却是聰明才智一毫使不著幸得夫子循循善誘博之以文約之以禮方知夫子雖神妙也從這裏來這便是夫子的階梯夫子的門戶夫子的定本博約得一分見得夫子一分博約得十分見得夫子十分至竭才之後夫子真面目真精神徹底呈露了一箇夫子卓然立於吾前矣然見得愈親切覺得愈神妙

雖欲從之末繇也已此所以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末節是申明首節竭才正是仰鑽卓立正是瞻前末繇正是忽後也此章書爲一部論語的門戶夫子是生民以來第一箇人顏子是善學夫子的第一箇人如今就論語中求夫子眞是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無可下手幸得顏子提出這箇法門周子所謂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在此但博文約禮近世都說向心境上展轉玄虛去令學者止是作弄而無實功考究孔

顏當時博文只是詩書禮樂約禮只是躬行實踐吾輩今日將經書熟讀深味就是博文將聖賢所言一一體之於心見之行事之實就是約禮至於所謂日用動靜之文洗心退藏之約自在其中不必言也

子在川上章 已未

生生之謂易無刻不生則無刻不易無刻不易則無刻不逝所謂造化密移是也在天地如此在人身如此在物物如此但不可得而見可見者無如

川流故聖人指以示人云如斯夫者正謂物物如斯也此是人的性體所謂天德人自迷失了如何迷失了自有生以來此箇真體變做憧憧妄念一般流行運用不舍晝夜遂沉迷不反學者有極親切工夫但猛自反觀此憧憧者在何處了不可得妄不可得即是真也緣真變妄故轉妄即真如掌反覆反覆皆此掌也若欲滅去此妄別求真性如何可得故程子曰若說有不好的性請將好的性來換了此不好的性正謂此也朱子欲學者時時

省察不使毫髮間斷不是教人將省察念頭接續不間斷此真體原自不舍晝夜人間斷他不得但有轉變耳時時省察不令轉變久之而熟乃爲成德也

衣敝縕袍章　甲寅

當時夫子看得子路甚鄭重曰其由也與眼中真不多見也引詩贊得甚鄭重曰何用不臧直是可立躋聖地也何也夫子之學下學而上達即學即達不離當下如子路這樣胸襟潔淨峻偉一達便

是更無階級所以夫子每每提醒他如是知也知德者鮮矣之類是也到此又直揭他眞本領出來令他自認自家寶藏而子路却把做兩句詩諷誦起來記者下箇終身字大妙這一誦便是子路一箇終身了夫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不要看死煞了聖人言語如化工造物豈有死死煞煞便說何足以臧之理蓋借詩言又轉一箇端緒若曰是道也所謂何用不臧者果何足以臧乎使子路深思之也子路之病不在自足在於自昧若不自昧眞

可自足日進無疆之道原在識得自家本無不足也今人徵徵好說當下不知習心習氣一團利欲膠固窒塞知他當下是甚麼樣必如子路不忮不求却當下便是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庚申

子張之學是濶大的於細密處有不足焉子夏之學是謹細的於濶大處有不足焉二賢正相反子貢善方人故舉以爲問非是欲評定人品正欲辯明學術夫子一過之一不及之而曰過猶不及蓋

言都不是也於此極可窺見聖人之學聖人之學中而已矣過者求之高遠蹉過去了不及者局於近小見不及了所以一般迷失若欲求師之過俯而就焉就商之不及企而及焉兩下補湊以爲中豈有是處然則吾輩將何以求中非直窮其源不可中庸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眞窮源矣然猶未也此中從何而來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一降衷一受中此中之所從來也然何以謂之中要知天地間一太和之氣而已

要知中反出於和及在人心則和出於中

易曰天地氤氳此所謂太和也人之生也得此以爲生既生也得此以爲心渾然在中通徹三極情識未動純是此體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不失此體故謂之和一切學問不過保合此而已有這體方有這用故能動靜云爲無過不及之差聖人精一之心乃其體也學問迷源只做得師商之學吾輩何敢輕視師商然辯學則須開眼孟子曰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乃所願則學孔子

同也其庶乎章 丁酉記

程張二夫子俱將屢空作心空若顏子之心屢空則是頻復也何以爲顏子朱夫子作數至空置其味無窮能數至空置畧不經心其心還有不空者否此方是真空至於子貢貨殖又爲不善看者說壞了顏子屢空全不算計此爲受命子貢未免算計不至屢空此便是不受命受命者生死一聽於命如夫子明日遂行在陳絕糧之類惟顏子能之子貢貨殖但未能受命耳夫子看得他徹骨徹髓

原見他不是以貨殖累心的其心虛明能億則屢中億則屢中緊根上句說來顏子中道故能屢空子貢貨殖止於屢中中道則不可云屢亦不可云億億則雖云屢中未可云庶二賢品第只在屢空貨殖上判貨字稍未脫體命字遂不到手聖人不受命三字點出萬世人沉冥痼疾亦便指授萬世人換骨靈丹

克己復禮章 乙卯

聖門以禮教門弟子皆使繇禮求仁禮與仁皆性

也何以禮之不即爲仁也曰克已與不克已耳何以謂之已人在大化中有箇身子如大海中一冰此冰是到死不化的若化方知與含生之類同一海水不克已即使能約禮禮只是禮故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僅可不畔於道未知其仁也克已復禮則禮即仁矣此是聖人無我之學一直上達天德事惟顏子可以語此夫子恐其易視之故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克復於一日天下即歸仁於一日如呼吸然最可以觀仁夫子又恐其難

視之故曰爲仁繇已而繇人乎哉繇已是旋乾坤的力量却是決江河的機括全看根蒂何如如顏子言下便決矣所以畧無疑滯便問其目何以問目顏子是極沈潛的人極細密的學他便知已之播根固漏竇多正在節目細微點滴不漏方得根株永拔此是何等見識何等精神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是禮在視聽言動之先與視聽言動爲一非此即勿之非簡點於視聽言動之謂也大綱上克已手勢重細目上復禮工夫密綱如開劍

目如守成顏子問目正問守法得視聽言動之說便剌剌有事訂故曰請事斯語聖門爲仁法程如此

仁者其言也訒章甲寅

只看聖人說仁者其言也訒便把仁者一段欽欽翼翼的形像畫出來便把仁者一段欽欽翼翼的心事顯出來司馬牛乃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聖人是說仁者之言司馬牛是說言者之訒何啻天地懸隔凡聽言不會意者類如此若今人便

對他說言者是何物訒言者又是何物都黏在虛靈知覺上去了聖人便質質實實說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這難字不是謂天下事難做故言不輕說此一難字是千古聖人的心體聖人看得天下事無一件是我能的看得君子躬行之事無一件是有於我的其難其愼爲也如此言也如此輕浮恣肆之意融化無存厚重凝密之體造次不失這便是仁凡論語言仁都是朴實頭如此可見爲仁只在言行上別無玄妙識仁只在此識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 己酉

讀此章書爲之瘁然深懼夫謂之君子是天地間有數的人其於小人判若白黑矣而猶有不仁者何也聖人說未有小人而仁小人定是不仁不仁就是小人然則君子而不仁其去小人寧有幾何豈得不懼聖人於當世之士自顏子而外未嘗輕下一仁字子文之忠而仁曰未知崔子之清而仁曰未知由求赤之才而仁曰不知原思之守而仁曰不知即以仲弓德行而仁曰不知繇此觀之君

子安得以影響冒認這仁然聖人曰爲仁繇己而繇人乎哉是不待求人的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未見力不足者是人人可做的曰我欲仁斯仁至是刻刻可做的繇此觀之小人何至遠自絕於仁蓋既是小人定不肯去求此所以爲小人若夫君子各因其性之所近守其節之一偏徙徙自以爲是不知不覺渾過了一生真是可惜夫仁者人也仁就是這箇人人只有這箇仁天地間無論身外之物與我無干即七尺之軀終非我有只這箇

仁是我天之尊爵貴莫貴於此矣人之安宅富莫
富於此矣朝聞夕可壽莫壽於此矣所以聖人曰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聖人看得如此緊要此是
何故涇陽先生曰聖人說有矣夫三字有無限警
動有無限關係自觀人者言之有矣夫者寬詞也
曰斯人即有是然而君子也烏得遽夷之於小人
自自脩者言之有矣夫者危詞也曰吾誠有是是
小人也豈不貽羞於君子寬之者扶之也危之者
亦扶之也聖人之扶陽也如是愚謂爲世所寬其

危甚矣是以君子以務學爲急

莫我知章　丙辰

自顏子亡而聖人天德之學無有知之者子貢雖
不能知而可與知之故發此歎以啓其問因其問
而直告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正聖人
天德之學也非謂吾之學如是故人莫我知正謂
人莫知其如是之學也三句皆是天理自然如此
極平常事然惟聖人能之人安得而知之故曰知
我者其天一部中庸聖人只此三句道盡上天之

天人二句如此渾洽否

載原來即吾人喜怒哀樂喜怒哀樂原來即可做天地育萬物然則何處更有天而容怨何處更有人而容尤何處更有玄妙奇特而可舍下達上

君子脩己以敬章 戊申

吾輩須各各自認得箇己這箇己靈於萬物竝於天地不可輕看了他他原生來一私不染萬理具備天然完全何故要脩只緣有生以後爲氣稟所拘自家局小了他爲物欲所蔽自家汚壞了他失了他原初本色故須要脩然脩之之法却甚簡易

直截只爭箇敬不敬爾敬則此心便在這裏耳便聰目便明四體便恭謹應事便條理這箇己便是脩的不敬心便不在耳便不聰目便不明四體便頽放應事便乖謬這箇己便是不脩的只爭這些子當下便分聖凡何啻天淵相隔聖人說箇脩己以敬徹上徹下全體在此大用在此只要人見得透信得及子路便信不及便曰如斯而已乎是看得這箇己小了看得這箇脩己輕了不知聖人把握宇宙樞紐萬化都在於此人也以此去安百姓

也以此去安充其分量就是堯舜也做不盡的這箇道理只在眼前平常到極處故人人明白人人不明白大要先看透天下萬事除了脩已更無別事若不脩已更無一事可做若眞眞實實脩了這已一正百正一了百了何處更要費一點閒心腸枉一點閒氣力今之談學者多混禪學便說只要認得這箇已他原自脩的何須更添箇脩原自敬的何須更添箇敬反成障礙了此是誤天下學者只將虛影子騙過一生其實不曾脩有日就汚壞

而已若是實脩須是整齊嚴肅著不得些兒怠惰放肆須是主一無適著不得些兒胡思亂想須是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著不得些輕忽厭倦其初雖不免用力到習之而熟自有無限風光今人又多錯認了這箇敬字謂纔說敬便著在敬上了此正不是敬凡人心下膠膠擾擾只緣不敬若敬便豁然無事了豈有敬而著箇敬在胸中爲障礙之理如今大會中大家雝雝肅肅心下潔潔淨淨便是脩已以敬的樣子一刻如此便做了一刻君子一日

如此便做了一日君子詩曰聖敬日躋只要日日躋陞去

知及之章 庚戌

聖學繇知而入這知字却最關係學術之大小偏正都在這裏惟聖人方有全知一徹俱徹知之所及即仁即莊即禮一以貫之自聖人以下便要處處著力仁不能守是知及上帶來的病見不透也莅之不莊是仁守上帶來的病守不固也動之不以禮是莊敬上帶來的病養不熟也而統宗會元

則在知之一字此處透一分以下病痛便輕一分所以謂知之一字關係最大古今學術於此分岐何者除却聖人全知便分兩路去了一者在人倫庶物實知實踐去一者在靈明覺知默識默成去此兩者之分孟子於夫子徹見朕兆陸子於朱子遂成異同 本朝文清文成便是兩樣宇內之學百年前是前一路百年來是後一路兩者遞傳之後各有所弊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日虛症見矣吾輩當相與稽弊而反之於實知及仁守莅

之以莊動之以禮一一著實做去方有所就

予欲無言章 戊午

道一也天理之自然曰天道人事之當然曰人道人道者求復天道之自然除却天道別無人道除却人道亦別無天道聖人只言人道凡下學處皆人道也凡上達處皆天道也不學於何上達不達成何下學門人只述聖人言語去爲學多不知所學者何事故聖人直指天道示之天道不可言故以欲無言示之以予貢智足以知此故特於予貢

發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現前皆是也人人同在時行之中同爲所生之物人人覿面不知若知得則聖人終日所誨此也學者終日所學此也若不知得只是述聖人言語而已故曰予欲無言蓋轉子貢聽言語的心路令默識乎此也如何要默識乎此此所謂善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擇執乎此了此便徹上徹下

仲尼焉學章 丁巳

此子貢既聞一貫之後原以多學而識示人也學

在明宗宗未明要多學而識宗既明仍要多學而識若識得一以貫之觸處是道無小無大總是學無賢不賢總是師不是多學而識者是一道一以貫之者又是一道也如曾子一生用力忠恕唯前如此唯後亦如此但唯前之忠恕與唯後之忠恕天人之隔霄壤不侔耳子貢之多學而識亦然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一語便是子貢一貫處然必說文武之道者何故此正是宗傳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易曰周易禮曰周禮寤寐

欲行者周公之道子思贊仲尼曰憲章文武孟子敘道統曰繇文王至於孔子當時文武宗傳在夫子夫子見滿天下人俱在文武道中故觸處玩味觸處茹納真如大海與百川相灌相注所謂一以貫之亦何嘗不多學而識如今吾輩何所師何所學繇孔孟而來宗傳在周程張朱昭代憲章即在周程張朱滿天下都是此道道德性命即賢者識其大傳註文義即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程朱之道即莫不有孔孟之道要在能一貫不能一貫耳

孔門宗傳中庸二字而已子思子恐後世之失其傳故作中庸以傳道也此章首釋中庸二字之義全篇皆推明此義也中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命也在大化上說謂之天在人身上說謂之性性即天也若天命之者然故曰天命率此之謂道脩此之謂教率者率循其自然天之道也脩者求循其自然人之道也然則道也者性而已矣性即人之性也豈有須臾離人者哉試看不睹

不聞時何如耳目有時離形聲人無時可離道君子所以戒謹恐懼也不睹不聞說時亦可說體亦可不睹不聞之時純是此體也玩乎其所三字便見不睹不聞不落空戒謹恐懼非著相矣此天下之至隱也而莫見焉至微也而莫顯焉所謂獨也獨者獨自之獨各人自知之自慎之而已無他即人之喜怒哀樂未發者之謂也即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之謂也未發謂之中何隱微如之中節謂之和何顯見如之大本達道總只在此慎獨者慎

此者也慎之所以致之也此天地所以爲天地故致之而天地位萬物所以爲萬物故致之而萬物育一念不慎中不中和不和而天命幾乎息矣故握要只在慎獨

仁者人也丁巳

各在當人之身認仁已極親切而味未盡也須知天地間這許多人總是一團生理各之則不仁一之則仁故曰仁者人也大著眼看這人字八荒只一箇字所以爲仁其最肫肫處則親親爲大耳試

看九經親也賢也大臣羣臣庶民百工遠人諸侯總是這箇人試看五達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總是這箇人若不開得這眼各人其人便是不仁如何行五達道如何行九經行處只此一處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如此看來不知人眞不可事親不知天眞不可知人只看這天還有兩箇否然則許多人的心還有兩箇否將天字看人字何等明白將人字看仁字何等明白

天一也無窮之天卽昭昭之天然井中之觀非

并外之觀學未豁然者即在當身體貼猶屬暗昭之天故余爲此說以盡人字之味舉似葉叅之叅之曰仁者人也在衆人身上說固見大同在一人身上說亦無不盡蓋一人即千萬人千萬人即一人也夫子語意渾涵原無所不該非必合許多人看方見是仁其實一人體仁便能通天下之志而道德九經一以貫之矣所謂知人者知此知天者亦知此非有二也泥兄之意恐不善理會者謂各在當人之身者猶未足盡

仁必大著眼孔知天地間這許多人總是一團天理方完得這仁字則失之遠矣叅之此說又不可不知

不動心章 丙辰

此章是聖賢定志之學人心原是不動的所以動者道義不足以貞其志志不足帥其氣也故不動心全在志氣上志是箇主意主意一定匹夫亦不可奪但看北宮黝孟施舍可見雖萬乘三軍皆不足以奪之孟子說箇守字便是志說箇勇字便是

氣說二子便隱然見告子所以不動心說會子便隱然見自家所以不動心不動心之道已竭盡無餘矣下特因問明之告子大主意只是不求不求者不起一念也他也不要持志也不要養氣一直恁地去未嘗不是不動心却全不是道義了其病皆從不知義來故其心爲蔽陷離窮之心其言爲詖淫邪遁之言其害至滅裂於政事而爲大亂之道孟子知言精義之學也此義何從來天地之間道者體也義者用也道義者天地之志也所以帥（此語何所本）

剛大之氣剛大者天地之氣也所以配道義之志故集義乃生氣也集義集字取鳥集於木之意集於義更搖撼不動即志即義即氣非別有氣生也義襲襲字取衣襲於外之意若不能集義縱有一事兩事偶合於義却如義來襲於我而我掩取之合於此又不合於彼其不合處仍不慊於心而氣索然矣既謂之義故必有事焉必有事者勿忘之謂也勿正心者勿助長之謂也除却告子以爲無益而舍之又有一等助長以害之者其爲不

知義一也孟子精義之學又從何來從孔子來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正孟子知言處也乃知言所該者廣所願則學孔子正孟子定志處也孟子如何學孔子其謂智譬則巧是矣可以仕則仕四者正孔子中紅心處孟子知孔子正在此處此所謂義也化裁於仕止久速而執極不移所謂集義也知一義字所謂志者此也所謂氣者此也所謂持所謂養者此也豈不爲守之至約至約者哉

孟子道性善章 庚戌

要識性善只看夫道一而已矣便是註脚夫天地之道爲物不二只是一箇故古今聖愚別無兩箇此在人直下認取吾與堯舜果是一是二既是一箇這箇果是善是不善此可恍然悟矣悟得這箇方知我平日的還不是這箇一切膠膠擾擾做箇甚麽一向悠悠蕩蕩成箇甚麽吾性原自充滿具足無少欠缺吾性原自潔靜精微無點塵汚從此豁開兩眼劄住兩足看得世間更無一物入得我胸次方是學不知性如行者無家終無住處如耕

者無田終無種處故孟子開口便道這箇此事難在一信字信了又難在一爲字當時滕世子有二疑一是聖凡之疑謂自己是箇凡人如何做得去故孟子將成覿三段破他一是強弱之疑謂自己是箇小國如何做得來故孟子將截長補短破他豈特世子人人不上聖賢路只此二疑直將自己做得事公然寫甘退所以不但不如聖賢漸次入於庸惡陋劣將自己今日便做得事要等待如何如何方去做所以終身只不做有此疑者便是病

病便須服藥學者痛自參究自家做箇人如何容他這等不明不白不乾不淨混帳過了一生如何是好參來參去急尋箇出頭必有一朝通身汗下如死復生之日此爲瞑眩此爲病瘳不肖同是病中人正要共同志依方服藥爾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乙卯

孟子七篇俱明性也此章又指出赤子之心來示人益明切矣天下人那一箇不從赤子來那一箇無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如何無知無能者也此無

知無能者乃良知良能也此良知良能者乃無不知無不能者也自赤子以後外誘於物生出許多知能來人人認這是我的心日充日長却把原來的眞心日湮日沒得此則失彼直相背而馳了若猛然警省我今所認的心千般萬樣總從軀殼上起軀殼六尺而已豈不是小當初赤子之心便即天地之心豈不是大不失兩字不要看輕了有多少工夫在須是急急回頭般般放手到那一絲不掛時猛然自省依然還是箇赤子從此戰戰兢兢

惟恐失之方能不失大人一生只照管得這箇在更別無一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丁巳

幾希者差不多也吾輩試研究果在何處文公先生曰知覺運動之蠢然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人與物異然仁義禮智者五行之德禽獸不能外五行而生何能外五行之德爲性其所以偏而不全塞而不通者何故細看乃知孟子文字之微妙也其下云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人只有這一

點明察是異於禽獸處明察者何也乃知覺運動中之天則仁義禮智中之靈竅知覺運動固物之所同這一點天則却不同仁義禮智非物之獨異這一點靈竅却獨異雖以舜之大聖異處只此些子耳謂之幾希眞幾希也再看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章庶民去之只在不著不察所謂幾希愈明白矣然這箇明察人人具足却在何處去了知誘物化以後都變作私智小慧在世情俗見中全不向人倫庶物上來所以不著不察然一轉頭私智小

慧又都作眞明眞察這一轉亦惟人能之禽獸不能也吾輩提出這明察如日中天其繇於仁義之途如明眼人行於康莊不若行仁義者尚是盲人待人詔告也

天下之言性也章　癸丑

孟子謂天下之言性者何其紛紛也只須道一箇故而已矣何謂故原來故物也就一人言之自有生以來原是如此的就天地間言之自有生人以來原是如此的千萬人也如此千萬世也如此聖

也如此凡也如此不曾有些子差池性原是拈不出的只看這箇故便自了然當下可認取但不可造作壞了他所以故者必以利爲本利者不鑿之謂也鑿便造作壞了今人皆以能鑿爲智不知正是智之可惡處這箇智就是故只以利爲本但看禹之行水當入江的還他入江當入海的還他入海此之謂行所無事此之謂利此之謂智卽如天之高星辰之遠今年的便是千歲以前的一般是這箇故苟求其故千歲日至可坐而得所以曰天

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孟子此章最奇特拈一箇故字便把有生來難描難畫的本色和盤托出來與人看更不須弄一些玄虛拈一箇利字便把日用間無窮無盡的工夫一口道出來與人做更不須用一些伎倆次節便是利字註脚三節便是故字註脚看得二字透眞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巳未

此章正孟子願學孔子處凡謂之聖人皆純乎天

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同是盡性的人如何有清任和時之異蓋未至大中至正處猶未免稍有意在稍有意在便於全體有未滿處於妙用有未圓處夫子一生自言有兩語最要曰無可無不可曰一以貫之一以貫之其全體也無可無不可其妙用也夫子曰無可無不可孟子則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夫子曰一以貫之孟子則曰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玉亦八音之二耳全重兼總條貫金一聲而衆音翕然竝

作玉一振而衆音寂然俱止舉金聲玉振而八音一貫矣故曰始終條理聖人知在一處知故萬理具備行在一處行故萬行具足知聖巧力一到俱到更不分輕重孟子以樂喻聖人全體以射喻聖人妙用二節只說孔子聖之時不涉三聖三聖聲調自別各自成家不可謂是一音之小成不可謂力有餘而巧不足知到處自然力到無力到而知不到者孟子願學孔子豈獨是一生志願便是萬古法程看來夷尹惠眞學不得夫子之時是人心

同然天則自古至今自凡至聖到這紅心處便俱對針此所以自生民以來未有之聖反是人人可學吾輩若眞發願要學孔子畢竟覷著這紅心這紅心何在孟子固言之矣人之所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是也這便是極時的只依著他自然體無不備用無不妙

性無善無不善章 壬子

道性善是孟子宗旨此章正孟子所以道性善也當時論性有三種謂可善可不善是認習爲性謂有善有不善是認質爲性俱在粗迹上看更不足道獨告子實有所見無善無不善儘是玄妙須要總看他論性處識得他所認爲性者杞柳謂他是箇無雕琢的湍水謂他是箇活潑潑的總是天生見成的如食色然生來便如此豈是人學得的這裏著不得箇善不善何處要人用甚工夫仁義禮智不過世間幾箇好名目逼迫人做的反弄得人不自在了此所謂外鑠也孟子則謂這箇果然是天生見成的但不是這等沒頭沒腦渾沌的物事

他極有條理有典則你看他當惻隱便惻隱當羞惡便羞惡當辭讓便辭讓當是非便是非這便喚做仁義禮智不是別有箇仁義禮智在外面強逼人做箇好名目也繇此觀之只是這一件物事各人認得不同告子認是渾沌虛無的孟子認是仁義禮智的這一件是何物生是也心也是他性也是他情也是他才也是他若認是渾沌虛無的便見是無善無不善一直還他渾沌虛無便了不須思不須求不須盡其才所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此也若認是箇仁義禮智的便見是善便須思便須求便須盡其才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者此也試看物則秉彝豈不是善豈不是天生見成的這箇生孟子告子同在發出來處看但孟子妙處將惻隱等四者換却他食色便條理秩然聖學異端其分岐處只在毫氂間

乃若其情三節　戊午

孟子拈出情字證性之善拈出才字證性之無不善固矣然人之爲不善畢竟從何而來爲即才也

非才之罪是誰之罪與曰不思之罪也思非今人泛然思慮之思是反觀也吾輩試自反觀此中空空洞洞不見一物即性體也告子便認作無善無不善不知此乃仁義禮智也何者當無感時故見其無及感物而動便有惻隱等四者出來何善如之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可以爲善者乃才也若不思則人是蠢然一物信著耳目口鼻四肢逐物而去仁義禮智之才皆爲耳目口鼻四肢之用才非性之才則爲不善豈才之罪耶然則如何爲盡其才曰只於四端知皆擴而充之

富歲子弟多賴章 甲寅

此章喫緊在聖人與我同類者一句凡同類者無不相似常人聖人相似在何處只一點心之同然處也然心之所同然不是輕易說得的只看口之於味必須易牙之味天下方同耳之於聲必須師曠之音天下方同目之於色必須子都之妍天下方同不然畢竟有然者有不然者說不得同嗜

同聽同美也心之理義何以見得天下同然須是悅心者方是即如今人說一句話處一件事到十分妥當的方人人同然稍有不到便不盡同所以理必曰窮理義必曰精義不到那至處喚不得理義不足以悅心不足以同於天下夫人所以易於陷溺其心者何故只緣無悅心之物故外物皆得勝之而牽引萬端若到得自家悅心處人心同然處便是聖人所先得處此是凡聖對針合縫更無毛髮差池孟子所謂性善所謂人皆可爲堯舜俱在此處認取此處下手也

牛山之木章 乙卯

從古聖人未曾說氣至孟子始說浩然之氣始說夜氣最爲喫緊何也天地間渾然一氣而已張子所謂虛空即氣是也此是至虛至靈有條有理的以其至虛至靈在人即爲心以其有條有理在人即爲性澄之則清便爲理淆之則濁便爲欲理便是存主於中的欲便是措置於外的如何能澄之使清一是天道自然之養夜氣是也一是人道當

之養操存是也操者何志也志帥氣者也操存
固夜氣愈清夜氣愈清操存愈固此是天人相
交處平旦幾希正見道心之微操存舍亡正見人
心之危若養之純熟莫知其鄉之心便是仁義良
心更無出入可言仁義良心便是浩然之氣亦無
夜之別矣

雖存乎人者節 已未

孟子養氣章以集義生氣是氣生於心也此章以
夜氣存心是心存於氣也然則氣與心何以別之

天地間充塞無間者惟氣而已在天則爲氣在人
則爲心氣之精靈爲心心之充塞爲氣非有二也
心正則氣清氣清則心正亦非有二也孟子說不
動心工夫在養氣說養氣工夫在持志持其志便
不梏於物是終日常息也常人無終日之功須假
終夜之息夜氣者氣以夜而息息至平旦稍稍清
明故曰平旦之氣梏之反覆則終夜不足以息之
故曰夜氣不足以存然則息之義大矣哉氣息則
清氣清則爲仁義良心心存則爲浩然正氣也今

朱子作調息箴亦以噓吸爲息

人以呼吸爲息大謬矣息者止息也萬念營營一齊止息胸中不著絲毫是之謂息眞能持志集義者自能通乎晝夜而息也

仁人心也章 癸丑

世上人說著心誰不曉得終日思量算計的便是孟子說這箇不是心仁人心也說著路誰不曉得終日行來行去的便是孟子說這箇不是路義人路也世人箇箇曉得路孟子看來却箇箇舍其路而不由世人箇箇曉得心孟子看來却箇箇放其心而不知求然則動步就是差的動念就是差的迷昧顚倒至死後已豈不哀哉人有鷄犬放無有不知求者做一箇人只有這一箇心却放而不知求何邪不知求者不知其放也他一箇身子隨著世間滾去饑便思食渴便思飲見色逐色聞聲逐聲終日營營非名卽利何處覺得有甚放心所以全要學問學問才曉得有這心才曉得這箇心放不放如何爲放不仁便是放如何爲仁不放便是仁曰然則這思量算計的是何物曰這就是心只

緣放了放如流放竄殛之放必有箇安置所在或在聲色或在名利才知得放便在這裏所以曰不知求者不知其放也才知便是求才求便是仁故曰我欲仁斯仁至心一仁這終日行走的便是義非別有路也只這些關捩子聖凡相去直如霄壤可畏哉

徐行後長節 丁巳

此是孟夫子指示人爲堯舜的訣法至顯而易知又至微而難察至簡而易入又易失而難久非細心密意在日用煉習不可試察徐行一步是何意思不知不覺已是弟的心腸了便在弟的路上行疾行一步是何意思不知不覺已是不弟的心腸了便在桀的路上行日用間種種只是這箇關頭如作事占些便宜便是疾行肯吃些虧便是徐行非義之得要便是疾行不要便是徐行非禮之色視之便是疾行不視便是徐行非意之加較之便是疾行不較便是徐行諸如此類如在岐路口一邊徃堯一邊徃桀間不容髮認得路頭明立得脚

跟定非能自得師不可歸而求之有餘師如何
只這一點不敢疾行的便是真師

盡其心者三章 丙辰

同是一箇命理一分殊一者千萬人千萬畫是一箇殊者一人是一箇一者心性也殊者壽夭貧富貴賤之類是也一者雖命於天把柄却屬之於我殊者雖受於我把柄却屬之於天把柄屬之我故雖有昏明強弱不同却繇我自立把柄屬之天故雖隨遇可盡道却聽天作主令人所以營營擾擾

費盡了不當用的心腸只緣不知聽命所以悠悠蕩蕩蹉盡了當用的工夫只緣不知立命此三章首章言立命次章言順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又言立命事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又言順命事也其實只一箇知性便能立命便能順命夭壽不二脩身俟死又是順命處盡其道而死又是立命處原非兩事知得順命一毫心腸不閒用知得立命一刻工夫不浪廢方得精神并歸一路

萬物皆備章 癸丑

萬物總是一物故一物皆備萬物我亦一物也萬物一我也即萬爲一故藏密處不容一些散漫人被物欲牽誘却全散漫了故須反身反身而誠即一即萬取之逢原何樂如之即一爲萬故推行處不容一些隔礙人被物欲封閉却全隔礙了故須強恕強恕而行即萬即一渾然同體何仁如之反字強字千觔萬兩天地原是一闔一闢故學問只是一闔一闢

二節闔闢不同同歸用力

人不可以無恥章 戊午

孟子剔發人恥心曰人不可以無恥曰恥之於人大矣又欲人以無恥爲恥其鄭重如此但不知恥是恥著甚事孟子固明言之恥者恥不若人也然人是何等樣人不若人是不若人何等樣事世人恥不若人或恥技藝不若人或恥富貴不若人非但不足恥且是不當恥恥不若人須認得這人字人是一世萬世一人萬人對同一樣的有不相似的便是不若人如孟子所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之類是人人本來如此雖至聖人原不曾加得些子走了這樣便不若人若爲機變之巧便與這箇相背而馳彼看得這箇人全沒些要緊這箇恥何處用得著故曰無所用恥蓋彼原不要若人又何若人之有孟子兩處言不若人此與無名之指同看更明白人人手具十指有不若人便以爲惡人人心具四端有不若人曾不以爲恥何也有能忽然以此之無恥爲恥者乎便是超凡絕類的人天下可恥之事更不能加於其身矣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辛亥

孟子道性善是言人人所同也此言君子所性言惟君子有之者也性之所以爲善者以仁義禮智仁義禮智者求則得之者也惟君子能求而得之四者之入於心如木之於地根深柢固故能發榮滋長暢茂條達而生色也不然則何分定之有分者分也天之生物人人分與全副家當分得爲分本分之內無纖毫欠缺所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若天分之我不承受此家當我却無分了便至沿門持鉢仰息他人雖小小得失能加損之況大行窮居乎吾輩今將何以求之孟子言之矣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操存涵養的工夫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是體驗擴充的工夫如此時時習去方得根心生色

士何事章 戊午

若說士未得爲大人之事止是尚志則事與志爲二事實志虛必須大人而後有事也王子問士何

事孟子正說士以尚志爲事王子問何謂尚志孟子正說以仁義爲事除却仁義更無事除却志更無仁義也殺一無罪豈必是殺戮士君子一言之誤貽害於人一事之謬貽害於人皆殺無罪也簞食豆羹苟爲非義皆取非其有也然則日用間住脚便是居仁息息有事在動脚便是由義息息有事在大人之事不過如此不曾加得毫末士之事不曾減得毫末故曰大人之事備備是體用完備於此非預備之備也然則孟子何不曰士以仁義

爲事而必曰尚志正謂志方是眞仁義尚志方是眞爲仁義如今人一切苟且爲非仁非義者總是志不立若尊尚此箇志來便浩然常伸萬物之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孟子一生得力只操持此志

道則高矣美矣章 乙卯

孔子之門以聖人所言皆易知易能而凝隱其高者美者孟子之門以孟子之道高矣美矣而欲示其淺者近者此何以故蓋夫子平生只說一學字

即說聖說仁總是說學世人不知學之一字是極微妙的乃以爲淺近孟子平生只說一性字即說孝說弟總只證性世人不知性之一字是極平常的乃以爲高美是皆不知法度出於自然非人所能爲也孟子所謂繩墨彀率者何在如論道德必稱堯舜論征伐必稱湯武乃所願則學孔子是也學問窮到至處方是繩墨方是彀率方是性然此箇道理亘古亘今充天塞地隨人具足拈著便躍然當乎吾前此所以爲中道惟實用力者方知之

故曰能者從之孟子所謂性便是孔子所謂學者非孟子指其源頭竭其分量學者不輕視聖人之學而別慕高遠陷於異端即誤視聖人之學而安於卑近墮入庸俗矣

高子遺書卷之四 終

高子遺書卷之五

會語一百則

門人周彥文祝可久同輯

程夢暘小引曰先生之學主於復性不以敬爲敬而認敬卽性不以身爲身而認身卽天蓋其得於窮理者深乎

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程子云心有所向便是欲可見程子之主一自周子來無適卽周子之無欲也

朱夫子三様入敬法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曰收

斂不容一物今日吾輩胸中勞勞擾擾千萬物俱容在此豈止一物若要免此須是常惺惺要惺惺須是整齊嚴肅三法又有次第

凡事行不去時節自然有疑有疑要思其所以行不去者卽是格物

人要于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箇着落所謂困心衡慮也若于此蹉過便是困而不學

先生謂友曰愁苦處能放得下便有進道之機須是討出箇究竟纔放得下所謂窮至事物之理

也自古聖賢豪傑多從困苦中得力人若從此逼迫出便可向道

聖學正脈只以窮理爲先不窮理便有破綻譬如一張桌子須要四隅皆見不然一隅有汚穢不知也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卽躲藏一賊不知也

彥文問曰靜中何以格物先生曰格物不是尋一箇物來格但看身心安妥苟身心稍不安妥便要格之因甚不安妥彥文曰若安妥時如何先

生曰安妥便要認認卽是格物也

大學所重在知本若不知脩身爲本格盡天下之物也沒相干

學問先要知性性上不容一物無欲便是性

學問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學問所以孟子說反經二字

眞是爲善最樂不要說一生平穩卽反思此身乃父母所生我不曾做辱親事豈不至樂此身乃天地所生我不曾做欺天事豈不至樂人有生

必有死到瞑目時無累心事豈不至樂

主宰定更無物可奪得舊曾患牙腹痛不可忍纔主得心定其痛隱隱退去稍怠痛忽至矣可見古之忠臣義士只是一箇主宰定雖殺身也不知痛

無爲其所不爲是孟子道性善處性中原無他物因性中本無故不爲不欲若只在不爲不欲上求吾人終日除不爲不欲之時須有空缺此空缺時作何工夫如何說如此而已矣

悟脩二者並無輕重即如仁義禮智四字言仁智處皆是悟言禮義處皆是脩悟則四字皆是脩脩則四字皆是悟眞是半觔八兩

麻城周中典問曰不省生平習氣用事見人是非直言無隱鬥簸不顧自謂只全得這點直性先生曰這只是直之一節直字不可容易看人之生也直直便是性易言敬以直內必敬方能直聖人下字極妙直字便將箇罔字對了罔者冥然無覺悍然不顧如投火之蛾入網之魚有不

死者乃幸而免耳不罔便直又曰既知習便可知性不是除了這習別有箇性即如喜怒哀樂終日習于其中而不知不知只是習知得便是性知者知其未發也未發的模樣便是發的節若喜怒哀樂發時一如未發模樣豈不太和元氣所以吾輩工夫只在未發培養深厚令四者之來撦曳不動方是性學中興曰此道理眞有兩條路但須揀正路走先生曰只是一條路學者是一箇明眼的人高低凸凹了了行去不至

蹶躓常人却像盲者小心的還知策杖而行大膽的便墮坑落塹只此一條路也

中興又曰今而後不肖知凡閒是閒非俱不必管也先生曰爲學之人何處非學但入耳目便非閒事增何限觸發何限警省更無不關已事也

中興曰學問只是求心要緊先生曰孟子只說求放心不說求心此心充塞無間放是梏于一處了知其放依舊停停當當切忌騎驢覓驢

先生曰孟子囂囂二字不得入手全無受用處苟

無囂然於湯聘的心腸早有翻然而改的行徑未有不爲富貴所魔者頃之謂門弟子曰吾輩閒話且休說人生幾何悠悠蕩蕩今年是這般人明年是這般人心性不曾透得一步經書不曾透得一部好事不曾做得幾件好人不曾成就得幾箇如何如何不可不大家警省也

顏子用志不分只在情性上學不在情性上學聖人不謂之學身通六藝之人豈不各有所好聖人不謂之好學

顏子之好學不在怒與過上用功只看大易便知復卦初九一爻惟顏子能當之此一爻即乾元也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夫子一生好學二字惟自許許顏子一人

彥文問曰曾子聞一貫其學亦微矣夫子猶不許之好學何也先生曰在聖門聞一貫還是入門之學非終身結果之學也且曾子在聖門最小聞一貫時纔二十歲外彥文曰曾子之聞一貫是知大頭腦矣纔知本領做工夫到啓手啓足

之時學問結果矣先生曰然

彥文問曰夫子靜中光景何如曰念頭頗少但應接多了便浮氣不定伊川先生云定心氣心氣最難定

一貫是忠恕悟處忠恕是一貫脩處

意識情俱是不好一邊若誠其意智其識性其情道理又只是一箇

學問見了獨體然後算得性學不是念頭上見底若念頭之獨便有斷滅見得此體隨處是獨而

無對也若有古今人我內外便是二

靜以見性見性自靜言性則無窮言才則有限

人一身都是心在目主視在耳主聽在心主思心在則爲心官心不在則爲耳目之官非別有耳目之官也夫子所謂九思是言心官當位心官在目則目自明在耳則耳自聰

當下孝弟之事不做只管講孝弟孝弟是甚東西

夫子云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孝弟兩字不是聖人造作出來見親生之膝下有此眞愛

便名之曰孝又因漸長而日嚴因嚴以敎敬有此眞敬便名之曰弟人生何時能忘此愛敬故隨處愛敬卽隨處是孝弟故曰愛親不敢惡於人敬親不敢慢於人

彥文問曰喜怒哀樂未發便是敬以直內否發而皆中節便是義以方外否先生曰然

讀書如喫飲食喫得又要消得凡人有一副知見在胸最難得入道昔有人延一名師敎其二子者謂師曰二生長者有工夫易爲力次生全無工夫須費力也先生試之謂主人曰所云正相反次者只須與之搬進去長者還要搬出來了再搬進去

吳心矩問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何也先生曰故者所謂原來頭也只看赤子他只是原來本色何常有許多造作

反身而誠四句先生曰近看來日用受用只此二句親切反身而誠是無事時工夫強恕而行是有事時工夫一不誠便不樂一不恕便不仁反

身是立本之事強恕是致用之事終日如此自當進益

動時工夫要在靜時做靜時工夫要在動時用動時差了必是靜時有差譬如吾人靜時澄然無事動時一感即應只依本色何得有差

剝者剝落剝而後復吾人自狹提終日要長要短到長大便要名利要貨色種種膠固無出頭處而今吾輩學問正要逐漸剝去使之剝盡始有復機然須一番苦工夫至九死一生中透出方得

力譬如這箇橘子去皮纔見瓤去瓤纔見子子分兩瓣兩瓣中間纔見一些子芽這芽還不是直等乾元一至從芽子中發出者却無形可見方是眞體

人只要自己知不善即是善也知不善而不復行明善也只要自己肯去明便好師友只好說說了不肯行終沒柰何

學者靜坐是入門要訣讀書亦靜坐不可偏廢伊川先生曰節嗜欲定心氣雖坐却是定心氣之法

彥文問心與氣何以分別先生曰心之充塞爲氣氣之精靈爲心譬如日廣照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

學者于理氣心性一一要分剖得明白延平先生默坐澄心便明心氣體認天理便明理性

聖門言仁只是說行處多如視聽言動恭寬信敏惠五者行于天下俱是說行只如此體貼便知爲仁之道

彥文問曰聖人時時對越上帝何又要三日齋七

日戒先生曰聖人雖無時不敬平常不廢應接至祭祀時皆謝絕收斂精神以對鬼神耳

彥文問曰聖人臨死順之乎收斂精神乎先生曰此處如何着得收斂

彥文曰近覺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先生曰此是得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

孔子不言養氣然三戒却是養氣妙訣戒色則養其元氣戒鬬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孟

子言持志戒卽是持志也

學問必須躬行實踐方有益如某人見地最好與之言亦相入但考之躬行便內外不合是以知虛見無益

有友言體認與揣摩先生曰體認者是實有這件在此若與人相會已見其人又細認之揣摩者是未見其人而想像之朱子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發處卽是實有這件矣但人都覿面蹉過是見其人不知認也

學未有得則敬以求之旣得則敬以守之卽聞道者主敬工夫與未聞道時一樣做

有一人兄弟不和至刻說帖其人忿忿不平訴之先生先生曰兄弟相殘大不祥要之釁端必自取今不若只是認罪無論其言之實者卽誣者皆自認了只說容我改過卽彼欲訴於鄉黨亦聽彼自爲畧不與辯從此急回頭大翻身方是活路

與光問先生著述先生曰程子至中年始著書著

述之事甚非學者所宜亟亟不得已乃言之耳
一生學問有得力處若無人可授豈忍自私只
得公之後世總亦出于不忍人之心若文詞何
用

聖人取人之善譬如今人善看文者一般將他好
處圈出來即做文字的人連自家還不知那一
句好被他圈出便躍然如何不鼓舞興起

先生曰適於義適亦可莫於義莫亦可此兩句原
因義之與比一句發無適無莫一味隨義而轉

葉玄室先生曰君子之於天下也一句極要體
會可見君子之所爲直要通得天下人纔行得
若守定一已獨見雖真心爲國爲天下也行不
去先生曰此豈但衆人不從即同志中也不從
須是天下人無論賢智愚不肖都通得方可行
也

先生謂周穉馨曰人生天地間要思量一箇究竟
此身何來將來何去太極圖引原始反終一句
却大關係所謂太極者原始也要原到這裏反

終也要反到這裏

其爲物不二只是一箇道理惟其一所以生物不測惟不測故神所謂易也故程夫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來可謂盡矣中庸又說一箇鬼神以形容斯理之妙所以說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只曰誠之不可揜何等活活潑潑底會得時大好過日子所以說昊天曰

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繇是思之天何常離人人何常離天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人居天中如魚居水中魚無水不活人無天不生人亦死在天中蓋須自家生氣接得天着至于養成浩然則死生一矣

先生曰天在眼前人豈不知只爲說了天命不知如何爲命連天也不知了天只是天一落人身故喚做命命字即天字也彥文曰做人的有天命如做官的有君命一切行事皆承君之命而

行之今做人的不知自家有天之命却如做官的不知自家有君之命也

易言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吾輩一語一默一作一息何等神妙凡民不知胡亂把這神都做壞了學者便須時時照管念茲在茲所謂允執所謂顧諟所謂愼獨只此一事所以古人又說個惟字曰惟精曰惟一不然不能凝結也人之靈即天地之靈原是一箇却是箇活鬼神倏然言倏然默倏然喜倏然怒莫知爲而爲非鬼

神而何

胸中無事則眞氣充溢于中而諸邪不能入

眞元之氣生生無窮一息不生便死矣草木至秋冬凋謝是霜雪一時壓住彼之生生無一息之停也不然春意一動其芽何以即萌人之爪髮即草木之枝葉也飲食是外氣不過借此以養彼耳其實眞元之氣何藉乎此哉人之借飲食以養其身即草木之滋雨露以潤其根

鼻息呼吸乃闔闢之機也非眞元之氣眞元之氣

生生不息。以上三條非說養生總闡明一氣字與夜氣之論參觀

王南塘先生言可覩可聞皆氣也此句極妙所謂野馬氤氳亦云微矣雖微猶氣也神則無形之可見但一屬神即是感底朕兆動之幾萌于此矣寂然不動乃誠也學問只到幾處可知幾之上即不可知

有友曰羅整菴先生言理氣最分晰云氣聚有聚之理氣散有散之理氣散氣聚而理在其中先生曰如此說也好若以本原論之理無聚散氣

亦無聚散如人身爲一物物便有壞只在萬殊上論本上如何有聚散氣與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無聚散可言

有友論天人先生曰天人原是一個人所爲處即天譬之命該做官者必須讀書做文字讀書做文是人然肯讀書做文又是天彥文曰命之所有先天也人之肯爲後天也無先天不起後天無後天不成先天先生曰然

希顏問易先生曰易即人心今人有以易書爲易

有以卦爻爲易有以天地法象爲易皆易也然與自家身心不相干所以書自書卦自卦天地自天地也要知此心體便是易此心變易從道者便是易之用所以六十四卦聖人說六十四個以字如君子自強不息者以乾也厚德載物者以坤也非乾而何能自強不息非坤而何能厚德載物乎餘卦又以時言之君子所以如此者以此時也時者易也總是以此也

有言以易洗心是二物何如先生曰此言固好然須知易方是心心未必是易到得憧憧往來之心變成寂然不動之心渾是易矣豈不是以易洗心

彥文曰近日吳覲華先生講繫辭謂聖人作易總只要人能變化一部易只說得變化二字先生曰然彥文問夫子大象先生曰此是夫子之易夫子特地教人用易之方故六十四卦六十四箇以字繫辭內又總記兩箇以字看來讀易又只是以此齋戒以此洗心耳又曰一部易只是

說一箇中字又曰不曾看過六十四卦看不得繫辭若不知得繫辭却也看不得卦繫辭是易原若有入處便可聞道

直其正也何不曰直其敬也敬以直內何不曰正以直內看來敬字只是一個正字伊川先生言敬每以整齊嚴肅言之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容得一箇正字

一部易原始要終只是敬懼無咎而已故曰懼以終始無咎者善補過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

元吉都是及於物處若本等只到了無咎便好易是現前的物事看繫辭首章可知只平鋪着看尊卑貴賤動靜剛柔吉凶變化自然而然聖人說一部易却像不曾說一般

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隨處是密程子曰密者用之源顯諸仁即是藏諸用譬如一株樹春氣一動抽芽發枝枝葉都是春發出是顯諸仁然春都在枝葉即藏諸用夫子言仁曰恭寬信敏惠可見仁都在事上離事無仁密不在寂然不動中

尋又不是舍寂然不動處有密密只是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與天地都是一樣只這憂與天地不同聖人吉凶與民同患百姓之憂患卽是聖人之憂患也

有友問太極先生曰太極者據易而言天地間莫非易有太極非易之外別有所謂太極也且以吾身觀之吾身是易當下寂然無些子聲臭卽是太極周子云寂然不動者誠也誠卽太極也

不出戶庭與不出門庭兩爻人時時用得着如事之當做者不做便是不出門庭之凶矣事不當做而做便是出戶庭而咎矣

先生曰詩必以小序爲準國史明得失之迹豈可不信但首兩句是眞餘皆後儒附會朱子不信小序是連眞者皆不信矣將許多思賢詩俱作淫辭解如鷄鳴丘中皆思賢詩也彦文曰詩中多以美人喻君喻賢者曰然

彦文問曰大學至善二字卽中庸也先生曰然

中字自虞廷來到夫子只添箇庸字中字得箇庸字纔着實

論語形容夫子溫良恭儉讓從應接處形容子溫而厲還是動容處形容至於燕居乃是從獨處無事時形容今日想像眞是一夫子宛然在目

中也鄒荊璵問曰天天二字如何先生曰就是桃之夭夭純是一團生機

有友講以約失之者鮮矣先生曰約只是一箇小心約到至盡處卽道也

先生問諸友曰德之不脩出則事公卿看這兩章夫子何等謙退及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知我者其天乎看這數段何等自任何也劉本孺先生曰聖人時時以天自對所以自信如此若說工夫便不敢易言之葉玄室先生曰正爲聖人日用工夫時與天游故臨患難信得過若常人平日不曾有這工夫臨患難更信不過先生兩然之

仁者先難而後獲先生曰天理必與人欲相逆纔

去做難的事是向天理上行然人欲隨之又要
獲了先難後獲方純乎天理顏子克已若紅爐
點雪不必言難天下歸仁反從獲上說樊遲根
器大不同故曰先難後獲

同之爲人也擇乎中庸一句乃是中庸一書大關
節處學問思辨皆是擇乎中庸得一善不是今
日得一善明日又得一善從始至終只此一善
又不是得一萬事畢性道無窮學問亦無窮但
得一善拳拳服膺便日新又新

有爲者譬若掘井先生曰註中說及泉云仁如堯
孝如舜學如孔子此是詰極的及泉然入門便
有入門的及泉不得入門之泉終無詰極之泉
周子言誠者聖人之本卽泉也吾輩當下一念
反觀冲漠無朕便是原泉九仞特爲不及泉者
言掘井一仞而及泉不可謂之棄井也

朱夫子之言俱是用上說使人可知可行孔子教
人亦只是說用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孔子後孟子方說出心性孟子後秦漢學者俱

在訓詁上求更不知性命爲何物至宋周程夫子出纔提出性命到徹妙矣朱夫子出不得不從躬行實踐上說若知孟子之言便知孔子句句精妙若知得朱子之言便知周程語語着實五經四書註俱是漢儒專門傳受俱有一箇來歷後來宋諸大儒又費許多心思逐句逐字稱觔估兩定下肯細心咀嚼之自有滋味何必說出許多新奇更不知今之所謂新奇正先儒所剩下不用者故文公先生嘗云四書註中字字句

句俱是某稱量過來若人不曾用得某許多工夫却也看某底不出其註書時與敬夫伯恭兩先生往來書簡雖有一字不安辨論數番後人未曾見到反議論前賢眞無忌憚也

薛文清呂涇野二先生語錄中無甚透悟語後人或淺視之豈知其大正在此他自幼未嘗一毫有染只平平常常脚踏實地徹去徹始徹終無一差錯既不迷何必言悟所謂悟者乃爲迷者而言也文公先生自七八歲時與羣兒遊端坐

畫八卦看孝經便書八字曰人不如此便不成人是何氣象

氣節而不學問者有之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若學問不氣節這一種人爲世教之害不淺

彥文問漢末管寧何如人先生曰高士也未透性之會子

彥文問康齋與白沙透悟處孰愈曰不如白沙透徹胡敬齋先生何如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陽明白沙學問何如曰不同陽明與陸子靜是孟

子一脈陽明才大于子靜子靜心麤于孟子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箇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陽明子靜與孟子一脈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脈彥文曰敬齋康齋何如曰與尹和靖子夏一脈又問子貢何如曰陽明亦稍相似

彥文曰告子所謂強持者乎曰他也不強持他倒是自然底彥文曰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呵也在釋門謂之自然外道

彥文問曰隋之文中子與漢之董仲舒何如先生曰文中子更大有聖人依歸造就與顏閔同參夫曰吾儒之學既透不透禪是欠闕否先生曰非欠闕也禪之一宗惟濂溪明道兩先生眞能知得後來闢佛者總闢他不服參夫曰整菴陽明俱是儒者何議論相反也先生曰學問俱有一箇脈絡卽宋之朱陸兩先生這樣大儒也各有不同陸子之學是直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疎畧處朱子却確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爲教使人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麤便包不得朱子陸子將太極圖通書及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麤處朱子將諸書表章出來綵今觀之眞可續六經這便是陸子不如朱子處

彥文問曰武矦學須靜之靜何如先生曰他是胸中無事閒居抱膝長吟在軍中雖終日戰鬬却如無事一般胸中長安靜故思慮細密而神化不測彥文曰與程夫子百官萬務儘悠悠意思

何如先生曰也差不多

學問並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體貼得上身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即我之言行矣我朝曹月川先生是理學之宗看他文集不過是依了聖賢實落行去將古人言語畧闡發幾句並無新奇異說他便成了大儒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

岳鍾尹問曰有言許魯齋不談仕元何如先生曰文清稱魯齋無間言云程朱後一人而已又云

魯齋有仕止久速氣象文清撿身極密非見之眞决不輕言也頃之曰予亦非漫信文清者蓋有道焉魯齋所居之地燕雲十六州石晉時歸於契丹至宋已三四百年魯齋生于斯長于斯祖宗已爲彼民久矣況魯齋非有意仕元並無一毫功名富貴之念每以師道自居聘爲教官曰此我可爲也聘爲祭酒曰此我可爲也抗賓師之禮於太子毫不假借稍有不妥拂衣而歸其出處進退綽綽然有餘裕也曰吳草廬何如

先生曰草廬與魯齋大不同草廬乃中國人嘗爲宋貢士宋貢士我朝進士也謂未當任而不死亦當披髮入山又可仕乎且中國人爲天子猶不可況夷狄耶曰未仕宋而仕之可乎曰不可元本夷狄春秋謹華夏之辨焉有中國人而仕夷狄者若金華四先生其法程也曰劉誠意先仕元而後忠　太祖何如先生曰焉有中國人爲天子掃腥羶既抱大才而不輔之者乎誠意之差差在仕元

魯齋有用夏變夷之才與子見南子意思同有魯齋之志有魯齋之德則可不然只學金華四先生爲安穩

周程張朱是爲天地幹蠱之人白沙康節是享現成家當者若其間最苦心竭力者又莫過朱夫子於世上無一事不理會過

彥文問王龍溪之辭受不明必良知之學誤之也

先生曰良知何常誤龍溪龍溪誤良知耳彥文曰龍溪之差恐亦陽明先生教處未加謹嚴先

生曰我朝文清先生與陽明先生俱是大儒第文清之學嚴密無流弊陽明未免有放鬆處

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未可依據且學顏子余則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曾子有依據

彥文曰明道許康節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說程朱先生曰伊川言之矣康節如空中樓閣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

一向不知陽明象山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其一斑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於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

有一玄客至東林先生曰東林朋友俱不知玄雖然仙家惟有許旌陽最正其傳只淨明忠孝四字談玄者必盡得此四字方是眞玄其人默默參夫問曰開伊洛之源者濂溪也二程親得其秘何不大闡發之伊川又謂伯淳之學得之遺經

即太極圖通書至朱子始爲表章何也先生曰二程不過再見茂叔耳教尋孔顏樂處但指點其源頭再見之後各處做官即太極通書似俱未見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某體貼出來謂大學孔氏遺書謂中庸孔門傳授心法常教人讀書必先語孟不是程子表出四書聖學眞無入門須何之遺經盡不信然

高橋別語七則　門人魏大中錄

乙丑被逮以午日抵錫山厥明景翁先生

饑別於高橋之滸申以誨言諄諄亹亹爰次其畧用比章弦

雨露霜雪總是造物一玉成至意須善承受

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一境禪家云一切惟識性中無富貴貧賤患難夷狄

患難中容易透性患難中一切萬緣都斷

臨深淵履薄冰禪家云獨木橋竝着不得第二念

陸子靜減擔法減之又減擔子自漸輕却

嘗夜半腹痛痛不可支起坐覺此心精明痛亦隨

止尋偃息痛復如初仍起坐逵旦不藥而愈又

一日在鎮江齒痛亦以靜坐愈

一禪子見裘冠偉衣裳者接之頗倨曰我南嶽神也能生殺人禪子曰我見汝無異衆生我見我無異汝無我相人相諸相便是太虛能生殺人能生殺太虛否裘冠偉衣裳者拜受戒而去

初謁語 五則 門人陳敬錄

讀書窮理至於朱子可謂盡美盡善矣須知所以讀書者專爲治心若因欲速而至煩躁反是累心了須守定朱子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之法方可謂之讀書

人心能疑便是能知痛癢了正好當下發憤用功去當有豁然自信安然寧謐之日不可悠悠忽忽錯過了一生

叔幾亭問操存難久柰何先生曰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原非二物假如外面正衣冠尊瞻視而心裏不敬久則便傾倚了假如內面主敬而威儀不整久則便放倒了所以聖人說敬

義立而德不孤難久者只是德孤德孤者內外不相養身心不相攝也今當從此着力先生又曰人心本無一物所以紛擾者只是外蔽誠能一日反觀物欲便廓然消化所謂紛擾者安在故一覺便是乾一敬便是坤

夢中作得主張者方是真學問方能臨大事而不亂

聖人之道中庸二字盡之天地之道易之一字盡之

四言詩

水居 六首

微雨午過好風徐來游雲斷續衆峯皆開歡然撫景盡茲一杯世事如積亦已焉哉

飯飽欣然蕩槳菰蘆菱蔓搖漾蓮花芳敷今日何日吾長五湖其來徐徐其去于于

舉網得魚摘我園蔬烹魚煮蔬載陳我書酒中有旨書中有腴聊爾東窓不樂何如

薄暮登樓四望遠疇時雨既降農人乍休乳燕來止鷁鳧出遊萬族有樂吾亦無憂

涉世愈拙入山宜深踽踽空谷悠悠長林支頤一卷掛壁孤琴游目閒雲傾耳鳴琴

清晝掃室中宵擁衾無象之色希聲之音咎譽可遠陰陽不侵雖乘通理爰得我心

五言古詩

靜坐吟 四首

我愛山中坐恍若羲皇時青松影寂寂白雲出遲

遲獸窟有浚谷鳥棲無卑枝萬物得所止人豈不
如之巖居飲谷水常得中心怡
我愛水邊坐一洗塵俗情見斯逝者意得我幽人
貞漠漠蒼苔合寂寂野花榮潛奠時一出浴鷗亦
不驚我如水中石悠然兩含清
我愛花間坐於茲見天心旭日照生采旋月移來
陰栩栩有舞蝶喈喈來鳴禽百感此時息至樂不
待尋有酒且須飲把盞情何深
我愛樹下坐終日自翩躚據梧有深意撫松豈徒

然亮哉君子心不爲一物牽綠葉青天下翠崖蒼
崖前撫已足自悅此味無言傳

幽居四樂

我愛笥幼安蕭然一木榻詩書有餘閒戶庭無塵
穢四海方沸糜吾獨深閉閤幸勤海上歸樂此舊
井邑徵書何爲者莞爾笑不答
我愛陶元亮採菊東籬時悠然南山意怡悅心自
知北窓睡初起讀書忽解頤正爾得樽酒日夕歡
相持

我愛陳希夷神遊帝之先空山石壁下谷口飛泉
邊結廬傍叢竹開戶當清漣麋鹿遊堂上落花滿
庭前幽人在何許松下方高眠
我愛邵堯夫緬懷發清吟當其在百原危坐必正
襟會此九中理寧受外物侵心空百營息氣靜天
根深爰以風月談聊見羲皇心他人營息而心空又次息營以空心

謫居

余謫居揭陽官舍幽清庭有盆奩有竹石楹前
榴花灼灼不絕樹間小鳥交交弄音長至後謝

病杜門益無往來終日靜坐讀易誦詩月明靜
夜活火焚香援琴小弄意興既極恬然而臥蓋
從容乎樂也賦詩志之
自昔悲羈旅局促詎非迷丈夫志四方高棲豈荊
扉昭曦苟在懷憑運與委蛇嶺海何必惡四時有
丹荑我來一甲子即事多所怡華館絕塵鞅水木
澹幽姿好鳥時一鳴靜蘊流天機縱心八極外蟬
心在幾微歷覽千古書此理不吾欺被服誠無斁
真賞欣自如持此以永念可用忘棲遲自非高堂

戀鹿門乃在茲

考亭恭謁　朱夫子

束髮自黽勉所志非浮榮辨途愼所之擇術居其貞巍巍雲谷翁紹孔明六經羣書萬卷破奇功一源并自從于奧來倬絕莫與京如何取徑子繁絃亂中聲計身亦誠僄畔道非所寧我來拜闕里考亭爲南閩闕里齋心矢其誠歸軫揆神奧發軔謹門庭董道而不豫聊以拙自成

夏日閒居

長夜此靜坐終日無一言問君何所爲無事心自閒細雨漾舟歸兒童喧樹間北風忽南來落日在遠山顧此有好懷酌酒遂陶然池中鷗飛去兩兩復來還

水居詩

少敦詩書好長嗜山水娛一朝謝簪組而來居瀛蘆青山當我戶流水遶我廬窓中達四野喜無垣壁拘桃柳植長堤菱荷被廣渠徒侶有漁父比隣惟田夫虛堂白日靜恍若遊黃虞兀兀日趺坐欣

欣時讀書會茲動靜理常得性情舒恬然以卒歲去此將焉如

庚戌春日月坡初成

浩浩月初上月坡正受之以我無營心當此獨坐時爲籌世中事無樂可代茲長林寒風息春氣藹如斯萬族各萌動我心豈不知俯視方輿靜仰觀圓象馳靈襟既無際一形安足私持以畀大鈞榮悴非所思

辛亥春至水居

宇宙何終極吾念有所止既罕百歲人所營一樂爾禽奥蔼可親湖山斐有旨引酒召元和觀書悟無始在昔稱達人徙徙契斯理撫已常泰然此樂庶可恃

山居

城郭多塵事入山意始豁炎暑絶尋遊芳園轉閒潔拂簟臥看雲漱泉滌煩熱疎林來遠風虛堂入新月湛湛無交心端居見超越百營良有極庶以善自悦

湖上閒居季思子徂適至

正爾山水間念吾烟霞友春風吹微波日暮倚楊柳我友惠然至童僕喜奔走相別屢經時相逢慮非久所歡得晤言欲言仍無有默默各自怡一室閒相偶夜深不能寐明月在東牖

讀書山中季弟攜具見過

山中讀易罷臨風弄瑤琴絲桐感憂思無言對嶇嶔有弟愛吾趣挈壺遠相尋翩翩求羊侶林下成盍簪火輪忽銜山蘭地生清陰崇雲疊布錦皓月

波流金融融酒中意悠悠塵外心道勝迹自超慮淡樂非淫榮名有衰歇清和良可任

弢光靜坐

偶來山中坐兀兀二旬餘澹然心無事宛若生民初流泉當几席衆山立庭除高樹依巖秀脩篁夾路疎所至得心賞終日欣欣如流光易蹉跎此日良不虛寄言繕性者速駕深山居

遊玄墓

春至百蟄作吾亦難幽居玄墓梅萬樹茲遊豈當

徐出門日以遠塵事日以疎終日棲花間志意常浩如入俗苦不足入山覺有餘以此成荏苒欲歸還躊躇踏吾性最所適終當期結廬

遊靜樂寺

杖策尋古寺溪山縱所如古木連溪橋脩篁夾細渠翳然見人家茅屋庭除虛緬懷於此中坦腹哦詩書良朋三五人列塢南北居與來相經過直質返厥初生與羲皇侶殺與天地俱

遊鴈蕩山

昔我愛丘山名勝在夢想去去三十年塵事空鞅掌茲遊愜始願千里遂獨徃望山屢馳驚入谷轉疑怳仰觀秋瀑飛俯聽潭流響陽崖峙雄突陰洞藏奇徼幽尋碧澗底遐矚紫霄上春風蕩輕陰百里見開朗青丹未可圖文翰誰能髣棲心願止託回首空悵怏勝地古今存浮生俄頃賞安得結茅廬於此一偃仰

湖上

道人不識憂隤然罕所慮胸中有奇懷常得山水

助時乘酒半醺或值睡初臥獨徃恣幽尋欣若有所遇有時深林行穿徑忽失路有時湖上還看雲忘所務凝目孤鳶歸傾耳細泉注所造趣未極原陸任昏暮非關耽清娛曾是棄遠慕閒心始造理怵意多失步嗟爾行道人迫迫焉所赴

興中

興中何所務得已聊自媚周道亦何遥玄景去如鷙前途有佳人麗服策名驥輕風吹遠芳望之不可企遠望欲何爲行行愼吾事雲斂山氣佳風定

水容粹所以至人心貞吉在不二妙處絶幾微如醒半如醉自得此中玄萬事皆如棄其玄本無色君子以爲賁

客途

旭日照輿中仲冬煖如春焚香玩羲易瞑目怡心神每入野店中宛若家室馴糲飯甘如飴村醪白於銀充然醉飽後晏臥芻藁茵但覺無事樂不知客途辛望望故園近歲杪兒孫親

採菊

天地有終極人生豈常爾年壽不可知富貴焉足恃昔爲春原莠今隨秋草薙四時更代謝百年遞成毀區區世人心詎能違物理所以採菊翁悠然了斯旨

異草

南山有異草不逐衆卉榮古淡無顏色幽芳有餘情結根千仞岡似吸陰陽精小物有至性近垢不得生嚴霜無遺秀卓彼猶崢嶸雖非松栢質可結歲寒盟世無知之者含風以淒清

黃龍菴訪超然上人

山溪晝寂寂樵語聲屑屑一徑入青蓧竹本更秀潔有僧赤脚眠長嘯天地裂見我掇衣起坦腹笑咥咥任眞無蓋藏布懷不曲折摘茗煮鮮泉豈芊楚楚設充然可供客足已了不缺引我看泉石發興皆奇絶揮手別之去中心自怡悅

心中無事人見亦悅別亦悅別後憶憶便彼此非無事人然或不及之或過之者

題吳之矩雲起樓

吾友搆高樓上與南山友推窓延諸峯憑几揖羣

皐樓中列萬卷亦貯泉百缶彝鼎皆商周圖書悉
斟酌客來賞奇文疑義相與剖遍品陽羨茶呼取
惠山酒或時自晏坐淡然一何有青山時出雲白
雲時入牖倏忽曳作衣亦或變爲狗起滅千萬端
巧歷能算否人生一如此幻化安能久借問天壤
間何者是不朽

壽俞景梧六十

昔我少壯日與君握杯酒仰見明月光邀之爲三
友一笑千古空世事復何有荏苒歲月疎相看成

白首今吾持一觴祝君無疆壽借問此觴酒還如
少年否與我同時人半已成腐朽而我幸與君一
觴還相偶回首生平懽轉覺淡可久但醉莫復問
君歌我擊缶

壽吳東溟先生七十

去日苦多來日苦少棲棲世中事鼎鼎誰能了
所以達人心擺落出物表吾慕東溟翁攝生得
其道投志西來宗無念以爲寶觀空覺諸妄埋照
淡自保平生經苦辛未嘗入懷抱理得身世寬戰

勝顏色好持此入無窮長隨天地老

送辰州守瞿元立

秋至林薄佳幽人自怡悅閒尋山中侶偶坐松下石一酌清冷泉滌茲當午熱自餘無一事於性有至適云胡同心人簡書迫行役我欲賦招隱言念斯民厄以君之操持所至有膏澤囂訟可不聽兒惡當斬絕六言舊王章匆惜時提挈誠然振五品何必恃三尺郡齋有餘閒即是林間客得意且歸來共泛五湖碧

蔡觀察貽余禪衣成夜坐詩寄謝

長林寒風厚斗室霜氣侵珍重故人惠有衣亦可衾中夜每起坐春溫解重陰明月入我戶流光照鳴琴念彼世中人異調難同音頓使羔裘賢難執遵路襟思君三歎息付之一悲吟萬感既刋落一息自深深乃知人心妙晝夜當溫尋感君衣被意示我禪定心獲此領中珠不啻腰纏金欲悉此中玄何時來盡簪

七哀詩

蕭蕭秋風淒漫漫秋夜長中夜百感集攝衣步空
堂俯聽虫聲悲仰視明月光物色一如昨舊人何
茫茫歲月日以疎髮鬢日以凸一朝成永訣千載
空相望靜心易生哀遺情難爲方願從夢中路柔
身至其旁

程泂詩

尼父酒無量天然中權衡自非大聖資剛嗜宜服
膺云胡末世下放飲斯得名微醺憶堯夫止泂見
淵明哲者以怡性愚者以促齡損此清明軀受彼

昏濁縈吾以自深省黽勉持法程觴以九爲極倍
之洽親朋上與日月誓下與山水盟以此茂對之
杯盡意有贏世有善飲者於焉知我情

五言律詩

水居

到此情偏適安居興日新閒來觀物妙靜後見人
親啼鳥當清晝飛花正暮春呼童數新筍好護碧
牕筠

卽事

乍雨洗庭柯斜陽到薜蘿讀書聊散帙看竹偶經坡鳥下山初暝月來池欲波幽情無着處呼酒一高歌

晚步

緩步到溪頭相看事事幽斷雲疎島嶼落日艷汀洲水靜芙蓉夕風生蘆荻秋吳歌何處棹驚起欲眠鷗

庚子秋日同友水居靜坐

兀兀何爲者朝曦屬夕陰六經疑處破一氣靜中

深霄漢孤懸榻乾坤壯盍簪五湖秋色滿相守歲寒心

丙午元夕

歲冗今朝靜閉門春色深安居知帝力觀物見天心栢葉休辭醉梅花已可吟但於叢竹裏日日聽春禽

和許靜餘先生閉戶唫三首

年來惟好靜始覺解天弢山月閒相照春風淡自陶床頭儲濁酒燈下有離騷算盡人間着無如閉

戶高

有竹已疎林空齋貯碧陰徑縈蘿薜遠池帶荻蘆淡人靜惟開卷情閒或撫琴幽居多樂事剝啄莫相尋

君公嘗避世仲蔚愛閒居城市何妨隱蓬蒿豈必除榻留孤鶩伴人共一瓢餘滌盡人間念吾將返厥初

秋月同張伯可吳子徃泛溪

不作清溪泛空令此月孤寒烟浮欲出遠嶼淡凝

無日月高鳧鵠行藏長荻蘆棲遲何必惡秋色有吾徒

戊午春月朔登子陵釣臺

桐江一片石千古白雲横世亂無寧宇巖棲得此生潡樵亦偶爾富貴豈吾情寂寞空山士安知後世名

五言絶句

水居飲酒詩 三首

憂危不爲已放逐豈忘君但願常太平把酒看白

雲
有弟知我好致我長春花花紅映酒紅日夕飲流
霞
春氣暢人意桃花滿村家人如不爲樂天却無此
花

齋中對菊

白日林中靜秋風此室閒黃花無限意相對一開
顏

陵光山中雜詩五首

開窓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樓中人兀然鳥雀時來
往
山嵐濃於染丹楓間翠竹遠見白日間山僧結小
屋
寒風客衣薄依巖曝朝旭坐久不知還山童報黍
熟
日暮山寂然樹響棲鳥下獨行溪澗邊野花摘成
把
時穿溪竹坐人境忽如失落日照前山松間一僧

出。

白雲篇 二首

遥望白雲來轉見白雲去白雲去不來不知散何處
心隨白雲遠亦隨白雲遷欲隨白雲滅白雲無盡時

題畫竹

此君有高節亭亭自孤植總多千畝陰。不礙青山色。

秋花咏 六首

菊

日暮有好懷閒閒來田間籬邊見黃菊相對不知還

芙蓉

芙蓉臨清水露下顏色冷山齋人未眠獨步月中影

秋葵

花開在今朝花落不終夕開落如君恩丹心不可

易

蘆花

秋水不可極月出寒山靜一夜孤舟邊風吹蘆花冷

芭蕉

山人晝掃室焚香讀周易泠然萬念空芭蕉照人碧

紫薇

小窓當北牖日夕生涼風最愛竹叢裏忽掇一枝紅

荻秋樵咏四首

雪鷗閣

日夕水烟起細雨漾舟出草閣生微寒主人方抱膝

黙瑟軒

曰狂我豈敢聊爾混樵牧閉門春色深相看柳條綠

巢居

遠村人語寂幽人臥方妥夜半聞清鍾明月當樓墮

斑荊館

無客長閉門客來共心賞去來亦何心春風芭蕉長

和西築咏 八首

引泉

次第竹根來相將得到家鳥啼春雨後流出滿山花

種竹

自將山竹種並望便成林一竿明月裏聊爾步清陰

負薪

採薪松巖下日暮負盈肩還思天際霍或恐避茶烟

有客

偶隨白雲出不掩白雲扉有客坐來久山僧歸未歸

坐石

徘徊澗邊石小憩一悠然不知山月吐已滿竹窓前

步月

獨坐松堂下參差靜影來西湖歌吹歇推却小窓開

枕流

春澗鳴幽鳥春花欲滿山不知人世事一枕石泉間

臥雪

山上雪連屋山僧擁褐眠下方來徑絕身在幾禪天

六言詩

湖干四時歌八首

竹颼颼兮雪墮梅寂寂兮月明蘆洲動兮漁火茅屋響兮書聲

春風蕩兮柳綠微雨灑兮桃紅驄裘馬兮年少惜芳菲兮老翁

水溶溶兮林靜雲翩翩兮晝長綠陰濃兮掃徑黃
鳥窺兮移床
荷最妍兮朝旭蟬何急兮晚風有幽人兮兀兀樂
永日兮融融
氣高微兮遠天虫淒切兮清宵人所悲兮蕭瑟吾
獨樂兮閒寥
秋韻馥兮桂樹秋色佳兮菊華持巨螯兮沽酒汲
惠泉兮烹茶
千山皓兮方曉五湖冰兮復雪盡大地兮無瑕如

寸心兮不涅詠雪者千秋上下以此二語爲冠
寒風淒兮堦戶淡日煦兮親人君何慨兮歲暮冬
不久兮欲春

水居漫興十六首

水綠青山自在日來月往如斯有味津津誰會無
言默默自怡
柴門春掩寂寂小樓臥起徐徐朝來公事幾許過
橋東岸觀魚
蟬聲參差高柳荷香遠近芳塘一榻涼風午睡半

卷殘書夕陽

楊花點點上下燕子飛飛去來春色行看盡矣山茶還有未開

綠樹遮山有態白雲過水無心一窓半開半掩四月午雨午晴

黃葉疎疎門巷寒風淅淅兼葭人在小樓隱几夕陽忽度昏鴉

桃花一叢爲佳柳樹幾行足矣行樂不務其多人心自不知止

小閣凭欄莞爾匡牀擁被陶然夜半人聲何處蘆花隔浦漁船

一點兩點村火三聲四聲漁歌半生得趣不少百年好景無多

山人別無妄念三茶兩飯便足種成百樹梅花此是窮奢極欲

靠山一畝種竹近水兩畦栽花客至莫愁下筋二十七種菜鮭

平沙漠漠兩岸流水灣灣幾村興至便呼葉渡歸

來不掩柴門
臨水閒心便遠見山塵慮都消此間益者三友一琴一卷一瓢
風來柳線轉燈雨過桃花更妍着履遶堤散步自言不減神仙
山人作何功課終日對山不語問我此意何如白雲自來自去
赤日墮於西隅白月升於東牖我趣於此閒樽佩得金印如斗

七言歌行

鄭母壽歌

太孺人終日靜默言笑比於河清其相夫子教子孫皆有法度可謂協坤之靜安女之貞者矣爲之歌曰

天兮地迥浩茫茫萬象昭列四氣翔人生其中百念長消鑠至靈空彷徨持握徑寸壽無疆專靜沉默道之鄉心遊至和迓百祥有子賢哲孫枝昌委運任遇神不傷念中無營身輕康春妍景淑日載

陽鶯鳴花發化無方子孫拜上千年觴心知和悅樂未央

七言律詩

水居

有客風塵歸去來兀然孤坐水中臺九龍山似翠屏立五里湖如明鏡開春雨蕨肥菰米飯秋風鱸美菊花杯蒹葭白露伊人在恣向江天亦快哉

水居獨坐

獨坐孤亭四望寬夜深明月浸溪寒歸來山色如相許老去秋風展自安萬里雲霄看燕雀百年天地有金蘭尸居未可言瓠繫屈指山林事更難

水居閉關

幽居無事不開顏爲惜春光只閉關兩眼情親惟綠野一生心契有青山桃花灼灼鳥啼寂柳絮飛飛人意閒緩步溪頭看落日月明深竹抱琴還

即事

萬里迢迢晴色開千秋藹藹野芳來孤舟最喜青山伴倦眼多爲綠樹廻邑里過時驚薄俗衡門深

他人惜春必在關外

處念時才可憐無盡乾坤內百念消歸一酒杯

同許靜餘先生遊山

新涼甘雨遍汀洲況復山中桂樹秋以我中年窺靜理知君晚節解開遊喜看叢竹穿幽徑愛聽松風上小樓滿地夕陽收拾去并將明月載歸舟

同洪平叔遊武夷

連宵陰雨長春苔方駕山中雲卽開峯勝正愁舟急過灘高絶便首重廻排雲叢竹山山出映水春花曲曲來薄暮天遊最高頂可無呼月醉深杯

次劉伯先閉關韻

在在名山寂寂逢淵泉深處有潛龍非於太極先天覓只在尋常日用逢當默識時微有象到名言處絶無蹤洗心藏密吾曹事長掩衡門獨撫松

靜坐吟二首

靜坐非玄非是禪須知吾道本於天直心來自降衷後浩氣觀於未發前但有平常爲究竟更無玄妙可窮研一朝忽顯眞頭面方信誠明本自然

一片靈明一敬融別無餘法可施功乾坤浩蕩今

還古日月光華西復東莫羨仙家烹大藥何須穉
氏說眞空些兒欲問儒宗事妙訣無過未發中
一自男兒墮地來戴高履厚號三才未曾一膜顏
先隔何事千山首不回一靜自能開百障老翁依
舊返嬰孩從今去却蒲團子鯤海鵬天亦快哉

戊午吟 二十首

戊午吟者謂是年所見然也春氣動物百鳥弄
韻人心至閒自有無腔之韻悠然而來足以吟
諷吟者不可謂詩所吟者不可謂道姑就行持

心口相念云爾

聖賢止是學爲人學不知天人未眞天在人身春
在木人居天內木涵春萬殊精別方知義一本窮
研始識仁試看天人無間處不知天道豈知身
莫爲爲者是眞機稍着安排便已非桃自鮮紅李
自白奚能淵躍鳥能飛不知本體原如是安得工
夫妙入微看盡古今差謬處只緣些子見相違
千聖傳心一敬脩不知眞敬反成囚欲求一得且
永得須下千休與萬休蔬水曲肱常浩浩百官萬

務儘悠悠廓然天地渾無事一物胸中豈足留
中庸二字聖眞詮來自唐虞一脈傳本體覩聞爲
入竅工夫戒懼是天然但從庸行庸言裏直徹無
聲無臭先此是人人眞本色可憐千古作陳編
格物無端成聚訟起於知本二言分但知知本卽
知至格致何曾有缺文本在操舟方有舵本迷亂
國爲無君只翻誠意一錯簡滌蕩青霄萬頃雲
知本踪來義最深須從物理細推尋一靈充塞皆
爲物萬象森羅總是心心正涓流俱到海身脩黜

鐵悉成金細窮物理無多事只在兢兢顧影衾
不將一事掛胸中蕩蕩乾坤在此躬恰似雲開天
穆穆更如冰泮水融融因無邪妄名爲寂豈謂虛
無卽墮空履薄臨深緣底事只愁無浪又生風
吾儒窮理最爲先理徹心空不入禪窮是十分到
底處理須一物不容前六經盡向躬行驗一字不
從文義牽自有豁然通貫日方知日用是眞玄
物物其來有定則自然之則謂之天但因在物付
各物一任紛然本寂然隨處家庭堪作佛無須巖

壑始脩仙此機實在程門顯何事廬山不細研
聞道如何可夕死死生原是道之常不聞有晝可
無夜幾見無陰只有陽道在何從見壽殀心安始
可等彭殤更於此外求聞道踏遍天涯徒自怳
萬物同生形不同犬羊人性豈相通因觀物性明
人道始信人倫是聖功仁義非於明察外愚蒙偏
蔽事爲中雖云此理幾希甚兩字金針是反躬
天載無形觸目眞羲皇兩畫寫其神六爻雖列上
中下一物強分天地人讀去還知非汝密悟來方
始是家珍試看爪髮生生處何但枝頭可覓春
見易更須知用易聖人原只用中庸剛柔見處幾
先吉中正亾時動即凶能懼始終皆免咎存誠隱
顯悉成龍莫言卜筮用爲小動靜須占是易宗
人心偏倚道心中凡念廻旋即聖功精是不迷如
日照一爲不二與天同篤恭爲執辰居所未發爲
中水不風聖智聰明收歛盡寂然不動感而通
孝是脩行無價珍此身在處即吾親一禽一草非
時剪五辟三千律可論食德飲和供菽水朝乾夕

惕省昏晨不分富貴與貧賤大孝光天是守身
事事精詳是與非紫陽以此示全歸初經勉強須
堅苦漸近天然妙入微精義無過能擇善入神還
只是知幾須知聖學無多法尺寸基培萬仞巍
言行須從擬議成不從擬議失權衡擬言本自三
緘愼議動繇於百煉精率意豈眞爲率性爭先或
恐是爭名須知變化方爲易變化原從擬議生
朱陸當年有異同祇於稽古稍殊功存心自合先
知本格物無過要識中六籍漫從鹵莽過一靈那

得豁然通前賢指示皆精切後學無訛是晦翁
精氣爲軀造化功遊魂爲變浩無窮如何謂死爲
滅盡反落禪訶斷見中神化自然稱不測有無不
着是眞空莫將空字謾歸佛虛實原於微顯同
學人須自立根基三戒當先謹獨知無分少壯老
異境一於財色鬬嚴持鎭重常如五嶽峙防危更
似九河堤大廷暗室心如一玉粹金精體不虧

至水居

何事驅車緇洛塵歸來烟水味愈眞寒塘古岸五

衰柳落日秋風一老人兀坐寞然天地古觀書憶爾性情新未須嵩目憂時事聞道　明君信直臣

七言絶句

水居題壁

澗水泠泠聲不絶溪流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歸時長對青山月

村居　二首

日暖風微楊柳斜桃花處處點村家誰人此際能閒坐載酒東皐醉落霞

桂露瀼瀼欲濕衣蚤乘殘月出柴扉天清木葉隨風起閒看流雲坐釣磯

小屋淡淡墐北房烹茶煨芋地爐香主人曝背書軒下一卷羲經至夕陽

題畫

翠靄青峯欲上樓綠楊一帶野帆幽攜琴時向沙邊坐閒對春風數白鷗

洛南縣薛厚倫妻南氏殉夫烈節

峻如南嶽千盤秀潔比中峯萬仞花埋骨山中應

化玉飛蒐天外亦成霞老杜絶句時有此體

偶成

堯舜垂裳恭已時天然眞色復何爲欲知性善無言妙此處端倪尚可窺

和葉參之過東林廢院 三首

滿目蒿萊三徑荒秋蛩吟處舊升堂黨人不死傾葵藿一飯君恩不可忘

竹徑茅齋此日居藤梢橘刺欲教祛白雲片片溪流靜黃鳥聲聲樹影疎

城頭曾築小方臺四望長空萬象恢今日荒墟惟草色春風依舊有情來

賞花

世事可虞得與諸公把酒看花幸矣更冀明年此日長共此花詩以祝之

春風無恙一登臺猶見桃花滿徑開無計可留花再住明年花發約重來

高子遺書卷之六 終

高子遺書卷之七

疏

崇正學闢異說疏

萬曆二十年爲行人上得旨允行

臣惟自古治天下者未有不以敎化爲先務而敎化之汙隆則學術之邪正爲之所係非小也是以聖帝明王必務表章正學使天下曉然知所趨截然有所守而後上無異敎下無異習道德可一風俗可同賢才出而治化

昌矣臣見四川僉事張世則一本大畧自謂讀大學古本而有悟知程朱誤人之甚謂朱熹之學專務尚博不能誠意成宋一代之風俗議論多而成功少天下卒於委靡而不振於是以所著大學初義上獻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舊

臣惟自昔儒者說經不能無異同而是非不容有乖謬是非謬則萬事謬矣以程朱大賢謂其學曰不能誠意謂其敎曰誤人之甚是

耶非耶議之於私家猶爲一人之偏詖而於
聖賢無損鳴之於
大廷則遂足以亂天下之觀聽而於世教有害臣
有不容已於言者矣夫自孟子沒而孔子之
學無傳千四百年而始有宋儒周㝢頤程顥
程頤張載朱熹得其正傳而絕學復續學者
始知所從入之途其功罔極矣然是五賢者
生於宋而宋不能用其學之萬一前則章惇
蔡京之徒斥之爲僞學既逐禁錮以迄於亡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神聖作民君師
卽位之初首立太學拜許存仁爲祭酒以司教化
存仁爲先儒許謙之孫謙承朱熹正學而存
仁承
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四書
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天下翕然向
風矣我
成祖文皇帝益章而大之

命儒臣輯五經四書大全而傳註一以濂洛關閩
爲主自漢儒以下取其同而刪其異別以諸
儒之書類爲性理全書同頒布天下永樂二
年饒州儒士朱友季詣
闕獻所著書專詆毀周程張朱之說
上覽而怒曰此儒之賊也
特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令有司聲罪杖遣悉焚
其所著書曰毋誤後人於是邪說屏息吾道
中天矣迨今二百餘年以來庠序之所教

制科之所取一稟於是學者幼而讀之老而不知
一言爲可用者固多然而眞儒如薛瑄胡居
仁吳與弼陳眞晟曹端羅倫莊昶章懋張元
禎陳茂烈蔡清陳獻章王守仁諸人彬彬盛
矣至一代之風俗上有紀綱下重名節當變
故之秋率多仗義死節之士值權奸之際不
乏敢言直諫之臣賢士大夫之公評士庶之
清議是非井然一有不當於人心羣起而議
其後故至於今上下相維持非

祖宗教育之明驗與不意今日乃有如世則肆然斥之曰誤人曰不誠欲變祖宗表章之至意率天下而盡背之也卽世則所論程朱之學亦可謂不得其門者矣夫程朱之學其始終條理之全下學上達之妙固未易言語形容然其大要則不出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此非程朱之教也孔子之教也故窮理卽博文之謂也居敬卽約禮之謂也非孔子之教也堯舜之教也故博文卽惟

精之謂也約禮卽惟一之謂也二者合一並進而主敬爲本故理日明瑩則心日靜虛動直而初非溺於詞章心益定靜則理益資深逢原而初不流於空寂此聖學所以允執其中也至大學一書程子所揭爲初學入德之門而章句之作則朱子所爲一生竭盡精力之筆後人學未造其域豈容輕議況古書皆有錯簡古本安可盡信世則之言誠意是矣豈諸儒獨不教人誠意乎誠者聖人之本學

之所以成始成終功先格致正所以誠正也意有不誠心有不正即非所以爲格致也若夫溺於記誦徇外忘本此俗學所以爲陋豈大學格致之教哉夫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闡明殆盡學孔子而必繇程朱正如入室而必繇戶世之學者誠能虛心涵詠切已體察毋務新奇而先以一已之私意主張於前毋務立說而取聖賢之言矯揉爲已之用循循焉以周程張朱爲四書之階梯以四書爲五經

之階梯自得之而道可幾矣故善學者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述而不作心逸日休況今天下不患無論說而患無躬行就聖賢已明之道誠心而力行則事半而功倍矣何必嘵嘵焉必務自私用智欲伸其一已之說爲也世則又以宋之不振歸舊於諸儒之學噫是何言也人主不能用其道雖以孔子之聖生於魯而不能救魯之衰微何疑於諸儒宋之亡也繇前而言則壞於新法繇後而言則壞於

和議今不咎王安石呂惠卿蔡京章惇黃潛善汪伯彥秦檜韓侂胄之徒而咎諸儒之學何心哉夫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者非言者之罪而用言者之罪也自古紛莞獻說工瞽陳規其議論豈不至多然而上之人善於用中則片言可折而盈庭可廢天下見事功之實而不見議論之虛上之人漫無可否則人持所見而邪正雜陳徒滋耳目之煩無補經綸之實耳豈以人人緘默而後爲盛世乎世

則又謂

本朝持衡國是者無決斷之勇分猷庶職者有模稜之風庠序無眞才實學之士

朝廷鮮實心任事之臣此信有之正不學之故也奈何反以咎程朱之學也抑臣有深憂焉自世廟以前雖有訓詁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自穆廟以來率多玲瓏虛幻之談而獎不知所終笑宋儒之拙而規矩繩墨脫落無存以頓悟爲工而巧變圓融不可方物故今高明之士半

已爲佛老之徒然猶知儒之爲尊必藉假儒
文釋援釋入儒者內有秉彝之良外有惟
皇之制也而其隱衷眞志則皆借孔孟爲文飾與
程朱爲仇敵矣故今日對病之藥正在扶植
程朱之學濂叢二氏之防而後孔孟之學明
使世則之言一昌天下之棄其仇敵也不啻
芻狗焉於是人人自騁其私淫詞充塞正路
蓁蕪將

列宗之教蕩然掃地矣伏願
陛下皇建有極端本化人
身體孔孟之微言首崇程朱之正學必親經書以
窮理必收放心以居敬朝乾夕惕省察克治
思天之所與人而人之所受於天惟有仁義
禮智四者
人君爲天之子必克完天之賦予而後永膺天之
眷命一念之發一事之動審其果合於仁合
於義合於禮合於智則務擴而充之力而行

之審其有不合者則務遏而勿思禁而勿行
如是日新又新純爲天德則萬化之源清萬
幾次第畢舉
聖主之精神一奮天下之意氣維新矣於是體
二祖之心振正學於陵夷廢墜之餘明
詔中　四書五經不讀而不得浸淫於佛老之
說矣　洛關閩之學不講而不得淆亂以新
奇之談學無分門士無異習人心貞一教化
大同如是而人才不出政治不隆者從古以

來未之有也臣入仕之初適見世則之疏不
勝私憂隱慮遂有此論辨或曰四方多事何
暇爲此清談臣謂不然此天下之大本古今
之命脈危微之別毫氂千里之差千聖兢兢
於此而可以細故視之哉故不避僭越之嫌
迂濶之誚冒昧上陳伏乞
聖明採擇

今日第一要務疏

萬曆二十年爲行人上

留中

臣觀今天下事勢岌岌矣賊虜既爲門庭之寇而倭奴復爲堂奧之災人情詾詾識者寒心所幸者紀綱未盡壞人心尚在離合之間誠得其要而圖之則天心感格民心悅懌元氣一復神氣即振而天下可措於泰山之安故不敢瑣聒特揭其至要者二端上

聞一曰天下之大本臣聞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所謂天下之本者何

陛下之心是也

人君之心與天爲一呼吸相通一念而善天以善應之一念不善天以不善應之如影之隨形纖悉不爽是以古之聖王終日乾乾操持此心以對越在天故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蓋自朝及夕出往游衍無息不與天相對故天理流行人欲屏息而能常凝

帝眷於無聲無臭之表然人心至活倏忽之間起

滅萬狀未有無所事事而能懸空守之者故
必觀經書以求聖賢存心養性之道或觀史
鑑以求古今治亂興亡之原君子小人立心
行事之別又必時
召侍臣相與講說討論以求治國平天下之要如
是則一日之間此心常止於義理人欲不得
而乘之心有所止則靜心靜則氣和氣和則
喜怒皆中節而刑罰不過其則
聖心沖然和平

聖體泰然安舒而後天地之和應之七政循軌雨
暘時若萬物茂盛百姓阜成所謂篤恭而天
下平蓋自然之實理也我
太祖高皇帝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
爲難
成祖文皇帝曰人君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
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
切要此
二祖所以遠紹堯舜精一之傳而

聖子
神孫所當萬世佩服者也臣少伏草茅側聞
陛下憂天時亢旱布袍步行禱雨
陛下此心何心也畏天命悲人窮惻然不能自寧
故屈
萬乘之尊爲步行之勞而不憚也然而霊雨隨車
天心格矣當其時臣見雒山童田叟莫不舉
手加額歡欣鼓舞謂
聖天子舉動爲萬代瞻仰是人心格矣

陛下一舉而天人交格如此孰謂蒼蒼者不可知
而林林總總者不易化乎伏願
陛下常提此心保而勿失擴而充之每事皆然
陛下今日如此即今日之堯舜也明日如此即明
日之堯舜也堯舜之道至易至簡言之似迂
濶而行之實無難故雖爲山九仞苟一念怠
荒即前功盡棄也雖未覆一簣苟一念精進
爲之即是也
陛下何憚而不爲堯舜使

聖德光於海隅休聲傳於萬世乎此爲天下之大
本伏惟
聖明留意臣愚不勝惓惓二曰天下之大機臣聞
天下之事必有其機故事機一握則百年之
業可底成於一朝兆庶之情能轉移於俄頃
何則機者神化之樞得其機而化斯神也臣
觀今日內而百官外而萬姓所引領望於
陛下其最急者曰除刑戮舉朝講用諫臣發
內帑是四者

陛下爲之易如反掌然而天下臣民所注向忽快
觀於一朝如飢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飲觀聽
遽新精神頓聳天下之事無不可爲矣夫
上帝以生物爲心
天子以天心爲心豈以仁聖如
陛下而獨不然乎臣固知必左右使令之人憚於
天威而舉動失措故益動
天怒而刑責太過耳夫不安則傾人極則變理之
常也豈以膚知如

陛下不慮此乎臣以爲慮之亦無益也反之固甚易也

陛下誠自今日開誠諭之許以更始盡除刑戮將見人心悅服皆如再生

聖主推心置人腹而左右傾心戴

一人上下相安永無意外之變豈非挽回天心奠安宗社之至計乎是特在

陛下一念轉移間耳所謂舉

朝講

陛下即未能盡復其舊或五日一舉或十日一舉稍省虛文使

聖躬不至厭倦孰曰不宜乎或以午

朝或以晚

朝預爲

傳宣惟

聖意所便孰曰不宜乎或

御便殿時

名輔臣從容咨訪相與經畫天下人心豈不警策萬倍乎所謂用諫臣非謂建言諸臣皆君子而無小人參於其間也夫天下固有沽名釣譽之小人而必無同流合汗之君子故諸臣未必皆眞而眞者出於其中

陛下容吏部從一時之望精人倫之選擢而用之豈不彰天地無心之化帝王從諫之美今必使秉銓者畏罪不敢推貶謫者以官爲禁錮是使賢不肖皆無緜顯見而天下後世謂

聖人之朝以言爲禁如

聖德何夫安居以享榮貴自守以待遷除豈非人情所甚便諸臣明知其不利於已而必慷慨論列者無他其一念忠

君愛國之誠激於中而有不能自已耳爲人子諫於父母逢父母之怒至於笞撻及其事定之後父母未有不思其言而矜其情者臣固知

陛下於諸臣必有如父母之於子者矣所謂發

內帑臣非欲

陛下盡捐
內庭之積爲天下之用也臣觀古今善理財者
無如周公而周官所立泉府謂之曰泉者欲
其如泉之流而不滯也記曰有財此有用故
財用相因善用之則爲治平之道不用則爲
無益之物臣以爲宜許戶部得以通融出入
有事則暫借爲邊方之用不致天下急賦斂
而激生他變無事則仍補還原數以備不時
之需既明示天下以

天子無私財而實則府庫之財未有非其財者也
天下之事可言者不止於是而四者其要機
伏惟
聖明留意臣愚不勝惓惓以上二者爲今日第一
要務而
聖心尤爲根本必如是則天心格而天下可無水
旱之災民心悅而率土益堅尊親之戴
陛下試行臣言將見暮月之間萬事改觀邊方將
吏勇氣百倍何憂乎么麽之叛賊哉不然則

隔三十年宜有十年之蓄乃便貧民日增政事何在

上下之情日隔天下之心日離臣恐可虞之事不獨在叛軍驕虜海島不測之夷而又有不可知者矣伏願

陛下擴天覆地載之弘仁垂日照月臨之精鑑慨然而

俞之毅然而行之赫傳

聖諭示清秋

朝講之期再下吏戶二部議行臣說使百官萬民窮年累月之望一旦易爲歡騰踴躍之情無論其他即此中外之人情亦足以感

皇天而丕變四海矣

聖明亟垂軫恤疏

天啓元年爲光祿寺寺丞擬因臺臣李公疏先

上得

旨允行遂止

臣三十年前官行人司行人曾於嚴寒見窮

民赤體行乞者不勝怵惕然聞有之而已今

蒙

聖恩擢用載至

京師則窮民赤體者遍滿街衢矣每近日暮
皇城左右哀號之聲悲慘萬狀臣徃來過之目
不忍視耳不忍聞痛心刺腸眠食俱惡臣日
在東門恭進
陛下膳羞慨然嘆曰滿目窮民不過費
陛下一朝之享而足也昔齊景公旹天大雨雪景
公衣狐白之裘臨朝而曰不寒晏嬰進曰古
之賢君飽而念飢煖而念寒景公悟脫裘發
粟以與飢寒者夫景公一國諸侯能行一善

名昭千古況我
皇上神聖何善不能爲在一舉念間耳景泰中本
寺寺丞王鍾奏
東安門外夾道中日有窮民跪拜乞錢四關無
處無之遇寒沍必有凍死乞
敕戶部等衙門勘審人給布衣一身米一斗審其
原籍有親戚者待明年春煖沿途給與口糧
遞送還家其無親戚者在京以沒官房給之
仍行天下有司遇有窮民一體矜恤得

丁司空隨地行實事此見一班

旨戶部議行成化時禮部尚書姚夔奏乞
特敕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道途乞丐殘疾
之人有家者責親隣收管無家者收入養濟
院照例給薪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和煖
量與行糧送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
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
憲宗可其奏曰無問老幼男女有無家及外來者
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養贍
無令失所萬曆四十年本寺少卿徐必達疏

內有請恤窮民一款云文王哀先煢獨阿衡
恥一夫不獲奈何令輦轂下有此邇之不能
遠於何有又言操臣丁賓署南光祿時清理
南京飯堂籍闔城飢民姓名逐坊約期給以
錢米具受實惠況
六飛親御之地何乃獨屯其膏請
敕令各城御史照二臣題准行兵馬司按坊按鋪
備核各飢民給以火烙印牌戶部出米御史
按牌親給夜則查空閒官房分編字號亦按

苦心設處以求必行

牌投宿其法甚善惜此疏畱中不行臣謂此
一舉也王政所必不容已況
陛下一元伊始
萬壽方新今萬國執玉九夷貢璞而令赤子寒無
一縷赤身立骨展轉於塗泥之中叫號於風
雪之夜豈盛世光景可使四海九州萬目萬
耳聞且見乎臣隱度之此類窮民多不過千
餘目前最急者當人與絮衣一身米一斗戶
工部百孔千瘡之時決不能及此合無於本
寺預借庫銀四百兩倉米一百石且爲千人
卒歲之計容本寺臣涂喬遷等會同巡視科
道清查應節省錢糧上請
陛下允行補還此數可以不費
陛下纖毫而增
聖德無量如不以臣言爲謬立發本寺庫銀四百
兩倉米一百石委本寺堂上官一員督精敏
署官製衣仍設法隨米給散務令人受實惠
此係權宜後不可爲例更乞

救下戶工二部如景泰成化間王鍾姚夔題准事例及萬曆間徐必達題請事理立爲可久之制其於導和迎祥豈曰小補

破格用人疏

天啓二年爲光祿寺少卿上得旨允行

臣觀今日之事大不可測也奴賊長驅與否不可測也山海關能堅守與否不可測也各邊口保無疎虞與否不可測也西虜保無乘虛與否不可測也而我所以備之者泛泛然

日復一日無一可見之實事則有坐待危亡而已非常之時豈當守尋常之格臣以爲宜特設一防禦大臣專理守戰招豪傑如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右侍郎孫承宗其選也臣不識承宗見其言論忠義懇切絕無瞻避詢之賢士大夫皆謂豪傑之士有爲之才又素留心兵事果其用之當以學士兼尚書都御史職銜如在外總督之任於

京師開府行事與部院各位相竝職事相通庶

幾行無窒礙更別發帑金數萬令其修舉庶
務不至支用各部擔延日月近奉
旨練兵教射之董應舉舊奉
旨製造軍需之李之藻皆當加以職銜協佐承宗
此要着也夫守
京師非獨於
京師也四輔八府中州近地自巡撫各道至各
府州縣皆須得人今大計之後豈其有不職
者顧或資性與武事素不相習亟宜遷以善

地別選異才布滿畿地無事則練兵積穀有
事則率兵勤王此要着也守禦之道以人心
爲本民不知義見難爭避不可守也無賴惡
少瞥起搶劫不可守也奸細伏匿乘危竊發
不可守也治之之法無踰保甲諸臣既詳言
之
皇上既申命之矣然行之存乎其人責府縣行不
能也責五城御史行不暇也當專任一人行
一事巷至戶到巡行稽察教以忠義旌其良

善精擇壯丁使習騎射如兵部職方主事鹿善繼可任也臣嘗一識其人剛毅清約眞實任事須以本部郎中帶御史職銜令與五城御史事權相竝與府縣職事相攝方便振行法紀支取用度此要着也

國家之事束縛於格套分岐於意見搖奪於議論所從來矣雖以

聖明之朝無事不可爲而有志之士無事可爲者大率坐此今日何日尚可循沿積習乎臣以

腐儒越庖言事罪以出位夫復何辭伏望

皇上行臣之言仍治臣之罪臣之願也

釋羣疑銷隱禍疏

天啓二年爲光祿寺少卿上

報聞

臣觀今日中外人心皆疑戚畹鄭氏并及其昔日所用之人以爲奴賊奸細伏

陛下宮中一朝冤臨於外奸發於內其禍有不忍言臣從田間久聞此語今來

都下人言更甚通國危疑莫必其命近且流言

入於
大內矣臣伏而思之人言胡爲而然耶徵者張差
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差之供招具在劉保
謀逆實係盧受通謀劉于簡供招具在受亦
鄭氏之人不可掩也則人言洶洶有自來矣
然臣以爲
祖宗功德甚厚
陛下福祚方隆天地鬼神森列擁護故張差劉保
先後伏誅凡謀者必敗敗者必誅卽天下至

愚不應復萌此念況鄭養性等豪
二朝不殺之恩正保守富貴之日豈復更有邪謀
而無奈人心之積疑不解也人心與
國勢相爲存亡人心疑則懼懼則易動而不可
固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其何以守臣以
奸細之說不必論其事之有無當思所以處
之之道不過從人心所積疑者而解之非以
害之正使之遠害以自全也故在鄭養性自
爲計不宜以人所共指之人自處危疑

陛下爲養性計不宜以人所共疑之人密邇
禁近亟當使歸湖廣原籍仍令帶俸以示優厚者
也至於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殺
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皆其兄弟
所爲劉于簡原招明言李永芳約如楨內應
陛下不誅如楨直是養虎遺患所當亟正典刑以
除禍本者也至於崔文昇者當
先帝新喪哀痛萬幾勞瘁凡有疾病其證必虛雖
至庸醫亦能辨之文昇故以泄藥元氣一泄

不可復收是明以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殺
平人者皆斬況於
至尊乎
陛下不即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憤鬱不平
今文昇復潛住
京師意欲何爲亟當明正典刑以全
陛下父子至情示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蓋文昇素
爲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考訊故不如
張差劉保蚤正謀逆之罪其罪豈在張差劉

保下乎天下事當其可爲則
綵綸出納而有餘當其不可爲則斧斨破缺而不
足今事急矣伏望
陛下亟賜乾斷將鄭養性一家發回原籍將李如
楨崔文昇卽正典刑則人心之危疑可釋肘
腋之隱禍可銷
國家之紀法一明天下之神氣一振然後戰守
之事次第可行也事關安危大計臣下皆可
直言臣不敢辭出位之罪

恭陳
聖明務學之要疏
天啓二年爲太常寺少卿上得
旨罰俸一年
臣觀帝王之德惟明而已惟其明也天下誦
之曰明明后雖以堯舜之聖不過明其峻德
爲明明后也故明明后者必明明德明德者
何也人之心也人心本明有不明者何也心
本明又須人自明之故放於外則不明復於
身則明着於欲則不明循於理則明動於氣

則不明安於止則明荒於怠則不明居於敬
則明驁於動則不明主於靜則明其明與不
明在一念轉移間如反覆掌無難也今
陛下臨朝百官肅肅於下
陛下肅肅於上
陛下之心無不明也
陛下臨祭百執事肅肅於庭
陛下肅肅於位
陛下之心無不明也然而未爲明也何者

朝祭之頃
陛下之心無不明
陛下不自知其明也必反而思曰此時心中不着
一事豈非心無爲以守至正乎是所謂心復
於身也循於理也安於止也居於敬也主於
靜也是所謂不放於外不着於欲不動於氣
不荒於怠不驁於動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得者知吾心之明本來如是非緣人
爲造作也然後

陛下知吾心之無外卽
天也吾心之有主卽
上帝也故曰
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故曰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此心一刻放失卽二其心非所以事
上帝矣夫然後深
宮之中得肆之地雖欲不凜然保之不可得矣
至於深
宮之中得肆之地凜然保之而後爲明明德也

夫然後
陛下讀聖賢書知無一字不言心無一字不言心
之明而津津有味焉至津津有味於書而此
心之保不難矣自昔聖帝明王未有不好讀
書者人主好讀書未有不爲賢君令主者人
心易放而難操舍讀書別無操之之道如大
學一書旣講於
經筵入於
聖慮臣以爲卽此書反覆玩味明明德於天下裕

如矣推而廣之宋臣眞德秀大學衍義不可不讀也再推而廣之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不可不讀也

陛下盡心於三書而帝王心法治法無不具備夫然後知若何行政若何用人若何理財若何治兵人臣若何爲正若何爲邪臣下之言若何爲是若何爲非若何爲似正而實邪若何爲似是而實非皆了然於

聖心而後爲明明德而後爲明明后也

部尚書孫愼行論舊輔臣方從哲一疏關係甚大隄防甚遠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乃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

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於文昇之藥而從哲力左右之培植其爲鄭者鋤擊其不爲鄭者一時若在知有鄭氏而已此賊臣也討賊則爲

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

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又

如戎政尚書黃克纘論

選侍一事

陛下念

聖母則宜

選侍之罪念

皇考則優

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爲

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

聖諭以爲假捏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臣避居功

甘居罪

君父有急冷眼旁觀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

一惑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

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

大節皆可反黑爲白何事不可指鹿爲馬昔

宋朝欲貶蔡確嶺表宰執恐開端朱熹歎曰

使後世見無禮於君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必

此言矣今務隱諱而已將何所不至哉事有

不辨於至微貽禍於無窮者皆若此類在

陛下多讀書精義理此心常明自能辨之果其辨之則如方從哲鄭養性大義豈容不討何可一日復令居

肇轂下耶臣蒙

陛下擢於廢棄玷於

朝班八閱月矣伏見

陛下眞有爲堯爲舜之資天下眞可被爲唐爲虞之福而禍亂未已治平未臻羣臣之言鉅細畢具然舉而措之在

陛下一人所以回

天地之運握宇宙之樞提挈綱維兼總條貫又在

陛下一心不然如無舵之舟無針之車何所執持何所適從乎臣故舉要言之必讀書以明理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始可弘濟於艱難建

中興之大業也臣非迂言四十年體驗於身心考究於經史信其理之必然食芹而美曝日而溫以獻

至尊臣老矣不能久事
陛下不敢不畢其所欲言伏惟
聖明少垂察焉
辭免重任疏
天啓四年爲刑部右侍郎上得
旨令遵新命供職
臣聞
命而驚俯躬而愧臣常讀易曰德薄而位尊知小
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臣蒙
聖恩拔擢貳于秋官自揣逾分方切循牆況于都

御史者天下之事皆得而言之臣工之邪皆
得而糾之然而世習之漸靡難言矣臣子不
真心爲國家不真心修職業悠悠忽忽則有
難振之氣以請託爲固然以貨賂相結納則
有難洗之習升遷壅滯仰屋書空則有難定
之志謬同異爲是非誤愛憎爲好惡則有難
清之見無端而起喲域藩籬無端而起弓蛇
鬼冢則有難調之情所以難者皆緣人心各
有陰私故各成隔礙必居此位者自心先無

陰私而后可潛銷人之陰私自心先無隔礙
而后可潛通人之隔礙至于御史簪筆
朝端公論之明晦繇之持斧寓內一方之安危
繇之必爲之長者聯爲一體萃爲一心惟
君國之是殉毋身家之苟營而后可弘濟于艱難
今者
大計在邇巡方之使當使循良之麟鳳悉耀光
明貪殘之豺虎皆投有北庶幾困窮之四海
災荒之孑遺尚獲少延喘息不然御史之失

職即都御史之失職此之關係何如重大廼
以臣之薄劣當之是易所謂覆餗者也況英
賢滿
朝以臣視人眞皆勝已以臣自視眞不如人伏
乞
聖明亟收
新命任臣舊職別選賢能以當茲選
糾劾貪汙御史疏
天啓四年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上得
旨允行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
列聖之
明旨
皇上之申飭蓋諄復鄭重矣迺不意有慢視憲規
恣行無忌如巡按淮楊御史崔呈秀者
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
非則非無所媕阿隱默乎臣初入院適見有
兩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御史謝文錦一
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

一至清一至濁涇渭較然臣不別白爲
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考核
無何河南道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
者至臣即以稱職考奉
旨回道訖越二旬而化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
化中蓋有難于言者矣臣于去年奉差而出
今年復
命而入徃來淮楊閒所見淮楊士民無不謂自來
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汙者強盜地

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
大惡也每名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
者多以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至御史出
巡每有節省公費助
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
補不勝其苦彰彰於地方耳目臣時以非職
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過付何人至於
舉劾失眞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談
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

臣樊尚燝按臣劉大綬且胪其贓私入
告矣則又有霍丘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
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
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証也臣嘗竊笑人臣之
負
國又自負也受
國家
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于可榮皆蹈于至辱御
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

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談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稔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墦間壟斷之賤且冒居爾邪止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者也伏祈

皇上

敕下吏部議覆施行

申嚴憲約責成州縣疏　擬未上

臣觀天下之治端本澄原必自上而率下奉法守職必自下而奉上故

朝廷膏澤至州縣始致之民州縣者奉法守職之樞輿也州縣賢則民安州縣不賢則民不安顧天下之爲州者凡二百二十有一爲縣者凡一千一百六十有六豈能盡得賢者而用之賢者視

君爲天不敢欺也視民爲子不忍傷也奉法修職

出于心所不容已非有所爲也其次則有所慕而勉于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不善其下則不知職業爲何事法度爲何物恣其欲而已是民之賊也故爲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人天下惟中人爲多約之于法皆不失爲賢者太守約州縣者也司道約府州縣者也撫按無所不約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焉而無越思則天下治矣臣謹條畫州縣所當持行者令自撫按而下以遞相約

皇上不以臣言爲謬謂可施行仍乞

天語申敕令臣等刊刻成書發各差御史頒行天下臣等按以覈天下州守縣令并以覈約州守縣令者庶幾

皇上之仁恩得實究之民也謹列款如左

一課農桑須中心誠懇欲開民衣食之源賞勤警惰使民興起毋得徒事虛文差人下鄉反滋民害

一興教化教化自身而出非以彌文故曰民

不從其令而從其好爲人上者敬以持身廉以勵操肅以御下民自觀而化之更須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必表揚之鄉紳耆德必尊禮之邑中經明行修令譽著聞者必稽考其實聞之巡按御史疏薦于
朝以補鄉舉里選之廢典而不孝不悌及一切鬬人倫傷風俗者必窴之法如是久之而教化自興

一育人才朔望臨學官必以聖賢明訓爲諸生諄切教誨俊秀之士必令讀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性理綱目以端其心術正其識見爲
國家有用之才

一鄉約爲教化內一要事但縣官不以誠心行之徒成虛文而約正約副等反爲民害果有力行者必敦請邑中德行鄉紳或孝廉貢士爲民欽服者主其事而約正副等

以供奔走鄉約行則一鄉之善惡無所逃盜息民安風移俗易皆得之于此有記善簿記惡簿又須有改過簿許令自新

一鄉飲鉅典不得濫及匪人

社學務選教讀得人

一學宮敝壞即申詳修理境內凡有古先聖賢及祀典所載山川祠宇敝壞者即時修理完好者仍要掃除潔淨關鎖祠門不得容人堆積雜物坐卧作踐四方過客瞻拜有識者常以此占州縣官之品何可忽也

一積貯民之大命豈無所儲荒無所賑尚可稱民父母乎必須隨宜設法使一縣積穀足備一縣賑濟豈獨活民即以弭亂州縣之功在蒼赤慶流子孫端係于此

社倉是救荒良法各鄉勸縉紳及名家自造倉厰自蔵自收不可以官府與之其法量人戶種田多少人口多少以二分息于青黃不接時借貸又必二三十戶連名保

借欠者即同保內人戶攤貼小荒減利中荒捐利大荒連本米下熟徵催官府給與印信文簿爲究治奸頑使之可久

一境內有荒蕪田土宜竭力開墾流移人民宜竭力招撫

一境內有陂池宜浚者及時開浚圩岸宜築者及時修築城垣頹塌橋梁毀壞者及時整理高原汙下所宜樹木及時種植

一倉谷主守須擇殷富謹厚者量以禮待每

年交盤更換勿令偏累傾家但令接管者照數交收勿令吏書參與以滋需索及時歛散出陳易新皆縣官躬親

一養濟院近來竟成弊藪煢獨不沾實惠皆繇吏胥添揑詭名混冒須是州縣官據其陳告者審實給以面貌木牌仍不時查核分別革留凡男婦犯重罪或游蕩傾家及有子孫壻姪可養者不得混收以妨無告

一州縣極貧待斃之民大約可計每歲動支

預備倉谷城中四門擇寺觀寬綽者煮粥每人米五合即可苟延殘喘自十月十五日起正月十五日止孤老有糧不許混冒約費米百餘石耳設誠行之利濟不少所當委任得人稽查出納無成虛文

一錢糧一縣大事秋冬之交必先筭定分派繇帖使小民先知辦納之數徵糧則總立一簿筭定人戶額田數田糧數均徭里甲條鞭數分爲十限每月限完幾分比較只

用此簿不得別立第二簿完欠俱用實寫不得用浮票民間依限完者即不聽比過限不完方拘其尤者比責須是分數明白如欠一兩而從來未完者即從重究欠十兩而完過七八分存剩者即從寬處毋得但論多寡而不分全欠零欠之別催徵止用里甲間于奸頑之戶行不測之威票拿一二無得遍差皂快執牌下鄉徒空鷄犬無益繭絲

一徵銀不加火耗即頌聲遍地此亦易事何海內寥寥信矣立志高遠者之難所宜猛省

一收銀要不時取收頭法馬等子查對令解戶親自敲針

一起解銀兩須委佐二不得用窮官猾吏以致失事

一天下庫藏未有不爲庫吏書侵欺者查盤時那借支吾非其實也必須訪的監禁即

時變產完納者貸其死不完者即中上司置之法一應收放掌印官纖悉自封自判勿復入其手

一無情之詞十無一實縣官貪取罪贖輒多准詞狀致原被兩家同歸于盡民之窮困此其一端爲民父母當肫切勸化令勿輕訟事涉倫理而無大故者即爲焚其狀詞免其仇隙其他苟無關係槩勿聽可也

一人命狀詞尤不可輕准出牌在城告人命

者縣官即至其家相驗審問四鄰誣告者重懲情眞者方准在鄉者必令帶尸到壇帶四鄰到尸所然後投狀縣官即到壇中相驗審問一如在城之法則不眞者自不敢輕告非但官省事民保家以人命詐人者亦息老稚之獲全其命者多矣

一佐二不得令擅受民詞擅出牌票衙役尤宜箝束佐二之害民即令之害民也

一勾攝止差里長非眞正強盜人命巨惡不得濫差皂快下鄉以滋詐擾是造福小民第一義

一本縣人不得容棍徒在別縣赴告除強盜外關提者勿聽

一婦人非犯姦及人命及被公婆夫男所訟俱不許拘

一輕犯罪人勿得輕送監舖致染瘟疫及爲牢頭索詐婦人不係大辟及勘合追贓家屬雖娼婦亦勿濫禁

一罪犯除大辟及引例充軍外其祖父母父母老疾家無次丁者照

大明會典發本州縣擺站做工煎鹽哨瘵在京無論軍民發兩京府會同館擺站各照徒流年滿釋放此刑罰中仁恩不可廢而不行也

一獄中重囚日間寬鬆夜間當嚴禁獄門不得容人出入常以不測查點

一吏書門皂嬉之縱之皆縣令也衆胥役分其利一縣令受其名愚者不爲徵徵愚而不悟何也所宜猛省

一善人者一方元氣民間有孝子悌弟其上矣次則仗義好施者次則終身自守不作非爲者必須訪實各書所長扁額表其門免其雜泛差役以爲民勸

一惡人者良民蟊賊蟊賊去而良民始安凡天罡地煞打行把棍之類訪其首惡重治仍籍之于官使禁其黨類一有黨類詐害

狀上寫代書人某自不敢欺

良民者并其首治之

一訟師教唆起滅破民家壞民俗一段機械變詐無識者競以爲能浸淫入于其術而不覺不復顧天理人心爲何物矣所當訪實悉榜其名于申明亭審出刁誣詞狀追究寫狀之人并拿重治

一豪奴倚主人之勢魚肉小民莫可控訴訪實惡端申巡按御史拿治

一刑杖竹篦不得重一斤務要削平稜節不許打在一處不許打腿灣椶指不得過兩時非強盜人命不許輕用夾棍夾不得過兩時敲杖不得過三十

一堂上須要肅清不得容吏書皂快門役擁立左右致姦弊出于意外

一每日所行事須立一簿逐件登記完者勾之一月內事必于一月內了使吏書不得延挨索詐上司事亦不至沉閣取咎

一私衙要關防嚴密多有清謹官爲妻子僮

僕親戚所壞交通衙役私出官票暗騙民財時宜覺察

一縣官鄉里親戚不得容留在寺院說事得財以速官謗

一本縣每日供給須照時價給現銀與市民兩平易買不得倚官減值虧短賒欠不得縱容買辦人索取舖行錢物佐二衙一併禁戢

一各役工食按季放給不得預放扣減

一生辰令節不得受禮物以長奔競

一不得假借巡戢查點將不到人役科罰銀穀

一不得稱貸富室及五富室監生家飲宴

一上司鋪陳徵徵借用當舖江南則派糧長借辦極爲擾害須本縣節省公用置辦着庫吏收領封貯入查盤事件內無令移用以至缺少

一俵解備用馬疋不得剋減馬價

一保甲所以弭盜安民今本縣開報保長時既饜飽吏胥一番而棍徒充當保長又詐害良民無已竟使善法皆成厲政團練鄉兵亦然徒滋擾害而已既不可懲噎而廢食豈可不循名而責實要在賢者着實舉行周密防備天下多事之時二者實爲未雨綢繆之計不可忽也

一武備不但地方保衛亦官府自身保衛昔人作縣猝遇大盜詐作承差突入縣庭拔刀劫庫縣官給以庫銀大錠不堪發用爲批票取之大戶所僉大戶皆民壯之驍勇者諸人知令有急皆襍傳石而入遂擒群盜使非擒選平時安能應變倉卒故據各州縣民壯弓兵汰其老弱實其虛冒儘足以募壯士練精兵備不虞也

一盜賊地方大害必有窩家必與捕快交通平日當密訪窩家及通盜捕快置之于法一有生發即行嚴捕必擒獲而後已此等

風采彰聞自然盜賊屏息乃不肖有司護
盜如子既欲邀盜息民安之譽又避上司
地方多盜之責徵徵溪怒失主呈告反責
捕快詐誣其甚者與盜相通納其貨賄致
盜賊以此縣便于行劫縱橫無忌失主不
敢告捕快不敢擒釀成大亂恒必繇之所
當痛以爲戒

一強竊盜到官縣官即刻自審勿輕用刑只
嚴急起贓贓眞然後具招勿輕信扳誣而

容捕快先拷勿先發佐二審問

一賭博爲盜賊之源必須嚴禁民間開場賭
博者責令兩隣首告不首者同罪

一娼家爲盜賊之藪不許容留城內居住有
居住者兩鄰不首同罪

一白蓮無爲等教自古倡亂之首務要密察
訪嚴驅逐無致遺害地方

一州縣官表率一方宜先簡儉以挽後靡之
俗即晏會名剌不可以爲小事漫從流俗

魚鷩視飛鳥同異何如

當照憲規刊刻小約與本地縉紳彼此遵
行節財用于易忽移風俗于不覺矣
一民間渰殺子女最傷天地之和有犯者重
治四隣不首者同罪
一宰殺耕牛粘網飛鳥當設法嚴禁亦仁政
之一端近江南有以鳥銃射彈飛鳥一發
輒斃多命尤爲殘忍所當嚴禁
自請罷斥疏
得
旨回籍

臣于本月初八日奉
旨會同吏部尚書趙南星看議御史陳九疇論新
推山西巡撫謝應祥及文選司員外夏嘉遇
與九疇互相
奏辨事隨具疏
上聞十二日奉
嚴旨處分矣夫應祥之推巡撫出冢臣眞見以爲
他人遇缺干求應祥恬靜自守欲以此獎勸
恬士故與夏嘉遇言之而特用應祥會官推

舉衆論僉同已蒙
皇上點用不謂陳九疇謂其昏耄謂其圖謀乃以
誣不要錢不說事之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
也天地神明昭布森列九疇誤爲人使以欺
皇上臣則何敢欺
皇上以欺
天地神明今大中嘉遇俱已降斥部院被含糊偏
比委曲調停之
旨臣愧死無地自傷愚昧不能仰當
聖心報
皇上知遇之
恩又傷煩言亂政致重于
聖怒虧
皇上平明之理臣諫臣之長以諫爲職當有顯諫
顧伏而思之臣之事
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怒爲子者當夔夔齋慄待
親心之自明親怒之自霽何可更爲激瀆臣
又伏而思之九疇疏中有背公植黨之語前

代徵徵以黨之一字空善類傾人國亦隨當
時大臣過激以速成其禍今日何可別爲激
濟然而臣之職失矣官以諫爲職而失其職
則
皇上何取失職之臣爲哉伏乞即將臣罷斥以爲
人臣不盡其職者之戒
遺疏
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
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

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
使者執此報
孕上
揭
罷商稅揭
伏見天津撫臺李懋明老先生疏內有復商稅一
款攀龍不覺頓足嘆曰何意斯言發於賢者夫
神祖朝群臣徹舌禿顙請罷稅而不可得
光考一朝罷之海內歡呼有若更生 光考一

月仁政千秋令名此事最大夫罷而歡呼則復而怨咨歡呼而誦　光考之仁聖則怨咨而謂　皇上爲何如主耶此一事耳　皇上子道所關君道所關今日輿人之口即他年信史之筆人臣縱不畏一身受讒艱獨不畏　君父蒙議議乎此而不畏則王安石之人言不足恤矣今日定亂以人心爲本舉朝方惴惴憂加派之失人心而商稅之失人心倍蓰於加派加派之害以歲計商稅之害以日計商稅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以貴買決不賤賣民間物物皆貴皆緣商等稅錢今稅撤而價不減者實緣鑛稅流禍四海困窮加以水旱頻仍干戈載道稅撤而物且湧貴況稅復而寧知底極乎兵興以來言利者細無不舉無一足恃實非策也鈔關當鋪皆令民怨而天怒反致悖入而悖出以奪民之財非生財之道也生財之道生之節之兩端而已試觀　二祖開基軍國浩費曾有今日之諸款乎曾有今日之不足乎不過屯田鹽法錢鈔等事行之得宜耳宋仁宗用師西夏命

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治朝生財如此今生之不能遽生節之不肯遽節目前急着在天下巡撫得人使其隨地相機隨宜措置每年務設處若干以佐國用豈遂不及復稅所得之數乎以此俟屯田之成虜寇之滅庶幾其可商稅一事言之痛心萬望李老先生前念　皇考後念　皇上慎勿以復稅爲念同朝諸老先生慎勿以復稅爲言也謹揭

論學揭

近者黃門朱五吉老先生有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慮啓門戶之漸一疏指意歸重東林至欲以東林爲戒而不復講學此說一倡吾道之禍大矣天下國家之禍大矣職東林人也即不言及於職何忍坐受東林之誣正欲具疏旋奉　明旨如日中天不復瀆奏以啓爭端故謹具揭夫黃門所言東林非東林也乃攻東林者之言也所言東林之禍非東林能禍人乃攻東林者欲禍東林也數年

來職每自詫理義人心同然何以言理義者輒目爲朋黨而不容於世乎一日憬然曰正惟其同然也故以爲黨也國家用一當用行一當行去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脈也或有人言一當用言一當行言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人也不論東西南北風馬牛不相及之人苟出於正目爲一黨東林何幸而合天下之衆正何不幸而受天下之群猜弓蛇石虎塗豕鬼車皆非實事也即如郭明龍正域生平未嘗講學生平不識東林黃門謂與顧憲成

開講東林即此而觀他可例推無亦黃門師生姻婭之間涵濡浸灌之久於時局之說不自覺其入之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來門戶去於人口依然還作當年口吻耶夫時局何爲而攻東林耶方中涵相國未入相之前首參之者吳嚴所亮也既入相之後首參之者錢梅谷春也故一時承迎相國者皆以攻東林爲職業摧殘善人戕害國脈率繇於此此果東林所爲乎抑攻東林者所爲乎以爲東林所爲東林能制其鄉里言官不參論人乎

昔程伊川先生講學於熙豐而爲蔡京諸人所攻朱晦菴先生講學於慶元而爲韓侂胄諸人所攻不以蔡京韓侂胄諸人爲戒而以伊川晦菴爲戒可乎東林非程朱而習程朱之教者也不幸類是矣夫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道則刑名錢穀皆實事也不知道則禮樂刑政皆虛文也在此心迷悟間耳諸老從迷得悟不忍人之覿面而迷故講以明之正使之即事爲學非以學廢事也黃門曰孰是仕優者乎乃可學不然勿

言學職亦曰孰是學優者乎乃可仕不然勿言仕審如是可仕者寡矣宇宙甚大不可以一見相礙釋老且不能廢況可廢儒儒者以明道者也非儒生帖括之謂也非督學膠黌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人不知學世道交喪於是朋黨禍起相安則交安相危則交危故黨類之黨不能無是群分之品也偏黨之黨不可有是亂亡之本也知黨類之不能無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黨之不可有使之各懲其禍而勿爲已甚但

得人人自反勿專尤人則無不可融異爲同化小爲大故有教則無類并黨類之黨亦可融之者其必繇學乎惟學可消門戶顧以學爲立門戶職未見立門戶者而可以謂之曰學也謹揭

問

解頭問

或問解頭之役曰江南自糧解而外解役之最重者有四一硃漆解也一茶蠟解也一皇𥳑解也一胖襖解也四者皆足以破民家而殺其身曰若是

其甚與曰民趨役于三千里外而受命于宦豎宦豎之視富民虎之視肉也何厭之有曰然則將奈何曰民辦物官爲解民厚出解綱給之使解官有利無害斯善矣曰辦者非解者解者非辦者民競爲粗惡以塗塞物不堪解而解官何所呼號於輦轂之下也曰是有主者終無所逭其責民則何敢且物不具解官不行也曰解官挾不行之勢以漁民柰何曰解官有轄民有控何病曰主者爲誰曰上富戶也次富爲貼不及下富曰戶上下於何知

之曰上富表表邑中不必以田知田有飛詭也次富以田知之差其多寡爲等當事者平日當有一小冊差等富戶衆伍咨訪周知四境以審糧役點解戶不淆於臨事不欺於胥吏矣曰吾聞役法莫不善於用貼譬之一牛駕一犁牛未必憊一犁駕十羊羊斃而犁不舉矣曰貼有二貼役者雖氂毫亦同其不測之禍謂之以羊代牛可也貼錢者雖銖兩必有定派之額謂之衆擎易舉可也吾所謂貼貼錢而非貼役也曰其法如何曰一解役出則

點幾上戶爲主必其三年內無糧長等項重役者仍量其所費若干與貼戶若干貼戶出錢主者辦解物具而差官解官亦必擇其人之可任者即今候缺小吏窮困無聊如年度日民出錢以餽官官出力以惠民官民兩利計莫善於此也曰費之多寡何以知之曰此須細詢令經役而熟于事者詳開某件時價若何某件工價若何此可以知解戶之費矣詳開沿途某費若何到京某費若何此可以知解官之費矣解戶務在多與貼而不困其力

解官務令多與糈而不苦於行斯上下相便而可久也每見徃時民解既易官解官解旋復民解者非官解之不可行解綱儉而官稱厲也當其議官解時民不勝吝即令微益於解官而不能平及其復民解時民又不勝苦即欲厚輸于解官而不可得夫民可與樂成而不可慮始固在上之人力持而公裁也若曰官解終不可行則金花亦屬官解經收亦屬宦官何以人爭求之至命居間爲也則以金花解綱最饒故也曰官解既久宦豎知解綱

饒獨不窮索解官乎曰固也視民則有間矣解官有官差可憑有當路可告有地方仕宦可丐以宦豎及各衙門吏胥視之則鷄肋也孰與富民先儒有言天下事未有有利而無害者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耳抑愚復有慨焉今天下白糧獨出江南江南獨出七府宮闈百官胥食之民出財力輦輸以供　國家者獨當海內勞苦而白糧船所至關津復稅之何耶今民貿易米麥關津亦不加稅豈貢賦之米反當稅耶或曰非稅糧稅私貨耳此

又不仁之甚者也夫糧有定額船亦有定額所帶幾何而不使勞民自潤乎此　聖王之必以聽而不禁者也誠得當路特奏免之其錫福於民者無涯斂福於身者亦無涯矣此則蘇民間糧解之最苦者也

高子遺書卷之七終

書

與李見羅先生

侍先生三日側聞所論庶幾不逆于心歸而益博求之見從上聖賢所傳之要隱約皆在於是日用之間頗得歸宿未知繇此而之又更何如也徃時見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不曉作何語今乃見此理充周于吾前活潑潑地真不可須臾離也妙在反躬而已矣凡學問真切下手自無閑口說閑話去年向先生說格說致仔細檢點意念起處總屬為先儒分疏假饒說得十分是當與自己原不相干學不切己精神都向末上去終日問辨以為無不在道而於道背馳矣靜言思之不覺失笑有拙序一首其於先生教旨未審彷彿有入處否風便一語指點

與許敬菴先生

龍平昔自認以此心惺然常明者為道心惟知學者有之蚩蚩之氓無有也即其平旦幾希因物感

自針自砭 針砭盡平吾學人

不自執亦不曲從因許翁言又進一格

觸倏明倏晦如金在鑛但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如水凝冰但可謂之冰不可謂之水則道心於人心即在鑛之金道心迷而爲人心即凝冰之水也而先生乃曰童僕之服役中節者皆道心也初甚疑之已而體認忽覺平日所謂惺然常明之心還是把捉之意而蚩蚩之氓有如鳶魚飛躍出于任天之便者反有合于不識不知之帝則特彼日用不知耳然則無覺非也有意亦非也必以良心之自然者爲眞稍涉安排即非本色矣又見先生舉

朱子云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謂是欲盡讀天下之書盡窮萬物之理却不然此只就一物上說因其所知一二分是處窮到足十分是處積之之久自有豁然貫通處耳若謂知得一物必須窮盡物物則堯舜之智而不徧物寧有此等學問乎今時錯認文公格物者正在此故不敢不辯乞先生更教之

答顧涇陽先生論格物

來書云尊稿中所欲正者乃是所引格物說一

草一木二語丈看得甚有原委但仔細磨勘似說得稍濶陽明之學與聖門之學端緒雖殊要其說之所以得行亦有其故程朱兩先生大本大原灼然無可疑者而條理節目間未盡歸一幸丈再精研之

辱教格物草木之說據愚見本無可疑天下之理無內外無鉅細自吾之性情以及一草一木通貫只是一理見有彼此便不可謂盡心知性聖賢之教隨人指點見問者欲專求性情故推而廣之曰

一艸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格會得此意則與中庸所指鳶飛魚躍者何以異哉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顏曾思孟之後惟周程張朱之傳爲的陸氏之學從是非之心透入性地不可謂不是然而與佛氏以覺爲性者相近陽明良知之學亦是如此一邊是仁體一邊是知體仁統四端而知不能兼仁故仁者無不覺而覺不可以名仁源頭處杪忽差殊耳程朱二先生細看來無不歸一處所不同者解說書義然書中緊關用力處則亦無不同也

愚見如此望先生教之

二

來書云兄云無善無惡說當提出根源良是渠所以能籠罩人緣渠亦未嘗不以性爲善只是將這善看得詫異耳此其爲惑世誣民之最也一艸一木之說善會之亦自不妨但六經語孟中竝未見說着此等功夫其故安在鳶飛魚躍傍花隨柳乃是自家一團生機活潑潑地隨其所見無非是物與所謂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

會者根趣自殊試體之可見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信然覺非特不可以名仁亦不可以名智徒以智與覺字面相近故說者多以屬之耳如以覺爲智則以覺爲性又何疑焉丈謂仁兼四德而智不能兼仁似尚未爲究竟語仁義禮智只一般渾言之只提着一箇便色色都在其中非特仁兼四德偏言之便各有所主又非特智不能兼仁也道理須四方八面看始盡耳孟子只以四德言性此便是善安得而無之舍此

觀此書知端文所理至精忠惡推尊良有其故

言性非知性者也舍此言善非明善者也一艸一木之說先生以六經語孟中未見說着此等功夫乎此正孔門一貫之學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只爲從來源頭是一箇故明此即通彼通彼亦明此耳先生曰鳶飛魚躍傍花隨柳乃是自家一團生機活潑潑地隨其所見無非是物若不是一物何以隨其所見無非是物既是此物則格諸身格諸物何以見根趣之殊耶仁兼四德而智不能兼仁此語有病覺非特不可名仁亦不可名智先生之言是也但覺之淺深又絕不等今之言覺者固不足道而象山陽明又不可以此目之此處幾微直是毫釐千里也

三

又因顧說而得渾融

格物說近看得何如一艸一木是格物事鳶飛魚躍是物格事朱子詩云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正謂此也先生試格之

四

先生云莫非理也有何鉅細有何精粗但就學者

功夫論自有當務之急耳龍謂大學最先格物便是當務之急開眼天喬飛走孰非心體以草木爲外便是二本便說不得格物先生云有梅于此花何以白實何以酸有桃于此花何以紅實何以苦一則何以衝寒而即放一則何以待煖而方榮龍謂天地間物莫非陰陽五行五行便是五色便有五味各自其所稟紛然不同固無足異至發之先後蓋天地間有一大元亨利貞各物又具一元亨利貞雖然不齊良有以也先生云于此格之何以便正得心誠得意于此不格何以便于正心誠意有妨龍敬問先生曰此一卉一木與先生有關否若不相關便是漠然與物各體何以爲仁不仁何以心說得正意說得誠樂意相關會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所以爲善形容浩然之氣所以不可不理會也先生云既無別體我之體即物之體矣豈必逐草逐木一一而爲之格即欲逐草逐木一一而格之辨其如何而爲一草如何而爲一木此所謂堯舜猶病者也龍謂萬物一體誰不知之然只

顧意謂此等處不可格先生謂合有理在急謂花尚有一朵半紅半白者格之而後知其不則亦格也

程言得此纔明

是說話、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不是小可事。恐當大費功夫。若必欲逐草逐木辨其如何。豈成學問。所以說及草木。若曰求之性情固切。然理不專在一處求。這裏也是那裏也是云爾。先生云、孔子作大學者也、其語子貢曰、吾非多學而識、曾子傳大學者也、其語孟敬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豆日用不可缺者也、猶然見畧、況一草一木乎、龍謂多學而識是玩物。此是格物。玩物是放其心。格物是求放心。籩豆之事是有司事。此是心性事。不可同

尤生嚴事端文道之所在爭辨如此具見龍文之無我也始悟未經當年未嘗動氣

日而語。先生云、程朱兩夫子之說則然矣、亦曾用此等功夫否、遺書具在、詳哉其言之也。孰謂發明一草一木之理者乎、孰謂商求一草一木之理者乎、龍謂庭前草不除。便是這意思。如觀雞雛。觀盆魚。皆是。至于朱子所謂鱖魚肚裏水。便是鯉魚肚裏水。尤親切可思矣。大抵先儒此說、本輕而活、先生所駁、則重而執、輕而活、則指點流行、觸目道在、重而執、便落言語障礙矣。先生更細研之、觀物即是養心、不枉却功夫也、

答涇陽論周元公不闢佛

昨承手教令致思周元公不闢佛之故龍竊以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卽謂之字字闢佛可也元公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會得此語可謂深于闢者矣

答涇陽論程朱闢佛

昨思程朱所以闢佛之故凡斯道大明之日卽是異端附會之時聖賢因時有作循其自然之勢而已夫子沒而七十子各以其所得者爲學及其弊異端竝起而孟子不得不好辯千四百年間儒者不過爲修身謹行訓詁誦習之學與二氏蓋判不相入及周元公開揭蘊奧而天下始知求之性命之微異端因之假合程朱不得不辯者勢也故觀魯論而見元公之道觀孟子而可以知程朱之心如昭代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薛文清一向篤實而閎靜也豈見討擊異同乎縱觀今日是何局面耶故聖賢不得已之心皆天理自然之妙而有意爲闢有意而不闢者皆私也元公之時明吾之道而

又須知聖人存時異端不敢附會

管翁不出於真心真見書必不傳先生惧其誣民特著此辯

已譬如人之無病則起居飲食即是衛生却疾程朱之時吾道已明必須去其混之者如六邪外侵攻去其疾而元氣始復也

答涇陽論管東溟

續論更不可少益覺快心管翁篇中大義數十先生已俱得之但尚有小曲折未審可一并說破否蓋此翁一生命脈只在統合三教其種種開闔不過欲成就此局拈出一个周元公是欲就道理上和合拈出一个　高皇帝是欲在時勢上和合拈

出羣龍無首則欲暗奪素王道統而使佛氏陰篡飛龍之位拈出敦化川流則欲單顯毘盧性海而使儒宗退就川流之列其他尊儒者不過局面上調停引儒者之言不過疑似上附合故無極太極近于虛空法界則宗之朝聞夕死近于生死大事則宗之然其所謂太極所謂道即所謂毘盧遮那者是也至于陽尊程朱陽貶狂禪而究竟則以程朱之中庸五宗之佛性並斥更是其苦心勤力處欲使闢佛者更開口不得也然舉要而言則枉却

愚謂形而上者即是

一生勞攘到底三教殊科耳前蒙此翁惠書近擬答一柬又覺孺子唐突長者且既有環轍之宣尼且作閉戶之顏子先生以爲何如

答涇陽論生之謂性

來書云生之謂性章頗有所疑性者萬物之一原安有不同孟子將犬牛之性猶人之性折難告子分明謂人與犬牛有二性矣如何註謂知覺運動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人與物異似皆宜有商量幸丈一參之

在天爲命在人物爲性一也然以命言則萬物一原以性言則有稟受之不同故人得之而爲人之性犬牛得之爲犬牛之性非性異也形既異則氣爲形拘有不得不異者所謂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謂落在形氣中也仁義禮智人與物一也形氣異是以有偏全明晦之異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理之與氣二之固不是便認氣爲理又不可告子生之謂性語未嘗差生之謂性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何異也然聖人不謂陰陽

一陰一陽一陰一陽原不指陰陽也惜不及面質先生

則知耽慕恫霞亦是逐物

便是道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只是這個須是截得上下分明告子不知此故認氣爲道也鄙見如此先生以爲何如

答涇陽論儒佛善字不同

春來浪遊頗是妄動山水佳麗未免有馳騖之意亦爲心害人心動于欲未有不爲害者山水尚然況其他乎辱示求正牘質疑草一字一爽千古不可磨滅之正論又何疑龍自正月以來盡取佛書讀之頗能究竟其旨今日談學者都將佛宗來證

聖學實無有知吾聖人之道者若果知之自見彼此正如南轅北轍如何合得佛氏所謂善念中善事也與吾聖人言善絕不相干韓子曰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固宜如佛氏所謂善其無之也亦宜乃欲將來混攪聖學澌滅義理眞大亂之道也今日邪說橫流根株只此四字先生捉着病源眞是擒賊擒王也

答涇陽論猶龍一語

人性一也習之於聖人之道則聖矣習之於佛則

佛矣習之於老則老矣維吾聖人之道亦然習之於夷則夷矣習之於惠則惠矣孟子眼高千古故曰所願則學孔子也凡學以習生悅以悅生悟以悟成性則不可回蓋所見無非是物矣是以君子慎所習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此語誠然而習不同不同則其應用全別用處既別和體全非故學之至者雖其反本還源之處同歸於太極而實則有霄壤之不侔故曰失之毫氂謬以千里也向者攀龍嘗思于三教異同之際而頗見其微故

聖人之量如天聖人之言無迹使二氏遊於其中

一言蔽之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子謂老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天不可見見之于時行物生聖人之道不可見見之於日用常行凡天下之至道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者也猶龍者高之也亦外之也藏於淵入於雲在於不可知不必知者君子無庸心矣他日子夏論及於三才之數生物之細微夫子曰然吾昔聞之於老聃子夏出曰論則美矣非世之所急也夫子曰然如女所言亦各其所能繇此觀之聖

人猶龍之意見矣二氏之道陰分中事也故皆在杳冥之境吾以可知者詰之彼即以不可知者逃之其誰得而窮之以是知聖人猶龍一語之微而婉也昨以對客草草奉復故詳其意如此

與涇陽論知本

大學之旨明德新民要於止至善止至善者一篇主意也其下皆說止至善工夫物有本末一節最爲喫緊先後二字示人入道之竅失了先着便不可入道先着即在格物格物之功非一其要歸於

知本知修身爲本而本之天下無餘事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知本則知止矣正與物有本末一節相叶應也竊謂古今說大學者格致之義程朱爲最精致知之義陽明爲最醒止修之義見羅爲最完三家相會通而不以一說相排斥斯可耳但見羅看知本之本如中庸中者天下之大本之本謂非以修身贊其爲本乃是以本歸之修身蓋以善無聲臭點到身上便有着落故曰本之一字乃所以點化此身欛柄此善也此義雖甚精奥

然平平玩味本文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似無此意而見羅之說又自成了一箇安心訣法未必是大學原旨也大學之旨只是教人格物致知格來格去知得世間總無身外之理總無修外之工正其本萬事理更不向外着一念如此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豈不是止至善也觀下文聽訟一節其釋知本昭然可見矣當初程朱二先生只錯認此謂知本是闕文而謂格致自別有傳遂令修身爲本二節無歸着後世知得此謂知本是原文而謂格物只格本末又令格物致知之工無下手假令一無知識之人不使讀書講論如朱子四格法而專令格本末其有入乎只如陽明單提致良知而掃朱子窮理之說弊敗亦已見矣故程朱格物之說更不可動只提挈得大學主意在止至善而知止工夫先於格物知本自然如木有根如水有源而格物窮理皆所以致其良知而非徒誇多鬪靡爲聞見之知矣何者道理一不向身體貼便非知本便非致知也如此覺得文義條直

明白而工夫當下得力也先生試體之以爲何如

答涇陽病中作工夫書

先生云閑時作工夫病來卽不能竊以病來做不得的還未是眞工夫也橫渠曰自來以多思爲患且寧守之只行其所無事又曰心之要在平曠熟後無心如天易簡不已如此則病時正好做工夫先生體之以爲何如

觀白鷺洲問答致涇陽

江右之學自宋至今如一塗轍豈風氣使然與今

雖云陽明之宗實則象山之派諸老之中塘南可謂洞澈心境者矣然以愚見窺之尚有未究竟在何則聖人之學上下一貫故其言表裏精粗無不兼到舉要而言循理而已循理便無事卽無思無爲之謂也今徒曰無思無爲得手者自不至遺棄事物然已啓遺棄事物之弊矣如曰止於至善有何名相倚着之可言至矣極矣今必曰無善無惡又須下轉語曰無善無惡乃所以爲至善也明者自可會通然而以之明心性者十之一以之滅行

檢者十之九矣無思無爲者即無善無惡之謂也未離知解則未離門戶未離門戶則未離倚着倚着易知而無倚着之倚着難知也故曰尚有未究竟在聖人之道至易至簡無可名言故曰予欲無言言之至也惟其無可言故其可言者人倫日用之常而已所以愈淺而愈深愈卑而愈高愈顯而愈微然則如之何而可使人見本體也曰此在人之信而非可以無思無爲無善無惡轉令人走向別處去也如易曰乾元亨利貞如言人仁義禮智

之謂也停停當當本體如是而已信得及者別無一事日用常行人倫事物無令少有汚壞而已此聖人之學所以爲至易至簡也雖然王塘老之學實自八十年磨勘至此其靜功最深姿窺之者浮矣輕矣然學術杪忽之間不可不據所見相與評質先生試參之以爲何如

與涇陽論東林

東林藥聚原是宦于此土之忌府何則誠畏之也大抵吾輩罪名只在心腸不冷冷亦何難恐逆天

理耳因思聖人在家則曰吾其與聞在外則曰必聞其政當時大段多事不知何法免三家之忌至匡人之圍桓魋欲殺似不見饒以先生之仁直是於人無所不容然見得是非極真故世決放不過也君子決無有見原于小人之理但因而自警各人身上各有充不盡的分各有改不盡的過各自勉而已

與顧涇凡論已發未發

朱子首篇内一條云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吾兄云此朱子初年未定之見陽明先生自以爲秘傳者也當刪無疑龍按朱子初年之見蓋認性爲未發心爲已發凡謂之心則無未發之時而未發之性存焉則終未嘗發也故其工夫亦只在察識端倪而却於程子所謂涵養於未發之前者有疑蓋全向流行發用處尋求也後來却見得渾然全體之在我存者存此養者養此

非別有未發者限於一時拘於一處然其樞在我非如向日在萬起萬滅方徃方來之中立脚矣後又益見得性情之妙管攝於心而動靜之功貫徹於敬當其未發仁義禮智之性具焉此心寂然不動之本體也及其已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形焉此心感而遂通之妙用也而戒謹恐懼之功則周流貫徹於動靜之間而尤必以涵養爲省察之本此所以未發則鏡明水止而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不中節也凡朱子所見大約歷三轉而始定

至此條之說又別爲一義其論太極者有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卽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若以乾坤未剖太極未分之時論之則非也葢恐人於陰陽外別求太極耳其所謂常發中見本性亦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謂善明道所謂由其惻隱知其有仁葢性不可見必於發處觀之也特此心常發類於初年之語然此主見本性而言語相似而意不同非比初年

王文三、卒

之見以未發已發分別心性不加涵養而純任察識也兄更審之以爲何如

與涇凡二

兄入禮曹於　國家闕典幸留意建文年號不復靖難死節諸臣未表君君臣臣天地大義孝子慈孫莫之能掩與其爲之於後人孰若爲之自我又我朝諡法獨不倣古必兼行惡諡乃昭勸懲此弟平日所藏於胸中兄相時因事可一及之向所云東平守弟初甚愕其人後問於予拙云朴人也弟

昨道經之他州縣皆有人持刺出接惟彼州若不聞細廉其民皆云無他以此益知迎送之間大不足以觀人纔着一分愛憎便都失之不可不慎也

答鄒南皐先生一

當今先生之學淺徹人生而靜以上滋滋宇宙可以考證此事者賴有先生而已敝同年馮少墟北方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先生見其集否自朱陸兩先生分門後兩脈竝行于世龍以爲但取其來龍真結穴真不必問其何方何向也先生以爲何如

與南皐二

竊觀中庸一書自誠明之性也大學一書自明誠之教也中庸下手慎獨卽誠卽明大學下手格物卽明卽誠無二物也惟是大學錯簡缺傳不決于心半生矣近年得崔先生一語決之敢爲表出請正是否

答南皐三

得先生教及賜新刻讀之爽然一化更無所疑擧龍于甲午秋赴揭陽謫所長路孤征寂寥蕭灑中

窮研此事至汀州店樓推窗看山忽然粘縛脫落本心豁露方知從上聖賢所說皆是藥方皆是拄杖自是以來二十年矣天然本色瞭然目用終是放藥不得放杖不得根器薄劣無可奈何聖人于天下萬世上中下根照見得透故照顧得到先生集中每每及之如與海門先生東更是喫緊此道幸甚某自來極信得先生之學不能無疑先生之教以爲說得太鬆滑天下人却不是先生忠肝義膽萬難千磨中來也于今始無疑矣誠明之說昔

此病恐終不免

鄒翁之學惟先生能收其益先生極真切則見鬆滑乃真鬆滑

有問者云中庸何以首言慎獨便在誠身上做起大學何以首言格物又在明善上做起攀龍曰中庸言自誠明之性大學言自明誠之教由今思之只是弄口至崔後渠先生定古本大學以誠意章內自淇澳至此謂知本一段移在所謂誠其意者之前文從理順昭然知本是格致之義而格致未嘗缺傳也却如夫子宅中掘得蝌蚪原文可以了大學一案學者精神更不得向身外一步走漏矣先生以爲何如年來東林滋多口是信道理不達

時宜之罪天下事未有不繇自取者得此一番冰霜大受諸公化育不敢辜負也辱先生相念并及之

答南皐四

徃者從結心開處窺見本性風光未嘗不知人之即天也物之即我也凡之即聖也今之即古也倫常日用之即神化性命也然有陰氣在如月光然讀先生合編竟先生之言如赫曦透體一逼逼去寂靜的意思覺此身方活見人方親方有味乎善

也否即落世情即近鄉原

與人同之語此乃謂寂靜也初看便有此意今乃益實感幸之餘附此爲報繇此而之未知能不負先生否耳

答南皐五

比者正體驗人心除却怨天尤人即蕩蕩乾坤更無一事矣然學問不眞且向此中過活殊不自覺先生教及此當幾提挈也要在有事幹當强排遣不得會約及文潔公誌詔何啻百朋之賜

答南皐六

得先生平等之教并認平等之誤平等者性體也森羅萬象並育並行善者還他善惡者還他惡而已無與焉之謂也若非見性人等惡于善究且背善從惡矣所謂火力煅煉質性穢濁復吾太虛眞體非以調停劑量之精神薰物而無忤也體認如此非造詣所到先生以爲何如

與馮少墟一

鄙見蒙老年丈印可何幸如之此事不落言詮要在心悟繇無言無象中彷彿可言可象者中庸二

便見不倚

善字從無人識先生已發其端

字而已繇可言可象中默契無言無象者擇執一字而已無一毫攙和之謂擇無一毫滲漏之謂執弟今日惟時時刻刻覺其攙和滲漏而已未知何日可幾道岸也海內惟老年丈之教無一字之逆于心弟決不敢爲昧心語然弟所見於年丈有未同者千萬勿吝指示此事非小容情不得也

答少墟二

善即生生之易也有善而後有性學者不明善故不知性也夫善洋洋乎盈眸而是矣不明此則耳

目心志一無着落處其所學者僞而已矣然其機竅在於心入身來故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大集中闡發已無餘蘊雖以弟鄙淺之說有所印而此中人士遂知所歸今世有老年丈斯道之大幸也

答少墟三

手教云內存戒慎恐懼外守規矩準繩兩語當終身行之又云戒慎恐懼是性體真精神規矩準繩是性體真條理此透性語也人未知性謂此爲桎

梏若透性方知此是真安樂蓋天然自有之中絕無安排造作者也非窮參不悟非悟不徹性體不徹未有知吾聖人之矩爲天生自然者又何怪其欲掃除此矩哉聖人之學所以異于釋氏者窮理而已窮理則性爲聖人之性不窮理則性爲釋氏之性性豈有二哉所從入之端殊也南方風氣劣于關中百倍弟之力量劣于年丈萬倍反觀此性無欠無餘上視聖賢不差毫髮所以不忍自棄者以此伏惟老年丈時賜提策開愚立柔

不自是如此

答少墟四

得教復得涇野先生語錄之賜感感拙說爲老年丈印可者方敢存之應改者一一如教易之矣知學者甚難知正學者更難知學而能通達世務不至以學害世者尤難非老年丈吾誰與歸弟已得差歸矣老年丈不日大用當歸而歸當出而出有一定之卓識而無執一之成心非老年丈吾誰爲望班役索報艸艸寄復有欲聞者當別寄恐書郵之浮沉也

與逯確齋

與兄別來畧窺得路徑聖人之學只閑邪以存誠此理直是易簡然却與世學所謂易簡者不同乾之易也以健坤之簡也以順蓋以健順而易簡非以易簡廢工夫若以易簡爲心便入異端去矣世儒亦多有見得誠的意思只是無克己閑邪工夫故純是氣禀物欲用事皆認作天性以妄爲誠種種迷謬此格物致知大學所以最先用力也格致亦別無說只是分別得天理人欲界分清楚透徹

正閑邪之要也其入手處則程先生每喜人靜坐朱先生每教人讀書此意眞妙錯認其意者便溺章句便耽寂靜失之遠矣弟看來吾輩每日用工當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讀書以考所思之要朴實頭下數年之工不然浮浮沉沉決不濟事也兄以爲何如幸相與覺便反覆印證朱夫子曰日月去矣大事未明可懼也吾輩不可不念

與確齋二

兄之學必已得力曾請一旦豁然貫通境界否弟甲午東粵之行千里孤征燕閒靜一之中微有窺見五年于茲矣雖于日用不無斷續但覺此理充滿活潑瞭然心目之間身心有箇着落處行事有箇把柄處所苦者既非聖賢根器又無小學工夫而志學又遲却孔子十年以致氣習薰染陶洗爲難今亦無他法只將義理浸灌栽培去耳兄受質之淳處困之甚倍于弟其得力必百倍于弟不知其入處何如此事甚大日月漸去幸速相研究也

遲却孔子二十餘年者尚有之可勝悵惜

答礎齋三

得兄書下弟頂門一針矣不必與兄談易此便是易弟於數年前不意中有崑山一語落于相知之耳遂爲言路諸公批作印證橫起風波不節之嗟又誰咎乎今欲一陽之潛須是三緘之密耳兄一生爻位甚是正當向來讀易無所入者想索之文義今有所見者想是印之此身尚有一語問兄何者是畫前之易幸教之

答劉念臺一

伏承下教咨所以居方寸者方寸卽宇宙也世人漫視爲方寸耳顧非窮究到名言不立之地爲名言而已非存養于思慮未發之先爲思慮而已名言思慮爲憧憧之方寸而已弟之愚昧正在憧憧中生活言之可怍有一小書可證斯理敢以奉覽

復念臺二

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窮理者知本之謂也仁丈云一窮理焉盡之矣誠然哉理者心也窮之者亦心也但未窮之心不可謂理未窮之理不可謂心此

處非窮叅妙悟不可悟則物物有天然之則日用之間物還其則而已無與焉如是而已弟稍窺此路從此行去雖不能忘歸家之念亦不敢念到家之期沒身長途所不慮也反身而誠是到家語何敢言吾輩但認得家真認得路真有家肯歸有路肯走而已仁丈以爲何如

答念臺三

此事甚細得兄相與推敲甚幸但無成心各據所見勘究到底彼此必有益也淨色根塵也隨念分

別者意也靈覺則是心傳所云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也此與意識相似而實不同蓋心作主宰意主分別也心一也粘于軀殼者爲人心即爲識發於義理者爲道心即爲覺非果有兩心然一轉則天地懸隔謂之覺矣猶以爲形而下者乘於氣機也視聽持行皆物也其則乃性也佛氏以擎拳豎遲佛水搬柴總是神通妙用蓋以縱橫豎直無非是性而毫釐之差則于則上辨之兄以孟子著見之端即佛氏作用處此最可觀凡事稍不合

則必有不安此見天然自有之中毫髮差池不得若觀佛氏於彝倫之際多所未安彼却不顧也故儒之與佛論其潔淨精微不揑絲髮空空如則同而其中自然之秩叙若權衡之輕重度量之長短佛則一槩抹殺超超自如矣盡虛空遍法界性體充周正謂如是所以云與自己總不相干者正謂軀殼上重重私欲耳若一日克己復禮則軀殼之己便與天地萬物爲一豈有二耶吾儒與佛氏名目多不同如儒者說性只在人物上未有人物只

只爲不識敬字

說天未有天地只說太極其實一也知性則知天人生而靜以上未嘗不可說用力敏疾則念清人生而靜以後未嘗不可復學問之道無他復其性而已矣弟觀千古聖賢心法只一敬字捷徑無弊何謂敬絕無之盡也有毫氂絲忽在便不是有敬字在亦不是易曰直其正也直心正念而已直心即正念正念即直心卓卓巍巍惺惺了了至於熟焉習心化而無事矣弟之于此如適千里者未出戶庭然曝溫芹美思以爲獻不自覺其老生常談之可厭也連日病齒答多未盡乞兄再窮究之

真學問不可避方人之嫌一口中月旦一心中辨察

與安我素一

天地間需才爲急知人甚難君子經世原與斯人爲徒望兄所在精察人品爲要方人爲聖人所不暇而不知人聖人所深患二者相去遠矣足下清曹杜門春日更遲何以爲功須以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也天理無窮人欲亦無窮於此日損則於彼日益鷄鳴而起向晦宴息中間何所事事最是喫緊着力處

何嘗不說無爲其說無爲却如此

也所謂人欲亦豈獨聲色勢利只服食器用纔有牽戀處便是欲須打掃得潔潔淨淨方見無事之樂耳弟正有志而未逮敢爲同志告之

答安我素二

兄此行討一入頭是暮年大享用也此事只在篤志眞信聖人朝聞夕可不聞不可也一念竦然即此竦然之刻便是放心收回之刻當下認取自後放即收回以直養之而已無他事也所謂放即收回者纔覺放便已回更別無收所謂以直養之者

高子遺書　卷之八上　三十　罗冠　三、二十一

不入纖微事也覺其放者亂知也亂知大始如閃電無踪直養者坤能也坤作成物如住宅可守弟有靜坐說是守之之法書以請正萬不可做有作有爲功夫一涉有爲即是假法決不見道益此事本體原是無極故功夫不得有爲合功夫之謂本體合本體之謂功夫二之則不是矣辱兄清問以弟所知者備採擇可也

答錢啓新一

承教聖賢之言語語是的吾丈見其的矣若識得

朱子東風面源頭水則章句亦便是朱子只爭這些子故百年來無端生出許多說話來再觀丈與淫凡辨論淫凡所謂心便有兩大是險語先後天之說亦因時說生似不必然夫人之心即天也聖人不過即先後以明其合一丈此語最是至心性之辨實是難言在人自默識之丈所舉整菴先生之言曰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形體渾是天也又曰人心之體即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耳又曰靜中有

物者程伯子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是也又曰心性至爲難明謂之兩物又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却心即無性除却性即無心惟就一物中分剖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數語已顛撲不破吾丈謂心之理便是性六字亦顛撲不破矣尋常見世儒以在物爲理爲程子錯認理在物上以窮至事物之理爲朱子錯在物上求理頗爲絕倒此不獨不識理亦不識物名爲合心理而一之實則岐心理而二之此程子所以吃緊爲

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自不作如此見解也老丈之意惟恐學者開剖割裂岐心性爲二竭力指點曰虛靈知覺者即精微純一之備具也誠然誠然要在人之用功何如若存養此心純熟至精微純一之地則即心即性不必言合如其未也則如朱子曰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不嫌於分剖也何如

與錢啓新二

覩華歸訊知道況殊勝先生所爲退坐褰進存得

也道理實是如此非千休無一得矣易象經先生說明一字一句既知來歷今只味其言外之味受用無盡先生居其勞某輩居其逸何德如之年來此身在易中如魚在水此易在身中如春在木看得世間吉凶悔吝顛覺了了而世人懵懵愛莫能助如何如何

與楊陽諸生

別來加工何如靜坐收攝浮蕩精神舉動守聖賢法戒貨色二字落腳便成禽獸貧儒少年從此清

以誘後學

楚方有根基可望舉動不苟則虛明中無悔尤之擾靜處益得力靜處收攝寧定則事至物來方能審擇是非不迷所向兩者合一交資而尤以靜定爲本每日如此用工不患人品不成意念高違襟懷洒落加以讀書精專不必求工文字自無不工之理所業既工科第自在其中又何必營營於得失自累其虛明使彼此兩失哉此鄙人近來灼見決不慳諸兄千萬加察三千里外遥思徑日相與之雅愛莫能助惟此言可贈耳

與管東溟

管翁最輕躬行差到極處且未問其議論之誤也

蒙先生印許謂攀龍于本體上頗爲得手得手則豈敢云畧知下手而已益此件事下手最難緣下手處多是錯也昔賢云未曾識得涵養个甚未曾識得則纔着意便落安排任其自然便成昏昧也自昔聖賢兢兢業業不敢縱口說一句大膽話今却不然天下人不敢說底話俱是學問中人說以心性之虛見爲名教罪人者多矣打破一關又做一關未學未臻斯境想像應然使心意勉勉循循

藏之甚切

請教亦寓箴規

俟其自化耶却別有工夫耶望先生教之

與管東溟二

竊窺先生大旨要在統一三教所以統一三教爲欲度盡衆生此是先生願力其他種種法門皆繇此起用蓋先生實見得毘盧性海本共一家而三教聖人原無二性分吾儒分二氏總是妄生分別反使大道自限藩籬故拈出羣龍無首破道統之說使素王不得獨擅其尊拈出敦化川流示遮那全體見儒教不過三流之一創遡太極於無極之

旨欲學者從此悟虛空法界之體不然終落儀象五行立聖體仁體二宗見宣聖元公而下儒者不過究竟仁體猶未窺見頭顱先生牘中大義數十此其最著也蓋先生於佛氏之學可謂精詣其體而大弘其用者矣然於聖人之道終有不合攀龍自奉教以來虛參實體久矣決不敢以口耳之間求異于長者但微細體勘儒釋源頭相似而實非佛氏渾淪空體眞彷彿太極而實非聖人之太極得無所得眞彷彿中庸而實非聖人之中庸此處

勿視爲粗
迹語實抉
微大頭顱

最難下語最未易信除是盡置佛學反求諸六經切証諸日用另開眼界另作思維自然見之見則不獨路徑曼殊直是源流各別說者曰儒釋體同而用異是大不然道本無體體本無朕只就用處見之繇其用處如是所以知其本體如是試看儒佛用處何如便可默識其體故三教之異非其川流之別實是敦化之殊非二本也此一理耳聖人體之凡民由之異端背之然既曰一理何以有此異端亦是此理中合有此端蓋天地間對待之理

有陽便有陰有晝便有夜有明便有暗有中國便有四夷有吾儒便有二氏佛氏之教陰教也觀其生於西方宗於夷狄所言皆鬼神之事槩可見矣自古陽分中極治之世何嘗有佛氏來陽極盛則陰生三代之時世界已屬陰分至孔子之時吾道大明其盛已極而佛老遂竝生於其間迨後世運益下聖道益衰夷狄亂華佛老司教各以其類也然陽全陰半故聖人之道通于幽明而二氏之學不可以治世又其定分矣其在今日將奈何曰使

從未究心六經

之各得其所而已儒宗孔釋宗佛道宗老斯不害不悖之義先生所謂祖述仲尼憲章　聖祖之實也何則儒者自應誦法孔子孔子道無虧欠本不須二氏幇補　聖祖所以不廢二氏不過以其陰翊王度使其徒各守其教亦未嘗合之使一也故儒者闢之扶陽抑陰之人事也其次分之觀于陰陽消長之天運也而先生乃以統合三教爲今日經綸天下之大經豈其然乎抑嘗熟玩先生之書而思得其故矣人之于道猶足之於路只分

岐處一步左右以後便各成路徑原夫先生從明哲悟入以趨大覺之體迨後讀華嚴見性益契無倚之智至於儒者六籍皆先生悟後印證故究竟只成佛門見解觀先生以神武不殺飛龍大人至聖至誠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類隱隱皆推重如來而所謂乾元所謂太極所謂敦化隱隱皆指毘盧性海蓋所見無非是物也至于尊崇儒矩排斥狂禪亦不過謂世法宜然而窺先生之意實以一切聖賢皆是逆流菩薩本無三教惟是一乘耳故

攀龍謂先生之學全體大用總歸佛門而後之信先生者必以牟尼之旨疑先生者必以仲尼之道龍謬承先生之教使推敲其說以決千古疑信此是先生體道虛懷龍何人敢與于此伏而思之先生既以赤心俯詢龍何敢不直心仰答如前縷縷蓋是千古同然之疑幸當先生之世一明決之學者幸甚

上儕鶴趙師一

知人原是第一事

渭南居鄉不識賢令尹居官不識賢鄉紳復何言其他事龍今年自東林會期外即入山閉關以學問宜靜以衰年宜靜以時局宜靜此時山中人不一味靜嘿非學矣老師以爲何如

上趙師二

恣懷退疾益信戰勝而肥

龍去年得胷膈之疾殆矣急勇猛擺脫一切世事盡情棄捨終日怡怡觀大化流行久之身心內外瑩然朗徹病亦自愈自喜因病得藥又因藥得病不免習成懶惰令侄丈在此年餘于老師亦無一字報聞秋來方始整頓伏念老師當此秋爽不知

于何處行樂以何事爲樂世局如此總無開口處總無着心處落得做箇閑人自家性命自家受用而已見老師種種製作于海內知交如齧十指十指應心負老師一點痛心者非人哉龍滋懼矣

上趙師三

老師位冢宰正百官天下賢俊鼓舞相慶天之報碩果使陽剛來復也　國祚靈長於是乎徵況老師之命甫下　皇子之生接見陽德一亨福慶交集龍不意晚景見此盛事日爲笑樂而已方今天下之害在天曹不清天曹不清在司官得頂賂而引用匪人衣鉢相禪除得此獎而精選天下正人君子以寔四司是第一義又精選巡撫以安民生精選學道以端士習其于治理思過半矣

答趙師四

世情難調自古而然調世情者非在世情中煆煉極熟不能以老師天際真人俯視世情如蚊蠅而能爲蚊蠅相調乎然譬之入海者既在同舟不得不調其捩舵開頭持篙擊楫之人在彼則世情在

以援世不以媚世

老師非世情也渡苦海者法當如是無可奈何矣

侯趙師五

奉老師之命不敢言時事亦不忍言也惟是老師之事每念及即不能眠食所誣坐者不知將何究竟老師何以應之當此患難非平生學力抵當不過老師得力者專望詳示龍屏居湖干不見一客洗心待盡而已但見本性本無常變變動他不得一切變幻皆銷歸於此此則可對老師言者謹遣一豎一以候老師之安一欲印證行將二欲知貴

地當事所以措置斯事者貞郡公爲御冷門人御冷爲老師至切良不易得龍嘗謂惟天下大人物受得大磨折蓋天欲立千古榜樣老師暮年一出擔此大擔子定數也豈可逃乎惟祈老師善自保衛俟天之定

答錢御冷

翁臺正氣天高淚心地厚真世道所藉覆載敝師趙儕翁先生久不聞問近日始馳一豎候之乃翁臺嘿默救援真懇如是殆　九廟之神借霊於

四字今古妙用

仁人非偶然之故也捧緘感而欲泣異夢兆自翁臺必有奇應辱貺謹拜茶笋以享明德

答葉臺山

攀龍迂鄙無似少讀孔孟之書程朱之訓退而體之日用彝倫之間恨稟賦庸下愈鞭策愈蹇躓不前故覺聖賢之言愈淺近愈精深蓋一字一句有終身用之不盡者乃欲舍是而更求異端之說直當面蹉過矣故嘗妄意以爲今日之學寧守先儒之說拘拘爲尋行數墨而不敢談玄說妙自陷于

不知之妄作寧稟前哲之矩矱矱爲鄉黨自好而不敢談圓說通自陷于無忌憚之中庸積之之久倘習心變革德性堅凝自當恍然知大道之果不離日用常行而步步蹈實地與對塔說相輪者遠矣鄙見如此所謂學究頭巾語也門下闢邪衛正之意眞矣至矣而所取如龍者則非其人然願以此折節下士之誠廣求海內必有以副門下之意者使此意引而伸之浸昌浸明來復有日矣

答朱平涵

只一實字不實便非學問非人品

年丈以地方役事冐羣譏衆訕毅然爲小民造命此大丈夫所爲即此一事他日立朝之槩可見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爲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爲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在天地間凋三光敝萬物而常存其不然者以百年易盡之身而役役于過眼即無之事其亦大愚也哉弟丘壑中腐物也有虛見而無實用舍年丈其誰與歸尊柬有云弟與王年兄論動極靜極之

說已忘之矣然吾輩學問以耿爾六尺爲太極作个骨子則陰陽動靜又不足言也何日得一抵掌臨書慨然

與蕭自麓一

先生年高德邵愛莫能助惟是大化流行未嘗止息君子之學上達天德非法天行何繇焉聖王之德至矣而几杖戶牖之銘工瞽史巫之警如是兢兢者以宴安之可畏也則孺子可爲長者誦斯言矣朱子已畢覽否攀龍敢斷謂士不志於聖人則

先生尚說欲根世情人可不自覺耶

已苟欲求聖人之道必從此入則無差矣聖人之道閑邪存誠一語本體工夫兼至而夾持之功則莫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兩言之簡而盡敬則是敬義須索精故在格物致知敬義立而德不孤矣然後精明的確而無似是而非之敝不然知敬而不知集義則偏陋固滯或有敬非其敬者矣程門之學其大端不出乎此特其旨雖顯其言甚微至朱子而始發明詳盡學者便得下手耳統惟乘時努力勿隨俗悠悠爲望

與薦自麓二

某近來爲學雖知所歸宿第欲根隱伏世情隨觸而動收攝來即有貼定時節而氣未澄凝終非天性本來面目默默檢千病萬病只是志不耑一想亦別無巧法專一陶洗收攝將去而已園池清幽借棲聽教客館閉身學力必倍昨乃匆匆思歸既歸而始悔之孤與時飄飄而動終無奈老親在堂洒落不得也妻叔王謙齋名大益者可理於漳先生有意惠教或可覓便寄書三千里得先生一

語喚醒醉夢中人當必有躍然而起者矣陸古樵
兄歸所詣必深異日肩任斯道廣先生之教者其
在斯人乎清侍未期臨書黯然而已

與羅匡湖一

學必須悟悟後方知痛癢耳知痛癢後直事事放
過不得盡性知命之難也先生過來人以爲然
否二小刻請正是否乞判一語此請殊非漫然仁
者萬勿棄之

答羅匡湖二

人自有生以來一念妄想相續相續至死不已惟
仗學力深透此念忽破則真心豁然顯現方知前
者之爲妄迷悟一關聖凡千里其要在一念之破
不破耳先生過此關久矣然悟前妄爲主見真體
固難悟後真爲主消妄想更不易十二時中空過
不得作何功課幸詳教之

答羅匡湖給諫三

貴鄉飢而老先生盡力如此真學問也大學以明
親止爲一物一事就中揭出本始使人知所先後

而先於格物致知格物者究竟到極至處知本之所在即明親止一齊在此其義備於淇澳一段蓋知本確是格物而此段又確是知本大學明言此謂知本此謂知至此段又明言此謂知本不得紐合誠意中老先生以知本爲致知大旨已了文義久當自會蓋攀龍是數年憤悱得之非漫從也如刻教不知在腸中幾盤旋矣得一本字到手更有何事但此字頭面易見肺腑難窮古人下格字致字萬分鄭重老先生洞悟心靈只體貼天理便見

天理與心靈又豈有兩物妙在體貼兩字耳只在一部大學中懸空體不出泛濫亦體不出也盲人之見而陳於離婁得毋一噴飯耶

答耿庭懷

得教推求光景之說甚幸甚幸聖門所貴默識正謂須識得此體此豈以靜而有動而無耶既識得則惺惺了了自然知是必行知非必去矣若用處一差即是本體不徹而所謂見者乃虛見也虛見之謂光景也如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爲

未見道者引而致之正令于心無所着時默識其體此見性之捷法也真見得天命之性則真見得道不可須臾離雖欲不戒懼慎獨不可得矣戒懼慎獨亦不過一靈炯然不昧知是必行知非必去而已所以然者何也此件物事不着一毛惟是知是必行知非必去斬斬截截潔潔淨淨積習久之至于動念必正方是此件不然只是見得他光景不爲我有試體行不慊心之時還是此件否耶某平日體驗如此不知是否望老父母更正之

是必行則胸中無事非不去即介介留許多不安處矣何緣復得人生而靜以上

與陳思崗

兄近來學力何如性體豁露否正念現前否二義實相須性體不透決不得正念現前正念不純所謂性體只是虛見耳兄試體之以爲何如

復錢漸菴一

東林會中傳先生發改過修慝之義尤爲同學日用精切工夫自茲以徙日事斯語而已徙者見禪林古德有言末後世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傷然有省竊以爲于今之時不患本體不明惟患工夫不

堯舜周孔而下壹是

皆然

辨心性莫明於此

密不患理一處不合惟患分殊處有差必做處十分酸澁得處方能十分通透天下事大抵皆然得之易失之亦易也先生以爲何如

復錢漸菴二

席上之言貢其狂瞽亦蒙採擇見老先生虛中無我之至矣知危者便是道心此提最醒得此欛柄至於精一執中無難矣何莫非虛靈中間層級萬有不同即如一小事至前所以酬應區畫之者孰非虛靈然要商確到極停當處便有許多推敲要

果行到極慊心處便見許多搖撼于此見道心之微而精一允執之要也人心一片太虛是廣運處此體一顯即顯無漸次可待徹此則爲明心一點至善是真宰處此體愈窮愈微有層級可言徹此方爲知性或曰至善是現成天則有何層級攀龍曰所謂層級就人見處言身到此處見到此處進一層又一層見到天然停停當當處方是天則此即窮理之謂也或曰虛到極處便見至善豈虛是虛善是善攀龍曰只看人入處何如從窮理入者

即虛是理虛靈知覺便是仁義禮智不從窮理入者即氣是虛仁義禮智只是虛靈知覺緣心性非一非二只在毫芒渺忽間故也老先生試爲一參究而終教之

與徐匡嶽大參

大學一書某于文義尚有不決于中者近始決之此與李先生稍異者以格物致知而知本以知本爲物格知至耳至于主意則在知止工夫則在知本一也吾人日用何曾頃刻離着格物開眼便是

開口便是動念便是善格物者時時知本善知本者時時格物格透一分則本地透一分止地透一分耳老先生試體之

答曹眞予論辛復元書　名全河汾人

復元公聖質也見在已是吳康齋先生等輩矣說者謂康齋不及白沙透悟蓋白沙於性地上窮研極究以臻一旦豁然康齋只是行誼潔修心境靜樂如享現成家當者快樂受用而已然其日漸月磨私欲淨盡原與豁然者一般即敬軒先生亦不

見作此樣工夫至其易簀之詩謂此心惟覺性天通原是此樣境界不可謂其不悟復元公再肯進此一步大儒矣但恐其質妙行敦身心已定疊得去日用已洒落得去不信有此一步只有一試法須自知之有妄想否有倚靠否若有妄想即樂亦須假物如讀書亦假借也若有倚靠即敬亦是倚靠如以敬直內便不是直也弟得其樂天集如飲沆瀣不忍釋手故不能奉璧更望翁臺再見賜其養心錄千萬千萬

與劉雲嶠一

千古西江爲道德忠節之區今海內所傾心注目者台丈與南皐先生而已儒者經世之學不格物不止善毫釐千里所關于天德王道非小望台丈於憂中更進百尺竿頭一步也弟晏居深念以爲當今世道交喪無計挽回惟是諸君子深明此事則或出或處總是撐拄乾坤自餘非綱要所在也台丈以爲何如

與劉雲嶠二

虛見地自了漢須自窮究

今之學者每好言悟夫悟誠足重矣非悟則無默識非默識則何以學何以教何以不厭不倦然悟者虛靈之偶徹本體之暫現也習心難忘本眞易昧故非眞修不足以實眞悟若使天下萬世之念不切好善惡惡之意不誠徒執一見自作過活假饒身心安頓得下恐非千聖血脈也知年丈辨之審矣弟懼謬誤正在臨岐不審年丈何以教之

復朱密所

嘗讀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未嘗不廢

書三嘆夫曰能言而已何遂爲聖人之徒蓋誠有大不忍于心如新亭之涕視神州陸沉汲汲望天下勤王之師也茲者天幸海內聲氣稍動吾輩既得路徑不差須從身心上實履出來乃爲能言乃可距楊墨弟雖不敏請從老公祖之後鞭策其駑駘疲足以不負斯語

與何天玉一

諸賢得釋海宇同歡況足下之于僕耶聞報之日亟呼酒稱慶一時侍兒亦有奇喜可見心之同然

切切只勉人躬行

今足下已置身雲霄之上足以羽儀天下所被服者明霞所餐者沆瀣乃纖塵不到之境若如光音仙人貪食地肥便身重不能上天矣慎哉自愛僕恃道義之愛敢發此狂言然人心甚危雖豪傑之士常不能自制須得義理栽培讀書賢于他好知足下有味斯言也

與何天玉二

昨與門下無語不契合也區區鄙意則以門下既開此眼更無別事足赴之而已離之初九惟敬錯

然之履一片大光明日就月將在此所以爲踐形盡性也困知錄已卒業否以爲何如

答吳安節年伯一

惟得力於靜故知之亦可言之

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擁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益驗念菴先生無見成良知之說也

答吳安老二

此點醒近淺然最親切先生每揭出自

人生處順境好過却險處逆境難過却穩世味一些靠不着方見道味親切道味有些靠不着只是

有當可處

世味揷和兩者推敲儘有進步若順境中一切混過矣當此世局正是玉成不可不知也老年伯玩易了心是無上勝事滿目生機充塞無間人于其中藐然有身但胸次不着一物時內外融徹純是易也即易是心無心可了鄙見如斯老年伯以爲如何

答吳安老三

官至九列當邪正水火之時而屹然持正不失天下之望非老年伯平生學力何能得此聖人重成

名豈好名者可得而假乎總憲公完名去矣協院公以巧成拙只看今日結果便知當年下種造物之于人眞者必顯其眞假者必破其假靜中觀物良有味也賢孫之變誠爲不堪第看破一命字便可一切放下知老年伯之朗照在羣物之表矣

與洪桂渚

邇來道況何如世局如此吾輩自檢處欲日虛日密自信處欲日堅日泰也近因一二事觀天人之際如呼吸相應詩云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甚矣天

四字寫盡先子一生

之可畏也甚矣天之可恃以無畏也丈自可默識于言意之表矣

答陳伯襄憲副

侍於君子以來忽即歲月門下敭歷中外實心實事日見之行此之爲德以迓福者可涯涘耶今年大浸稽天民在飢溺此仁人盡力之秋門下居尊職要凡念諸懷吐諸口者皆膏澤也此地此時得愷悌如門下眞上帝不絕民命矣弟迂疎腐人年來惟是朝聞夕可一事如盲者在途悵悵乎其未

有適無足爲門下道者猥辱存念獎借逾分是門下與人爲善之至意也惠書惠儀謹拜長者之賜楚中歐陽宜諸精金良玉也隨事幸一表章之他如郭明龍周二魯皆門下友善所宜及附以聞

龍正謹按是時先公副楚臬以予輩累多不攜之官故貽先生原書未及見讀先生報章德業相勸而先公拮据賑濟果已多方又歐郭諸公與先公不約而孚信乎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矣

[illegible]徃先生敬事忠憲服而感之於此

與吳子徃一

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作科第業不足妨兄但見得顯晦分定毫髮非人力所爲信得徹底此一片田地方潔淨方有做工夫處不然任是嘉種田地蕪穢發生不起韓昌黎曰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夫昌黎之論工爲文章者且當如是況求聖人之道者乎

與子徃二

荻秋大足陶鑄學者兄勉之弟所見兄閒適之味多研窮之力少故經年之別而無疑義相參坐讀書不多悠閒過日之故也兄之文章自是錦心繡口一時絕調毋過怯之而苟安焉使此事進退維谷反爲靈府之累也亦在多讀書使外來之聞見與性靈之趣味相浹出之不難矣讀書而氣逼塞不暢此是內外相拒不相乳入之故勿顧而愈前

以淺相和言極既直

至于旬時彼此相粘而融融矣心即理理即心理散見於六經聞見狹而心亦狹非細事也兄勿疑於此

與子徃三

與兄別後此件工夫無可告語印證殊無日新之益家居只隨分應酬尤悔日積但徵色發聲之間皆爲煆煉琢磨之助亦自得力因此愈知直方之工動靜一體而成靜中有毫髮私念攙和便不能直動中有毫髮世情粘帶便不能方愈直則愈方

愈方則愈直妙處眞不容言也兄靜坐已得身心妥貼否有不妥貼處皆屬安排皆非自然蓋此箇心體無有形體無有邊際無有內外無有出入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不容絲髮人力但昏雜時畧綽喚醒一醒即是本體昭然現前更不待認而後合待認而合則與道爲二反成急迫躁擾矣日前見兄多有無事生事處或因用工煩惱或遇佳境貪戀或修業而又慮累德或修德而又恐遺業此等皆非主一先難之義甚乖湛然之體要於此處灑

灑落落始覺自在耳至於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必須涵咏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暢兄試體之大抵性命心切天下事自無不可爲不然則虛生虛死

吳子于善無所不受故高子言無不盡高之切正見吳之虛

與子徵四

弟觀此道既爾充塞形色卽是天性但隨身所在一切整齊嚴肅許大乾坤便樞紐在此總無餘事

矣歸途或來訪兄

與周自淑

東省大災古今罕見吾兄貧而當此不知何以作活每恨無魚雁可通此念也關中馮少墟先生講學外世爲局此中顧涇陽先生論學與世爲體當時見涇陽先生爲大此時覺少墟爲高何者與世爲體者世與爲敵矣弟年來又受世敵之益一切動忍爲洗心退藏之助也

答史玉池

人所忽畧在此故难能在此先生只是認真便到聖人也只認真二字

定志之教丈甚見其大弟即反而思之於三賢所謂毅然已任者來書云范文正以天下爲已任司馬公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明道先生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惘然無有也今日爲計惟有責志不責其無三賢之所任責其無三賢之所學而已蓋恐一念向外不免有舍已田而芸人田代大匠斲之病也弟居平惟日取諸聖賢書循循而讀之內體諸身而合外應之事而順自不覺其篤信而深好之故自學庸語孟周程張朱諸書而外不敢泛有所讀確守師說亦不敢自立所見出而應世一

秉其所信亦不敢有所委曲求濟於其間不審其間尚有弊病否乞爲弟細察之弟極愛魏莊渠先生言吾輩若透却名利關人安能軒輊我縱毀我譽我萬方我只消不見不聞便都了却我若是真金儘教他做烈火倘還有些渣滓却藉他做洪鑪猛煎熬一過添我多少精神此與行無忌憚而不恤人言者相霄壤丈所謂大爲警悟一番但不可因之動忿心者正兩得之若於此不透正坐爲已之根未深怒於毀者必喜於譽却似平日所爲好

都從百姓起念他人只見朋友

事不過欲人道得一箇好於自己性分都無干涉也玄臺兄昨相聚兩日簡淡之趣殊足以藥弟之所不及又言吾輩氣象須要涵養和粹始得即人以非理相干但勿從之不必生疾之之意弟深服其言其他見解多有不然自孔顏濂溪明道而外如曾孟小程張朱皆有詆議察其深病不免落於禪宗吾丈會時當切磨之此兄今人所難得不欲其終於此而已也

與周念潛

得吾丈秘書之報喜而欲狂蓋得其人則邑中之庶也非其人則蠹也庶與蠹相去遠矣今先公不爲蠹者也故天以丈報之丈慎自愛萬里之行自此始矣都下人事碌碌能讀書否有直諒多聞之友否每讀論語至論齊景夷齊處便令人意思拔污泥而升雲霄讀孟子陳代景春章浩浩然俯視寰區俗物都茲茲矣此野人芹味試爲丈獻之賢郎爾熙中爲佳少年拘撿數歲可望成性也

與張子愼

別來兄進修何如擺一分俗趣入一分道味勢不兩立者也如兄聰明何事不成但恐志立兩岐耳今人自孩提至成人父母之教師傅之誨曾有出於富貴之外者乎根心生色不言而喻此念已若天性而眞仁義反若矯揉安望有超拔沉淪能自覓求吾之所謂至富至貴者乎非豪傑如兄而疇望曩時面語今日緘書弟之鄙誠無出此語蓋弟誠自體驗廣居正路人人自有不待安排只爲此賊竊據其中故主人翁擯逐於豺虎荆棘之叢曾不得頃刻休息發大勇猛誓不與此賊俱生方能擴通道路光復吾廬舍此而談玄說妙平居儘足自哄恐當境分毫用不着耳弟於此正在交戰之時未知何日奏凱雖然吾之所謂至富至貴者一日到手外賊要不難除內修外攘正爾交資莫兩相靠不審兄近日持行何如風便幸一示知之爲望

與吳懷野一

弟年來認得學問要約處止一性字耳此處眞假

干涉非細若不將有生以後添出者盡情放舍不見其面目也何日與年丈相對默然一印斯理

答吳懷野二

弟學同人之學無同人之精力故欲自遂其幽人之分量而以一歸爲快畢竟東林掌記乃弟實衙五湖釣叟乃是兼官他不稱職此實語不敢妄也弟歸見敝邑東林諸兄蒸蒸上進以弟衰耄如着緊鞭吾輩老矣幸見本發性地然欲從戒懼造于篤恭必有須臾不離道之工夫以復須臾不可離

之道體雖欲罷而不能也理學家錄置坐右如日侍教戒感謝

答蕭康侯

不謂康侯罹此大感喪禮久廢能勉而行之即性體也心境易開性分難盡此悟修之說非心性之辨言不眞修非眞悟也躬行君子聖人所爲未得者要形色純是天性聲爲律身爲度做到聖人亦無盡處所以爲未得實不可得也故不悟之修止是粧飾不修之悟止是見解二者皆聖人所謂文

平同犯之病千年未發之藥

而已豈躬行之謂哉問津書院成門下當以身肩之千古之業只在眼前不於他覓也

復陳敬伯

人生不向道理上去總是虛生道理不向身心上去總是虛語早下手一日省氣力一日惟丈念之

談學問都在虛處何其過高受病痛都在實處何其過陋

荅周二魯

先生云學涉玄虛士逃利祿二語括盡世弊天下無眞事功者繇無眞學術學術果眞步步踏着實地朝市山林皆有事在不必得位也

荅瞿洞觀一

前尊丈爲我慮水銀詐死良是弟則謂原是眞金但一向埋沒耳弟自甲午年赴謫所從萬山中磐石上露出本來面目修持十五年祇覺一毛尚在去年一化方知水窮山盡處耳雖然聖解一破立盡凡情萬疊難銷古德牧之爲牛弟則奉之爲君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

瞿好禪即用禪機點之

寄瞿洞觀二

斯土士風民俗何如廣土衆民君子所欲老丈得

之其與世俗吏傳舍一官者必有如燕駕越轂不可同年而語所以苦心畢力其間不言可知廊廟山林俱各有事在山林者一念不空即非眞體有民社者一念不實亦非眞空老丈從事心學已久知於此務如弟正孳孳焉未有得手處也便中祈一示持行眞諦

與顧新滇

人有言曰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滴容是與人第一法灑落是養心第一法信然

矣然何以能安詳謙退滴容灑落耶襲其事則不可久求其眞則不可得遵何道而可曰心存則是心不存則非知性則是不知性則非何謂心存則是心欲如是則如是矣何謂知性則是知性之本如是則心欲如是矣不安詳者躁也不謙退者傲也不滴容者隘也不灑落者滯也躁與傲隘與滯吾性所本無也復於性則四惡屏四美具矣存心之謂居敬知性之謂窮理此二門者萬善所自出寧獨四者故學貴務本

與丁子行

見新詩知況味遠矣弟近來無他進益惟見得人生只有一個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久之純熟此個念頭即是天理孔聖七十方到此地位吾輩何敢說大話也

答劉直洲

弟衰經中百里之內得顧涇陽伯仲與玄臺輩磨勘商確退而閒居左右圖書歲月殊不惡適奉手

札知足下禪根獨深欲與弟共此美足下念弟深矣弟獨謂此道其徒自能爲之非吾曹之所爲也非獨不可抑亦不能何者釋氏之道始於止妙於空其空之妙即空宇更不容着故至於滅而倫理棄而事物絕而思慮其初雖鬚髮之微覺爲煩惱亦削去之吾曹今日能乎習其道者兀坐一室亦自有餘一交事物種種憎惡至於顛倒錯亂無可奈何則強曰不必安排頭頭是道不知拂於人情乖於物理者多矣吾曹爲孔子之徒自宜從孔子

之教足下誠取四書沉潛體驗篤實力行無先立已見強聖賢從吾每一溫尋濯去舊見以求新知久之自當知釋氏萬般指引吾儒開口便見釋氏徹底精微亦儒家所不屑道者耳丈又云近於二程書更覺心適此丈入門之漸而吾道得人之幸也第先入之言主張於內爲力亦難倘於高明未合願姑舍之萬勿援釋合儒爲孔門大罪業今之陽尊儒而陰從釋借儒名以文釋行者自陽明以後更大熾足下才高力強尤大可慮與其似是亂真則不若淨守禪宗借此路亦可淡灑世味耳弟無所知識守先儒之說勉循下學但立志不敢不端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足下姑取其志考之于異日可也不盡欲言諸惟願足下臨事平情毋輕喜怒得情勿喜之道常存之方寸此爲弟負暄之獻

與羅止菴

自得教誨以來工夫雖多作輟每輟每續亦漸得力止修合一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邇年來

劉敬以禪引先生先生姑令舍儒妙于拒妙于引

杜門益肆力於周程張朱四先生之全書洋洋乎優優乎窮子一日而獲其寶珠矣嗟乎今世之士其無志於學者無論也幸而志於學則皆樂趨捷徑率逃之於在彼在此之間令人不可方物李先生獨揭止修之旨於是而自頂至踵皆爲實地頭無動無靜皆爲實工夫其意微矣其功大矣善學者得之則凡聖賢之言皆見下落如五味之相濟而不相爲病不善學者舉一廢百亦有不覺其相爲牴牾者何也聖人之言寬而不迫雖至於千變

夫子自道也愚嘗謂見羅南皋之學惟先生乃能明之

萬化而道則一也李先生提綱挈領之教說近于執然而執則迫矣故弟以爲既得其大本則宜益涵泳聖賢之言而寬以居之斯爲不失李先生之意也惟丈精察而更教之

與王具茨

丈夫生世即甚壽考不過百年百年中除老稚之日見於世者不過三十年此三十年可使其人重於泰華可使其人輕於鴻毛是以君子慎之僕老矣此三十年從蠛蠓中忽忽而過遂於世爲不足

任是龍統人也被動了

有無之人努力春華敢望之大君子案牘之暇近思録不可不讀謹致一册聖度兄居恒道大雅津津然春陽醉人知仁者施政惠民正如斯矣

答張鷄山

身道二字代言行徵甚

龍每謂姚江之學興而濂洛之脈絶忽得大教且驚且喜不謂濂洛當再復中天畧玩致曲言已窺見先生一斑確然聖脈無疑望先生以身顯道使天下信其人而信其道信其道而信濂洛諸君子之道也有宋大儒誠明之性明道先生是矣明誠之教晦菴先生備焉舊刻呈覽諸有抽見邇來正欲錄出當以明年寄正

答呂劍潭大行

辱教舟行晏坐此最勝之事難遘之緣惟夙根道器能覿面不失耳靜坐只以見性爲主人性萬物皆備原不落空人性本無一物不容執着性即天也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可以爲無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爲有乎天即心也當其感皆天之用也當其寂即天之體也必體立用行故於靜時黙

識其體觀未發氣象即默識其體也觀者即未發者也不動於意故不可以有意言不可以無意言總只是一片靈明久着于物故不靈不明一念反觀便靈便明耳即此是性即此是天更無二物以此觀彼也自來研證所見之涓埃仰正於高深者如此惟不惜往復惠教

荅王儀寰二守

三教各自爲宗故起因結果絕不相同人但知性之不異不知學之不同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學習不同一者不得不三非性之有三習使然也至於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也故致知在格物一語而儒禪判矣茫茫宇宙辨此者實鮮老公祖精研於此豈非天之未喪斯文與

荅湯海若

龍爲舉子業時則知海內有湯海若先生者讀其文想其爲磊落奇男子也從入仕版以未得一見

以放蕩爲廣大者讀此作何愧悔

顏色爲恨乃辱手書之及開緘誦之喜心欲舞及觀賜稿貴生明復諸說又驚徃者徒以文匠視門下而不知其邃於理如是龍嘗讀聖賢書見孔子言仁便說復禮孟子言浩然之氣便說集義夫仁者與萬物爲一體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可謂大矣而拈出一禮義字便分毫走作不得其嚴如此今時之學非無見其大者只緣這些子走却便爾落草門下諸篇迥別時說何勝爲吾道之幸聊發所見大端以望金玉之音

要冠　三百一十

荅吳嚴所司封

弟抵家至郡中之日即翁臺榮發之日也後先半日遂失一晤令先公屈於一時伸於千古矣此是宇宙定理弟嘗謂以暫則正必不勝邪以久則邪必不勝正正不勝邪者陰陽盛衰之勢邪不勝正者陰陽尊卑之分君子所以必屈於當世必伸於後世者以此世界甚長知者不於百年作小過活也抵掌當於秋爽微物寄意

荅區羅陽太常

伏讀老年丈明德疏字字莫逆弟去年有勤學疏不過因大疏而望　聖主以警悟之機保任之法耳謂其君不能不敬莫大焉故寧冒迂濶之譏不敢蹈不敬之罪形色天性即形即性即性即形此之謂躬行君子此之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此之謂根心生色聖學所以與佛學異者只一性字性者理也理者矩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方是躬行方是踐形拙說蒙年丈印可何幸何幸講之于口體之于身二語奉以畢世不然只是講不是學也

弟已歸恐弟南而年丈北又未得于一水時通問也

答吳進士

古人奉天命以周旋不敢褻而棄之者如士人得一第天即以君民命之矣仕宦而不干兩者起念非天所命也弟觀世間弊敗皆緣此念不真弟非能貞者不敢不以望天下俊傑如仁丈也

答友人書

向者老生常談耳然向世人語便以老生常談一

朦棄之固知非門下之敢不能味無味之語也得教喜躍無似然尚在見解上盤旋若便從此下手一切放下一切淡去淡到極處方是此平常真體此體雖極平常却極奇特彼自能孝能弟能忠能恕一毫不須人力攙和雖聖人所不盡却人人所共能門下試默識默識兩字是隨時隨地隨事真工夫也

答吳百昌中翰

至都下適海內同志一時盍簪可謂此生遭逢之幸而鄒南翁馮少老又以聖學相參相印二老卒以學去不肖亦將繼之學之不容于世如此然既謂之學不必其容也以容爲學豈復有學哉想台丈學殖日積道況日佳蓋格致者皆推究其極之謂推究到極處卽太極無極所謂至善也此是一塵不到萬理明淨之境況味何如哉學之所以爲樂者以此慕崇文如飢渴想黃山在夢寐未知此生還有此緣否言之神往

答田雙南

聖賢息息只是學聖賢之學息息只是仁所謂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也極平常極奇特若煆煉精純渾是此件即通乎晝夜更無生死豈不大哉弟有志於此而茫乎未之有及也台臺取其一二推測之言自是與善曠懷使弟益勉勉於斯者皆台臺與善功用矣

致周懷魯中丞

三吳不幸橫罹水害是乃氣數適窮然大幸台臺當路此眞天心仁愛夫以萬萬生民寄與台臺一

身天之所以待吳民者可謂至仁以台臺一身活萬萬生民天之所以待台臺者可謂至重邇者伏見大疏及一應文移眞足仰酬蒼蒼之意俯慰林林之望即某等亦不覺感激涕零況忍死待拯之民哉竊惟目今民間雖未甚闕食危急已在冬間宜先知應賑人戶之數然後可預處米穀預立給散之法攀龍稽考古昔咨諏老成謹列三款仰備採擇然此事所係全在得人即如審戶給散二事欲正官爲之勢必不能當精擇佐貳須台臺特委

請三款未見

爲地方造事全在豫知賢士大夫

何等籌畫作用

許以特薦免其一應迎送及本衙職事使專意爲此另給食錢寬以日月禁其煩擾地方諭令訪求各鄉公正有德之士不拘紳衿耆老相與商求務使澤無遺人人無冒澤如不盡力且以賄聞即時鎖拏問罪如此庶幾事事得實但佐貳官堪委者極難其人又須訪問各處公正縉紳士人耳又惟台臺爲民請蠲請賑至矣極矣然又有事外之念焉今杜監部實司農耳目不可不使之與台臺同心密有揭報劉稅監實內庭耳目不可不使之自爲稅計預報災傷此亦一助也伏乞採擇

書

與許同生父母

前奉教造荒冊之法甚美顧荒之與饑自是兩事荒者田而饑者民勘荒可一覽而百畝千畝審饑則一日止三村四村必急乘此風和日煖之候了審饑一事則飢民可計數而知賑糶可相時而發耳夫賑饑不難于饑者必賑而難于賑者必饑賑者未必饑則饑者未必活何者以有限之財當無

窮之冒必不繼也惟是隨門逐戶什伍相稽當時給票據票給米自無中間展轉弊竇民受實惠唉緊在此望仁臺亟給賑票及文簿先就典道鄉四河口爲始益以此鄉爲最低最饑且縉紳則有葉玄室兄之賢住居此鄉可相參酌謹以票式及簿式呈覽幸仁臺裁之其餘勘荒勘圩則可一舉兩得待荒冊造成行之未遲也

與林平華父母一

敝邑解軍之役民間最爲重累近易官解百年疾

旨壞事知一意節省亦事

苦一朝去之但當時原議每百里盤纏二兩蓋念差役道路防閑之若經過衙門使費之累故稍優之于時當事者以爲太饒每百里減去八錢自遵行以來則快手之累又不減於民眞有賣屋賣妻猶不能償債者近呈道尊蒙許亟行伏乞老公祖即爲一申復其原議百里二兩之額庶幾民間衆擎易舉出者不以爲厲差役見利忘勞行者不以爲苦而此法可垂永久矣

與林平華父母二

東林之政仰荷主持遂得徹寵於各位老公祖儼然賜命重之弘施煌煌斯文實式臨焉然而揆之鄒衷尚有不能嘿嘿而安者昔聞邑先達文莊鄧二泉先生嘗建尚德書院祀李忠定矣比部華補菴先生嘗建崇正書院祀七賢矣還按東林故事二泉先生嘗屬補菴先生重行改葺矣竝不聞上煩公帑下煩里中父老趨事也惟是惠山尊賢祠二泉先生寔倡諸紳共新之則亦謀諸一邑而已卒不聞上煩公帑下煩里中父老趨事也典刑

創事時如此嚴介甘年後猶有劫運舉動可不慎與

具在龍等何敢有違已而反覆思之祠堂之設主以龜山先生配以羅胡喻尤李蔣邵七先生崇徃厲來於是乎繫是一邑之公也至於會所之設廣麗澤也乃龍等之自求助耳書屋之設備藏修也乃龍等之自求益耳是二三同志之私也其爲一邑之公也請得奉揚明德庶幾翕然興其仰止之思以無負表章至誼其爲二三同志之私也請得退而守固陋之分無容藉口談道之名靦顏非格之賜以致處非其據貽誚伐檀懇乞特賜鑒裁轉

達於各位老公祖幸蒙許可鏤刻有百倍于恒情者矣

答湯質齋

弟觀自古聖人參贊化育只有扶陽抑陰四字謂之扶抑畢竟特有低昂特有低昂畢竟衆人不識故衆人不識處正君子苦心獨運處也台丈云不着一邊豈不爲持平極則弟猶恐着一已意思爲不着之着不若廓然只聽之通國正人公論爲着而不着也

荅段幻然一

今上御極以來江陵扇虐以後未有如婁江之邪毒者一切否局皆其所造廿年虺螫一揭鴟張而台丈于襍然羣枉獨獲大首自此誠宜提綱挈要相候乘時凡天下之事去其太甚則人心胥服求之已甚則人心胥疑匪特爲小人之藉亦恐爲小人所乘矣

荅段幻然二

台丈云斷粗慾易斷細慾難誠然誠然然學人難

於不見道耳台丈見道既久只收拾精神復於未發乃爲着實若放空擴去猶未帖帖把住放去二者之病知丈所不蹈也二者幾微之異試參之

與段幻然三

知道體去歲頗有微恙台丈星度年來未佳愼之愼之世事如此正論之伸無日然諸人舉動又豈可久可大者乎吾輩苟志於道此等事如陰晴遞變何足道哉道之行也樂而憂何者兼善難也道之廢也憂而樂何者獨善易也今日衡泌之樂諸

至哉

公貽之彼以爲足以困我安知我輩寔以爲德與

與段幻然四

弟以出山故爲世不容老父母不出山亦復不容何耶然有口如簧不能易異代之白黑有衆如林不能亂上帝之視聽他又何足計乎雖黨禍未知底止暫得閒身儘作靜功吾性中却無門戶天爵自貴廣居自富在人自領受耳敝鄉去年大水今年大旱人害天灾一時并集非此學眞難過目也楊大老得生還弟死無恨諸無足言者

與徐十洲一

台丈在鹺司諸人密伺弟謂鹺事當重於惠商而輕于稽弊商之弊即上之惠方便之弊與耗蠹之弊不同也又聞有二上舍常持台丈手書騙人與人刻期曰某日當有某檄下矣幸其言多不讐人之疑信尚半乞爲一密察焉

并仁不能智先生大仁故大智

忠信善道

答徐十洲侍御二

救競以恬救囂以靜吾輩宜以身先之弟於東林只爲乾之惕坤之括大會亦不舉只與同邑同心

默默做小學生規行矩步事時事非海內一二知已竝不吐一字同遊中岐路者只與論學不與論事如是而已

荅徐十洲三

台丈到彼且當善藏丈夫舉事據吾眞心所發締觀羣心所同如雲興雨作有自然之機難以前擬今未見有最勝義也

荅劉石閭中丞

翁臺撫浙可謂大雅明哲矣而不免世忌以是知

志於道者必不諧於俗然諧於俗者豈志於道者哉世之所忌者道耳以學道得彈射譬之以明珠彈人受彈者得珠矣浙之賢者湖州朱平涵長興丁慎所山陰劉念臺平涵曠懷穆穆慎所正氣浩浩念臺清風凜凜又嘉善吳邇齋今之黃叔度也四君一時首出千古名流翁臺地方人才當精意表揚翁臺足以重諸公諸公足以重翁臺弟之敢於及此夷門監所以重公子而報其虛左之意也人生富貴在天道德在已現前一舉一動皆自道

自成知大君子見之審矣

荅耿華平中丞

兩浙名邦以翁臺名賢撫之人地交重浙有三大功臣有三賢太宰聲震宇內自三閣臣相繼今復三閣臣並起一何盛耶人言天地之中古在洛今在越或其然與不知受天地之中而能養之以福者歸之何人而可與三功臣三太宰相光映也丁儀部愼所劉光祿念臺魏黃門廓園吳儀司蘧菴皆如金如玉不倚不流得翁臺正人當路而後諸

羨賢仍只

爲民方不

賢始無戒心民之疾苦庶幾有聞於翁臺者乎此即不肖弟芹曝之獻矣

荅楊大洪父母一

清芬遠播寔足洗滌塵宇則功化豈在百里間耶鄧按臺好惡極正保撫臺一疏似累而實非累參福唐一疏似非累而實累大要舉事必於人心同然苟其同然即有不同不足恤苟非同然即有同者不足恃也而察于同然處須是一念不從軀殼上起乃得之耳以台臺之明因物察則如此等處

儘堪着眼也信筆及之以當抵掌

與楊大洪二

向見考選報淚慶世間有真是非　朝廷得真人品天理之終不可絕如此夫乃裘葛再易不敢一字通問者時義然也攀龍遭此世界甚得便宜何者一味株守乃安樂法一味冰兢乃補救法二法足以卒歲矣惟是山林人一飯兩粥下得腹一頭兩脚貼得席在縣父母而已做邑姜父母視躯則冰寒蘗苦宜民則甘雨和風蓋循良之最也乃以

鄉紳鄉飲一事不能以無實無據之事趨時人之局遂失時人之歡若或中傷是父母能使山林人相忘于江湖而時人能借山林人驅父母於羅網矣自是而後山林人其危矣哉惟台臺念之

與楊大洪中丞三

弟自來心疑少父母之不宜去也而未能決至昨聞　聖躬不安中夜徬徨不能合眼因思古所稱社稷臣者決不於自身起見決不於格套起見并不於道理起見去此三見方是真道理始奮然

起懔然悟決知老父母萬萬非去之時萬萬無去之理今日乃敢開此口非苟焉而已也幸高明勿誚　聖上視學豈可憲地無人孫老先生未知體中何如老父母與左滄老不容不出矣

與楊大洪四

人世風波所不敢避　聖朝雨露所不能勝即精神之衰可知福分之薄爲力所不及之事一失脚時悔之無及矣趙師已有書盡言之望老父母垂念只使之趄好住爲所全者大也

答方本菴

辱教展朱子節要知龍之學以朱子爲宗龍何能宗朱子殆有志焉竊以自孔子而來欲尋其緒者必由大學大學以明明德爲主以格物爲先格物者窮究到天理極至處即至善也此處見得透時更有何事即如台教尋春尋樂皆由一旦豁然後自有此風景耳陽明于朱子格物若未嘗涉其藩焉其致良知乃明明德也然而不本於格物遂認明德爲無善無惡故明德一也由格物而入者其

學實其明也即心即性不由格物而入者其學虛其明也是心非性心性豈有二哉則所從入者有毫釐之辨也老年伯試體之以爲何如便羽乞一語決其是否

答方本菴二

別來知道履萬福今年復得賢郎高發雖善門之慶實吾道之幸也欣慰何量張栢老來接手敘提警備至向有東鄒南翁曰朱陸二脉並行於世久矣但當論其來龍眞結穴眞不必問其何方何向

也所謂龍穴則老年伯當下識取本心之謂矣建陽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信得斯心方信斯語但立敎則不可不愼讀論語便見聖人小心其周物之知曲成之仁正在于此故附會失眞者其眞自在快意下語者語即流禍耳關中有敝同年馮少墟老年伯曾見其集否其學極正極透與老年伯諸書南北並峙砥柱狂瀾此道不墜賴有此也大集中惟人心惟危一語于同然之心未合近見南遊記中以語大莫載洋洋發育屬惟危語

小莫破優優禮儀屬惟微恐宜再入思慮不可以老年伯之書垂于千古而有一語之不慊也

荅周綿貞中丞一

此番入　朝淚悔出山太宰欲擇匠石之斤斲漫鼻之堊而所遇者非其人紛紛宜也然亦有疎節焉心非不切延攬力實疲於應酬故各省諸賢氣脈不貫紛紛宜也方欲與相知共挽之而未得會楊大老一疏施扳毒之劑反發腐骨之毒縉紳之禍作矣　京師地震兆在斯乎東南大水隱憂

方太賴老公祖在事爲民請命攀龍輩亦不敢不竭其力

荅周綿貞二

此中司農諸公皆以京邊無餉難於改折鄭玄老之書實語也攀龍謂之曰無餉之空國難言改折矣無米之窮民獨可催徵乎折色雖無米本色并無銀兩者就利就害諸公頗語塞候勘災疏至即可竭力從事矣今之肆毒者固在中涓與中涓合毒者實繇外庭聞　聖主知萬水部死甚悔大

不得不直

好消息也目下爲總憲事紛紜龍蚤自跳出庶不至網羅之罹爲說甚長未易詳布

四府公啓汪澄翁大司農

竊惟天下之事有益于國而有損于民者權國爲重則宜從國有益于民而有損于國者權民爲重則宜從民至無損于國而有益于民則智者不再計而決仁者不宿諾而行矣夫國家當此匱乏之秋畿輔山東川湖雲貴爭祈減賦之日攀龍等何敢復出諸口顧攀龍等所言與諸方

天下逋弊居官者明知之明爲之何故

異新征之賦與久逋之賦異酌量加派與請蠲加派異請折本色與請蠲本色異故曰無損于國有益于民也夫久逋帶征徒飽吏胥皂快耳每見官府出一番牌票吏胥得一番牌錢皂快持牌到民間但索牌錢不索逋賦即官府嚴拏欠戶欠戶亦但出杖錢僱人受杖耳民間費無限之錢國家何曾得錙銖之賦此而不蠲上受虛名民受寔禍者也加派之害其害在照畝蕩灘山峯不毛之地原無九釐之額今有九釐之加民何能堪田上

加派靜聽　皇仁惟蕩灘山峯勢不容緩宜隨各府田糧之則合成田糧一畝始加一畝之派地力既均民不偏苦庶可少捱以俟虜寇之平此則通融調劑上損不多民恍無疆者也至於改折之款但省民間之浮費不虧　國家之正額當此民窮財盡之時正是救焚拯溺之計唯布折少求量免

國家毫毛之損實小民丘山之惠若白粳糙粳菜豆稻艸四項南糧名曰民解實多爲積猾包攬私侵入橐累年拖欠動至幾萬背爲慣常民實無

緩徵之利而　國則有逋賦之害此江南一大弊藪也年來雖屢厘部督而此弊不去畢竟難清若得竟爲改折委官解京既得年年足額一洗宿蠹又可畧省水脚充抵別需且各解常年率攜銀至京賤糴客米上納更有買籌私折者其價甚減何如官折白粳每石七錢糙粳菜豆每石五錢其值正昂此於軍國大有便利與稻艸改折尤屬無疑以台臺之明何俟詞之畢乎伏乞毅然主持即賜覆行台臺土爲　國下爲民中亦造無限陰功所

吾浙亦宜倣此

謂寶山之寶也

與李大司農

倣鄉田中一無所出欲其出本色之米并其折色之銀而無之空激萬姓怨恨而已今年照災輕重改折督其明春輕齎而來則可以救明年之急明年回空發兌督其後年先秋而至則可以救後年之急不損　國家之賦而大得民心之和此其利害較然知翁臺之仁明不待其詞之繁也

與胡撫臺

吳中重役糧長爲甚然常鎮二府原與蘇松不同蘇松官戶之田浮於民戶民戶懼役爭詭入官戶避役者益多受役者益少勢極重而不得不變常鎮民戶之田浮於官戶可役者既多受役者累少上下原自相安向年徐老公祖均蘇松之役并及常鎮倣府自役官戶以來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何者官戶受役勢不得不托之親戚家人親戚家人豈能盡體主人之意小戶輸糧積有怨端其勢然也王老公祖以役官戶不若加役米加役米則畝

自非賢者倡率講學果何負於君民

只一味平心自然事事得要

畝出米不必清花詭人人出米不必役官戶官戶多出役米是無役而有役也富民多得役米是有役而無役也一時傳播萬口稱便令四郡有司倡率獨無錫一縣奉行舉優免不役之田盡出貼役民間以爲最公最平之事矣夫縉紳受役而不親供既未便於民隱若出貼役又復受役豈政體之平乎乞老公祖念　聖旨詳細經畫之語畫爲百世可久之法令各郡縣約糧長每年所費多寡加派役米但是役米既行之處即免官戶之役役

米處處得行則糧長處處無累官戶處處得免則小戶處處無累永賴之澤也編審在即具呈上懇

與秦華玉

行時勞費親丈者至矣是日爲團圞之樂又爲離別之悲惟江流浩浩漠然無情自有江流以來不知見幾人喜幾人悲而浩浩者萬古如斯有情之人不能如無情之物多矣弟此番入都大非昔年光景爽鳩之署素號白雲清淡安閒甚宜衰朽第權璫盤據強虜伏戎水旱幾遍南北稱亂無間軍

民念之殆無事不憂不能以優游爲樂荒事在此力爭蠲折蠲或不能改折可望幸大司農先與徑來此公與論理不得一味恐懼以禍福尚有可入也

先生用世之權

答陳筠塘一

令公恣意實從來所無大抵天下熱腸人應作天下喫虧人然願年丈百受人虧不可使熱腸變冷吾輩在世寧有幾多時百年喫虧人自是千古便宜人也

與筠塘二

今之罣誤不可窮治籍其首于官僚之使攝其徒黨有事便可用之年丈在鄉有鄉之風波弟在朝有朝之風波大抵衰世熱腸之人無地非風波也

與筠塘三

都中景象全非壬戌年氣色中官橫行縉紳之禍未知底止弟謂外庭法用正直內閣法用和婉既未能拔其毒且須殺其毒內閣挾外庭之攻勸其勿侵外權多作好事以收人心故外庭不宜以內

閣之和婉而謂其通內內閣不宜以外庭之直攻而謂其駡激乃爲相成今頗相反弟以空言維之又何救焉朱平老一疏大爲君子吐氣年丈十五年不申之是非今日始申世人皆以爲善者未必得福爲惡者未必得禍只是眼孔小也

與筠塘四

今四海困窮岌岌矣弟在此只以安民爲主訪循良吏表之貪酷吏除之蓋此衙門終日與巡方者相通而都下五方穪處訪賢否反易于巡方之欲

得諸監司者若訪之果確使巡方者糾核無誤民生猶可安也弟又爲條教列州縣之事刑布書冊而頒之年丈爲名守令惜不能縮地一商巡方者另有一禁約押之或可不至大恣弟所爲作一目和尚撞一日鐘不知其他矣

與歐陽宜諸一

得潁州之信下邑之民失其所天惘然無措況於弟哉如老公祖之廉明剛正詢之壽考咸謂無雙兩年宦轍所歷遂爲敝郡百世未逢之盛而盛事

乃見交情亦是敬長上歐陽公雖不終聽然與先生歡好如初

難逢盛時難再可勝於邑弟之蒙愛更逾尋常欲報之德惟有盡其微誠老公祖兩年於茲庶事盡美獨有兩者未滿人心則貞婦逆奴是矣若老公祖自認爲誤毅然改正斯乃豪傑出格之事不惟兩事得正且一破世俗回頭不認錯之陋豈不快哉古人以陳善爲敬則弟今日之敬莫有大於此者夫吾輩浩然獨往來於天地間者祇此自慊之心以一日之不自克而貽終身之不慊智勇如老公祖必不其然時哉不可失也弟豈不知成事不

說但念公祖去後天下更有何人可開此口知已難逢有懷不盡亦恐自貽終身之不慊也

與歐陽宜諸二

適與園適共榻相商此事共謂事關天理民彝非同細事若不盡言必貽後悔是負公祖也得老公祖在念則默默轉移豈無其會若必認以爲二事俱屬茫昧則大誤君子爲政不過因民之好惡民情如此何顯著如之而猶以爲茫昧乎若果有茫昧可疑則爲時許久何無一人發之而皆爲此憤

憾不平乎弟輩決非作好惡者達民之情而已公祖君上決不如弟輩聞見之眞此正當用朋友之處乃反不用乎夫一貞婦也旣汙其名又殺其身又汙其體銜恨九泉何時而已仁人君子不爲一伸而作如此兩平乎一奴也妻主之妾子主之子反告其忤逆如此大逆不道而可視爲尋常乎

與歐陽宜諸三

知老公祖所苦未得脫然每念及之中懷如繫仲淳醫聖前無古人其處方劑藥皆世人所不曉老

公祖第留數日令溪察病本然後立方久服愼勿與庸醫衆酌易其藥品違其輕重卽無疾不可愈也此中同志如昨近以韋奏屢及東林未免多事弟輩但以空空遊之彩筆書空空不染也

公啓吏部留王郡尊

往者歐陽宜諸年兄之守徽郡也郡民皆謂二百年來二千石稱賢者未能或之先一旦奪而教穎上兵如赤子之失其哺母幸而鍾嵩王年兄繼之一守宜諸約束清正惠和如出一轍於是徽郡之

空遊誠佳空在何處

知此心事便可爲賢矣

民皆手加額曰幸哉一歐陽去一歐陽來如赤子方號呼其哺母而忽遇之也不謂忽有西安之調郡之父母子弟及縉紳士人惘然曰有守如是即其未至方願選擇而惠吾民況已至乎既滿秩方願再借以究其澤況方來乎若以南北人不相習則使君已令崇德服習吳中水土庶幾無疾病也若謂才猷宜調繁劇則吾常爲財賦之區當南北要衝其地不下西安　天子惠念之亦不宜下西安上之既習其俗下之又安其政教無故而奪

之何也於是同詞語弟輩曰吾子與使君同年籍而今之司進退百官奉　天子嘉惠元元至意爲海宇擇良守牧者亦惟吾子之年籍豈可默無一言置桑梓休戚不顧耶弟輩無以應故敢連名具書懇祈於台臺伏乞憐父老子弟之至意亟爲別選西安守而終惠鍾嵩於敝郡不勝幸甚父老且將裹糧走兩院走　闕下而弟輩先之以此乞台臺委曲圖之

如此守乃堪保留如此事乃可公啓

有此鄉紳纂武肯進自勵

答蔡虛臺

敝郡黎通府在敝邑攝篆僅二十餘日生等所見以聽訟則明以讞獄則敏奸胥無把持之弊小民無伺候之苦至于正弒逆之罪察濫僧之縱雪冀鯉之寃皆通邑所欣呼踴躍以爲眞民好好之民惡惡之之父母及去之日縉紳祖道父老扳轅皆嘆曰人固貴自立以攝篆別駕乃得民如此哉則又嘆曰人固貴乘時以旬日攝篆乃得民如此哉生等謂此眞異才當待以異等伏乞老公祖特爲表章以爲懷才抱異不得一第而有以自樹立者之勸風勵激揚豈小小哉敝邑諸文學具呈台臺仰祈即賜申報學院洎道尊爲先祖故黃巖令名材學宮俎豆也先祖以萬曆二十六年浙中按臺學道祀入名宦移文敝邑彼地祀名宦則此地祀鄉賢尚也于時敝邑甲科先輩應舉者多恐至壅滯故未敢并舉今應舉者盡矣始及先祖與秦樂易先生皆乙科也實萬心

為祖父不可妄乞恩榮在朝在鄉皆然

同然萬口如一倘有疑似即子孫何敢徼非分以啓物議是以害為愛寧直非孝蹈大不孝也攀龍雖愚計不出此伏乞垂察

荅何府尊

今日事　聖主非不焦勞公卿非不拮据却如無舵之舟莫知把握無針之盤莫知向方良繇左右竊柄雖用人發帑朝上夕下而精神血脉宮府先已不通故百司一切頹闍近幸川中亂賊誅夷過半海內思亂之徒尚有所憚長夏奴賊未至守

禦之計尚有可為或稍延歲月耳以　九廟之靈　聖主聰明日啓政事日練別換一箇乾坤中興之業方可望也老公祖聲望甚隆皆知晉陵一郡金湯屹然緩急無慮即如習射一事良為地方至計若得推行五邑設誠服習老公祖不時都試示其鼓舞人人善射則在在精兵何必練鄉兵募勇士徒擾而無益耶寵覩遠頒率筆復謝

募勇士自可策行

與王三府

不腆敝邑老公祖儼然臨之士民拭目以觀新政

謂必有所以乳哺而卵翼之乃數日以來輿人之誦頗似可疑有謂刑罰太重者有謂催科太急者有謂鄉民手持官錢不得以時收貯者有謂鄉民候比動經二三日者有謂鄉民賣米輸官市人持其急每致損時價十之一二者有謂鄉民逋賦未有如盜賊迎遊者有謂青衿行學戒飭出于公差之曲票以致諸生人人自危者而皆歸咎于貴隸之三役風聞是李姓曹姓計姓以爲失老公祖之德意大都三人爲之不佞輩不敢不以上聞恐爲

鄉紳在在如此官自清民自安徒爲敏飭之貌祇是頌上忘下

明德之累非小也連牘密啓總以成老公祖之高深惟恕其狂瞽

與趙肖鶴

敝邑不幸有極惡棍徒任奎者勾引稅官至此將開無窮厲階於往來客旅益稅官係賣炭商人任奎以女妻之故與共成此計以誘太監也近日誣陷四行家即任奎平日所怨借稅官之勢而甘心之萬幸事在臺下伏乞台仁即將眞情竟申太監以昭雪無辜豈獨生全四家龍輩私居之懣亦爲

誰肯言誰肯盡言誠有大不忍於心者

此生所犯必輕先生析義必當故請寬之若出自他人之口未必非鄉原學問

少舒矣萬勿解此四人以投虎吻至於臺下所差哨官嚇詐四家甚酷殊失德意四家與龍竝無一面亦未嘗以公義來求區區不平之心不容但已知台慈更有切於此者矣

與尤時純

方生事昨奉教大義朗然然於鄙心竊有疑焉吾輩當在在以慈仁植物令生机流衍凝爲至和若物方欣欣生植而吾乃橫摧折之恐非造物之意也弟尚恐獨見未是正之有道共謂宜然故敢畢

誠于門下決當帡幪之以擴四海兄弟之義此義爲勝則他義爲劣可弗問矣

與李懋明中丞一

神交之久未得一接丰采方在瞻仰忽見大疏有復商稅一款豈以台臺見事之明不審利害正以台臺憂時之切不避嫌怨也夫不避嫌怨必大義所在可決行而無顧此事是　神祖一朝粃政

光考幹蠱是　光考一朝仁政使　今

上不得繼其志大義之　時如毒再發如防斯決

讀至此李公自應忘怒

感動人

海內喪氣亂賊執言台臺固嘗稽之於衆不知何人誤台臺以爲快耶以攀龍於台臺但宜密規何可顯揭他事則爾此事不然正懼快之者衆不可不一明其義也易曰先號咷而後笑攀龍不惜先號台臺自應後笑理有必然異而自同也不勝悚懼

與李懋明中丞二

天下事固有異乃成其爲同者翁臺西江不深受稅害故于稅害知之獨淺卽鄒南翁先生亦然攀

龍以爲寧使攀龍得罪于翁臺不可使翁臺得罪于天下後世此意可矢天日不爾不成吾輩也數年前已辱臭味之收今未得覿芝蘭之宇不省何日一快談此地非翁臺久駐之所諸相知人人急翁臺之入也天下事尚可爲百惟努力

與王東里黃門

伏讀大疏人各有見豈能盡同然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有無疆之思不宜爲亂賊脫罪爲　君父種禍如臺下所論·兩朝之事者不肖

直是痛心義難緘口請畢其說夫張差制挺美女代劒先進熱藥繼進泄藥以紫禁青宮之中忽有荊軻聶政之人於飲食男女之內行其斧斤鴆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天下萬世之公致討於亂賊者重而責備於　君上者輕若爲隱諱則粉飾門面者虛壞亂法紀者實況其事彰明較著中外共知雖欲諱之孰得而諱之諱之一字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今加以誣謗二字又爲亂賊立箝口之法臺下即不顧往事獨不慮將來乎　皇祖威

補於易春秋渾身是易是春秋

福在手妙於調停是　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　皇考身上事　皇上　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　皇上身上事若夫臣子君臣之義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　君讐必報　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不悖烏得以討賊者遂爲謗　君遂爲誣　君遂爲傷　皇考之明遂爲害先帝之義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也王大成以優人誤入禁地而以比張差張敖光普知

貫高之謀而以比張差之主謀者燭影斧聲本無其事而以比進美姝進熱藥進泄藥者一切實而虛之所以爲亂賊則善矣所以爲　君父則吾不知也垂簾之說出自　聖諭手授方相國乃云臣子設爲不必然之慮且　皇上何嘗薄待選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選侍賈御史之揭當時自有誤之者侍御所以自悔爲人所誤也大抵臺下言孝經尊親不言春秋亂賊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　主上

聖賢專正人心爲是治亂無二之本

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　國事所關不敢委曲中涉嫌怨亦不暇避伏惟高明少垂察焉

答周來玉

三吳異常水災拯民饑者急目前慮　國儲者念目後弟謂天下事皆當顧目後不當狗目前惟救荒只宜顧目前不當慮目後何者民既無食近患已在目前遠憂豈在目後耶幸改折等項大司農

未嘗薄劉晏晏與桑孔原不同惟先生具此眼

委之倉場倉場畢見老與今署事鄭玄老皆通達正大能盡羣情俟勘灾疏到通算所折幾何所存幾何畧可支一年軍餉盡以惠民矣至於官買官兌許霞老所駁司農之疏者不知其出鄭玄老也此實其作外吏時已試良法但行之者難其人耳懋遷有無化居即大禹救荒之法如劉晏等善理財者不脫有無轉輸台臺幸與有識者熟講之此法行改折更便矣陳筠塘湖州救荒見於朱平老之疏者民間轉輸也民間易而官府難何者官府

謀國之心不能如大戶謀利之眞也瘧后疲弱諸不及詳

東周來玉侍御

仕宦者鄉評宦績而已鄉評則本地縣官知之宦績則宦地上官知之今以本地縣官訐本地鄉宦不言其居鄉之事而言其居官之事其宦地之贓受於何人證於何人宦地上官曾無一言而於何問於何追　國家有如此法度乎恐亦徒成笑話也其他削奪但足以損　國威高士節不足辱也

即使刀鋸益足以損　國威高士節不足異也嗟乎至於削奪不足爲辱刀鋸不足爲畏而　國家馭世之用窮與言及此但爲　聖主痛心而已矣此時各宜杜門屏跡及未死之日偷一隙之閒故不來看台丈

與沈銘鎮一

當今之時如居沸鼎朝野迄無寧居有志之士當自求入火不焦入水不濡之道得大安穩乃爲勝義而欲世界之不水不火不可望矣台丈以爲何如

與沈銘鎮二

翁丈冠冕陪京棟梁斯世蓋已少見一班至竇夷之事尤極峻偉郭欽徙戎非闢衛道之正昌黎詆佛不爲經國之猷翁丈功則兼之猗與休哉遼事如此奈何野人望得二十年太平一丘一壑可卒歲矣今似不支也兒子輩應試得以一緘上候不敢使來見

答孫司理子嗇

戊午先生年五十七矣自度精神可支二十年

只自反求

門下不以文章之雄自雄不以政事之卓自卓顧高目棲心在世道人才此所謂豪傑之士也夫豪傑之士念不起于溫飽念不起于官爵無念不在吾君吾民此念一眞即無事不眞矣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門下勉旃自愛

答祁長洲

臺下長才遠識乃不令居禁近補闕拾遺乎已而念曰是天之大任臺下也夫人處濃釅之地假境界扶翼其假精神儘自過活得遂終身迷失其寶藏而不知也若天欲復其眞性必勞苦之令其一無躲閃自能求得眞擱柄處必澹泊之令其一無靠傍自能求得眞滋味處今臺下作劇縣勞苦之矣又作部官澹泊之矣勞而逸之逸而始復勞之俟臺下擱柄到手滋味悅心而後肩荷宇宙之事建千古事業爲千古人物直是眞性流行非從局套點綴始無負大丈夫出世一番耳弟非妄言後當自驗試以質之海門先生

百日明明本詩

方寸之慊不妨挿入四者之中

荅袁寧鄉

敝邑之士於臺下津津去思無不曰長者長者此益見臺下之眞寧鄉之政不占有孚矣不佞妄謂人生作令率爾放過眞是寶山空回一生令名百世血食方寸有無窮之慊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臺下當已深味於斯

荅陳石湖令公一

文成十家牌法決可行行之決有益此弭盜安民要事練鄉兵恐無益有擾只從本縣額設民壯揀

未驗後准第一艮法

選訓練可耳吳中詞訟假人命及告賣價不敷者最爲民害人命在城者即時台駕往驗喚四隣一審在鄉者令攜尸壇中台駕往驗有實者方准狀誣者懲之詐風自息全老稚之命實多告賣價不敷者除豪強佔奪外一切不斷只此二事民受惠多矣又體恤舖行于得民心最捷即如辦酒一事碗碟出於舖戶狼籍不堪若發公費置買器用貯之庫中專人掌之不以煩民以此節節推之使民安堵老父母三年中便是千秋人物矣

如此凱切獻替今公書中猶不敢言先生獨言之見先生之仁亦見石湖之可與言

答陳石湖二

今日議論彼此枘鑿如方圓然弟謂天下欲得太平皆當置之兩忘但觀理之是非勿在人身上起見所謂觀理之是非又只論朝廷紀綱地方風化勿在人情上起見乃可然而不能也自昔兩黨相攻極勝者必極敗者今日之勢大是來濕非諸公持盈之道也詠尊詩云每嫌眼界小到處即登

高爲擊節三嘆

與徐檢老房師

科塲事務一時公論已闡到九分有餘清則必濟明則必晦譬如時已向寒一番熱適重其一番寒耳此陰陽之定機至于扶陽抑陰則君子之定着主宰於陰陽之外萬變而不失其常者也不知當軸於時何以妙其用耳

與葉園適一

孫氏之事邑中大變也在弟切手足之痛報仇而 惟唐虞不然

已矣在諸君子抱士風之憂正俗而已矣綱領既正持論自得其平若于弟身上起見謂所損實多則入於利害之見於舍弟身上起見謂人不足惜則入於憎惡之私利害之見生于弟之心憎惡之私生於諸君子之心無有是處弟昨所謂似是而非者此也不可不辨

與園適二

足下狷而知裁駸乎中行矣兩年兩與足下連宵之話退而自惟每愧不及足下闇然內充令人心

融氣平弟望此境而未見也第足下精神氣魄太近收斂其弊欲入於佛老不可不察朋友相與須盡力砭其失方有進處弟施矣足下不可不報大塊百年中偶爾相遇毋相孤負也

與吳霽陽

伏惟老丈吾鄉獨發天之所以厚丈者至矣夫官爵爲身外之物無足言也然一以謝舉業之習可置力於身心二以藉　君父之寵爲德於民稍易耳吾邑最稱人文之地自昭代以來爲吾輩者

予今益甚存此書式之

貧者親情如是世俗以爲無親

不知凡幾膚衆者草木同朽不肖者笑罵猶傳有志之士能不猛省弟頑鈍性成所至賴良友鞭策思欲不入於小人誤愛如丈伏惟不棄而提挈之千里相聞諄諄滿紙言不及義今日仕路爲然弟不敢也故欲言止此所祈加餐順時自固

答李雨亭

大計在即親丈清譽盈耳無煩念慮使者弟敢促返弟見今日是非甚明惟半上半下人最難做亦不得便宜親丈作令時能超然於流俗之外至今

人多稱述願慎此以徃千仞壁立勿爲世情所搖奪也休戚相關不敢不吐肝膈知尊嫂皆已抵任甚慰持家者幸常加申諭寧過於嚴此宦遊者之要務也弟不久得差南還有所聞見亦不敢不盡其愚

答錢心卓

竊窺年丈之才何所不濟第今天下不患無才而患無志志一立則趨向殊而人品實矣夫衆人之所悅士之所笑也小民之所甚德已私之所不便

也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君子不隨時不足以有爲所謂隨時者隨風土之宜順人情之公就徃事之有過不及及時有爲以利益斯民耳今之所謂隨時只隨俗而習非弊也久矣篤志如年丈已久辨之使旋附此請正仕路套語不可施於年丈皆所不及

與諸景陽

晚節難持不謂老丈有此敗着以賤人言令友朋喪氣斯道無光可惜可惜老丈以貧儒起家要許

多田產何用爲今之計惟有賣去一二千盡還諸逋盡絕俗交杜門讀書禁戢賢郎纖毫勿與外事爲世間立個悔過痛改的榜樣猶爲大勇不失令名若再失此着懸其身於不道不俗之間兩下不收小人喜得其間君子恨毀其籓卽老丈自欺亦屬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矣輕擲一生之品坐弃千載之業何爲乎哉第辱老丈骨肉之愛半世于茲無以報德敢下此苦口千萬念之

與徐玄仗一

丈過梁溪弟又在外歸而本孺道丈倦倦若與弟心針對券合弟嘗言交友不終其人無終何者五常人之本也其本撓而能有終者鮮矣弟自矢天崩地裂此念不移在人者非吾事也又何問焉即如弟與丈曾有纖介乎不過議時事有異同耳此異同者于吾兩人有纖介交涉乎真可啞然一笑吾輩日用一般器世年相與不忍弃之況于朋友君子小人更在何處徵驗其在斯矣今後吾輩各各只管我所以待人更勿顧人所以待我久之當

不膠漆而固氣運異常往往事出意外須自立太極勿爲陰陽所役也今年自東林會外便閉關山中此暮年安樂法堅守之矣

與徐玄佐二

弟不至光祿亦不知老公祖居官到處實事實心如此即志書一事嘉惠後人無窮不然何所據而裁積瑞奸胥之破冒也弟以衰朽之人獨當一衙門事只守成法事必躬親亦無難處惟內官索行戶鋪墊弊不能革但力爲主持使行戶有所恃而

四字妙得處小人之法

王文成曾用此法

不盡與品物交足內官又無所執而索於行戶初時甚搔擾弟頑然不動彼亦無可奈何今竟不至矣河西之失經撫之醜已極一棄廣寧一棄右屯罪案有何不明而袒分左右弟謂數年玄黃今吾輩不宜出一語佐鬬久之當無味而自定耳桂渚中素本孺相繼沒於京邸人生如幻何足擾擾憧憧惟日行善事乃不負餘年不然此一官徒增業障耳今日之事弟不憂奴而憂人心不任武而當任文不掊將而當掊兵不用法而當用情無人故人無所恃而不固無法故人無所憚而不固繇今之道不變今之政未有不底于危亡者也如何老公祖在事當多得勇力之士武士游談最不足憑而膂力最不可僞也

答郭光祿

天財庫實無監生監生應撥者納銀于本監竟歸矣特顧一二人在內監書寫則有之楊晉老疏陳革去奉旨下部但疏中及御馬監等項錢糧甚多內監亦上疏得照舊之　旨益指御馬監軍人及

救一分是一分

厨役等未嘗及天財庫彼遂借照舊之　旨來混弟之不與只是挨錢晴老亦然今翁臺賢勞獨久便挨不去耳或現年者且給一半再挨何如大抵光祿於諸冒濫既不得清只有挨法每年所省亦多他無計也草草布復

與楊鳳麓

長安中擇公是公非最難失口一時遺臭千古丈寧作啞給事決不可矮人看場也邑中有加賦之爭亦是無事生事起于一二好事之人高鄉諸公則看事太輕而失之莽低鄉諸公則看事太重而失之俗一鄉之中平心觀理者亦未見其人何怪國事之紛紛耶

哀是內地佳官非邊才也先生早知而規之

答哀節寰中丞一

今天下難聯者人心難得者人才難鼓者士氣得老公祖一點真精神不難矣太平之塗轍非艱危之行徑須是廓而大之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博而收選擇而使又何害乎損冗兵百可養壯士十平時養壯士十臨事可得精兵百一方豪傑皆在老

公祖幕下士氣自倍人心自歸與老公祖共此者其地方賢士大夫乎不審有其人否腐儒之談無當也而涓埃可佐高深故不敢以膚言而以衷語

答袁節寰中丞二

國家三空四盡左支右吾之不給乎號同于充耳眞如老公祖之教矣以弟愚見今天下節鉞諸賢必假以便宜使得多方生財以自足用若必待司農司農已告罄必待內帑內帑將不繼一旦有急無論呼而不應即應亦後時其禍可忍言哉不知

彼中亦有心計之人可與上下其議者否事窮則變變則通如之何坐而待斃也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

答武楊紆中丞

大教謂醜虜斷無渡海之期即此一語便識趣一時弟見前人防虜渡海不覺失笑此等事尚不知何云知彼知已哉毛帥自是奴禍以來一出色人物雖不可盡信要豈可盡疑老年臺接濟之數實

之與之呼吸相通是今日要着也弟迂疎無用之人不勝匹雛令舉百鈞其何能勝今且盡力作去亦未知作得去否作不去時自有不可則止一着老年臺有所槩於中者幸纖悉敎之爲　國家非止爲弟也至禱

答翟凌玄中丞

弟再入長安耳目頓別然巖疆濟濟有五臣焉前此未有若斯之盛者初六日杖林道長而六科廊火禮失則火爲災天人相與感應如此不知

聖主動念否耶至于宰公用一考功而縉紳閙者兩月益三十年前之常事則三十年後之怪事人情以習慣爲定理其閙宜也要在以和息爭以靜治亂與之俱爭則俱亂矣此猶易言也若負嵎之瑞則恃天之篤佑皇家何如耳麾下得名將否惟豪傑識豪傑翁臺所得名將眞名將矣適病暑草草復謝

與羅黃門心華

奴俘今日下法司矣毛帥以四幼童充作活夷以

四幼女謬稱達婦是其粉飾一破綻也此番獻俘既屬可已又將一羣幼小驅詣　闕廷不可醜耶據律男子年十五以下婦人則不論年皆給功臣家爲奴叛族且然況於夷地村民以　皇上視之皆赤子也往年貴州之俘刑一幼童道路流涕行刑者亦流涕殺一無罪非仁也況於九倪乎會審既經科院監臨台臺不可無言須言此九倪者不當獻蓋獻則必刑也疏上於刑部前方有濟冒昧僭陳

與方孩未

攀龍天下最迂愚無用之人也台臺拂拭之華袞之至潔淨二字攀龍平生不以三公爲榮以二字爲願實未之能詣也台臺不量其所詣遽與其所願何其神與古人貴天下一人知已良有以也敢不日以台臺二字爲一鞭而終身乎

與李瞻成侍御

不肖不入春明三十年驟見滿地窮民觸目刺心情不能忍欲具一疏上　聞緣欲借本寺儲偫也

昨始知台臺已有大疏急覓觀之喜幸無量不省念得釋然又言無狂發即焚其疏存揭呈覽台臺按視南城正可倡率四關不知部覆之後果如疏議否大抵須得城司核實給牌即每人日給米五合亦勝于煮粥虛糜聞留都錢米十日一散庶得疎數之中即不能人與之衣而得煤房安宿免其房錢亦可延其殘息此在台臺最切之仁政在神京必先之王政也恃愛敢布其愚

答劉心綰侍御一

河汾諸生有辛全者天賦異質兼以純修力行孝弟于家不求聞達於世倘得台臺薦揚以補鄉舉里選久廢不行之典其于世道殆非小補敢因明問而及之

答劉心綰二

天下原是一身吾輩合并爲公即天下如一氣呼吸何謂合并爲公人人真心爲　君民也君民心真則千萬人無不一故曰如一氣呼吸三晉得門下得保障矣屬吏最優最劣切願一聞此

二項不爽中人當不日而化知門下心所同然也

荅楊侍御

伏蒙華衮之賁益增薄劣之慙然門下正脈正見已得於言意之表矣天下原是一身吾輩當共爲一心同爲吾　君同爲吾民此心而真即不獲罪於天既非獲罪即是求福吾輩每日以求福爲工課者也辦一片心自有兩隻眼其於察吏當逈出尋常因敎之辱敢布腹心

荅沈侍御

台臺清標遠韻益不受世之塵滓者也今且以荅馬攬轡三秦三秦之民其有生色乎夫民自非天降大割皆足以自活牧之者擾之耳台臺指顧風清咄嗟澤究上治之理在聲臭之表聊借聲臭之象非難也偶病瘧草復不詳

荅張侍御

竊聞溫處之間海寇滋矣若非預防難於應卒去貪吏以息勞民雖是刻本官方實爲救時上藥度皆台臺意中事也膚哲所急亦庸愚所同既辱下

問輒敢上陳

荅郭旭陽侍御

台臺當世俊傑其於天下士如伯樂九方皐之於馬豈有不了了目中者顧盼及鄙人寧啻馬骨殆凡馬之骨矣然凡馬之骨且然況千駿骨況千駿馬於是乎天下之士爭願執鞭也安民先於察吏此巡方第一義台臺注神於此寔萬姓更生之日也今世運日下矣如物之蠹壞者骨理皆離而外面尚合聯合得一日還享用得一日所以維持調

護者全係人才台臺察吏去墨爲先辨眞爲要大畧于案牘中能精別是非者可得十之五於輿論中爲細民所頌者可得十之五而道府鄉紳之口則存乎其人未必可盡憑也龍身在遠地荒乎未之有聞果有所聞敢負虛懷

荅潘虞廷按臺

老公祖採人小善忘其大愚如攀龍者豈非天地間最迂愚無當之人乎猶津津道之不啻口出也則于天下所茹納何如哉吳中之民皆足自生自

植有司不澈獵之熙熙樂國也第情緣世界澈獵之苦老公祖何自聞之仁者造福萬姓惟此一事最急清問之及又發其愚恃高天之覆大海之涵無所不茹也

答湯閻生學憲

長安中得與翁丈把盃相歡熙如穆如宛若黃虞景色不復知風塵中矣非翁丈坦中忘機何以得此弟衰病以一歸爲快抵家至湖上湖干鳧鳥如故知相逢不忍復作別也翁丈東粵學政當卓冠高子遺書 卷之八下 四五

海內文章家法眼自不必言然須以起敝維風爲第一義則行優行劣當世行之成格套者君子行之神鼓舞矣幸留意焉

與華潤菴鄒荊璵忠餘

趙太宰一世人傑每事出格庸人嗤而不敢動賢知嘗而不能靜再得一年在事吏治民生必有可觀其言曰君子在救民不能救民算不得帳誠然然此事或尚可爲培得元氣感天之和氣轉禍爲福此癡人癡心也

真知學者真知仕

與鄒荆璞

當道有人海內遺逸相繼彙征此亦佳事可喜在此可危亦在此譬如優人滿堂紅袍盡數登場便將散場若賢主佳賓興濃量大再做一本方好耳東遼西蜀雖未必成得大事要之兵戈正未有息期光祿之事弟以一人攝之終日手不停筆全賴平日靜功忙中收斂以翕而發聊可支吾以是益信學必以靜爲本方有受用吾丈勉之

荅鄒忠餘

一入仕路便不得自繇欲歸不能開口不得致君無術聊脩職事而已

與華潤菴

弟今年以一人攝一寺事既無精神又無才畧所仗者一靜而已靜則理顯不靜則理昧故靜即理也此心非三四十年不靜故學在蚤下手　朝中事外象尚可支持可憂者神理且看　聖主一二年間未能定也

與秦君鄰

春來想閑關發憤矣不然即沒於人事中歲月可惜近事想邸報可見滿朝覓一撥亂之才不可得意孫愷陽近之故具疏聞今羣大拜未卜作用拙以一人任一衙門事幸平日有虛聲謂拙是氣概凌空者今却得此用稍用氣概於中官相戒不要惹他初至甚受其聒撓今嚴立法度不敢復來止此一事甚快哉省得無限冒濫奴賊不必憂　國家有大運人生有大數非人所能爲可爲者盡心盡力做去不要怕耳即如奴賊何嘗有大本事都

是自怯內憤也

與李省甫

部中甚安閒儘可靜養但學者以天下爲任不以一部爲職念至此無處着一樂字矣

與華蠡陽

仕宦者每借山林爲口吻實以官爵爲性命蓋不自知其性命也如弟稍自識性命養性命者必以山林爲宜但世間兩福易知清福易蹉耳弟在西臺幸事亦簡精力向堪所作功課只勸化諸巡方

此意非出位之誅

不知此者即飲食之人

者表循良去貪酷京師五方襍處天下之大如指諸掌訪一貪酷吏即于置郵中告其巡方者彼隔于上下相蒙反不如都下之見聞博而易真也其州縣之弊作一書通頒行之弟暫在此或稍有憚必民安始可天和非迂也

荅王葱嶽

弟少時見前定圖有禾揮婦人頭而旁引一小兒者皆曰倭也然旁引小兒不在左而在右明是鬼也今日一內一外恰符合之豈非天哉弟老矣不

能俟河清翁臺骨相豈終于此而已者望加餐自愛

與張侗初少宗伯一

翁臺暫躔南斗需次北辰所謂雲上于天飲食宴樂時也夫飲食者道腴也宴樂者道真也是于已而施及于天下故曰需于酒食天下將醉飽之矣

與張侗初二

吾丈天賦明睿如冰壺映月徹骨無滓故灑落自在如此弟之大愚以爲鈍根之士惟患心境不徹

後此果莫能儷者

而落于一切粘帶利根之士又患事理不透而落于一切便安夫一靈烱然充塞宇宙森羅萬象總是一物豈有心外之事理故事理愈徹則心靈愈瑩但患含糊不患分別聖學所以開物成務只是非二字而已此處一空一混即使身心皎然得大安穩不過自了之學也丈試究之以爲何如

荅陳赤石

浙中學政蓋無事不令人擊節也嗟乎安得兩畿十三方皆得台丈其人而又久於其事士其有興

乎世其有瘳乎舍是而談治平其道無繇也讀先正要語序而又知台丈篤志於學喜慰人生只有斯事頃刻悟之而有餘終身修之而不足幸台丈珍惜此日月也

與黃鳳衢一

年丈橫被風波然轉高聲價矣夫天意豈直高年丈之名乃玉成年丈之實百年浮榮轉盼過眼遲暮思之惘然無得若將向外精神反歸自已討箇定帖乃千生萬劫轉迷成覺之日也此箇路頭干

涉非小但在順境中趁着與頭難得回頭逆境中沒了世味方尋眞味故弟嘗謂造化每以逆境成全君子以順境坑陷小人以弟驗之卽今半生受用實緣　聖主一謫年丈異日當有味斯語幸勿以弟言爲迂而忽之

編輯書要當如是

答黃鳳衢二

唐荊翁所選諸儒語要各盡其長不執已見編輯中之法眼也年丈卒業當必有深造焉而布之浙中如以甘露水沃日暍病人其施溥矣弟雖不文當以一言附之弟今歲於手足同氣爲暮者二爲功者一淚幾爲枯不得與西湖賢主一葦六橋之間會也夫

與黃鳳衢三

自古未有朝士聚訟如今日者未有朝士與林中人相訟如今日者東林風波其所從來二事而已一者段黃門幻然之論崑山也而引東林人爲証一者吳侍御嚴所之欲明時事也而發抄顧涇陽先生二書以爲快二事之外東林于朝中絕無一

毫干涉久當自明昨者孫道長摘弟三事一淮撫援書謂弟贊畫贊畫則無此書實弟所見實未嘗沮此罪不敢辭一京察搆害與弟風馬牛不相及此罪不敢認一者金吾書則極可笑弟實無涉於身無愧於心其人其事俱不必言要知山中人不可輕見容無端生出此事則亦弟之罪也弟於劉大行疏當益自策於孫侍御疏當益自惕好之惡之者殊途其交成之則一也於年丈一道之他人絕不開此開口矣

與陳省堂

丈之所居顯榮厚利既懸而艷之於後毀譽得失復紛而戰之於前吾之神明主宰爲吾所自有者鮮矣丈若置之不顧猛然發必爲聖賢之志風塵中有此人物可謂非豪傑乎哉知交自清漳來者輒訊起居知孳孳向學不倦柔儒如弟每爲興起弟歸杜門一榻一卷丈宰百里萬姓萬務雖勞逸殊勢而脩爲不殊處者一念不空妄自魔障出者一念不實空丈搪塞徒自辜負耳白沙詩曰廊廟

山林俱有事令人悁處古人閒知吾丈閒悁總不徒然矣風便幸舉所持行教之

答王聚洲

弟性好靜而畏悁以精神短弱學不得力也惟靜可收拾精神填補學問連年以一官終日終年在悁中疲困極矣昨冬歸即屏居五湖之濱不見一客徃時偷閒是討便宜的私意今日閉戶是合時宜的道理幽居之中聞故人之禍泣數行下得故人之書酌數盃酒此兩端悲喜之外惟以太虛爲

家舍而已他皆不顧也得台臺書備悉近況以俗眼觀是極淒楚逐臣以道眼觀是極瀟洒行逕況有子萬事足有賢子萬慮益可捐乎他語可相照于無言天生豪傑必有用之惟仁丈加餐自愛段幻老自云盲廢望翁丈空青甚亟托爲促之

與蔣悟菴一

丈養高於家六年矣人生幾得此閒日月百年中詎數數有此幾六年丈不以此時究身心之實益來經濟之定計迺於酒食戲談中浪置此身豈天

所以生吾丈之意乎天下之生久矣經史具在徵跡昭然大之而聖賢次之一節之士曾見有于酒食戲談中得來者乎世俗之名爲迂者則誠迂矣而所迂者又或以迂之者爲惜二者之間是非之實吾丈不可不察也縱言至此弟狂過矣請愼其餘雖然自六年來弟與丈不相及者地不相親者形而彼此之情如一日而一席之也弟非丈不狂狂於丈非狂也第弟浪擲六年并其飲食談笑之樂而亦擲之而且呶呶然發其狂言於丈夫丈夫也其亦謂今之狂也與

與蔣恬菴二

國家造士文行兩者而已今多士如雲於何稽之弟竊謂有簡要焉但杜門讀書則兩俱脩者也出門放曠則兩俱窳者也若時稽時警自當月異歲殊徃者弟嘗在監日見諸生所苦者班卯放蕩者稍就羈靮好脩者實虛靡精神劉雲丈有講院考入院者則免之一妙法也不入講院者不審亦可爲劑量令輪班迭進否以吾丈精審於此等必有

妙運願一聞之

答繆仲淳

長安中如丈識見者絕不可得如丈者豈非遺賢乎甚矣科目之不能盡人才也近言路有起廢太濫一疏羣小見諸賢盡出明年內計可慮故戈矛潛動弟謂此等小人彼正恃口舌可尼君子作用君子但置之不聞當做便做陽氣盛邪氣自消若與角口即墮其計中若畏其口亦墮其計中諸公願以爲然邪說一切高閣起矣

報大哥一

東事甚急以　國家承平之久故易壞然以高帝功德之大亦未易壞弟原以君親二字出門故在此甚安當死則在家亦死不當死則在此亦不死人只爲看不透一命字每先事憧憧耳

報大哥二

衰年仕宦力所不及者不得不丟常以半日偃臥耳不聞目不見心不思手足不動以大息之幸煉得三十餘年頗放得下息得來不然幾不能過活

矣天下事盡歸中官楊大洪欲去其毒反發其毒此豈可口舌爭也惟有外庭諸君子各脩職業內閣諸公居中勸化之庶可少救少延他無策也家鄉大水奈何東南不能無事凡可以及桑梓者惟力是視不敢放過也便風惟欲知哥善飯而已

答七弟

前書中辱弟相勉不朽之業不朽之業不在長安中長安中以不失足爲第一義名利二字至危鮮有不爲所魔者益凜凜持之未知得保晚節否邇來漢唐末季之事已見當見幾作矣然念各人自潔作一散場將此世界視其陸沉後世必謂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咎以此未忍然亦只是挽延之法如父母病危人子盡愛日之誠耳

答汪若谷

老公祖在風波震蕩中正可安眠穩坐天下常勝者正理愈危而愈安也兇鋒肆起但宜堅壁是非者天下之是非人心不死徐而自定耳

答范太蒙尚寶

天下才品不同但須別其邪正於正人更不可論其異同吾輩待彼只取其大處長處此時還須此老翁丈師弟也當急出助之多誘掖少箴規牖其明闕其暗乃可耳

答劉清之叔姪

今日之怪事皆徃代之舊事在我輩相戒爲不可爲者皆諸公相勗爲不可不爲者也其要在昧于天道不信感應之理取快一時沉淪千古哀哉我輩只求不獲罪于天而已他無所計亦不可計聖人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在今日人有近憂皆緣遠慮聖人欲人盡人事今人却不知聽天命也台丈以爲何如

與李壽伯

今 朝野皆成競局治之之法靜嘿兩字而已且吾輩做自家人脩自家心安得閒工夫向人分疏閒事也減吾二字吾輩亦每犯之在末世是禍本善善長而惡惡短郭林宗所以免也近思之此是吾輩一項大工夫

荅翁應玄

門下在榆關必有以自見矣凡事只認眞做去自有效世人見不透以爲人皆尚假何能獨眞百假一眞人必不容不知惟其百假所以一眞易毀惟其不容於假所以必信于眞一眞信之勝於百假容之矣門下力行久久自見

與黃黃石

自丈爲小人所誣至今未有明目張膽申大義於天下者然天地間未結之案終有人結之於丈不闢加損然是非不明不足損所不明之人而足以損世是非明不足益所明之人而足以益世也諸人欲斲東林脈東林無官脈可斲若道脈如何斲得丈家居甚當南中非佳境也

與劉鴻陽

昔延陵季子之聘於上國也所至輒盡得其一時之名賢故於晉則叔向於鄭則子產於齊則平仲於衞則史鰌伯玉皆覿面孚心結終世之歡何其神也攀龍何人斯乃至於貴邑亦得大君子之傾

先生是時年三十二猶有文人風韻存此見其一斑

蓋東山之屐班荊臨流落日開心平蕪窮目不亦一時之勝乎別來澹然孤館此與戚戚而動慨良朋之不常惜盛游之難繼今且北歸莽漠雲山飛蓬身世回首舊游儼如圖畫矣則夫人際景逢辰盡簪具美又安可不暢彼此之懷極逍遥之致哉悵望道範不任馳神

與吳覲華一

反復之說蒙丈印可而體用之辨極要明白體即是用用即是體雖不容分然用寂是體體發是用

亦不容混一覩而用寂矣所謂覩未發者如是若徒觀其氣象何啻千里人能知用寂之體只於此立本乃眞復也

與覲華二

弟衙門有人可脫身念中事亦次第了之可浩然歸矣一登依庸便是弟十洲三島也人心寂即是易發即是爻有繫縛者皆非也習久則繫縛者開即無思無爲之體非是繫者去別有一個易來也此又是復以自知時一曾體認處丈試驗之

與覲華三

馮少墟云人生自幼讀書成名作家生子俱少不得却俱算不得雖至作好人尤少不得也算不得弟謂若知道此少不得者俱算得此一道字極可怪一切黠鐵成金如知易者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卦也靜觀眞有趣此可與吾丈道耳東林得丈不至草淡弟在此稍安得脫便歸畢竟此事爲吾輩究竟夫子喟然與點良有深味近園適促弟歸知心語也

與許涵淳

令先慈久病不起涵淳至性哀痛可知有脩身一着可報罔極也學問起頭要知性中間要復性了手要盡性只一性而已性以敬知性以敬復性以敬盡只一敬而已讀書窮此者也靜坐體此者也會友明此者也心無所適便是敬時時習之熟則自妙其他皆大擔閣大障礙也

答薛用章一

以本體爲工夫以工夫爲本體不識本體皆差工

夫也不做工夫皆假本體也惟誠敬即工夫即本體誠無爲敬無識以識本體故未嘗費纖毫之力也起因如此結果如此未有假因成眞果者門下所見甚的可喜

荅薛用章二

相知中如門下眞肯向裏尋求者矣別無他法但時刻提醒勿令昏昧積有年歲自成片段所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零星積聚允無頓段受用耳

與周仲純季純

學無動靜也然形太用則疲神太用則困故省外事者學之要也季純六年東林少有入頭然此事凝之甚難散之甚易道豈有聚散乎正欲凝此無聚散者故本體本無散工夫只是凝所欲言者止此

與周季純一

學不在多言只變化氣質涵養性情一切五常百行皆以此爲本然非見道不能每日偷閒靜坐猛奮體認若靜中復頹闌則動中氣濁道體不顯也

答季純二

季純病中所見良是學問只要一絲不掛其體方眞體既眞用自裕未有有眞體而無眞用者也用之大小則隨稟賦用之眞僞則因學力到眞用功夫時即功夫一切放下方是功夫非眞做功夫者不可與語此所謂癡人前說夢也僕于出處去留極不敢苟在此細細稱量要之合義而已去年朝中稍有陽氣治亂賊亦便有勝機陰陽消長之分如此人可不知易乎

與季純三

季純作工夫何如向年靜中意思恐失之矣然作過一番工夫纔警策便在但惟恐失之意不可無耳相別四月諸相知有所進幸各寫總封寄來一以驗諸相知工夫一可以相荅不然僕作無益語無益即作有益語亦不逗機漠然度外又各孤負也

與任希顏

溪院幽閒小齋閒寂道人無事臥起從容胸中廓

然其大浩浩無涯隨意靜坐隨意讀書隨意會友畛域不設物我皆春事既易簡味更悠長此爲本分人作本分事厥脩乃來如日加長而不覺也如曰吾志在天下奈何爲此區區者請看千里遊心客還是東林一腐儒

與尤澹明

弟之視壻猶子也第一欲其養成德器次之欲其熟讀經書素聞箭老篤於教孫而舍親母頗過溺愛然天下傷生之事非一未聞在於讀書讀書則

心靜心靜則氣和閒惰則心放心放則氣散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小兒之疾多在寒煖不調飲食不節今不歸咎於不調不節之故槩歸咎於讀書勤苦故父母益成姑息子弟益習頑惰此惑不破是廢學無成之兆也夫學未有不勤而成功師未有不嚴而教行望丈以嚴爲主勿恤其他雖其教之初行或有不宜於人情至於習而安之久而成功思丈有不能忘者矣望以鄙意致箭老必得內外一心教乃可行不然則一暴十寒一傅衆咻終無

盈也舍親母亦已令人傳說諸凡望丈主持決行萬萬

與女無曠

昔人語科第者曰半積陰功半讀書誠然然陰功非但分人以財救孜孜切切惟以濟人救人爲事行之數十年此意純熟動念卽是方謂陰功何者此乃仁心也仁則生生則吉吉則百祥咸集科第在其中矣此萬驗良方幸勿忽之

與卞子靜一

霪雨爲災水居洪濤及於檻外遂不可居兀坐家中無事襟懷雖得瀟洒而觸目民艱未免時復攢眉方知良苗樂歲一觴一咏不得輕易放過也

與卞子靜二

年來愈覺得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無事甲中一切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亦成當面蹉過聖人之學下學上達惟是孜孜矻矻好古敏求只一求字便可做二六時中工課也何如

與魏廓園一

人不見性萬事俱低何莫非性所爭知不知耳只不睹不聞便是未發其發處一話一言一躬一揖皆是也不知者漫過知者默而識之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門下當有一日啞然自笑也

與魏廓園二

聞門下於吉水先生有浹旬樂聚快哉僕獨恨少此一行耳今之山林阿世以取容者下矣次則憤世而滋口次則玩世而不恭最上則善世而不競先生其善世而不競者乎甚矣人之審局難也局定而終身以之矣乾坤剝復光彩一新　今皇之度始卽　先帝之厚終非有二也世事可喜之中亦有大可憂者看天意何如耳

與魏廓園三

周士顯居然內擢入朝矣其主考試錄謂六經亂天下而有餘自古未有以六經爲亂天下者自士顯始此得罪於萬古名教可令復立清朝乎此而不糾可爲清朝乎發於禮垣更覺正當此最大題目最大文章以昔之太宰尚能考察士顯豈今趙

先生之賢不能削奪士顯天其或者借此一擢激出臺諫名疏太宰快事乎吾輩願學孔子縱不能行其道當閑其道孟子以正人心息邪說爲承三聖爲天下一治非小補也幸門下速圖之

與魏廓園四

長興之寇吳野樵是棄朗生事內欽犯第二人近日之舉欲據邑非劫庫也彼自以朗生事報仇殺石令不知殺廉吏而人心痛憤故即被擒是石令以一死完一邑也寇劫獄獄囚無一從叛皆曰寧

死不負石爺此良吏所以爲保障也門下爲貴鄉當特題一疏請優卹最可鼓天下靡靡怕死者

與魏廓園五

時事不敢以臆見瀆聽大要以趙師作宰門下輩作諫官大洪諸賢在紀綱之地不患不佳但恐過求其佳反乖步驟耳

與陳似木一

學問在知性而已知性者明善也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者象

性善也若曰如是如是言上會者淺象上會者深此象在心得其正時識取心得其正者心中無事時也風便寄意

答陳似木二

士有其志何所不可爲況今所爲者乃是孩提無知識時所具足反以有知識後昧之者也今借吾知識反於孩提無知識時本色故曰復其初門下弱體但一切放下不用一些知識胸中無物皆真精神也養德養身是一件事靈源返則靈機浚理

學與舉業亦是一件事也

答陳似木三

此無別法即如門下所謂知而不能者習之而已人安得遽能以習而能論語開卷示一學字即示一習字又示一時字學而習習而時自凡人作聖賢不過三字立下見效者也即如忿欲習於懲窒懲窒過二三次便省力便有味豈患不能耶

與孫淇澳宗伯 乙丑

世事甚危黨人之危不足言也年來履虎尾反覺

有用力處現前於穆之真絕無聲臭安得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是刃鏦鬥鑱之所不能及安得有死生但在日用煉習純是此件即真無死生耳知翁臺進步處又在百尺竿頭幸不吝教示

答劉念臺

向得丈所寄王侍御書當此時侍御有此心是於漫天殺局欲一轉生機真仁人也果爾弟正不可見之何者敝邑爲通都此地人多踪迹弟爲貢獻之着則侍御先無以自爲何能爲世故弟雖奉丈

教終不敢見也近日又得丈書仰見直心浩氣可貫金石泣鬼神而所教者弟不敢以爲然近都下正有傳姑蘇詞林作六君子吊忠文者想如丈教正實其說矣此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即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牆而死也況吾輩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業天假良緣安得當面蹉過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着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着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

丈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

荅熊壇石操院

新法之行吾黨亦與有過經歷世故乃知義理無窮君子自反亦無窮若夫一治一亂殆非人力所能爲去年九月木星犯三台其占已如見今日也諸君子在外者尚可得民和固邦本而漸次芟除四載中所布列已去其四自此民不聊生大亂將作矣老公祖於俸序中不久榮轉當留心救世不必以自潔爲高弟歸迫歲除粗了家事元旦後即

入山村行吟澤畔作快活屈原不四土室作疎散袁閎而已

與李次見侍御

世事雖甚亂吾輩正可乘此絕無滋味之時作絕有滋味之事何者身無世道之責矣可謝一切紛擾之累矣蕭然一身取資何幾兩間甚廓可以自容千古甚長何以不愧滋味寧有窮乎知翁丈同此致也弟所居湖干蓮花正放蚤起推窓見鮮葩簪簪出濁泥中一似人生當此世界但心不隨境

染者眞蓮花矣野趣方濃不忍出門不得一看台
丈寄此道意

與徐按臺

台臺以殊格待黨人諸黨人惟銘之心不敢出諸
口惟是地方人才萬不可齒及諸黨人非惟大傷
老公祖抑且深禍諸黨人彼且以諸黨人圖死灰
之然爲醼局之本借以大創決非小懲又增　朝
廷一番過舉傷宇宙一番元氣何益之有哉非獨
愚計實出輿情俯賜採納世道所關也

答楊金壇

世路醼覆一彼一此如山勢遞爲起伏如水波遞
爲來續以此遞成今古無足異也但盛世之一徃
一來究歸於治衰世之一徃一來究歸於亂仁人
君子不能不爲杞憂誠有如台臺所教若不肖之
放煞鳥歸林洞適得其所雖林洞未必遂能安處
而衰白之人得一日且爲樂一日總不作前後想
也伏承翰貺此誼當篆之衷臆

答王無咎

世界如棋局人才如白黑子勝負不常在吾輩則以不常者爲常故勝不爲喜負不爲戚勝可也負可也客散棋收勝負安在哉常者在此不在彼也與其得罪千古無寧得罪一時困窮之中借以洗心滌慮爲大歸之計而已道義之愛中心藏之所祈綢錦璞玉以爲天下

與曹允大

昔漢二疏祖帳東門外爲千古健羨近魏黃門就逮貴邑士人之攀號爲千古悽愴悽愴者何必減

健羨乎天地間總是一大戲場悲歡離合留一影子與後人觀場耳

與東林諸友

有人問我東林作何工夫吾拱手對曰只是這等大聖大賢也增不得些子愚夫愚婦也減不得些子莫輕看了這一拱手從前不知費幾許鑽研方討得這個模樣從後不知費幾許兢業方保得這個模樣且莫說要看臘月三十日

臨終與華鳳超

此先生臘月三十日

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統此道意不能一一也三月十六夜攀龍頓首

龍正謹按亢龍有悔聖人有時爲亢龍耶否耶伊周處亢而不死先生處亢而死子房懷英不處亢而不死先生處亢而死任智遠害之士或不處亢而亦死先生處亢而死同耶異耶悔耶否耶夫子言之矣惟聖人不失其正宜亢而亢正也宜死而死正也以必不處亢必無死地爲正失其正者毋乃多乎先生于魏忠節之逮也語子曰吾以惑於救世昧於知幾先生嘆無救於世也兆自嘆其將及禍也仁人殺身自古衆矣亦云正而已矣奚悔而奚嘆

高子遺書卷之八 下終

高子遺書卷之九

序

大易易簡說序

夫易豈難知者乎哉豈難能者乎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八者流動充滿于吾前吾于其中具形而爲一物天地之八者未嘗不備于我我之八者未嘗不充塞于天地靜而成象動而成占成象者退藏焉而爲密成占者神明焉而爲德吉凶悔吝如日月彰彰焉而冥行者不知也聖人惻然患之莫

能致力則以易示之又詔之曰占故曰易者卜筮之謂也卜筮者占之謂也靜而不密則不占動而不德則不占至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之以蓍則卜筮之一事云爾謂蓍不足以盡占可謂占不足以盡易不可雖然不見易而能占者鮮矣則謂蓍爲占也亦宜於何見易曰易無之而非是識其無之而非是無之而不可見易也然果何物也曰吾之心也天下有非易之心而無非心之易是故貴于學學也者知非易則非心非心則非易也易則

吉非易則凶悔吝其知易知其能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於是作易簡說夫五經註于後儒易註于夫子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明易矣

周易孔義序

周易孔義者何孔子之義也人每言易最難讀余謂不然見易難耳見易則見道道豈易見哉若讀之而已六經惟易易讀何者經非註則無門入註非經則從門入者註也非經也惟易註自夫子故即註即經非夫子而吾烏知易之所語何語哉學

易者當以夫子之註學字繹而句味之經不難讀也然而經者易也易非經也存乎其人夫子固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此者何也見易之謂也易以孔義明孔義又以易明以目前事故不易見然以目前事初非難見也

朱子節要序

聖人之道大矣學者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賦質各別成德亦殊至於前聖後聖若合符節之處

則不容毫氂差也以毫氂差迺千里謬矣聖人嚴似是而非也嚴之於此也繇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爲顏曾思孟然當孟子之時邪說竝作而仁義充塞不有孟子孔子之道不著也繇孟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爲周程張朱然當朱子之時邪說竝作而仁義充塞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故昌黎韓氏曰孟子功不在禹下而河汾薛氏曰朱子功不在孟子下可謂知言矣夫聖人之道載在六籍得其言而得其意以之而明聖人之道不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以之而晦聖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

籍之言迺始幽顯畢徹吾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流地非獨研窮之勤昭晰之密蓋其精神氣力眞足以柱石兩間掩映千古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其書自傳註而外見於文集語錄者浩渺無涯攀龍不自揣量三復之餘節其要言倣朱子近思錄例分爲十有四卷而不敢擬於近思名曰朱子節要嗚呼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而不知孔子朱子之道不著也余豈知之者哉以爲是編於

天理人欲毫氂千里之介莫詳焉學者欲知前聖後聖若合符節之處此其要也鍥成書此以諗同志

就正錄自序

人之所以爲人者性而已矣性之所以爲性者天而已矣人在天中爲至虛天在人身爲至靈虛靈者於人無朕於天無際性之所以妙於天人之間而爲心呈天之體顯天之用而非徒以茫然思慮者供其塊然官骸者晝夜接攜之妄而已也自夫

人認塊然者爲身茫然者爲心至舉吾之與生俱生者卒與死俱死而不自知其不自知錄不學也蓋聖賢具言之存乎人之好古而敏求之其事至近其近在目前而人以渺然之軀與天同者不出於目前至近第舉吾幼所誦讀者切身體味之而見矣不俟至拙以拙也安於拙而無他營體味所及如見嶽於一拳見海於一勺就正於海內有道曰果其爲嶽也與否果其爲海也與否必有語之嶽與海者矣

講義自序

聖人之言多矣而曰欲無言明乎所言者皆言其無言者也而天下後世卒未免求聖人以言求聖人之言於聖人若與我不相涉者然此學之所以不可不講也講學者明乎聖人之言皆言吾之所以爲吾也夫吾之所以爲吾果何如哉知之一日而有餘行之終身而不足者也知者不知乎此行者不行乎此人各以其所知所行者言焉其於聖人之言多覿面失之矣此學之所以不可不講也

吾郡舊未有講學者顧涇陽先生倡之數十年來津津焉秉彝之在人心觸之而動有火然泉達而不容已乎不佞幸從諸先生後不能無請益之言實不敢求聖人於言求聖人之言於聖人然所言者其所知所行也懼其覿面而失聖人之言聊舉以就正有道求吾之所以爲吾者

重鍥近思錄序

朱子曰四書爲五經之階梯近思錄爲四書之階梯言所繇以從入之序也從茲而至聖人之道譬

之植五穀者下種既眞培之溉之熟可計時而待匪是是種稂稗而欲其爲五穀也夫近思者近取諸己近取諸己萬理具備視聽言動繇是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繇是聖人之道如此而已矣要在人默而識之默而識之曰悟循而體之曰脩脩之則彝倫日用也悟之則神化性命也聖人所以下學而上達與天地同流如此而已矣此其教所以賢愚胥益爲能開物成務惠天下萬世於無窮也今之說者好言悟夫悟誠足貴也懲之者

又諱言悟夫悟奚可少也立卓非顏之悟乎至於不遷怒貳過斯其悟眞悟矣一貫非曾之悟乎至於啓手足斯其悟眞悟矣今之悟者何如耶或揣心而乍見心境之開明或專氣而乍得氣機之宣暢以是爲悟遂欲舉吾聖人明善誠身之教一掃而無之決隄防以自恣滅是非而安心謂可以了生死嗚乎其不至於率獸食人而人相食不止矣予既倣近思而節朱子要語泰生彥熙欣然有意其間并刻近思錄嗚乎逃虛谷者聞人足音跫然

而喜況於今之時乎於今之時有能讀小學近思錄而斤斤脩彝倫日用之間以爲學者吾必謂之曰聖人之徒也

朱子性理吟序

昔者子朱子嘗取六經四子中要義約爲韻語命曰性理吟以訓其子芝老金川車公名振者受於其祖松坡公松坡得之五河李先生李得之雙峯饒先生饒得之勉齋黃先生黃則親承師授者也天順中車公爲常州府司理刻於常攜其板歸燬

於火嘉靖中車公壻饒公名傳者爲汀州府司理刻於汀今年予訪維城張公於武林得而珍之曰信非朱子不能作矣味之而愈旨研之而愈深終身所不能窮也昔明道先生嘗欲爲詩歌以訓蒙士朱子此編豈成其志乎學者幼而誦之長而繹之載籍雖博要旨不離乎是以是求道如規矩設而不可欺以方圓南北辨而不可欺以燕越也夫因重梓之以廣其傳焉

予欲重梓此編久矣而忽忽逾邁歲月今乃得

吾姻家楊爾亮梓之爾亮而好此也亦度越時俗也哉予見張無垢作論語吟後人多繼其響者大都以禪機說聖學面目不相似也學者於是編深味之始知聖人之學其時行物生之機躍然言意之表者不必求之於禪而民彝物則之正秩然矩度之中者不可亂之以禪也有茲刻而此意之流行天地間其不晦矣乎

程朱闕里志序

自昔大聖賢之生必有同道共德者出于其地相與左右後先以明其學撥天下之亂而反之治吾夫子生尼山顏曾思三大賢非出其家即出其鄉七十二弟子大抵魯人爲多至孟氏道益大明而近聖人之居又若是其近也豈偶然之故與孟氏之後聖學不傳千四百年重開於周子光大於程朱程夫子生洛朱夫子居閩人知三夫子洛閩相去之遥不知兩姓之祖同出歙又同出黃墩之撮土也天地之氣山河之靈鍾爲聖賢或發於一時一地或培其先世而發於異地異時蓋上下千古

不能幾見然則黃墩者固千古靈異所鍾而歛之最勝事也朱子而來四百餘年未有表其事者表之自趙誠之先生始方定之先生繼之而後歛庑劉公卽地朔祠焉太學趙君某誠之先生孫也乃博考旁搜舉凡有關三夫子者彙而志之使新安人士開卷見三夫子也志成以鮑公中素教徵言攀龍攀龍何所知嘗竊窺古今之槩矣三代而後聖王不作於是夫子出以六經治天下決是非定好惡使天下曉然知如是爲經常之道越志者

欲有所肆焉民得執常道以格之故亂臣賊子不旋踵誅夷生民之類不至糜爛而無遺餘是六經者天之法律也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天下所以治而無亂亂而卽治者以六經在也然漢唐之間儒者溺訓詁而傳六經之糟粕伊氏言心性而亂六經之精微傳其糟粕者言理而不本之心亂其精微者言心而不本之理一則窮深極微而外於彝常日用一則彝常日用而不可知化窮神于是六經又敝而周程張朱五夫子者出五夫子出而後

知六經者天理二字而已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者也無所增于聖無所減于凡無所升于古無所降于今者也誠者誠此敬者敬此格物者格此明此而後知俗儒之所蔽佛氏之所亂一膜而千里也人知程朱三夫子之黃墩亦知其學之黃墩乎豈惟三夫子千聖萬賢之黃墩胥於是乎在尼山乎黃墩乎天地之氣山川之靈鍾爲聖賢其生也有自其出也有爲夫何爲哉明此而已矣

重刻諸儒語要序

唐荆川先生輯諸儒語要十卷其六卷皆諸先生所自得語四卷則辨析同異而考亭之語爲多吾友黃雲翼讀之而奮然起曰道在茲乎重刻於浙中而徵言於不佞夫不佞則烏知道竊以善觀聖人之道者觀其學善觀聖人之學者觀其教善觀聖人之所言者觀其所不言觀聖人而後乃知諸先生也夫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遠矣故不難於自盡其心而難於盡衆人之心不難於開一世人

之心而難於稽萬世人之心聖人知不學之害小而學術之害尤大不學之害害其身而學術之害害萬世故能言而有所不敢言欲言而有所不敢盡欽欽然守先王之法文則先王之文禮則先王之禮聖人特示之博特示之約使萬世之賢且智者有所裁而不敢恣其意愚不肖者有所循而得以殫其力如是而已矣夫道人所自道也譬之適長安者聖人第示以至之之塗示以至之之具爾塗不辨不可得而至用不具不可得而至及其至

則長安自見不以言而見也後之教者不然每修言長安而學者亦宛若身親其地然而心遊千里身不越跬步也彼其修言長安者夫豈非身至之者乎以爲言塗與具非長安也乃不知徒言長安者之非眞長安也夫然後知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之遠故於其所不言而知其所言也斯義也錄孔子而來惟周程張朱五先生得之自五先生外諸先生各有獨至而學聖人者必以五先生爲其辨塗之正具用之備也吾觀聖人之教而知諸先

生觀諸先生之教而益知聖人甚哉教之關萬世生人命脈也是以聖人視如河堤蟻穴知其必決而慎之

王文成公年譜序

嗚呼道之不明也支離於漢儒之訓詁道之明也剖裂於朱陸之分門程子之表章大學也爲初學入德之門今之人人自爲大學也遂爲聚訟之府何天下之多故也　國朝自弘正以前天下之學出於一自嘉靖以來天下之學出於二出於一宗

朱子也出於二王文成公之學行也朱子之說大學多本于二程文成學所得力益深契于子靜所緐以二矣夫聖賢有外心以爲學者乎又有遺物以爲心者乎心非內也萬物皆備於我矣物非外也糟糠煨燼無非教也夫然則物卽理理卽心而謂心理可析格物爲外乎天下之道貞於一而所以害道者二高之則虛無寂滅卑之則功利詞章朱子所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也蓋戒之嚴矣而謂朱子之學爲詞章

乎善乎莊渠魏氏曰陽明有激而言也彼其見天下之弊於詞章記誦而遂以爲言之太詳析之太精之過也而不知其弊也則未嘗反而求之朱子之說矣當文成之身學者則已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而文成亦悔之矣至於今乃益以虛見爲實悟任情爲率性易簡之途誤認而義利之界漸夷其弊也滋甚則亦未嘗反而求之文成之說也良知乎夫乃文成所謂玩弄以負其知也乎高攀龍曰吾讀譜而知文成之學有所從以入也

其於象山曠世而相感也豈偶然之故哉時攀龍添註揭陽典史莊大夫致菴公以茲譜示而命攀龍爲之言攀龍不敢而謂公之文章事業蔑以尚矣學士所相與研究公之學也故謹附其說如此焉

許敬菴先生語要序

聖人言道未嘗諱言無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無聲無臭者不可言言人倫庶物而已聖人曰即此是道更別無道也夫曰即此是道更別無道

者無之極也學者不察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故典曰天序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詩曰天討是之謂天則非人所能與也以人與之爲私而已聖人之學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萬變在人實無一事也無之極也今之言無者異於是曰無善無惡夫謂無惡可矣謂無善何也善者性也無善是無性也吾以善爲性彼以善爲外也吾以性爲卽人倫卽庶物彼以人倫庶物是善而非性也是岐體用岐本末岐內外岐精麤岐心迹而二之也聖人之

道一以貫之是故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彼外善以爲性故物曰外物窮事物之理曰徇外直欲一掃而無之不知心有未盡不可得而無也理有未窮心不可得而盡也今以私欲未淨之心遽遣之使無其勢必有所不能則不得不別爲攝心之法外人倫庶物而用其心至於倫物之間知之不明處之不當居之不安將紛擾滋甚而欲其無也愈不可得矣是故以理爲主順而因之而不有者吾之所謂無也以

理爲障遏而掃之而不有者彼之所謂無也兩者根宗少異而精神血脈頓若燕越背馳不可不察也德清許敬菴先生汲汲於拯其溺也其遺言具在吾友張維成周自淑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復揭先生要語刻之而徵序於攀龍攀龍則何知道謂先生立言之正二君擇言之精而集中無善無惡之辨最爲喫緊故表而論著之以就正於二君就正於天下之有道者不知以爲何如也

方本菴先生性善繹序

名性曰善自孟子始吾徵之孔子所成之性即所繼之善也名善曰無自告子始吾無徵焉竺乾氏之說似之至陽明先生始以心體爲無善無惡心體即性也今海內反其說而復之古者桐川方本菴先生吾邑顧涇陽先生也方先生謂天泉證道乃龍溪公之言托於陽明先生者也攀龍不敢知竊以陽明先生所爲善非性善之善也何也彼謂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則是以善屬之意也其所謂善第曰善念云而已所謂無善第曰無念云而已

吾以善爲性彼以善爲念也吾以善自人生而擇以上彼以善自五性感動而後也故曰非吾所謂性善之善也吾所謂善元也萬物之所資始而資生也烏得而無之故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善一而已矣一之而一元萬之而萬行爲物不二者也天下無無念之心患其不一於善耳一於善卽性也今不念於善而念於無無亦念也若曰患其著焉著於善著於無一著也著善則拘著無則蕩拘與蕩之患倍蓰無算故聖人之教必高于遺書 卷之九 十六

使人格物物格而善明則有善而無著今懼其著至夷善於惡而無之人遂將視善如惡而去之大亂之道也故曰足以亂教此方先生所憂而性善繹所以作也善乎先生之言曰見爲善色色皆善故能善天下國家見爲空色色皆空不免空天下國家見之異則體之異體之異則用之異此毫氂千里之判也嗚呼古之聖賢曰止善曰明善曰擇善曰積善蓋懇懇焉今以無之一字掃而空之非不教爲善也旣無之矣又使爲之是無食而使食

也人欲橫流如河水建瓴而下語之爲善千夫躍之而不足語之無善一夫決之而有餘悲夫

王儀寰先生格物說小序

大學在明新止格物者格知明新之至善處也故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明新止之物也誠正脩齊治平皆明新止之格也格者止也通也正也格物則隨物察則物格則一以貫之格物必窮至極處物格則通徹無間而物各得其正矣天地間觸目皆物日用間動念皆格一部大學皆格物也六經

皆格物也孟子七篇更可作大學註疏何者以皆窮至其極見天理眞面目也予嘗以此語人罕有解其微者儀寰王先生格物說獨得余心同然矣學之旨庶幾其明矣先生二府京口大得民和其以格致爲治平乎自是而歷愈久益將以治平顯格致乎嗟嗟聖人之學所以與佛氏異者以格物而致知也儒者之學每入於禪者以致知不在格物也致知而不在格物者自以爲知之眞而不知非物之則於是從心踰矩生心害政去至善遠

矣所係豈其微哉

點朱吟序

啓新錢先生之于易也蓋四十年動靜食息于其中矣當其精思力踐之熟一旦豁然見夫聖人畫乾畫以象天畫坤畫以象地合乾坤畫以象人故夫卦之而八重之六十四皆天地象也皆人象也像其象焉之謂人不乾不坤不震不巽不坎不離不艮不兌之謂匪人世人知易之爲象不知象之爲儀是人與易二之也說易者自程朱兩夫子而

後先生可謂再闢乾坤之門而發其蘊矣然象像之書行于世理淡文與學者至不能句罕有知其義者吾邑吳叔美諸君謀于攀龍曰豈可當先生而不得其道一聞于錫之士耶龍曰然於是迎先生說易東林先生欣然許之以十一月六日至又四日而日長至其夕相與飲酒而樂先生爲詩示學者閉關之義一時從游士賡而成集先生既序而刻之攀龍復申其義曰夫關心關也其紛念爲商旅其真宰爲后商旅不行則內固后而省方則

外馳闔乾坤之門而爲闢斯闢乾坤之戶而爲盛德大業三百八十四畫一畫綰之而先生閉關之義固象像之扃鑰也

虞山書院商語序

孔門高第弟子其在南方者獨言子耳虞山故有文學書院俎豆之而毀於江陵相弔其墟者輒咨嗟嘆恨以爲是鳳凰麒麟之棲峙於此是高山大川之鎮浸於此而且如是後之人其何觀焉瀛海耿侯來令茲邑暮年政通人和案牘直供其游刃

而慨然念曰治世有大於人才者乎育才有外於教化者乎興教茲土有舍其先賢而別有示之者乎於是重復書院羣邑之紳紳先生博士弟子講習焉攀龍從涇陽先生報謁侯而適遘其會得聞侯深造自得之學得見諸先達抑抑之儀得研諸文學亹亹之論自幸以爲不世之遇而涇陽先生於會中有相商之語侯且錄之木而欲攀龍爲引語攀龍愚不肖無所知識竊見侯之標學道堂曰願學孔子以爲是此學之大準的也亦此時之大

疑義也夫學者誰不學孔子自陽明先生提挈良知以來掃蕩廓清之功大矣然後之襲其學者既非先生百年一出之人豪又非先生萬死一生之學力徒徒掠其便以濟其私人人自謂得孔子眞面目而不知愈失其眞精神攀龍少卽疑之於是熟窺吾夫子見其賊鄉愿誅鄙夫生夷齊死齊景斥嫺竈攻冉求至斤斤一泰山之旅若芥於目楔於口疾痛於身有不能忍者何也於季路冉列成人於子貢三列士品總之不離本實者爲是言仁

至微密矣未嘗離日用庸行卽直指立達眞體不過以近譬爲方至戒巧令近本訥仁夷齊仁三仁昭昭揭象而示之又何也以夫子聖智發其慧辨豈別無神奇乃其自言信而好古好古敏求詩書執禮外例入不語罕言中又何也厚葬也以爲薄視顏子爲臣也而以爲欺天卽區區不正之席不正之割若水火之當吾前而不敢踏又何也此聖人無行不與之教要非依倣比擬可得而不可不思其故攀龍參求於此非一日矣滃然未有見也

但自見柔情凡念胷氣懈心交錯而發以漓吾之
眞體故言未出諸口而愧已集於心其何以發涇
陽先生之意雖然吾見先生欽欽以小心爲學奉
孔聖之矩矱先儒之幽其言平實微婉令人於眞
念頭發處默識本心默識莫之爲而爲之天至其
言外之旨則穆然有深憂於世詩曰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嗚呼耿矣有眞精神於
世道者也其必有以知之矣異日者吾且就而求
吾所願學

桐川會續記序　當道改鶴鳴書院

桐川會續記者何方明善先生敎於桐川有桐川
會記令子廷尉魯嶽公善繼述之有續紀紀備矣
其承先也篤其堅後也切脈正而澤長百世不朽
矣吾讀公至善堂記更有味乎其言也夫非善不
名至非至不名善至者無以加之之謂所謂極也
格物者窮至其極處卽至善也斯紀也善其明矣
乎而公之復徵余言余又何言也無已請言格致
之法所繇以明善者可乎朱子曰當因其所發而

遂明之此四端之說也孟子之法也吾則曰又當因其所未發而遂明之此大本之說也中庸之法也何以因其未發也諸賢之登至善堂也有不雖雖肅肅者乎此雖雖肅肅之時有喜乎怒乎哀樂乎抑有思慮乎無有也所謂未發也善之體也一反觀而明矣此反觀者何物也心也明德也性寂而靜心能觀之情發而動心能節之此心之所以統乎性情而明德之所以體用乎至善也格致之法也吾不能必登斯堂者皆雖雖肅肅而能必雖

雖肅肅者無乎不善也吾不能必出斯堂者皆純於善而能必明善於斯堂者不復入於不善也則斯堂之功不既大乎於所發明善善最真于未發明善善最顯明善者不加毫末夫不加毫末者善也乃以爲無善可乎明善先生鳴斯學于桐川而畚嶽公和之桐之人相率而和之四海之內相率而和之好爵之縻中心之願以性善也稱鶴鳴也固宜

崇文會語序

崇文者何崇文公朱子也吳公伯昌生文公之鄉崇文公易也生於今之時崇文公不易也自良知之教興世之弁髦朱學也久矣一人倡之千萬人從之易也千萬人違之一人挽之豈易易哉此所謂不惑者也能反其本者也夫學者學爲孔子而已孔子之教四曰文行忠信惟朱子之學得其宗傳之萬世無弊即有泥文窒悟者其敦行忠信自若也不謂弊也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破泥文之蔽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

子之教也今其弊畧見矣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脩蓋至於以四無教者弊而後知以四教教者聖人憂患後世之遠也

尊聞錄序

聖人之學復其性而已何以復性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是所錄以復之道也然而論語二十篇不言心第

兩言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曰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以說也是則固有違仁踰矩之心乎噫聖人之憂患後世至矣繇漢以來儒者不言大學言大學自二程夫子始曰是孔氏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故言大學在程門最詳而章句或問之作朱子又因其說而推明之莫或背也至王陽明先生始以爲是求理於事事物物之間析心理爲二矣率天下而義襲矣蓋先生自以其得諸心者取證於大學又以後世傳言失眞之舛盡責諸先儒而不察

其實也豐城見羅李先生之說大學也曰皆不其然大學犁然明立三綱而止歸至善秩然井分八目而本歸脩身知止要矣而止何在本末始終敘人止法也而本何在脩身爲本也知脩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之至也善在此止在此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性學也匪獨大學先生之說論語也猶是說思孟六經猶是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也或曰聖人教人言而不離乎是寧若是之拘拘乎曰不然先生之學主于明宗

自致良知之宗揭學者遂認知爲性一切隨知流轉張皇恍惚其以恣情任欲亦附于作用變化之妙而遡復久矣不知大學教人復性格致八目皆其工夫也日孩提之愛敬乍見之怵惕平旦之好惡非性乎致良知者致此致之非復之乎曰乃若其情則可謂善矣請循其本何以有乍見之怵惕何以有平旦之好惡前乎是者遂淪于無乎後乎是者可執而有乎則孟氏之指可知也嗚呼吾讀論語而後知聖人憂慮後世之遠也知論語之宗

是故知止脩之宗先生之說具存書要其高第弟子陳君古池侍先生於清漳日以所聞於先生者開示來學記其會語名曰尊聞甲午冬攀龍過漳見先生而古池出以示攀龍而命爲之序攀龍不敢辭而謹書其端曰昔者孔子之教七十子非不嘗面聞也子貢遡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何居可思矣然則吾曹之尊所聞於先生者宜何如哉先生之教身教也請反求之身而毋徒以言

馮少墟先生集序

少墟先生予同年馮仲好也仲好少卽志聖人之學繇庶常吉士爲侍御史言事罷歸閉關九年精思力踐而於聖人之道始沛如也所在講學論道爲集凡二十二卷余受而卒業焉作而歎曰此眞聖人之學也聖人之學之難明也蓋似是而非者亂之其差在針芒間不可不辨也今夫人目則能視耳則能聽手則能持足則能行視聽持行者耳目手足也所以視聽持行者何物也凡世之不知

學者皆覩面而失之於是也然而目之視貴其明耳之聽貴其聰手之持貴其恭足之行貴其重所以聰明恭重者何物也凡世之知學者又徃徃覩面而失之於是也然而目之明非我能使之明目本自明耳之聰非我能使之聰耳本自聰手足持行之恭重也亦然其本來者又何物也世之知正學者又徃徃覩面而失之於是也耳目手足者形也視聽持行者色也聰明恭重者性也本來如是復還其如是之謂工夫也脩而不悟者徇末而迷

本悟而不徹者認物以爲則故善言工夫者惟恐言本體者之妨其脩善言本體者惟恐言工夫者之妨其悟不知欲脩者正須求之本體欲悟者正須求之工夫無本體無工夫無工夫無本體也仲好之集至明至備至正至中非脩而悟悟而徹者不能眞聖人之學也吾特於其集中示人最切者揭而出之以見似是而非者亂吾聖人之學其端蓋異於此也

西齋日錄序

自宋周程張朱五夫子者出而聖人之道始大明於天下學者苟有志於道必錄是入焉吾嘗謂五經四書四子是天地之定局也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崒嵂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舍五經四書四子而求道猶之乎指介丘枯澤以爲山水也謂之無目也亦宜今之學者多惑於異端非異端之能惑人也彼未嘗入宗廟之中擊金拊石吹竹彈絲而漫聽瓦缶硜鼓以爲足以悅耳嗚呼於今之時有能示人以聖人之正

是則然矣亦爲未嘗體之身心驗之日用

道其亦可謂大仁也夫雲間周萊峯先生有西齋日錄蓋先生手錄先儒之言粘之四壁積而成書雖不盡出四子皆四子眞脈也先生眞脩實踐故其擇言最精吾最愛韓昌黎言一室之內有以自娛先生蕭然西齋俯仰今古泯酬道義味其風致三公萬鍾不以易此樂矣學者試讀其書恐見其人於道不思過半乎茲刻也所謂於今之時示人以聖人之正道者也大仁者也

願學齋劉記序

于景素先生既以言事謫官歸杜門讀書津津樂也其言曰士君子植節大難非有禮義維持之人心甚危浸淫潰決而不自覺故其讀書第取足以治心砥行而已自諸經諸儒諸史外一切綺麗浮靡弗好也曰勿以岐吾意久之見夫聖賢之學中正易簡而竊怪夫世之言學者一何異也於是以其得之心間筆之書積而成帙題曰願學齋劉記將刻以諗同志而徵序於攀龍余蓋憮然有感於先生齋願學之意矣夫言學者孰不曰學孔子哉

究其實乃大謬彼其心自以爲有上於孔子者在也吾竊度其槩彼見孔子言明不言幽也言生不言死也言六合之內不言六合之外也以爲可以紀綱人倫而不可以超出生死可以明章禮樂而不可以冥攝鬼神可以具足現在而不可以旁通三世云爾嗚呼其於孔子之道曾未始得門而入焉又何怪其言之異也夫子曰莫我知也夫豈獨當世千萬世而下知聖人者有幾未嘗知之則不得其門也又何怪夫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夫

信之篤死而不移者好學之謂也未嘗學焉則無繇而知聖人之道也又何怪今吾徒蚩蚩之氓大幸而知學矣又大幸而知願學孔子矣而何以學之服其服未也言其言未也行其行近之矣而未也然則如之何曰觀于輿氏所以學孔子者沒身焉而已矣是則先生願學之意也所爲劄以自警警人之意也

重刊採運條議序

昔歐陽公讀李翺賦曰衆囂囂而穉處兮感歎老

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今慮行道之猶非蓋三歎斯言以爲使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翹所憂之心天下豈有亂亡哉嗟乎事有曠世而相感余又不能不歎歐公所言也夫士卑居邑邑不得志謂不能一日居得爲之位爲其所欲爲是不過慕富貴耳非寔有爲者也人有必爲之心天下未嘗無可爲之事未嘗爲之而輒自阻抑者多矣夫徐公偃蹇一第官不過郡佐僻在川徼會　天子興大工需蜀材督有司至逮七縣令徐公慨然以

身殉事入虎豹之穴蠻夷不測之境鳩役而役從諭夷而夷化求木而木得陸也神佐之開山水也龍佐之時雨事克以濟公又爲天下後世之慮陳六難三易之說破百年之拘攣貽無窮之利澤凡徐公所居皆世所謂不能一日有爲而徐公所爲皆世所謂張皇錯愕以爲必不可爲者也是果官之拘人人之不能盡其官耶夫事不身歷則無真知不真知則其誠不能動人一木也民出萬死以得之當事者視之曾不足以當枯槁執成式則刻

於分寸核定費則嚴於錙銖視民之命亦曾不足以當枯稿果斯人之不仁至此哉下莫以告而上不知也宜公言之而上下響應矣匪獨木天下之事皆然嗚呼上之人以爲易而下莫敢以難之說進上之人以爲難而下莫敢以易之說進無怪天下之事日入于難也公之子德夫既成進士而公且拂衣歸夫世有斯人而莫竟其用無怪乎天下之事日入于難也未嘗爲之而曰事不可爲未嘗求之而曰天下無才人人自顧其私而泄泄一世之事此歐公所以憂翺之憂後之人又憂公之憂於無窮也

營政紀言序

晉江奕開徐矦來令平陵朞年悉四境之故考往古之英賢擥山川之要會於是政以時舉自學宮縣治城濠橋道而外復營夏林閘以利漕營利濟橋以利涉營求惠倉以利賑營伍相國祠以表忠營貞義女祠以表義營文昌閣以爲瀨江之鎮屬歲大旱徐矦步禱於相國祠靈雨旋注民以不死

於是四方之士益知徐侯所營非苟而已也皆爲文章以紀其事彙而爲營政紀言不佞某既受而卒業喟然歎曰有是哉徐侯乃可稱宰矣夫邑宰以一邑爲身者也是故山川土田肢體也有不脩飭是肢體之有痿廢也忠孝節義神明也有不昭宣是神明之冥頑不靈也水旱不虞血氣之壅閼不通也漠焉不憫恤於心是聽血氣之壅閼不通也若徐侯者乃稱宰矣夫以一邑爲身者是能以天下爲身者也繇茲進而立於廟堂之上宰天下亦如是矣侯不憶曩日額甬於伍大夫乎大夫之

歿至於今幾二千年矣侯搏顙而額者額之於土木偶人耳從二千年後求其人於土木之偶然而風雲變於咫尺雷雨作於俄頃則是侯與大夫周昭昭然相酬酢而大夫與上帝固昭昭然相陟降也繇是觀之天地固吾之象貌今古固吾之呼吸心誠求之則鞭雷霆挾日月吞吐造化豈難也哉故能宰天下者能宰天地者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寧以其物與其迹在其人在也猶之金瀕

然伍大夫迹在其人在也平陵營政豈直一甘棠也乎

闡幽錄序

我　神祖御極四十八年而謹謫諸臣自萬曆五年始于時江陵相不喪父喪諸臣以綱常大義諍杖者戍者編氓者纍纍矣是後以國本以鑛稅以去奸者發奸者以救言者薦言者推用言者相繼謫幾三百人迨　遺詔錄用無祿即世者且半即存者以酌量裁以冒濫尼不能十而二三何況

沒者忠魂烱烱浩氣揚揚吾不知鬱而爲苦雨淒風抑激而爲冬雷夏雪兩間醇和剝之萬端此固其一矣幸　聖天子穆穆無奏不下賢宰相休休無善不庸南皐先生爲闡幽疏者再太宰乃奏勳司案以廷杖獄死者爲一等贈官予廕餘爲一等止贈官先以七十五人請將益搜其未盡者旋得　俞旨布海內使知爲人臣抒忠誠于　國屈於一時伸於萬世彌久而光諸爲奸利者赫奕旦夕耳嗚呼此闡幽所以爲人心慮至深遠以爲無

須汲汲者其度量相越何如哉夫鄒先生固最先謫召用而復錮幾四十年者吳趙沈艾諸君子相繼沒而先生歸然爲魯靈光　天子用爲御史大夫諸君子卒以先生闡天豈無意乎天之未定疾風迅霆日月晦冥天之既定水綠山青蜮蠱以寧昔屈子賦遠遊欲長年以觀既定之天而忠臣義士顧領沒世者常以年歲之不延悲夫然猶被

三朝寵錫際一時明良而及茲典未爲不幸也元相前則南昌劉公名一燝今則福清葉公名向

高太宰則涇陽張公名問達少宰則定遠盛公名以弘會稽王公名舜閒勳司則奉化戴公名澳後之覽者考鏡焉

無錫縉紳學筆記序

何以使天下治曰人才何以育才曰庠序之教何以使庠序之教天下奉之若蓍蔡循循焉嚮於道也曰在是非著而勸懲者溯古者令民五家爲比其教始於比長閭胥聚衆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而掌其比觸撻罰之事蓋已昭然導之向矣至於州

長以歲時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行成而後卿大夫以登於王蓋勸戒森嚴故民聽不惑其必爲善也如水之寒而火之熱必不爲惡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豈獨其性然哉所繇來者豫矣夫有善惡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賞罰有賞罰而後有勸懲上之人躬明德以示之又嚴勸懲以一之若之何士不務於道而天下不安治且久也今也不然士幼而誦聖賢之言十倍於古乃其父兄所責成師友之勸勉止於一

第而已入官之後俛仰以隨俗積金拓產以裕其子孫而已簿書期會之餘計俸待遷歎老嗟卑而已上之則詩文酒奕以自娛仙玄釋空以休老而已天下滔滔不復知禮義爲何物也鄉飲酒以尚齒而崇德也祠鄉賢以褒往而勸來也或非其人而人不以爲榮士之以行黜也卿大夫以墨敗也恬焉安之而人不以爲辱閭巷之間是其同已不必出於善非其殊已不必出于惡恕於責小人而苛於求君子庶民瞀惑而人不以爲信至號爲儒

者禮義之心不能勝其嗜慾恐天下叢而議其後則皆習爲無善無惡之說以自便以含糊爲長厚以退避爲明哲言行不足訓於天下於是道德滅裂而人不以爲貴幾何不胥而亂也然則如之何曰救今之弊則復古之法而止也德行廢而任詞章既失其本矣昔之詞章猶不敢叛經而亂傳也今則傳註廢而士之說經以意矣說經以意無不可行意也意以亂指指以從邪浸淫潰決將六籍之正皆爲姦言之文是非益諠背而不知所底矣

復之如何有　高皇帝之臥碑　兩朝之敕諭在學必以孔孟程朱爲宗士必以孝弟忠廉爲貴如此之謂是不如此之謂非德行繇是詞章繇是比閭之論議達於朝廷之舉錯繇是賞罰明而勸懲著耳目一而志慮專學如是而止也嗚呼所以行之者難言矣吾邑思永談公爲學宮筆記既成以示予予卒業而歎曰教典具矣科目具矣哲範具矣富貴如蜉蝣淑慝如蒼素毀譽行於一時是非昭於萬世其弗可掩也夫茲記行也上之人考

而思焉以復古之制下之人考而思焉以復古之學徃者之不湮來者之有述公之錫類也遠矣於是不辭而爲之序且以志其平居之慨

毘陵人品記序

士無定品要在不失其人之本色而已夫子曰人之生也直此本色也以其本色也而易如火之炎上水之就下也故無鉅細皆足以成品以其本色也而難如火之不熄水之不汚也故無鉅細之品皆見其可貴品士者核其人必脈理眞而後無贋

品論人者必羣品備而後無失人毘陵爲泰伯端委之地山川平衍習尚得文質之中鎭周而來風氣日開至宋而益著天下有事毘陵人必有則古昔稱先王不忍自決其防者如慶元端平間天下岌岌矣毘陵人硜硜守其所學逐而去之者至以道學解散爲慶而迄於亂亡毘陵人猶孤城死守不下及羽人釋子亦知與城俱亡之爲義寧獨天性亦其習見習聞然也毛古菴先生記毘陵人品顧涇陽先生志桑梓人物侍御嚴所吳公更雅馴

其文辭續入其後死合爲書十卷謂某不可無一言某曰侍御之功偉哉夫人心之所趨必有所定以爲的而期中焉故以富貴利達爲的者取諸昏夜乞哀之巧力矣以聖賢豪傑爲的者取諸平旦虛明之巧力矣二者如霄壤不可同日而語稍錯礙焉人莫知所趨侍御之厚於取善而嚴於別類其示之的乎人固有與生俱生不與死俱死塞兩間亘千古不可得而滅沒者非富貴利達之謂也世人畢其巧力昏夜乞哀以求之而與此曾不相

涉夫以百年易盡之身營此身不相涉之物譬之冠冕金玉被飾土木偶人至於死之日了無餘味而後知其向之所爲罔也大可哀矣其有感於斯編而興起者乎侍御之功偉哉

東林志序

天地大矣古今遠矣聖賢之生豈以一時一地爲盛衰哉程氏之學錮于紹聖間朱氏之學錮于慶元間炎炎乎身之不能保越百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大明其道家誦其書人

通其義春秋大一統諸子百家無得而奸其間卽有邪說士得執所守而拒之嗚呼盛矣此何以故洙泗之學洛閩得其宗學者繇是而入皆可不畔于道傳之萬世無敝也龜山楊先生上承洛統下開閩傳其棲止於晉陵梁溪間浮雲流水之跡耳而吾郡至今言學不畔洛閩不忍曲學以阿世于是見先生之精神大而遠也先生于梁溪棲東林東林之廢久矣屢有復者而未竟顧涇陽先生始率同志告于當道而一新之使夫錫之士進則行

其道于天下退則明其道于此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土也道合則進不合則退綽綽乎有餘裕也夫世事成毀何常之有變易者存乎時不易者存乎道道之所在易乃不易也有易故不可無志涇陽先生屬志于劉伯先伯先志成以諗于予曰請言所以志予曰道者人之神也迹者神之著也故東林在而龜山先生在龜山先生在而洛閩夫子在洛閩夫子在而先聖在神一也一著而無不著今夫東林之志彙矣堂室則志什器則志圖書

則志室儆可葺也器儆可新也圖書儆可更也人儆則澌滅矣何以使人之不儆也曰在學學非他也人還其人之謂也如目本明而還其明耳本聰而還其聰心本仁而還其仁四體本恭而還其恭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本親義序別信而還其親義序別信本來如是之謂性知其如是而還其如是之謂學不學而人儆人儆而神離如呼吸之離于體夫以千秋之神滅于一日哀哉後之君子觀于志即有不忍于一脈之滅而不續者斯脈也即以

一念續矣

東林會約序

吾錫故未有講學者有之自宋龜山楊先生始今東林其皋比處也自元以來蕪廢久矣復之於邵二泉先生王文成之記可攷也嘉隆以來又蕪廢矣復之於顧涇陽先生於時中丞則嗣山曹公直指則起莘馬公督學則意白楊公兵使者則龍望鄒公郡伯則宜諸歐陽公邑侯則平華林公皆曰都時哉不可失各捐金構祠宇同邑顧侍御驤宇公

則出其所有地以爲祠址林侯復以其工之羨買田供盍簪之饌涇陽先生而下同志者又各捐金買地搆爲講堂書舍以爲講習燕居之所而先生復爲約指示一時從遊者益攀龍讀而嘆曰至矣無以加矣古之君子其出也以行道其處也以求志未有飽食而無所事事者夫飽食而無所事事斯不亦樂乎又何多事而自取桎梏爲耶噫正以其不能無事云爾夫人有生則有形有形則有欲有欲則有憂以欲去憂其憂愈大蚩蚩然與憂俱

生與憂俱死矣學也者去其欲以復其性也必有事以復於無事也無事則樂樂則生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而浩然于天地之間夫人即至愚未有舍其可樂而就其可憂然徐而究其寔卒未有不就其所憂而舍其所樂者嗚呼其亦弗思耳矣思之如何約備矣無以加矣謹刻以公同志者期相與不負斯約云

同善會序

錢啓新先生倡同善會於毘陵其會歲以季舉會

者人有所捐聚而儲之見有隱于中者施之於是無告之人寒者得衣飢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棺同會者人人得爲善吾邑陳子志行聞之欣然曰夫學豈託之空言將見之行事此其爲行事之實乎而問於攀龍曰吾知如是之謂爲善也子爲吾言善所從來余曰噫大哉子之問也夫善仁而已夫仁人而已夫人合天下言之也合天下言人猶之乎合四體言身吾於身有尺寸之膚刀斧刲割而木然不知者乎吾於天下有一人顛連困苦

見之而木然不動於中者乎故善者仁而已矣仁者愛人而已矣志行曰君子欲萬物各得其所而不能使萬物必得其所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如力之不及何曰務博者求諸人仁者取諸已取諸已者力所及也吾取諸力之所及天下人各取諸力之所及何人何我何大何小何窮何達施不亦博乎濟不亦衆乎志行曰聞善者必福有不然者何也曰凡吾爲德於人非期人之報也又非施於人所不報而期天之報也求福爲善故爲善無福志

行曰人知善之必福猶弗爲善必欲其無爲而爲執途之人責以聖賢之道乎曰噫是不知不爲善之不可爾於吾之身刀斧刲割而木然者必死人也於天下顛連困苦而木然者其死一也然則吾之爲善如渴而飲飢而食飲食亦望報邪志行曰善者固無福與曰道二仁不仁而已仁生道也不仁死道也天下之禍萬有不同皆死道也天下之福萬有不同皆生道也仁則生善則福猶形影然有爲之心非仁無爲之善即福也志行曰善吾今乃知大身是謂同善

重刻感應篇序

天地間感應二者如環無端生人物之萬殊感應所以爲鬼神非有鬼神以司感應也凡世人所受一飲一啄莫不前定皆應也命之不可易者也凡世人所作一善一惡各以類分皆感也命之自我造者也惟即感爲應故即人爲天不然是有天命無人事聖賢脩道之教皆贅矣或以爲是近於佛氏因果之說而諱言之不知佛氏因果之說即吾

儒應感之理聖人以天理如是一循其自然之理所以爲義佛氏以因果如是懼人以果報之說所以爲利其端之殊在抄忽間耳今懼涉于佛氏之因果并不察于感應之實然豈不謬哉然則命之既定者不可得而易與曰何不可易也數即氣也氣即理也理即心也心之變化無方而善之與惡殊致惡以有心爲大善以無心爲誠有心之惡禍斯速矣無心之善感斯神矣是以聖人重無心之感有其感之理易而氣易氣易而數易皆自心之

變化也此人之所以爲天而命之胥繇人造也端銘薦君重刻感應救劫等篇使人知感應之實而誠於爲善其功大矣吾特明感應者皆鬼神所爲鬼神者皆人心所爲天地之道爲物不二者也

合刻救劫感應篇序

聖賢言義理而吉凶在其中矣鬼神告吉凶而義理在其中矣鬼神別無事吉凶其善惡以爲事聖人見善者之必吉惡者之必凶如夏之必暑冬之必寒而世人不知也故汲汲然開之引而之於善

以救其焚拯其溺故曰吉凶與民同患而世人不信也則不若且示以鬼神之言此吳君伯玉茲編所以刻也夫善人之性也豈待懼之以劫禍懼之以感應而後從事乎則從不善而入於善之難也懼而入焉入而安焉夫然後知向之爲不善且自投於水火而茲編者引而出之也仁人之利不旣溥乎嗟乎人知鬼神之能爲吉凶而不知感應之爲鬼神感應者何義理也名之曰義理人以爲迂名之曰鬼神人以爲靈吾故曰且示之以鬼神

程行錄序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如樹之必枝葉必花必實自然而不容已也彼豈以善之可以有功獲福而爲之乎然而人之爲不善者動於欲而不能自克語之以禍福猶有所慕而勉畏而不敢語之以理則以爲迂而無當夫其以爲迂而無當者不知理之爲何物也夫理者何也天也善則祥不善則殃者也而天者何也心也善則安不善則不安者也天下有爲不善而安焉者非其爲說以自解必其習

之久而不覺也君子之爲善循理也畏天也求自慊其心也自然而不容已也洗心湯君之爲程行錄也曉然示之以如是爲善如是爲不善如是爲善善雖小有功如是爲不善不善雖小有罪姑以禍福告人引不知者之入於善也入而安焉而後知人之不爲善乃樹之不枝葉不花不實者也伐無日矣吁可畏哉

鄭天台四書題咏序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此聖人所爲嘿而

識之者也夫曰默識則不可得之於言故曰欲無言而其理昭昭乎盈眸而是矣或曰此與釋氏教外別傳之意同程伯子亦曰若識得信是會禪也蓋釋氏最微妙處已經聖人平平拈出矣天台先生之題咏也倘亦有西來意乎余曰不然道無之非是也惟其無之非是故無物不可舉而示焉況於聖賢之言乎夫子之在川上也而示逝者之如斯矣子思子之於鳶魚與必有事焉之意同必有事焉與舞雩三三兩兩之意同皆於不可名言中

名言之令人憬然而思躍然而會也此鄭先生題咏意也或曰昔張橫浦之咏論語所以異於論語者何在先生之題咏其異於橫浦者何在先生必知之余曰然相與問之先生會先生飲酒張目視曰我醉欲眠君且去

重刻倪雲林先生詩集序

今天下學者好稱說中行夫道中焉止矣中行豈不貴然徐而覈之徃徃敗裂名撿者多出好爲中行之士何居孔子時中之聖孟氏曰吾所願則學

孔子也至其舉聖人百世師則曰伯夷柳下惠何居豈非以孔子中和之極如天地渾然無跡而高蹈絶跡曠然塵滓之外者能令人欣慕愛恡油然興起而不自覺也夫吾少則愛慕古之隱君子如逸民之倫尚矣至沮溺丈人於陵仲子未嘗不賞其獨徃之趣以爲其人縱不得附中庸之義不有聚斂之冉求龍斷之叔疑乎何可令諸賢見耶俯仰千載而吾鄉有倪雲林先生間嘗誦其詩想見其人如在雲霄之表願爲執鞭而不可得會其裔

孫錦將重刻先生詩集謂余不可無一言篇端余謂之曰夫詩也者先生之所以傳也先生者詩之所以傳也後之人誦其詩不論其世可乎先生生元末當天下大亂張氏雄據江右一時才名之士無不匍匐其門竊其餘潤先生知不足與有爲鴻飛冥冥不可榮以祿當是時先生詩若畫布滿人間鄉翁市豎叩無不得而獨不可張氏至麾其造廬之幣先生以是幾不免恬然殺身不悔也易不云乎幽人貞吉又曰其羽可用爲儀幽人而可用

爲儀也先生有焉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其人如玉可望而不可即也先生有焉此先生所以爲先生而先生之詩所以爲詩也先生嘗曰吾所謂畫逸筆耳聊以自娛不求形似吾于先生之詩亦云如以其詩而已則其高者固不能出唐以是求之小之乎觀先生矣夫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當胡元之季天　羅穢已極先生生其間如清風澄露滌濯寰宇　開

聖朝清明之治惜天下既定先生已老　及風

雲之會而先生亦惟是得遂其肥遁是其長往固與沮溺丈人輩殊科迨于今故老陳說其遺事猶能使人欣慕愛樂自拔其沉酣流俗之氣則先生之風所磨礪者遠矣吾惡夫鄉愿鄙夫接迹天下而漫言中行故於先生特表而出之以附於孟氏之義云

瞿元立先生集序

人言科目未必足以羅豪傑而豪傑必繇此進余謂不然科目未必不足以得豪傑而豪傑不皆繇此進則瞿元立先生其徵也或曰先生何如人也攀龍曰此所謂豪傑之士也曰先生之學何學也曰經世之學也曰先生好禪學方且糠粃天地土苴萬物豈屑屑于世者哉曰不然先生之學無倚者也期于嘐嘐盡無可盡而止豈其倚于禪倚于禪非禪矣世之倚于禪者遺棄倫物繆戾是非舍民義不務而汲汲于所謂佛事蓋徇其迹而失乎已受其敝而禍乎世者也夫禪之敝一言蔽之曰無理其所謂理非吾所謂理也先生之學格物窮

理者也聖人中庸之道至于一毛而曰有倫豈非至極至極者乎又何道足以尚之先生以禪爲近似焉而好焉故其言曰吾于釋氏以輔吾所求于儒非以叛吾所從于儒也此其學可見矣徃歲壬辰吾識先生于畱京當是時先生方浮沉閒局間嘗抵掌時事屈指才品若別黑白吾于是窺先生之學及其守黃州守邵武守辰州使鹺司遂卓卓炳烺宇內吾又益信向所窺于先生者之不虛至于詩文乃其餘緒然亦見其圓神妙運本深末茂

矣故曰先生之學經世之學也夫學以當于理而止苟其協諸天理而協其學可知也才以當于世而止苟其施諸一世而宜其學益可知也嗟乎先生身不踰五尺而胸包六合年不滿七十而行足千秋豈非豪傑士哉眉山張公鴻峴先生所鑒也果爲名御史其不爽于是非類此公刻先生集而徵序攀龍故爲之明其學以見人心無所倚好禪而不受其敝也

曹眞予先生仰節堂集序

夫學性而已矣夫性善而已矣何以證性善也今人欽欽焉目明耳聰手恭足重心空空而無適于斯時也徹內外非天乎天非性乎性非善乎以其爲人之本色無纖毫欠缺無纖毫汙染而謂之善也循是而動不違其則之謂道故學莫難于見其本色見本色斯見性矣程子以學者須先識仁而謂不須防撿不須窮索夫學豈可廢防撿窮索欲人識防撿窮索之非本色辨其非本色者即知其本色知其本色則防撿窮索皆本色也吾見曹眞

予先生于長安中終日欽欽目明耳聰手恭足重叩其中空空而無適也可以証性矣夫性空言之則無朕也實証之則有象也先生非其象乎故先生居鄉孚鄉立朝孚朝告　君者足以定羣囂明國是告友者足以明學術闡道奧見于咏歌者足以暢天機流性蘊所謂循是而動不違其則之道也此之謂性此之爲善知先生者知斯集知斯集者知先生根本枝葉無二物也

塾訓韻律序

儒者以玩物爲害道非玩物足以害道也吾性無外故夫天地古今之賾下至羽鱗走植器數聲律之微無所不當格然而物無窮知有窮有外之心不足以載無外之物或者急其末遺其本于是志喪而道病雖然古之人當其小學時蓋已六藝備焉及其長也既得以應世利用又得以專志於身心性命之精微故上之不流于空疎下之不徒守其糟魄後世詩賦之科興而聲偶之學始重君子謂士無志于聖賢之學者俗學壞之嗟乎非學之

累志則無志者之累學也夫學欲其得之心而已無所得諸其心則物也者物也有所得諸其心則物也者知也物自爲物故物不關于性物融爲知則性不累于物如此而已矣嗣瀾王公既註其皇大父所得塾學韻律成以示余余竟讀曰公之用心可謂勤矣以言乎事則稽考者備以言乎聲則諧叶者嚴以言乎文則比事屬詞者曲盡使夫小學之士習而熟之足以備物及其長也又得以不分其身心性命之功則公成書之意也夫

石幢葉氏族譜序

縣高橋西北四十里爲石幢其地九龍映帶五瀉盤旋一勝區也葉氏世居之吾同年友參之所自生也葉氏無名公從吳江南徙而來世以十計矣人以百計矣參之從兄懋祺公始與參之譜其宗而參之友伯升尤公又爲傳其世德既成書以示不佞不佞讀其宗譜而歎曰美哉井井而別矣其支別而後其本重也既讀其宗傳而歎曰美哉繩繩而信矣不誣其所不可知而後不疑其所可知

也既讀其世德而歎曰美哉彬彬而訓矣文無濫美而後其美可傳也參之曰顧涇陽先生序之矣予則何以教吾宗人予曰先生之言親親賢賢也義無復加焉余思夫親親賢賢之難也今夫莫親于父子兄弟也然而以已親之猶爲以此睚彼也莫親于父子兄弟之賢也然而以已賢之猶爲以此效彼也天下之有對者必有間有間者非其天然自有也則盍反其本乎今夫無名公之來石幢也一人爾俄而十之俄而百之且將千之萬之至

倍蓰無算而出于一也其呼吸定息一也五官百骸一也今之爲十百千萬者人人一無名公也此之謂本知其一而十百千萬如呼吸定息之相屬也如五官百骸之相運也此之謂能親親賢賢夫族患其弗盛既盛患其弗治弗治則盛乃害矣是故強者騁弱者靡崇者亢卑者越贏者淫詘者濫而莫知所底治之者自治也自治者人人而思其本曰此一具骸肉自無名公遞分而來如之何自我而土苴視之鳥獸畜之也于是強者戢弱者奮

崇者敎卑者聽贏者施詘者節親親而賢賢以不忍土苴禽獸吾無名公也故曰自治者人人思其本而已如之何而能思其本曰其族之先知者覺之人人而我其我則亦人人而人其人以我對人二物也有間者也先知者覺之而後知十百千萬一無名公也是故譜者繇本而明其支也敎者繇支而及其本也人有少而亡其親者長而遇于途弗識也宿于旅弗識也且相詬焉有兩識之者謂曰嗟乎此即而父子矣未有不相持而慟其相失

既而笑其相迷者此譜之教也善教者以譜明教善覺者即譜知本

呂氏合譜序

呂氏之族最貴盛自昔多賢者所稱有虞封姜姓于莒後省草從呂爲太公望以來者遐哉邈矣其居吳中則自東萊公好問扈駕而南有欽咨者居常熟之沙溪號沙溪呂氏有師顏者元末避兵無錫之奚山號奚山呂氏兩地各譜其所從來子孫各世守之萬曆間奚山之老與沙溪之老遇逆旅

中相問皆曰呂也問所從皆曰某某于是皆拜曰噫嘻族也歸而各持其譜券皆拜曰信族也奚山之老乃合兩譜一之曰呂氏合譜而問序于余余曰不亦善乎當其在逆旅中一途之人耳問而知其爲族樂可知也況于五服之親散而之四方一旦交臂得之樂當何如乎於同氣之親無故而戾氣相加遺悻悻若仇讐然一旦革心相交樂當何如乎夫天之生物也一本人物之生久矣方以地殊地以氏別遂各爲城府爲町畦爲戈矛設遡于

百世絶代之上其爲吾之宗耶非耶不可知也是故譜不可以已也博而求之非吾譜者且不可知況麗於吾之譜敢弗愛與約而求之麗吾譜者去途之人遠矣況于吾同服同宮同氣之親敢弗愛與是故譜不可已也雖然于吾之身亦有譜吾之所以爲吾放而之四方久矣其爲奚山也沙溪也不可知矣學焉而求之一旦遇于逆旅相視而笑曰噫嘻我也樂又當何如哉夫吾之譜明則天壤之間民吾胞物吾與無弗愛也況于譜者乎

浦氏世系序

浦氏舊無譜一輯于箭水公再輯于震宇公二公皆浦氏之老其人長者闕其疑傳其信可俟百世矣譜成徵言于不佞不佞見世之人有事至大其理至著顧忽而不察者今夫人之有生無不有姓也執塗之人問之不知其姓也則未有不笑且駭以爲是天下之大愚也然人之有姓者無不有性也執塗之人問之不知其性也則未有以爲怪者豈獨不怪有怪之者且笑且駭以爲大愚也彼豈

以人必有姓可無性與人必不可不知姓可不知性與果爾則亦可以不孝不弟極而至人相食彼又以天下人未必有知性者卒未見皆不孝不弟至極而人相食也何貴乎其知性嗚乎亦幸天下人無有不知性者耳果不知性未有不相率叛父母逆君上至人相食也吾何以驗之今人有叛父母逆君上者卽塗之人無不欲怒而欲殺也此果非性與然此何以謂不知性彼不自知其知性也所謂天聰之聰天明之明日用而不知也然則何

以使自知其知曰人卽至愚未有不知姓者然知其稱謂而已實未有知姓者果知姓必思其姓之所自來見夫具茲譜者皆其祖之所分與我一氣也而愛敬之眞油然生矣此所謂知姓也此油然而生者卽性也然知姓者知性者也知性者知姓者也譜也者啓其知者也甚矣譜之不可已也

周氏族譜序

天之生人衆矣衆而不爲善則亂亂則相殘不至相殄滅不已故必立君以治之立官師以長之又

于其族生賢者以紀綱之勸其善戒其不善以相保相禪而不已故夫國之有史家之有譜所以總人羣昭徃昔示來茲爲紀綱勸戒者也丹陽有周氏舊矣有仲純季純者起闒闒之中脩詩書之業又進而揆身心之奥來東林從余游一日仲純出所爲族譜示余而徵余言弁之余曰甚哉譜之爲用大也令人油然起忠孝之心焉何言乎令人油然起忠孝之心也夫譜世遍而支分即一氏乎林林聚矣非親生之何以有此林林非君治之何以

保此林林故君子舉念而不敢忘其親念吾之一親一聽一言一動者皆親身也舉念而不敢忘其君念吾之一飲一啄一臥一起者皆君恩也經曰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事君非必仕宦也人人有君親之倫則人人有君親之事所以立身也故曰令人油然起忠孝之心焉夫人有忠孝之心則有太和之氣其能敦倫而睦族必矣仲純兄弟非天所生其族之賢以紀綱勸戒其族者乎則立身以示範乃所以紀綱勸戒也所以大其譜之用上者也終

華無技荷蓧言序

華無技家有廣庭庭中雙桂對峙屹如兩山枝下亂拂地樹中各可布席坐數十客葉密護之如幄花發時聲色奪目濃香沁骨乍見而駭不謂天壤間有此奇益世無其儷矣不佞非以事奪無年不作賞花人一日酒中無技出荷蓧言示不佞盲哉無技家太湖濱青山白水浸灌久矣味深矣宜其能言丈人意中事言之不足而三言之四言之味愈雋也第無技師有高韻一丘一壑不佞嘗以自與而不與無技無技與不佞生同歲其受氣十倍不佞當用于世未可以丘壑與又其人有肝膽能當天下事未忍以丘壑與然無技閱世多知世味如此爾無涯之樂現前有盡之年迫後坐雙桂間香一爐茗一杯酒一樽書一卷出門而雲煙帆鳥變態于七十二峯皆吾几席上物世味豈更有旨于是者宜其有荷蓧之心哉

六生社草序

夫士平居誦說經義耳琢磨文詞耳鮮有志于道者豪傑之士不然憬然而思曰夫人也豈酣目四體已乎豈飢食渴飲已乎必有所以爲人者噫嘻即吾所誦說者是矣求之于心踐之于身而後出爲文詞如農夫之言稼塲師之言樴宜其言之旨而膾炙天下也今吾讀六子文而有異矣非其有所得何以言之旨足膾炙如是也是必有異于人者焉夫天之生人也億兆其衆而能爲文章者百不一二是一二人者異時之三事九列四岳羣牧

今天下能工舉業之人便關氣運

也億兆人之所寄命也得其道則爲忠爲賢爲治不得其道則爲邪爲佞爲亂是則天下治亂之樞係之文章之士而文章之士邪正之樞係之思不思而已六子者能爲文章者也世之所寄也所以憬然而思者當何如哉

劉伯先南征會業序

伯先甫弱冠耳其爲諸生不踰年間一試直指使者再試督學使者輒冠諸生而遂舉鄉書何其銳乎則繇此而進可知也然伯先無以此易視天下

大賢以下皆犯此

之事乎哉不佞觀于古聖賢當其大任未受之時所以困抑萬狀至近世公卿蓋多不然以爲古今人不相侔也然竟其始終而衡之其行事亦鮮當可人意者於是知于輿氏之言不誣矣夫人平居習爲章句排偶之學耳一旦得志私欲迷之于中小人乘之于外何所不至哉夫貧賤之心歉富貴之氣盈心歉者善言易入氣盈者惟佞諛可投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在易大過之九三以過剛而自用其繇曰棟撓凶益之六二以虛中而取人其繇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夫子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或益之自外來也夫天下惟外來之益其益無方而至于使人不可以有輔凶可知矣今伯先行出而用于世夫天下事變無窮義理至密苟非精察之于已博取之于人未有能善其後者夫一第不足以難伯先願伯先毋以其易者易天下之事也伯先于余爲師之于有通家之誼焉故輒敢盡其愚

劉羽戢知新稿序

劉伯先以弱冠舉辛卯其次君羽戢復以弱冠舉乙卯世人視其父子取科名猶掇之也余謂不然人知其得之易不知其得之難伯先以言事罷官家居自讀書課子外無他營也羽戢兄弟皆總角有奇韻自讀書課義外無他嗜也教者必以其道學者必以其道用力專取資富超于言象之外循循矩度之內今其爲文具在豈偶然之故哉往伯先文行天下余爲語弁之所以大者遠者伯先成進士服官言事偉然爲天下奇男子羽戢文復行

天下復徵余言余惟羽戢好讀書無他事者也其體用備矣古之人大過人者無他好先王之道無世俗之欲而已是故一介取與視若泰山萬鍾千駟等之鴻毛惟其中有深嗜者故物莫能奪也羽戢既以好讀書無他嗜成舉子業矣所以成德者豈外于是言者業也行者德也不善言道者其文不工工于文者皆善言道者也能行其言之謂德夫伯先則既行其言矣不三十年父子炳蔚宇內此謂天地至文羽戢勉之

去浮集序

夫言浮物也又欲去其浮則誰當存者說者曰聖人之道在六經裔爲諸子畔爲二氏學者不揆本而循裔甚且取畔道不經之談欲以和合聖道猶之冶砂而融之于金知其不合矣亦去其非金者乎曰是猶浮言之也有兩人于此嗣其祖父之業一人焉去之四方荆棘之與樓異類之與處而忘其所有一人焉扃而衛之亟號於人曰吾守先世所有甘窮餓以死而不忍發也則其人智愚何如

哉聖人之道欲其存諸心見諸行文也者其所存所行者也韓愈曰吾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徐而得之也嗚呼彼其爲文如此聖人之道未嘗求之未嘗得之則六經猶浮也是扃而不發者也何獨取諸畔道不經者之爲浮哉且吾見世之能名文章者苟其有所得于心則有所根柢乎其言而光必曄焉雖得之乎諸子百家猶然夫其得之于諸子百家猶然而況于得六經之道

者乎若曰制舉義以博一第耳胡道之云則非知言者也文乎哉浮西已矣余友張伯可刻去浮集已屬張以登爲弁語而伯可欲并存予之說如此

拂雲齋書經祉草序

夫經莫尊于易然卦畫于羲皇而辭興于中古詩起于商禮樂備于周春秋成于魯史六藝弗古于書也書有四始焉言精一而立德者祖之言放勳而立功者祖之言曆象山川而立法者祖之言典謨而立言者祖之四始備而天下之道舉之矣學

者習而不察也是故學要于知天聖要于憲天政要于奉天言天者莫善于書通于天而書之義悉舉之矣舉書而六藝一以貫之矣學者習而不察也吾邑泰元厚氏開蓉湖之墅築拂雲之堂摘翠九龍味腴二水集邑之俊髦談秩于中歷有歲時成四書義若干首吾友薛以身既序而傳之其書義則以屬之不佞不佞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自古志之大江以南莫盛于吳吳莫盛于蘇常蘇常之專經而書者莫盛于吾錫故錫之先輩爲道德

爲勳猷爲氣節爲文章出于書者常多在今日則諸君子其卓矣夫書四始所具也三要所本也舉而措之天下裕如反之身而裕如吾且于諸君子觀書異日者功成而賦歸來乎棲巖隱谷研精一之旨其有味于九龍之白雲也夫

送祁侯入覲序

己酉冬長洲令山陰祁侯入覲其門人王生瑞琦欲不佞爲語贈行不佞某曰夫祁侯所謂豪傑之士而學聖人之學者也其文章政事緒餘耳余不

敢以祁侯之緒餘請敢誦所聞吾聞善學者仕而性地愈明善仕者學而物理愈徹何則天地之道爲物不二者也二之者妄也今夫天地之爲物則吾喜怒哀樂未發之謂而已矣視聽言動一如其本色之謂允執厥中聖人之道何其至易至簡而人自難之何也則以萬起萬滅之感觸之外萬起萬滅之私蔽之中也夫士出而仕宦仕宦而爲邑宰邑宰而爲通都赤縣其萬起萬滅者無極而有不失其本來者鮮矣夫酬應之煩簿書之冗雖足

世途百病一淺語盡之

以疲吾之形神不足以奪吾之心志足以奪吾之心志者一官之得失而已于此一徹則爲物格而知至于是好惡自正是非自明賞罰自當而于執中幾矣今侯入朝上計正起滅之冲而格致之地也倘于其本色者不令一念揷入豈不浩浩乎爲天之徒其還而治吳民又何萬起萬滅者足攖其寧哉不佞誦其所聞而未能者如此侯曰然然否否吾之所爲萬起萬滅者異于是吾方懼夫政之不時民之不和而夙夜以思豈其計于一官不佞

則謂王生曰識之侯之所爲萬起萬滅者斯爲物不二者矣

送遲菴譚先生序

蓋不佞觀于人情之隱知甚矣人之自晦其心也今有人于此執而責之曰而非直士也則未有不赧然怍于色怫然怒于言以鳴其不然者也又執一人而責之曰而何不務任直惟險邪之是親亦未有不怍色怒言鳴其不然者也是未嘗不知此之爲是彼之爲非然而天下直躬者常十一直士

脫好諛之情者能燭好諛之情

之見棄又常十九何也膏粱之能養鴆之能殺也夫人知之卒未有舍膏粱而饔飧鴆者從其明矣至于是非之實獨不然甚矣人之自晦其心也曷爲而晦也曰勝于情也夫人之情皆好譽而惡毀然又皆好順而惡逆名之曰直則喜而逆之以直則又怒名之曰邪則怒而順之以邪則又喜是非之眞終不可晦者乘於好名之心而從違之實未有不乖者陷于順逆之情也何怪天下直士常十一直士之棄常十九則又何怪遲菴譚公之以王

官去也譚公之師于錫諸生也見其非矩弗蹈也見其非義弗取也守其官求稱其事執其職務核其實諸生之言曰吾師乎使余日有程月有課猶將宵膏以輔吾力之不遑其父兄之言曰吾師乎使余子弟之晝有營夕有養今而始執業之有常其胥隸之言曰吁吾手若絏吾足若馵自公來而吾無所用罟擭以渙獵人之短長縉紳先生之言曰都厥訓孔嚴厥度用臧自公來而紅紫夭麗不見于士人之冠裳然一考而公竟以王官去矣則

邑之人皆相顧怪愕莫知其所以然高攀龍曰嗟乎庠序之教其不可振也夫以余所觀譚公其操行方其取予審其當職也校所謂直躬者非乎然而下莫揚之上莫知之世之于公竟何如哉雖然今之君子患內信輕而外信重矣夫伸不伸者道也幸不幸者遇也人見絀之得孰知得之不必皆絀人見伸之失孰知失之不必皆伸與其遇而絀無寧伸而不遇與其絀而不遇無寧不遇而伸不務曠觀嘿識委運于大化信道于自成而欲斲方

爲圓揉直爲曲寘力于萬有或然之幸此庸衆所以本末失之若夫譚公所得不既多哉夫直士之棄于世也久矣亦何有于譚公

送陳二尹序

天子所與嘉惠元元自宰相而下獨有守令令更衆得人更難令所與相左右以嘉惠元元有丞簿尉而丞簿人益衆得人益難今所用丞簿尉凡貢監吏途三而吏途益衆人之出于其間得一官不勝其艱苦而上之人待之甚輕待之既輕其自待

不得不輕自待輕故上之人待之益輕未嘗有詩書禮義漸涵之力以養其心而機詐權變又盡汨喪其良安處於行險徼倖之窟宅而以爲固然矻矻焉朝夕之所望與其父母妻子所以望之者不過多得金錢至去其官也不以墨即以老疾即去其橐中裝已可耀示妻兒了無所悔憾而民之視其去也如豺狼蛇蝎之驅出其里亟須臾以爲快吾于其中求得其人有志自立不肯忘恥冒利者不啻麟鳳矣而今乃得之繼洲陳公陳公之丞吾

邑也職水利故事水利丞督邑中陂塘則塘長歲醵錢爲丞壽公一切謝去不顧則他可知也此非吾所謂不肯冒利忘恥有志自立者耶亡何公顧以王官去去之日邑中小人之言曰惜哉陳公廉而失其官也其君子之言曰美哉陳公去猶榮也夫天下人情不相遠則公之歸于鄉將爲君子焉必將曰善乎公猶以廉歸也將爲小人焉必將曰惜乎公以空囊歸矣夫士無貴賤自一命以上皆足以自立患在識趣卑而志不立人願爲君子之

所惜乎抑爲小人之所羨耶小人之所謂失者是乎抑君子之所謂得者非耶以此較彼孰取孰舍使陳公冒利忘恥能得其所欲而無悔憾于其去其民視之如豺狼蛇蝎然又孰與今日繇此觀之天下未嘗無人上之人奈何輕待士陳公即不遇爲君子所與其得已多士奈何輕自待雖然公之去也不以墨不以老疾以徵輸吳帛無厚幣饜中貴人中貴人怒上言常郡幣惡　天子切責當道當道歸罪公卒以罷去嗚呼天下之財歸之墨

因一丞推窮蠹原

吏墨吏之財歸之中貴人即吾錫以中貴人故奪其廉丞天下又安可多得良守令　天子與之嘉惠元元哉

靖江令朱華陽父母考績序

蓋不佞知靖江朱侯之政久矣其民愛而吏畏善者有恃而不善者有柙賦不督而辦刑不弛而清經界正水利脩廢墜舉囂爭靜民之疾病者有養文教蔚起于澤者知恥三年而政成余友都尉呂君方治兵江上一日謂余曰子知侯之治民未知

矦之治兵也閱以時餉以時賞賚以時未嘗弁髦武人咨諏詢度人得自盡焉余曰然先民有言軍政與民事交重而俗吏不知矦知其大矣呂君曰矦治茲邑三年報績最余將以一觴觴矦而藉子手一言余曰微子言吾固將有言也吾見世之惜矦者曰矦之才往者王司寇弇州先生寔心儀焉宜冠冕海內黼黻　天子而顧以一令試即令不通都鉅邑顧以江上彈丸之地試斯豈非牛刀而鷄用烏獲而舉匹雛哉嗟乎是知人之人而不知天之天也子不見塲師之種樹乎髡其枝葉而植其幹則樹茂矣不見良醫之治藥乎泡炙其偏氣而存中和則藥聖矣故天之于人小任則小折之大任則大折之任其自生植者非天所任也吾見世之巍科膴仕者志意靡于宴安情欲逞于順適吏于通都鉅邑者精神疲于奔走機變熟于承迎往往若入于陷穽罟獲中而不能自出今矦以一令試令而以彈丸之地試儉其才使不得旁溢焉束其氣使不得突發焉優而游之煆煉于人情

事變之中厭而飫之妙解于簿書期會之外所謂植其幹而存其中和繇茲暢茂扶疎投之所向無弗效矣矦精易吾以易證夫蠖屈則伸龍蟄則神矦之發軔不以巍科膴仕所以屈之也不以通都鉅邑所以蟄之也昔者張子房擊秦皇帝博浪沙中天下震動其氣固足以吞吐四海滅裂天地而圯上老人以一履狎侮之今茲江上彈丸夫亦矦之一履也與哉呂君曰善乎子言天人之際也謹以爲矦觴

陳志行八十序

天下有不可一日無其人者故其人不可不壽今夫天之覆物也地之載物也日月之照臨物也萬物一日不得之則無萬物矣天下有高明博厚之人其覆載照臨物也與天地日月同人自小之耳世有斯人而久長於世人必相與欣欣手額曰幸甚哉斯人之有斯年也何者謂世之不可一日無斯人也豈與夫焉能爲有無者可同日道哉吾同年陳公志行則其人也人之生也周歲則祝之周

陳公真佳吏以申韓之迹行豈弟之心

甲則壽之其後每十年一稱壽壽必有壽言佐觴其事起於宋以後或以壽言非古而欲廢之非也以壽言俗尚而狥之亦非也必其人生平足述始述於始壽之年必其人衆善日積始述於加壽之年謂可爲世訓也今年志行壽八十友人詣某所求所以壽志行者某曰是宜壽是所謂善與年積可爲世訓者也夫志行令確山令中牟郎司寇守湖州所至彪炳喧赫著於政事孚於人心頌於人口者世所共見聞也譬之於木其枝葉花實也請

言其本昔者孟子喜樂正子爲政不以強不以智慮不以聞識而謂其人好善優於天下也志行乃所謂好善人矣故所至與善人相親善言入於耳而決於行如舍矢然脫手而赴鵠矣此所以爲志行也猶之木中之春爲枝葉花實者也故居官而能福其民居鄉而能福其鄉世有善者不彰惡者不瘅廢墜者不舉寃抑者不伸窮困者不恤志行聞斯行之不遺餘力世有邪說亂正如刪正罪知之屬志行爲正刪正罪罪知辭而闢之不遺餘力

世有不仁之事如淦子女屠耕牛之屬志行斤斤勸戒之不遺餘力故曰世不可一日無斯人也徠者志行駸大用於　朝念其母春秋高拂衣歸終太夫人養會世局日變志行遂不出日孳孳爲善而志行又善養生家言以閒則晏坐吐納雅自康濟故八十而神明不衰世所共幸斯人之有年也夫志行壽矣子能世其家矣一門壽算稱盛事矣天之與善人者信矣皆不足爲志行道也惟是生人高明博厚之體與天地日月爲一物者是眞體

也亘萬古不毀者也而欲蔽之俗溺之見縛之人人自失其長生者區區以一形爲戀百年爲壽已耳志行好善日孳孳爲覆物載物之事其用日弘用日益弘則體日益著年日益進則用日益熟將吾之官骸神志悉鎔爲高明博厚之用而復其三才不二之體是之謂無涯是之謂壽不以百千萬億算數也非志行其孰能與於斯於是觴而祝之曰海有時竭石有時泐惟此仁心與天無極子能保之是曰人極

先生嘗謂余天下才士二人李討徒脩吾大段給諫皆足以制東奴而世不信

段幻然六十序

於今之世求天下奇才者吾必曰段幻然公何以言之曰公之才有本者也其寂也渟泓無朕時出也變化無方控御六合鞭笞四夷無所施而不可蓋公自見其一斑矣公令常熟常熟幸安無事公以廉平治之無所見奇無何以憂去服闋令輝縣是時河臣方治決河令各郡縣供埽以萬計所費金不貲民方饑不堪當事督之急公漫不應久之至檄令對簿公挾一二蒼頭囊百金去決河所治

埽不旬日具入見曰如令具埽當事者怪曰何神也公爲言埽編柳束土耳幸被檄來辦河上省道里費十九又督供椿木公曰木非地產陡輸費百倍木以市便輸以水便自此至某所達河鑒所不達者較各郡縣輸木費不及十三當事者大喜曰以此借筋天下可矣縣歲祲逋賦山積至某年大熟未穫公以征科不及格當降級輝民恐失公貸米商金輸官約以償米時石減金一鋂公聞召父老謂曰父老苦惡歲久矣幸有年奈何以賦故石

損銖金逐米商境外令民至冬勿易金盡輸米蓋輝米旁郡縣所仰給也公白當路令旁郡縣仰給輝米者以金及脚直來輝代爲輸省傍郡縣得輕齎輝得厚直民以大懽輝盜藪公廉得其大首不誅令舉所部盜所部盜至亦不誅令遍舉所部盡得輝盜藉之官分攝各鄉盜輝無敢爲盜者他縣有貴客出其途盜掠之當路捕盜急公召問諸盜一人曰必某某也公曰何以知之盜出小冊袖中指曰某近某地某日某夜不歸必爲盜也立捕得

盜歸貴客橐某縣有訟數年無能判者直指使以公神明檄公鞫勒七日報其案盈櫝公曰七日不能竟案奈何竟獄第取初牘繹之曰易耳令吏數十輩分伏郵舍中人給紙筆筆囚語公訊獄未服復令人稱使者至當迓公攜囚至郵亭再訊未服復稱使者至公出迓兩造公梏置庭草中不相望見高戶聞如也其被罪者人人號冤未被罪者相語曰固知事久必敗今果然矣舍中吏人人筆囚語公歸啓之囚立服蓋民有鬬者暗中椎殺兄誣鬬

者殺其兄也果七日報獄公間出其奇如此及入諫垣公一切持要以人才爲先耨其稂莠不肖者惴惴白簡之將及已共起中公大臣調羣情不念國家治亂而公不容于世公于書無所不讀尤好釋氏人謂公豪傑奈何好釋氏余曰不然若以釋氏別有道即非道也道者人人本色人自迷之釋氏曲醒之即吾聖人亦然公第謂釋氏奇耳公蓋入不二之門具不測之用吾故曰公之才有本者也豈世之馳騁浮氣漫嘗事者耶昔者徐文貞當

國松坡畢公在言路舉朝嚴畢公甚于文貞議且出畢公于外文貞曰諸公畏之耶皆踧踖曰豈謂畏之黃門切直慮其府禍耳文貞曰不然吾亦畏之顧念人孰無私私必害公有若人在不敢自縱可寡過也聞者歎服嗟乎安得文貞與之言幻然公哉宜乎以公之奇才當國家之急而不收其纖芥之用也今年公六十吾邑孝廉蔣君介如公所識拔士以一觴觴公徵侑言于某某何以壽公第謂公曰人之精神至寶也用之則輝煌宇宙不用

則退藏于密在宇宙則壽天下藏于密則自壽公
其自壽以壽天下

大司徒脩翁李先生七十序

或問大司徒李脩翁先生于某者曰先生以科場
事抗疏救魏侍御而直聲震朝宁以鑛稅事誅諸
稅璫稅棍而頌聲遍海宇天下之人莫不曰使先
生入而秉計度支不虞不給乎又莫不曰使先生
入而秉樞庶爬垢剔蠹事有備而戎無生心乎又
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秉憲是曰是非曰非國是其

有定乎又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秉銓直者舉枉者
錯俊傑庶幾在位乎又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相天
子一宮府劑閣部順治威嚴可計日而臻乎今縱
不能盡如天下人所望何至攻之不遺餘力誣之
以絕無之事使　國家無故自壞其長城天下曾
不得一被其膏澤今　上赫然詔廷臣　請奈何
遺我壽耇其亟用以毘朕衆口復翕訿不休者則
何以故攀龍曰先生受毀之最深也正以天下人
望之最切也彼其疑先生者以爲若人用必不利

壽言及此
李司徒蓋
非俗人

於我夫人之趨其利何所不至避其所不利何所不至則其攻先生而誣之亦何所不至吾以爲皆天也非人所能爲也往者土木之難于忠肅起而平之忠肅以譖辟宸濠之難王文成起而平之文成以譖廢鑛稅之難東南半壁天下幾糜爛于豺虎之吻而先生矻然鎮之貽萬姓以衽席之安天下德其大功故望其大用反以來多口蓋自昔已然又何怪焉夫使之平虜難平藩難平璫難者天命也不使之輔成聖主一代之治者亦天命也天

之生至人也甚難其用之也又甚嗇豈獨嗇其用又從而困折之至於無所容者何也天之意若曰斯人也其有功於世如此區區富貴何足酬之而人猶莫之酬也甚矣富貴之不足恃也又若曰斯人也其有功於世如此宜念其功者人尸而祝之乃視之蔑如也甚矣功名之不足恃也又若曰斯人也其有功於世如此非有人焉掩其功奪其富貴安得有一日之閒乎甚矣閒身之不易得也於是乎休之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使其憬然念從

先生自道因以教人然能領者難矣

本以來有富貴乎有功名乎回視往日焦勞豎立如浮雲之過太虛可啞然一笑然後其意念空精神固一旦當天下大事無論富貴功名即委身棄之無難焉如四時然至冬乃益固之夫然後知天之所以厚君子者張弛異宜不可得而測也今年先生壽七十以家居而神益閒氣益壯天之所厚先生者已見特未測其所以用先生者何若吾則以一觴祝先生曰寧先生恬志於未始有物之先壽益進於無疆無寧使世有大艱天乃以艱大投先生也與

繆仲淳六十序

余年二十五而友於丁子長孺一日長孺謂予曰今海內有奇士繆仲淳者子知之乎余曰未也曰其人孝於親信於朋友塵芥視利丘山視義苟義所在即水火鷙赴之余嘆曰世有斯人乎越三年忽遇于內弟王興甫所歡相持曰此爲仲淳矣當是時興甫得異疾勺水不下嗌諸醫望而走一息未絕耳仲淳爲去其胸膈中滯如鐵石如拳者二

不知活人之樂安能不厭

興甫立起肅衣冠陳酒餚拜仲淳余驚曰聞君高義不聞君良于醫如是仲淳笑曰吾少也病而習之頗得古人微處語世人世人不解也是日與仲淳酒間談說古今事絕不及醫仲淳無所不妙解而後益信長孺言知仲淳果天下奇士也又三年余以使事至家得仲兒日抱弄之兒忽得異疾殆矣一日夜半余夫婦淚蘇蘇相語曰是兒非仲淳不活顧安所旦夕得仲淳坐而旦門者報長孺至余妄念曰得無仲淳偕來乎倒屣出見長孺果偕

仲淳來果一藥而活是後余婦余長兒余婿余孫遞遘危疾皆以仲淳活於是余邑中不能知仲淳能知仲淳醫每仲淳過余客武相接也余不厭晉接仲淳不厭括人以方寸紙授方治之無弗活而一時同志家所活無不如余家者今　天子明聖輔政皆出東南士以爲千古奇會率獻其所學於　廷冀吾　君於堯舜吾相於臯夔皆以迂不入後先落職歸而東南士與西北異士歸田間甘泉香稻皆有以自樂可以誦詩讀書養心繕性無

若果能爾則仲淳益高

富貴之慕然不能無疾病之苦兒女之憂得仲淳并免於二者余常手額祝曰天生仲淳爲吾輩也客曰仲淳一布衣遊諸公間寧無仄目乎余曰不然仲淳仁者所至活人耳然吾見其聞人之善如聽聲樂聞人之過如聽詛詈聞貴人之名如寒之就水而暑之就火夫超然于權勢是非之外人能舍之而人疾痛號天號父母無可奈何號仲淳則立脫之矣是天不能不庇之也然吾嘗語仲淳以中庸之理仲淳心洞然如鼓應桴谷應響夫仲淳

奇士胡以洞此嗟乎此仲淳所以爲奇也仲淳又精形家凡山川隱見向背察之微茫渺忽無失又能詩能大字熟于古今治亂邪正消長之機熟于兩兵相臨勝敗之算吾嘗謂仲淳立廟堂爲一官之長未能或之先即佐邊陲隱然長城也顧不與一第天必有所用之誠得深山大谷二三同心聚書萬卷蠹煲其中相樂以老仲淳必有千秋之業而又不可得天之所以用之者豈僅如吾前所云者而止耶仲淳今年六十吾邑中凡爲仲淳所活

兼文人之致

前哲所未發

者皆持觴觴仲淳而謂余曰惟子知仲淳當有以佐觴余曰天地之恒毀人者自毀成人者自成壽人者自壽仲淳壽人多矣欲無壽得乎然仲淳洞大道之要道無壽無不壽今吾冥心而會者千秋一息也開目而視者千秋一息也茲觴也一息乎千秋乎觴仲淳則千秋矣

雙山王先生八十序

昔者聖人惡鄉原之亂中行而名曰德之賊至於過門不欲其入室攀龍少讀論語孟子竊疑聖人

大仁未嘗絕物何獨絕鄉原如是之甚而後縱觀千古見士大夫巧於取富貴利達潛消天下正氣而陰釀亂萌使人恬然囿其中而不自覺未有不繇鄉原又觀世之君子敦尚名節稍有益於風教卒未有出于聖人所取狂狷二品而汚世流俗所最不能相容者卒未有出於狂狷二品於是乃知聖人鏡理亂之源定取舍之極如此然狂狷亦有似是亂真聖人又別白言之曰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蓋蕩則踰閑

勇矣然令何所爲

裂防與狷相反忿戾則是已非人與狂相嫉中行之敝也似中行之鄉原托中行之說以譏狂狷狂狷之敝也似狂狷之小人托狂狷之說而交相譏似狂者不容眞狷似狷者不容眞狂於是分朋立黨爲天下禍滋甚凡天下之亂每創於似君子而成於眞小人似君子者中行狂狷之似眞小人者中行狂狷之反也吾於今之世汲汲焉思見眞狂狷久乃得之雙山王先生先生少爲諸生聲隆隆黌序中有司且將貢於　天子而先生有所不平

於時事慨然曰如此尚可仕乎遂棄去屏居不出并戒諸子不得復習時藝應科舉於是先生四十餘年不妄出戶不妄見客不妄飲人一茗受人一錢廸蹈仁義敦行孝友閨庭之內禮讓相先有不率教苦身責已必改而後已四方之士見先生者如遊黃虞如揖巢許先生即潛脩衾影無所表見而一炙其朴容莊服誠心質行令人氣銷意折有韓彭遇之失其勛班馬遇之失其文賁獲遇之失其勇儀秦遇之失其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攀

龍蓋嘗再請於先生始得一接顏色登其堂領其言論窺見先生大抵獨往獨來於宇宙之中不屑不潔於君親之外其嘐然自得狂也實則行常浮言有所不爲狷也實則才足有爲是乃所爲古之狂古之矜也哉今年先生壽八十攀龍復將求見先生而一時同志錢一本顧憲成等俱詣攀龍曰爲我輩觴王先生徃時張禹孔光馮道胡廣之徒以其媚世之術竊取卿相營營一生無異鷄鶩孰與王先生蕭然自足于窮巷中而吐氣足以塞兩

間流風足以濯百世耶願先生長壽以示世人見聖人所取狂狷之士卽不用於世猶足以砥柱一世乃如此

二思毛翁七十序

晉陵有二思毛翁少爲世家子能持身謹度奉其二尊人至孝失其父而自志曰怙思失其母而更曰二思事兩兄撫兩弟情好無間與人交不爲脂韋亦絶無城府自奉甚儉敝衣糲飯而客至必盛爲具投轄交歡繾綣備至性好讀書居恒杜門據

世人信不及

案尤好左氏春秋紫陽綱目及蔡氏書傳客有論及者語亹亹不休矣少爲名諸生廩學宮已爲名博士訓太平其居官如其爲諸生談說經史外無一切姸阿纖曲調時諸俗之態以是得王官歸而翁益自喜下帷讀書有三子皆諸生有聲今年辛丑翁壽七十以仲秋二十五日爲懸弧之辰其女夫馬君惟任進翁百歲觴而惟任與余交最深欲以余言爲侑余謂造化之於翁良厚矣去其戴冠束帶而與之散髮舒嘯林皋偃仰去其車塵馬足

而與之虛堂安几親朋晏談子姓旋遶去其簿書期會而與之左圖右史低昂百氏揮霍千秋古人云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豈易易哉或謂以翁之才而不竟其用爲翁惜夫以翁之熟于古今成敗理亂之數以之訓其子孫及于閭里塾黨寧非翁之用而必以身試爲身安於素履心逸於無營神全於機杜世之取於翁者薄而翁之得諸天者厚矣而吾又有進焉翁篤嗜史吾即以史計自有宇宙以來入尚書者千四百十有二年入春秋者二百

勞讀先生壽言所謂心如太虛何幻質之足戀蓋見之久矣

四十有二入綱目者千三百五十有三凡此二千餘年間如飄風流電曾不足以當翁一席抵掌至所爲與天地爲昭揭日月而行者何物耶吾知翁必曠然有會則繇茲以至於終古一息耳彼夫耄期之年又何足爲翁祝哉

薛守溪六十序

萬曆丁未河南薛守溪君壽六十培正吳伯子其東床之選也伯子與余有通家誼請余一言爲君觴且言君世業農敦儉朴有古人風余曰君業農

吾即以農言壽可乎今夫五穀天生之地成之者也然而耕耨之不以道灌溉之不以時則弗實再種之而不甲拆夫人亦然天生之地養之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故仁則氣和戾氣不得而干之義則氣正邪氣不得而伐之是所謂耕耨而灌溉之道也壽道也豈惟壽於其身積之久將壽於其子孫古之人取髦士必於農謂夫農致力勤苦不見異物而遷其大朴有未斲伐者況夫又有善德培壅之子孫必以詩書興猶之夫穀受氣既充再

種之而甲拆繁碩也子必是觴君君必欣然有更夫余言

龔舜麓六十序

天子萬曆三十六年歲曰戊申龔子舜麓年週甲子謂高子曰何以觴我高子曰吾聞人得天地之性以生有善而無惡故人之七情好善而惡惡此性包六合而無外歷萬古而不搖其壽不可算數計也人人有之而局于形亂于氣誘于物遷于欲人人自失之而區區以一呼吸之附于形骸者爲

壽豈不謬與吾見子之好善惡惡徵徵不背于正人君子設有學問以養之無飢寒以亂之令此性直而不闕融而不偏雖以子之藐躬將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而得無算數之壽矣吾試與子持一觴酒仰視大空見白雲時去時來俯視人世見萬類時榮時瘁此一呼吸之軀亦如斯而已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凡情脫落則聖境現前無疆萬壽在此一觴中也敬以爲獻

諸延之先生七十序

余兄事延之三十年餘矣延之年且七十人生六十始稱壽壽必頌其生平懿嫩以爲祝君子曰是非古也俗之靡也風之諛也余曰亦顧其人何如果有道之士乎是有敎焉事可傳也子弟可述也世可式也若延之其人也夫人少必有所業壯必有所樹老必有所養譬之於稼藝不以時雖有地力弗滋也耨不以方雖有天時弗培也獲不以候雖有人工弗實也人少則業詩書或以嗜好亂之則惰延之于書無所不誦雖至精熟必覆讀數百

過故其書終身不忘爲文章令心手相習如原泉然浩浩乎出之無滯而後已孰不業詩書有如鳥之赴樹蜂之赴花酣嗜而無二念若延之者否人壯則樹名節或以富貴奪之則廪延之甫成進士糾御史房寰之詆海忠介公者司敎中州正師儒之體於直指使者官儀曹糾東征之失算者居里中糾匪人之濫鄉飲賓者他事不可勝舉孰不一第有能見義如猛獸之必噬見不義如鷙鳥之必擊若延之者否人老則願天和或不勝其欲自徇

焉而不恤其後延之體魁肥飲啗絶人念豐于形者嗇于神蚤歲即斲慾飲酒必節禁肉食多茹淡故至老聰明不衰神氣加王居恒手不釋卷晚而好易孳孳編纂几案蒙塵庭草蕪沒處之泊如孰不七尺有能奉保生之矩如岱華之不移遠傷生之物如砒鴆之不御若延之者否夫少而不自勵則無業壯而不自立則無品老而不自嗇則無年三者生人所共急而延之其法程也故曰有教焉事可傳也世可式也子弟可述也自吾事延之以

來見其巨細期會刻晷不移信莫過延之者爲人緩急竭蹶從事厚莫過延之者朋友箴規領納無忤虛莫過延之者世局轉徙雲雨翻覆讒搆百端屹然中砥貞莫過延之者是皆教也古者五帝之養老也憲而不乞言憲者法也法之而已延之其人也歟延之其人也歟

先生嘗有書責延之晚節不終蓋在七十之後也生平自好一事敗之讀壽言使人樂爲善讀責書使人履薄臨深

清翁俞先生八十序

客有坐而談清菴俞先生者喟然嘆曰士不必能能不必遇先生博學能文章爲學士領袖而數奇於一第僅得歲薦兩爲諸生師遂邑邑抱經世之志於山林泉石之間以老今八十年矣夫舉一俞先生而天下之爲俞先生者可知也造物者與其才不庸其身何居高攀龍曰不然夫客亦小之乎觀俞先生昔者聖門高弟如子路冉求之徒皆欲以所長用於世至狂點不然春風沂水之趣飄然

于事物之表夫子有慨於中吾與之歎其致思遠矣夫夫子蓋嘗使開也仕至其平日所稱許則無以加於顏曾閔子是三子者視諸侯大夫之門若將浼焉然而聖人不聞一言以挽其獨往之志豈其視三子在漆雕氏之後乎其後由之纓求之歛爲瑕於千古而三子者不以其闕經世之用爲虧於聖人之學然則自聖人而下天之厚三子至矣夫龍逢比干厲皎皎之忠子胥屈原鬱憤憤之志其流至於東漢諸賢欲以市井草莽之議成一代

[illegible]原乘氣
[illegible]之後

之事實究也身與國兩無裨焉於是馮道胡廣之流峩冠大紳高位厚祿藉口於委蛇用世之說掃節義而盡滅之故隱淪之士寧蹈東海一丘一壑誦詩讀書猶得以追游先王之餘化以盡其天年而其法言法行不失爲後世之師範夫自聖人而下自非大賢之才而汲汲於經世之功名者皆代大匠斲也今先生即不一第而其質行經學已被服於高虞二邑之士不可謂未嘗試之及其退而老于梁溪之上角巾布衣圖書琴瑟口不絕吟於

唐室諸賢之韻語手不停披於百家自勒之名言出以林泉爲家入與聖賢爲友今壽且八十聰明倍勝飲噉逾加與先生齒驚謂先生之少於我也不啻倍而少壯者又驚謂先生之強於我也不啻倍蓋其風霜瘴癘山川之險既未嘗外損其形而人情物態機械之險又未嘗內損其神故先生之所得於天者保之獨全天之所以厚先生者不至矣哉嗟乎仕宦之足以奪人志敗人守也久矣故君子以處爲常而遇合無心焉夫其處也無可以

[illegible]有用爲
[illegible]不以必

用爲志有用即體也

爲處則顏曾閔子之不爲荷蕢丈人也者幾希今先生之處也善矣又何必於用吾又何必以不用爲先生憾於是客起而謝曰願以聞之先生當欣然爲子加一觴遂以爲壽

俞毅夫先生七十序

萬曆辛亥雲間俞毅夫先生年七十其弟仲濟公余之心交也徵言爲先生觴余曰凡爲觴者必有以樂之吾於先生惡乎樂之頌先生之往者乎往者既往先生視如飄風行雲焉不屑也祈先生之

來者乎來者未來先生視如儻來寄跡焉不屑也爲詩歌文辭仙靈奇瑞之說乎詩歌文辭莫有工於先生者仙靈奇瑞先生知爲文辭之絢藻而非實不屑也吾惡乎樂諸吾揭先生者相與樂之可乎夫人心何以不樂耶物入焉而膠則不樂神出焉而騖則不樂物無入也以其膠焉而謂之入神無出也以其騖焉而謂之出知其無入不必爲扞也知其無出不必爲畱也蕩蕩焉平平焉正直焉目如其目耳如其耳心如其心四體如其四體是

之謂內寧君臣焉如其君臣父子焉如其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焉如其夫婦兄弟朋友是之謂外寧如是焉之謂天之道去其不如是還其如是之謂人之道天之道無所加於人之毫末也人之道無所損於天之毫末也未嘗生不必求佛氏之無生未嘗不生不必求老氏之長生知其未嘗有所於加有所於損之毫末也而贅毫末焉毫末之累如丘山惡得而樂諸先生瞿然起曰異哉道乃如是乎聖如是凡如是古如是今如是天如是人如是幽如是明如是吾求吾之所謂不樂者而不可得也趣籥籥吾此之謂萬年之籥

靜菴華翁七十序

動靜者時也聖人以動靜不失其時爲良不偏言靜也濂溪周子獨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此所謂靜以不易者言是故於君爲仁於臣爲忠於父爲慈於子爲孝於夫爲義於婦爲順於兄爲友於弟爲敬於友爲信不易也是故在貌爲恭在言爲從在視爲明在聽爲聰在思爲睿不易

主靜即在定上見

念靜與氣靜又如何

也是故人此爲仁宜此爲義履此爲禮知此爲智實此爲信不易也聖人任萬物之縱橫變化不可揣量其一於是而不易如五嶽之各居其方四瀆之必赴於海莫能撓之是之謂中是之謂正是之謂靜故曰易有太極若夫脫落世事超然物表深山茂林隻居無耦境靜而已澄湛虛明心冥太始無善無惡騰騰兀兀念靜而已靜於境者不可與於物宜而當天下之動靜於念者不可與於典禮而善天下之動去主靜立極之道遠矣靜菴華翁

以靜名其菴是有志於靜者也其爲人長者言色有度喜怒無溢於人無貴賤老幼敬之如一於事無巨細始終敬之如一藹然穆然即之者心醉意銷是能靜者也余辱於翁之子潤菴君游以是知翁今年翁壽七十鄭君商野徵余言爲翁壽余謂壽之道莫若靜聖人曰仁者壽以仁者靜也然仁知猶偏言故壽猶數言之若得所謂不易者與天地無始與天地無終名象所不能求算數所不能及故至靜之靜靜不可得而言至壽之壽壽不可

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馬自然語先生取其意

得而言知至靜之靜而後能靜知至壽之壽而後能壽謹以是爲翁壽

浦震宇先生七十序

萬曆乙卯浦震宇先生壽七十其高第弟子某等若干人爲觴觴先生而徵言于某以爲侑某曰子知壽乎夫壽者假百年以爲萬古者也是故七尺者百年之物也一靈者萬古之物也一靈者何天地所以生生也無萬古之物則無百年之物無百年之物亦無萬古之物是故君子愼所以修之不

使乖戾之氣戕其生生之物夫然後一靈者壽而七尺者亦壽乖戾者生生之反也人率憑其戾氣戕其生機非獨學習失也蓋亦氣質使然故質美則性易徹質濁則性難開學習以修治其質而已質美者則不習而默符于道如震宇先生是已先生熙熙怡怡與世委蛇慥慥肫肫與物皆春與先生遊者不絲竹而樂不酒醴而醉不談經論學而歸之仁義澤如也蓋其氣質粹美生生之機流露盈溢即先生不自知其所以然是能不失其萬古

者以得其百年者不失其百年者以得其萬古吾故曰假百年以爲萬古吾歌以爲先生觴可乎歌曰乾坤浩蕩兮春風融融室家其宜兮一觴兮心如太空再觴兮氣如長虹三觴兮渾如鴻濛先生醉且樂兮無窮

薛　翁七十序

薛翁所居負羣山面太湖其村多桃李每春時爛如錦幄翁嗜讀書家貧教授從之者輒異于常兒人望而知其爲薛翁弟子蒞諸生甚莊及其與人

春風襲襲鄉里人皆樂與爲羣其季子用章文而有行從余遊　天子戊午翁年七十矣諸善季子者爲翁觴而問言于余余徵者知翁嘗疾甚幾殆其伯子禱請身代至虔翁忽夢神示奇兆竟奪孝子而壽慈父吾嘗謂天地間惟生機相摩相盪爲不可致思故鳥之伏卵木之接枝或同氣而運于各質或異質而聯其一氣所謂摩盪之神聖哲所不得而知也夫孝子一念精虔立祛翁久嬰之苦續其方新之氣若吹噓而輸灌者然抑何異也

然則用章所以壽翁者易矣夫子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父母其順矣乎此人人所能也故衡門泌水至適也稻粱菜鮭至味也好合和樂于妻子之間至眞也今舍其人人所能而求不必得之事甘珍未備謂不足以養親聲色未侈謂不足以娛親章服未備謂不足以榮親親以是期其子子以是歉于親若有物繫于中卽有山水之致景物之和家庭之聚樂弗樂也是謂棄眞取僞彼其僞者又安有摩盪之神吹噓灌輸于

一氣之中召吉祥善事哉用章之壽翁壽以眞者而已爲之歌而觴翁曰山寂寂兮湖水洋洋林密密兮茅屋深藏有士兮秉德孔良衡門兮晝閉琴書兮連床傾筐兮紫芝方熟兮黃粱一飽兮鼓腹緩步兮虛堂鳥啼兮花放月來兮酒香子孫兮趨庭笑語兮義方一榻兮偃仰心豫兮體康山長兮水遠人壽兮無疆

馮敬山翁暨錢孺人伉儷七十序

人之靈于萬物者必有所貴得其貴者匹夫而可

建天地一事而可俟千古故曰不朽不朽之謂壽言形壽者溺其旨矣今夫人必有置其身者五倫身所置也不置于彼則置于此欲一日離之不可得人之異于萬物者以合五者而成身其貴于萬物者以合五者而成道道之所在如鑛之成金不可復滅故曰不朽此壽之說也吾邑有馮子文九從吾遊久矣蓋志古人之道者也其尊人曰敬山翁曰錢孺人皆有過人之行翁既委禽于孺人孺人目忽瞽兩家議罷姻事翁曰既已爲吾婦而不

娶誰爲非其婦而娶耶亟止罷姻議無何孺人得良醫目復明人以爲德感于後翁室有簉孺人視之一體簉生子孺人視之一體翁落拓不事產又不吝兄弟間推讓交知間施予家以壁立孺人一切拮据苴補而罅窒之子三人教之以義環堵之室藜羹糗飯慼容不入於眉慨息不出於口人人克然意得也今年翁與孺人偕壽七十翁敕其子曰愼毋以吾年聞里中令里中長者車塵吾蓆門也文九等謹受命而私于不佞曰時見賓無能以

世俗歡歡兩尊人而世俗歡亦非兩尊人所歡藉手先生一言子婦執濁醪敬共而稱之膝間可乎不佞曰然子之尊人有過人之行所謂匹夫而建天地一事而俟千古者也子不見天地之化乎天地之化以貞而固故貞則復元凡冬蓄之旨不易腐敗以其貞也其在人一念秉持不逐凡情者是矣故瞽可娶也二女可同也夫婦正而父子兄弟之儀不忒矣道之所貴也吾歌以風世矣乃歌曰衡門兮靜而杳盆卉爲圃兮盎水爲沼朝暾上而融融兮夕月來而皦皦有人兮于于兄弟翁妻子合一室之內有以自娛彼富貴而笑毋乃爲此拘拘文九等觴而陳之翁與孺人翁乃軒鬚而笑曰有是哉吾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油油于此也一日而稱千秋也可

應峯王翁七十序

應峯翁年始耆諸知交謀所以壽翁者問於攀龍攀龍曰翁夙講長生之道請言長生夫長生者天地之道也天地之道變易者其不易者也不易者

其變易者也古之至人以變易成其不易以不易貞其變易故與天地同其無疆非呼吸吐納之謂也夫人自少壯而老身體膚髮日遷日訛變易矣而心不易也夫人之心思營爲萬起萬滅變易矣而性不易也何謂性於五德曰仁義禮智信於五事曰恭從明聰睿於五常曰親義序別信千古而上千古而下不易也吾以萬起萬滅者注之於是而不二焉是爲以變易成其不易久之而熟道義成性向之萬起萬滅者轉而爲萬變萬化之妙是

爲以不易貞其變易夫人之夢也其遊魂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無質無體與有質有體者不異焉然遊魂爲變變而不可知者以其昧而不靈至成性而遊魂始靈故大人通晝夜而知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天地日月變易而吾不易也故長生者非形軀亦非仙家所凝氣之精英是皆屬於變易而非不易也應峯翁篤於人倫勤於問學年七十而修不替是將道義成性者也是真能長生也客曰善謹以爲翁壽

鳴陽伯兄六十序

萬曆戊午伯兄鳴陽年周甲子余及諸弟五人兄之子五人諸弟之猶子十有五人兄之孫四人猶子之子十有二人少長咸集葢高氏之族萃是矣進而颺言曰兄家之冢也宗之尊也吾儕豈惟是一觴一祝修世俗之具哉要以鬯和志燉陳戒示則爲吾宗無疆之休其各言吾兄所以壽于是諸弟皆欣然起曰請對其質先君子勤生儉食承先裕後吾子孫世世法則也惟兄守之是其神守而

不佚矣壽之道也家之則也余曰然未也曰吾聞積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盈倉箱言乎百得之得于一約也惟兄約于口未嘗侈其奉約于體未嘗侈其服約于婚嫁未嘗侈其用約于燕遊未嘗侈其具是其神約而不鶩矣壽之道也家之[illegible]也余曰然未也曰吾聞蟻穴之細可潰河防蠹啄之微可仆柱梁言乎百失之失于不慎也惟兄慎于出入其戶闃如也慎于臧獲其人欽如也慎于交與戶屨泊如也慎于放利什一戔如也是其神慎

而不漏矣壽之道也家之則也余曰然未也曰吾聞危封王不如安眠床憂食羊不如樂飲湯言乎自適者之不存於富貴也惟兄一丸之庭不虛四時之卉也一葉之艇不虛四時之興也一味之旨不虛盍簪之樂也一夕之飲不虛嘯歌之致也是其神適而不牿矣壽之道也家之則也余曰然蓋有其本以吾見兄仁心爲質慮以下人渾乎元氣之醇穆乎太古之璞鞭笞幾廢于家聲色不徵于邑所謂耕之耨之治其方寸之田者乎是將壽其

身壽其子孫以壽吾宗于無窮也夫天下之生久矣即吾祖宗遞傳至先君子一人耳未百年已四十有二人繇此而之豈可量也士之貧者十而八九即素封之家迨其子孫萬柝而千千柝而百百柝而十岌岌乎不支矣子孫復以驕心侈念乘之寧知所稅乎故兄之則戶可守也守兄之則人可自樂也喬木之門百世不易姓可矣是曰無疆之壽諸弟皆曰甚哉兄之善言壽也不可無以示來者乃系之詩曰九龍之山下有二泉其出一掬其

感慨極矣

流涓涓放于五湖浸日粘天人亦有言百福之淵匪繇于他繇于寸田惟此寸田禾黍芊芊是蔗是蓑必逢其年太和之世晝作夜眠衡門之中一琴一編人亦易足何爲物牽生之以勤用之不愆守而不失丁以得全有如不信視彼原泉涓涓之流終古永傳於是胥詣兄歌而進百年之觴

鳳池馬公七十序 代撰

民生於三自古志之矣今世號爲人師者少而授句讀已則爲偶句爾已則口訓經義握管雌黃其

所爲課秇爾豈其遂與君我生我者等耶孔氏之門無論三千人即七十子不彬彬道藝哉廼夫子曰囘也視予猶父也蓋儼然子之矣自囘以外無聞焉則其義何居夫師弟子之間果其如父子相視也則遂與君親等誰曰不然然而先王設爲五品之教朋友之交列焉而不及師其義又何居噫聖人若已懸見萬世之後其所號爲師如世俗所稱者比比而其相視爲父子者百千不一二焉故繇前則等之爲三繇後又不列之於五也而孰知

非[illegible]而[illegible]

百千不一二者獨得之於鳳池公方余三兒之幼失其母也長者仲者方髫少者在抱蓋煢煢焉莫之依而後先受業於公公爲字句之駢偶之以迄於咿唔爲博士家言靡匪公口吻授也飲啖時之矣燠時之勞逸時之迄於纖悉端委靡匪公之深念而周體也六朞而入塾俄而成童俄而[illegible]冠而成室靡旦夕不與公周旋也余蓋時戚焉念三孺子爲無母也者孰顧孰復之則尋自慰曰馬師在無恙也即三孺子一切所需則皆曰以告馬師無

恙也屈指蓋於今四十餘年師之所以視弟弟之所以視師如一日也而公壽且七十不佞無似謬與公齒齊三兒益喜不勝緘來白下告曰三子視馬師猶父也而壽亦與吾父等非吾父莫能壽馬師余愴然寄語曰而翁之有斯年亦馬師力也當而失恃時余外掣於宦內掣於而等非馬師使余無而等憂且立稿則余何以壽馬師抑余有悟於生之理矣大塊之間一氣氤氳而摩盪萬分之爲人身氣長存則長生而無所以滑之耗之搖之則

長存故惟淳龐敦重之士能之馬師非其人也耶而之少也非馬師莫安馬師之壽也非而等莫安其務所以安馬師者庶無愧先王民生於三之義哉

馬母林孺人六十序

蓋孺人有子曰惟任與不佞等托肺腑交萬曆辛卯孺人壽始周其甲於是王生等若干人謀所以壽孺人不佞颺於衆曰今夫世俗所以爲人壽者必期其年非所爲耆耄期願與彭聃齊等乎則皆

曰然爲人子壽其父母者必期其子非所謂組圭軒冕帔珈錦綺乎則皆曰然爲人子而壽其親爲人親而壽於其子者必喁其事之盛非所謂髀臂曲膝饋漿酳爵乎則皆曰然曰夫然則其事之不可必者懸之造化不因吾言而得不因吾不言而失事之可必者又不出家庭子職之常而可以無言請言其至者余聞惟任生十有四年而失其先大夫竹崖公也當是時孺人以庶母臨其諸嫡子而惟任以幼弟事其諸長兄使孺人諸所不平於

中輒以亢心憤氣行之未有不以剛敗者也孺人所舉二子其少者方呱呱在抱使孺人戀戀形影之情以呴濡爲愛勤瘁爲不忍使二子幼無所教長無所習不如今日諸君子所以稱說惟任兄弟者是又以柔敗也而孺人皆不然孺人所謂融剛柔之德而時出之者乎今惟任學既成將用於世余亦遂以其說進今夫高明之士可與入道然徃徃狠愎自用狎侮不恭薄經常而崇異端之說駕意氣而縱血氣之私是皆以剛敗者也而沉潛之

士則又隨物變化與俗轉移是非鬬之於內物交引之於外依違兩可牽役萬端尺寸不能自決是皆以柔敗者也惟任反其道以柔心遜志精揆仁義道德之奧以剛腸強力戰勝紛華靡麗之交卓然朗然淵然澄然使天下聞且見者皆曰是馬大夫之孤也是嚴父所不能得諸其子而孺人得於大夫背棄之後者也則孺人之聲施不朽而爲壽不既無疆哉若夫世榮者惟任所能自致而彭聃之筭固天所以報孺人不藉言矣衆曰至矣言乎

爲孺人壽莫善爲惟任壽孺人莫善於是乎書之

顧母華孺人六十序

人生受氣有厚薄得數有修短罔不在厥初愚者不察其原謂欲去可留既去復有輪轉於是佛氏乘而入之天下半入於中而生民之財用十五耗之於此惑弗可解也已友人顧嗣得之母華孺人亦雅好佛於是孺人生六十年矣精神安疆不衰說者或歸佛力焉高攀龍聞而解之曰豈其然豈其然夫孺人非溺於佛者也佛亦烏乎能壽客曰

何哉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於是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得全爲存失全爲亡佛一切棄絕之是其形色存而天性亡矣至其徒之最愚者并其形亦戕之或自焚以爲化或飼虎以爲慈或投崖以爲捨身種種俚鄙以陷愚俗是率天下爲殤子者佛也佛烏乎壽今夫孺人之歸曾泉君及奉君之二尊人也鄉閭之人皆能言之克稱婦矣其教嗣得諸昆季也彬彬乎可徵見克稱母矣凡人倫之大孺人無愧焉而佛能之乎夫佛絕人倫

眞好善不好佛若好佛非好善

遺世事者也孺人即髮種種乎家內外一切持之井井時其贏絀劑其寬嚴有謂曾泉君嗃嗃治之不足孺人不聲色而帖然佛能之乎吾故曰孺人非溺于佛者也曰何以稱孺人好佛也曰孺人好善非好佛世俗見佛以慈悲爲教率稱善者曰佛孺人勤行善故遂蒙好佛之名而弗察也然則孺人之善得之於性而非得之於佛善者天之所壽則孺人之壽得之於天而何佛之云誠以是說也從容陳之孺人將逌然得其本心而又安知有所

謂佛哉于時嗣得若諸友皆當于心曰善子之言孺人也請以爲壽

秦母顧孺人七十序

余與伯兄雲翔交于秦文成兄弟間則嘗聞其尊人少山公治家纖嗇勤苦歷艱難而不挫其業每亟稱之以爲吾邑當三吳孔道居聲譽之區其民習見侈靡徃徃倔成倔毀無雲礽之積秦又望族始未嘗不完璞純素而後漸雕斲也是宜表其纖嗇勤苦者訓即矯之小過不害少山公有五子其

非出于元妃而出于顧孺人者曰文成文裕文成爲名諸生文裕以貲郎再遷佐江右藩臬兩君學專其業仕能其官是爲子克家而滋大少山公緒矣今年孺人壽七十凡爲兩君之友皆謀所以壽孺人而謂余宜一言余曰壽以觀養也不養無爲貴壽也養有二其上曰志養君子之所貴也然天下盡尹彥明之母也而可其不然者伐檀河干之漢士人不免焉況婦人乎次曰祿養世俗之所貴也然有母尸饔無論不堪其爲子至夙夜無寐母

之思又不啻什百于其子也故廬江之檄子有其母矣君子猶以爲末綿上之歌母有其子矣君子猶以爲怨今文成君尚在潛陽雲蒸霞變交睫不可知然而孺人得有其子怡然五畝之宮文裕君又將徼　天子之寵於其母兩君如左右手有出者可與安河清之樂有居者可與分將母之憂孺人何以得是曰在鵲巢之詩夫鵲巢言夫人之德也鵲則有巢而鳩居之國君有家而夫人則居之其居之也德足以宜之也少山公之貽其子也

以纖嗇勤苦孺人宜少山公故能居少山公兩君之承其考也亦以纖嗇勤苦孺人宜兩君故能居兩君觀少山翁而孺人可知觀兩君而孺人可知婦德不見外吾見之于其所居於是酌彼大斗使文成進之孺人

慮得集序

慮得集者華貞固先生所以訓其子孫者也先生遜其智居其愚若曰是千慮之一得云爾吾繹其旨淵乎淵乎昔者聖人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是故飲酒而旨之惕然曰後世必有亡於酒者見色而悅之惕然曰後世必有亡於色者謂其可欲也凡人之所欲未有不足以殺其身而亡其家國聖人慮之於遠故得之於近慮危而得安慮亂而得治慮亡而得存推此類也一舉口而慮無典戎矣一舉足而慮無冥行矣一舉念而慮無非幾矣夫人之率然而動皆欲也惕然而慮皆理也欲動而慮止則得失之分而安危存亡治亂之幾也是故先生之訓其子孫者總而示之曰禮義提其要曰

慮慮以明諸心禮義以守諸躬自鄉黨自好而上至爲賢爲聖率緐之先生當　皇明始興復歸於錫迄今二百五十年子孫繩繩不替甲於他族水之放海者發源必遠木之干霄者植根必深讀茲集者觀其淳龐敦樸之意可以知其源與根矣得此而弗失雖與天地無終極而存可也其八世孫繼祥重刻茲集廣布族人是能慮者也是能得而弗失者也

默石翁劄記序

歲己酉潛江朱翁默石來東林越七年乙卯再至其於學益孜孜焉曰吾老矣吾求所爲吾之歸宿者印之四方庶不謬乎予聞而竦然曰塵世之人憒憒而生憒憒而死已爾孰有知其歸宿者易有之曰原始反終夫其所爲始者是其終也夫其所爲終者是其始也原則知始我之始生有何物乎反則知終一念反觀何物爲我乎故原始反終者大明終始之要也夫然後知人心之日增日益者皆逐流而忘其原日馳日騖者皆一徑而不知反

如旅人畢世栖栖而莫知底止也悲夫翁曰吾比者恍然見是焉吾繇此而之庶不謬于所歸乎于是出其所爲筆記若干首示予曰吾又多乎哉今而徃吾默如石矣予曰翁知嘿乎言亦嘿也使夫世之懵懵者繇翁之言知翁之默而人得所歸也又豈多乎哉

嵩臺集後序

嵩臺王公佐令吾錫既二載庚寅一攝行令事於是訟者無不燭之情盜者無不暴之隱公又以其

安得此丞爲令天下

皆此丞天下治矣

間練兵壯餼者無不稱之事置義塚死者無不藏之骨氷心湛於方掬之間苞苴却於百里之外一時臺使者以下不曰公丞也而如其所以視令其民不曰公丞也而如其所以嚴令一日公出其所爲律判若干條示余余既竟讀作而起曰嗟乎是律之意也夫律未嘗一日不在矣然而上欲民之出於律也而下所以入之者愈不勝其多上欲民之入於律也而下所以出之者愈不勝其巧何居知律而不知所以律也今公之於民必有快然而

無所作之心故民之於公必有肅然而不敢犯之心此肅然而不敢犯之心豈得之尺箠間哉所從來微矣以余觀於公氣盛而鎮才辦而捷倘令公睨而自雄曰一丞何當我哉則未有不勉然自廢者又不然而曰即文無害乎世孰能知之亦未有不勉然自廢者吾不知人之視公何如矣故曰士之才苟出於誠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夫律也律已而律人者也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宰而遂衰之成人曰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嗚呼此所以爲律者也王公得其深哉

事物別名序

吾邑有復初盧子嗜讀書喜爲編彙彙必成書爲韻家字家書手自楷錄搜抉訂譬於毫毛同異之間一日梓其所集事物別名示不佞不佞謂之曰子之於書可謂勤矣亦嘗遊於物之初乎夫天吾安知其爲天地吾安知其爲地人與禽獸草木吾安知其人與禽獸草木其初何名之有名賓也天下之生久矣文煩而名日增賓紛而主益亂乎又

從而別名之是猶以手指月而又指其指以爲月
也不既多乎雖然天地之道一而一不得不兩不
四不八八不得不引伸而萬不萬則一者息吾不
能使物之不萬而又烏乎惡其名吾聞之江出於
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子知夫名之名吾
欲使子觀無名之主昔者聖人之作易也繫乾曰
元亨利貞元亨利貞天之名也夫子翼之曰仁義
禮智是又其別名也不寧獨易六藝皆是物聖人
別名之使人思也子知夫無名者而名者皆別矣

獨是編爲別名乎哉盧子憮然曰吾過矣吾過矣
善吾子之發吾覆也請書之以示別名之微意

碑

泰伯廟碑

吾邑之鴻山古所稱皇山皇山有泰伯墓南徐記及聖賢冢墓記同其爲泰伯墓審矣蓋梅里平墟爲泰伯端委之地皇山爲歸藏之地兩地竝重今梅里廟貌肅穆而皇山草莽榛蕪邑之人徃來於此者不知其爲山其爲墓指點疑似樵蘇畜牧且狎遊而穢踐焉於大聖人墓宜然乎萬曆之季紳

衿始謀立碑而表之旁爲屋以居道者禁樵牧而慤徃來之伏謁既立石欲余記其事於碑陰余惟茲土古所稱荆蠻聲教不通於上國泰伯至止而東南之文明始闢今且擅宇內之英華而上國莫及焉則是至德之聖讓天下而逃不之於名山大川不之於長林浚谷而之於荆其之於荆也不之於三江五湖不之於幽巖絶壁而之於吾錫之泱莽平墟豈其無故耶況乎臨於平墟墓於茲山相去不數里而遥若其有擇於茲者又豈其無故耶

錫之士可思矣之於荆而東南之文明甲天下之於錫而錫之文明不當甲東南乎錫之士可思矣夫文明者非文詞繢藻之工已也記堯者曰文明記舜者曰文明則文明可思也堯之文明曰親九族舜之文明曰徽五典至德之聖以天下讓者在父子兄弟之間則文明可思也嗟乎古之聖人以父子兄弟之間讓天下而不顧世之人乃不免簞食豆羹爭於父子兄弟之間而不恥若是者尚可稱錫之士而過梅里之墟皇山之野乎人人思而

恥之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錫之文明甲天下矣

傳

薛文清公傳

本朝薛文清公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幼有異質因觀性理大全嘆曰此孔孟正脉也其書不下數百萬言悉手錄之至忘寢食學務力行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誠能因其言反求之身心擺脫私累則身心皆天理矣登永樂辛丑進士宣德初爲御史時楊文貞公在閣求一識面

不可得正統初提學山東首明理學以淑人士人稱爲薛夫子時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爲大臣者皆薦先生召爲大理右少卿三楊欲先生一見振先生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耶振聞憾先生會有獄夫病死其妾欲嫁私人王山山振姪也正妻不許妾嫁妾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先生辨其冤都御史王文怒譖於振振嗾言官劾先生故出人罪論死先生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獄中日手周易誦讀不輟將刑

神色自若會王振一老僕哭于廚下振怪問之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耳振問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備述其賢振爲之動忽有詔赦之通政李錫嘆曰真鐵漢也居家六年閉戶不出造詣益深用侍郎江淵薦起大理寺丞時蘇淞饑民貧粟富民不得遂火其屋竄匿海中朝廷遣王文往案文坐以謀叛連五百餘家先生抗章力辯獲免文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陞南京大理卿太監金英奉使南京諸公卿餞江上先生獨不往英北歸言於人曰

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天順改元擢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一日召入便殿　上服小帽短衣先生不入　上遽易服入見所陳皆正心誠意語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會欲遣使徵卿而卿先生持不可不得又見石亨等竊弄朝柄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歸至直沽道遇風雨舟不前餱糧俱匱日中猶未食從者皆慍先生歡然吟咏居家八年卒卒之日作詩曰土床羊褥紙屏風睡覺東窓日已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

羅文莊公傳

本朝羅文莊公名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及第自幼不識禪學在京師遇一老僧訪求心要遂爲之搆思徹夜不寐一日攬衣將起恍然有悟流汗通體證之禪書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矣後取五經四書濂洛關閩諸書讀而玩之漸復有疑久之乃喟然嘆曰昔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皆究

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其非吾今乃知前所見者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也遂研磨體認於道心人心理氣性命神化陰陽皆極其肯奧正德戊辰以忤逆瑾落職爲民瑾誅還職歷官吏部左侍郎嘉靖元年以父年踰八十乞歸養壽以父憂服闋起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力辭不就先生追悔年幾四十始志於道雖粗見大意自謂可不負此生而官守拘牽加以善病工夫不專及是力辭家宰之命杜門謝客足跡不涉城市潛心二十餘

年乃曰道在是矣著有困知記嘗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則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可嘆耶先生精思實踐篤志不遷毅然以衛道爲已任聖賢諸書未嘗一日去手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家居惟以著書明道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家人子

弟守其家法欽欽一步不敢肆每訓諸子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巵酒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音問乞先生一達相知先生曰數字本不惜但惜乎信命欠確耳竟不之與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美玉無得致疵辭吏部一節眞是鳳翔千仞故學者服其行而信其言焉

陶菴先生傳

陶菴先生者歸子季思也蘇之崑山人名子慕字季思其父故太僕震川先生諱有光歸子兒時即有至趣嘗掛酒衣帶間見一卉一石佳者輒引酒自賞自餘童孺所弄一切睨視無所屑及長苦心爲文詞有境必詣其奧有致必極其微醲味沉情而出之以輕聲遠度飄飄乎如祓濯於醴泉甘露而蕩以清風被以鮮霞者辛卯舉南畿乙未從京邸交于嘉善吳子志遠過錫山交於高子攀龍三人相得歡甚時高子築室於蠡湖之上曰水居吳

子築室於祥蕩之上曰荻秋歸子既三對公車不第又兩喪婦得羸疾築室於崑之西村曰陶菴三子者遞相過從几席湖山衣被風月飲食圖史見者以三人相對一室終日默然自怡而不知其所事也然歸子病相尋不已遂屏跡陶菴陶菴者縛茅爲屋插槿爲牆屋後樹梅庭藝菊杞室中琴一張書數百卷一爐一藥囊一瓶粟他無長物歸子鼓琴讀書晏坐默識窮天地之無垠察品物之有自陶然不知身之病也時復行唫溪畔覽物從容

作小詩自娛客至煑蔬沽醑而已其陶菴儀載集中歸子自居陶菴不與衣冠之會不詣府縣不受當路問餽不爲宗黨爭訟伸白不爲子姪應試干請雖甚貧養其子之孤者養其弟婦之寡者雖甚病於人倫事未嘗偷惰少孤事諸兄友愛特至平居無疾言遽色農夫牧豎相與依依如儕伍周念童僕如子弟其病愈久其學愈進讀劄記足見其行已之槩矣客有至陶菴者登其堂未見其人不知塵念之從何去也見其人未聞其語不知和氣

之從何來也飲食焉笑語焉退而慨然以歎油然以思人人覺其形穢不知心腹腎腸之胥易矣此所以爲陶菴也或問高子曰歸子何以願學陶也高子曰嗟乎使歸子而得志所謂斷斷休休者其人與而以病廢所自饜足者東籬南山之味而已此誠天下高士也而使歸子以高士名則世不幸也崑山令王公時熙嘗造歸子屏騶從載酒殽而徃歸子欣然納之清言彌日時以白衣之致及卒學者稱爲陶菴先生而以傳屬高子高子謂吳

子曰惟子則能傳歸子矣吳子曰子第傳之凡人之美人懼溢歸子不懼溢天下之美備是矣高子曰子懼子之得其郛郭而遺其神理也吳子曰不然歸子如冰壺內外瑩徹其郛郭者其神理也高子曰善夫吳子之傳歸子也歸子有一子名奉世歸子遺言敕奉世曰人能親近賢者雖有下才不至墮落吾無以貽汝貽以此言歸子得年四十有四其卒以丙午十二月二十日

韓氏七世祖傳

余窮居東林有韓衆夫者儼然就余論學焉問其人曰燕人問其名曰位問其來挈家而來也問其何以來曰以學燕人無論學者吾慕南方所在講壇學會飲食衣被於學也心樂而慕焉曰吾生也有涯吾學也無涯以有涯窮無涯吾其殆矣敢憚勞乎敢以年歲計乎願家于南學于南庶有幾于道也余心異之假館于東林之旁舍居焉衆夫與其內子行古之道內外肅睦祭祀齋虔晝則杜門讀書以間則彈琴歌詩從容乎樂也蓋衆夫以德

行冠其鄉人吾鄉湯質齋侍御督燕學政特以德行補弟子員異數也其學一以考亭爲宗嘗曰儒者之學在讀書循理孔門博約惟朱子學得其宗可萬世無弊余益心異之奉爲畏友居年餘授經自下而去去之日謁余而請曰吾韓族微居真定藁城之野先世之可得而知者自七世祖始諱俊娶盧氏六世祖諱世權娶路氏繼娶張氏家世農桑其行事亦不可得而知生子名宗儒此則韓氏之譜矣無可譜者以子之一言譜自茲而往位能

譜之令吾子孫傳之永永也余曰是其爲韓氏有名之祖也子亦知無名之祖乎夫自七世等而上之究至於無窮必有所從始者所從始者則氣化所生也繇氣化所生者而上則天地也是之謂乾父坤母不可得而姓不可得而名者也雖然無其名也不可謂無其傳所傳者吾今日一呼吸之息是也此一呼吸之息從天地始交來億萬世無異也此一息在億萬世無名之祖在言乎遠則不禦言乎邇則靜而正循是可以知命可以知性可以

知學子之所謂以有涯學無涯者其在斯乎豈謂譜子之七世以譜子之萬世可矣

儕鶴趙先生小傳

先生磊落英邁卓然物表了無蓋藏渾無涯際臨事直心自遂矢志報國嘗見其於銓曹孜孜矻矻繫念海內賢人君子推轂遷除蓋無虛日機要所關身不得爲必倡率同志爲之激以名節無不感奮以功郎司癸巳內計所訪必擇其人所聞必考其自先生有姻親爲公論不容客謂先生何以處

訪問之細

之先生頻顧曰此官在長安暫耳此身在鄉井常也異日作何面目相向客曰君憂其親誰不憂其親者先生即謝曰然此國事也於是先生黜其姻而冢宰一人在吏部者黜首揆一弟在太常者黜當路私人無一得免國論大快謂二百年計典絶調而政府恚甚尋謀逐先生先生歸築一室郊坰擁書閉戶非其人不與見也性善飲酒爲小詞多寓憂世之懷酒酣令人歌而和之慷慨徘徊不能自已先生敏慧天植見人墜形而別其臧否聞言

而悉其底裏積數十年後無不驗者題覆章奏破小人陰私洞徹其肺腑故當世疾之如仇今年六十健壯如少年而先生則素閑養生之道能以呼吸使其氣轆轤周身如環嘗曰服食之法草不如木木不如禽禽不如獸獸不如人人不如已人者乳之類已謂攝養也

薛孝子傳

孝子名敎民字以孝其父少泉君孝子八歲而失母榮氏幼奉少泉君及繼母楊已夔夔異凡兒年

因不讀書一聞即爲信

十八棄舉子業而農即盡瘁耕耨已又喪其婦朱即盡瘁井臼子婦之職孝子身兼之其父母既藉孝子養其季弟俊民又藉孝子讀自少泉君所得里塾束脯外家內外纖悉出孝子十指力矣而孝子居恒念少泉君且老嘗指天問俊民曰此茫茫者有主否俊民曰有帝則又曰吾儕匹夫叩之應否俊民曰誠則動矣即沾沾喜曰有是哉天固可叩也於是絕葷酒每朔望必叩天烏烏然有以禱而不聞其語四五年以爲常歲庚戌少泉君病瘧

而殆孝子曰吾有一子足嗣世兩弟足養親吾身可代父死於是率朝夕虔禱而後乃知其前所禱禱親也而少泉君病益殆孝子仰天呼曰天乎帝而不靈乎而禱益虔居數日而少泉君果有起色一夕夢神人玄冠緇衣語少泉君曰父生於子子死於父少泉君不解所謂俊民輩聞而奇之少泉君病益愈健啖而家如洗無以供孝子則蚤夜爲貿易戴星而出披霜而行苦雨寒風未嘗少息每日不再食即一錢必節嗇以餉少泉君無何力竭

凡節此孝道是知道

而病而嘔血死矣孝子死而少泉君霍然起目瞿哭而弗病也高攀龍曰匹夫積誠心數年造化始憑而旋焉豈一朝夕之故哉不知天者謂物有成數非人所能爲則是圓頂方踵者曾不異犬豕牛羊之屬然知感應之說而易言之非也心不易盡斯天不易移人盡即天豈以此叩彼有應不應哉嗟乎孝子可謂善用其身矣世之人有其身率罔然自豢而死悲夫

汪節孝傳 有贊

汪節孝者浙之烏程里人匡霞妻也年十六歸匡十七霞死節孝所志在一死矣顧有寡姑在未忍相與守夫之薄田朝夕也無何匡族之惡少奪其田鬻之節孝之父訟之官官追給焉然惡少所鬻價盡許無復之節孝乃謂姑曰與其保田也寧保身避惡人以保身也佯受斷而不責券於是家壁立父憐而歸之并歸姑節孝盡瘁十指以佐養也凡十九年而姑疾節孝刲股和藥姑竟不起節孝葬之喪之三年服除服除之夕懸夫像設祭哭盡

哀遂不食死嗚呼節孝所志在一死而已矣必如是乃善其死

贊曰或偷而生或殉而死以死視生死則可矣於死之中又求其是如是而死死則盡矣以智自保以孝自毀畢三年喪恬然而止協於人心安於天理三十九年百千萬祀

堵方伯傳贊

吾少於文社中諸名士畢集各言志有志一第無餘願者有志一第必自樹立者有志宦成歸築精

舍名園爲娛樂者最下曰人生駒隙名成則聲色叢中一暢云爾後多如其言而易足者不第最下者未第敗矣人少則器局已定如所含之蕊則所吐之花所實之果皆具吾於許靜餘先生坐中窺太冲堵公竟公之身則坐中所窺也人始未嘗不兢兢自好涉世久年高官尊則多喪其守公不然所以可貴人貴知學知學則能變化如公者蓋天成之然公七年南曹公餘獨坐流覽今古目不停披手不停抄其學豈可量哉

爲不學言變化氣質則不可量

堵公蓋中人任質者

文學華二菴傳贊

聖人惡鄉原解者曰原謹厚也夫人謹於言行厚於倫物雖甚成德無以加焉然則處鄉之道莫若原何居以鄉原稱是不然鄉原者務悅人而僞爲謹務悅人而僞爲厚鄉人鄙人也羣而稱之曰原實非原也聖人惡其似是而亂眞及贊易以愼之至者當大過初六以厚之至者當謙九三蓋謹厚益稱云若二菴公者乃所謂眞謹眞厚是聖人之所謂德而惡鄉原亂之者也

封京衞武學教授雲陽施公傳贊

高子曰人謂雲陽公際父子間甚難不知其父子際公更難名家子一不類上類其父下類其子非渺小也人又謂家世累善故發其子孫於科目不知其家世累善故不生不善人生不善人則科目者乃不善人籍而敗其家世禍酷于不生科目也吾于公而益信施之世善

科目而爲善福將益滋人須識科目所以可貴處

卞氏二隱君傳贊

高子曰豈不以時乎當　國初醇濃之氣在宇宙間巖壑之士皆務脩姱節樂恬退吾于卞氏三世而得隱君子二諸覩記所不及可勝道哉嗟乎有不可晦之心則有不可朽之人如夢草著介石於當年三韭麾妖冶於暮夜彼豈其欲人知而然使其欲人知而然人弗知矣何者飾於此敗於彼不出於誠心所樂也故好名者名不歸焉二隱君以詩翰重二隱君詩翰以品重人徒慕富貴富貴人有幾及二隱君者耶

記

武林遊記

庚寅八月余以事遊嘉湖間而武林在杖屨中矣幼時聞長者談其湖山之勝至此遂擬遊焉以朔日行同行者楊君益卿俞君汝定也先是約同年華德元與偕謁座師沈晴峯德元行後維舟蘇之閶門俟之德元至聯舟行五日抵平湖是時天久旱農困已極晚而小雨秋飈颯然六日謁晴峯公

當時已不容今安得有此郡守

公言其郡守黃仰齋令人嚮往黃公爲守者二而謫者二矣今復守嘉自奉惟蔬腐日早起坐堂皇門無守者卽窮鄉下邑婦女豎稚皆得自達胥隸無敢呵沮監司兩院檄至卽纖悉事不可意輒封之還監司使者嚴憚公不啻如其屬士大夫登公堂亦凜凜無敢爲居間者余爲跂仰久之七日已擬回棹而適聞平湖去海僅數里而遥葢余未嘗觀海德元亦然遂偕往且欲觀書潮舟抵乍浦不暇呼舁人疾趨而前過乍浦堡至海濱可三里未

見海數百武已聞濤聲若風撼萬樹須臾蒼茫接天紺赤無際歷歷遠山在天水縹渺之間疑爲浮雲徐觀之皆山也潮至亦無他奇但漸盈坎而來初海塘去海可半里潮至則直逼塘觀益曠洪濤撼足矣徘徊良久心目曠然晚復抵平湖別德元余竟至嘉興在煙雨樓樓前臨湖下復有石臺顏曰釣鰲磯觀湖更曠湖中足菱芡右環居民星列左環綠樹參差亦見小致九日次崇德天復雨杞人之憂稍解十日次塘棲雨更甚作詩志喜十一

抵杭飯畢冒雨至昭慶寺止焉得一僧號惠谷者吾邑人也頗慧余急欲顏色西湖日將晡雨小止急索屐至湖濱徐步蘇堤堤爲中貴孫隆新葺舊堤所植惟桃柳孫復穉植諸卉甚整堤界於內外湖中兩湖之勝俱掇之矣是時雨絲陰濛水煙籠樹遠山層疊濃淡相間內湖荷香襲人遊人歌吹與點點漁舟錯落左右瞻眺恍然自失旦日買舟遊外湖自寺前解維放於中流表裏青山參差綠樹朱碧樓臺掩映秋水所到可入圖畫午漏抵淨

慈殿宇殊弘敞雨復作絲卒卒而返至龍王廟即三賢祠也唐白香山宋蘇學士林處士主在焉堂顏曰會景又曰漾碧軒前築露臺三面遶山臺下植荷水烟山翠在檻欄之間已至湖心亭四面可憑眺少憩至望湖亭繇亭而前即中貴所築新堤矣乃舍舟徐步堤上瞑而抵寺旦日遊內湖解維即至大佛寺已至放鶴亭林處士墓也低回墓側思不得如處士長主湖山誦詩讀書俯仰出入於烟雲水月之間一爲悵望左上爲四賢祠前三賢

復益唐李鄴侯泌也蓋杭地近海民久苦江水鹵惡至泌始開六井鑿陰竇引湖水灌溉民得其利然湖泉葑蔓易壅六井湮塞隨之後李能修其業者白後白能修其業者蘇杭人尸祝三公有以矣夫三公文章政事無論也而處士以清風高節厲行俎豆士廼猥云窮達哉已至武穆祠墓肅衣冠拜謁至瞻遺像遶墓三匝南枝蕭蕭秋風颯然便欲泣下汝定持巨石擊檜賊頭聲磬然稍爲吐懣歸舟復泊漾碧軒臨臺小坐遊人縱橫歌聲笑語

頓失秋山蕭瑟已而明月滿湖矣復次望湖亭平波印月遠樹籠煙野色蒼茫漁燈隱滅心境一佳汝定益卿清興遄飛鼓余仍勿舟而命趾堤間花影交錯至景物尤佳處輒趺坐玩視命酒三四行而歸旦日爲十四矣湖境已涉遂屈指南北山早起詣玉泉泉池可畝許隱隱見泉從石隙中迸出因詠樂天詩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閒心對定水清淨兩無塵心賞之元時舊畜五色文鯉爲遊人奇觀客秋一夕爲盜所盡旁泉遠近千畝轉灌

悉仰給泉云已至傅家庄小有泉竹之致已至集慶飯畢取道三竺孤峯揷天竹木參雲過嶺至呼猿洞晉僧慧理嘗蓄白猿六朝僧智一亦畜猿於山每臨澗長嘯則諸猿皆集故以名洞洞止一石巉益卿曰積陰之中懼有毒焉余不敢入蒼頭以火炮投入其聲通山後乃知洞深不測也已至靈隱嚴燬而新刱唐人蓋多詩詠宋之問有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今寺前據山不識所謂山麓有亭即冷泉也泉從石中泠泠而去奇石纍纍皆

如刻珪削玉森立其前緩步至飛來峯飛來又名靈鷲晉咸和西僧慧理來登斯山嘆曰此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以飛來故峯有二名峯高不踰數十尋而怪石壁削若駿豹蹲獅鵝從偃仰益玩益奇異木突生巨石中根出石隙遂合爲一其下三洞委蛇相屬巖扃窈窕屈曲通明懸泉淅淅乳溜垂垂或圓澤似蓋或絢綵如霞不可名狀盤旋稍憊就洞中小憩此時前後應接不能默識躍起復遶之二匝上下藤蔓入左出右柔身入

石穴燃燭究洞底有徑必窮迺自快然猶不忍捨
爾泠泉復徘徊澗底臨流枕石偃仰少選率爾成
詩寄志起來明月已在峯巔松蘿弄影矣歸寺坐
月文昌殿前念明日南山諸勝欲稍畜精力遂各
就枕早起至龍井泉泉味澄冽中有藍奩盈尺出
沒旁穴寺僧言其寺有十景因導余一一識之辟
塵爐乃宋時一石爐瑩潤如玉惟一足微損神運
石高可六尺許奇怪兀突有木香穿繞竇中正統
間中貴李德因旱令力士淘龍井中得之上刻神

運字傍多款識然漶漫不可讀矣一片雲石高丈
許玲瓏若鏤刻在鳳凰嶺又上則獅子峯一石巖
然岩之餘所稱浣花池揷劒泉浴麟池仙人洞過
谿亭皆湮沒無足稱僧復延至其精舍曲折幽藏
圖書滿壁依山開窓巧石縱橫汲泉烹龍井茶飲
之已至煙霞洞石脂凝五色如霞可三四十步擴
然開朗後漸窄深入不可測聞杭人以雄黃塗身
持火入取白泥作餅粉進數里未竟其底也洞右
百武有石峯下垂曰象鼻石亢肖已至水樂洞水

從洞中流出清響如樂取道南高峯益卿汝定疲矣余獨鼓舁人徃絶頂極峯石竹木之勝東可瞰湖山南頫大江第爲葱蒨所翳不能遐覽時桂叢盛放飄香滿山歸途袂拂峭石肩摩青篁反曳徐下復苦易過已至八仙臺乃何氏宗祠無他致已至石屋洞洞開廣度三丈如軒榭所恨四周皆刻佛像天巧削盡前飛來烟霞亦然傳皆元時胡僧所爲洞底邃窄不測中貴孫隆復立石門限之是日十五杭人競將泛月而陰濛作雨余亦促歸從

六橋迤邐而西得飽長堤兩湖之致道經陸宣公祠入謁祠前臨湖甚敞麗抵昭慶暮使童子覷湖堤遊人作何狀歸報寂寞甚廼就寢中夜雨甚晨復雨余曰度不能久旅吳山之勝可奈何皆冒雨行入杭城雨廼漸霽貫城中闤闠之盛自金陵而下無其比已登吳山曰吳山者春秋時爲吳南界以別於越故云從高下瞰萬戶鱗櫛市聲襍沓耳目俱勝更上謁子胥祠所謂十廟者惟城隍廟眺江稍佳耳竟至瑞石山秀石玲瓏愈上愈奇堪與

飛來峯石相抗而獨無佛像削損上有紫陽菴丁野鶴遺蛻在焉更上爲寨駝峯雪風洞洞不甚深余與益卿汝定僧惠谷坐於峯下四周峭石聳立當空一石突兀上覆時復雨天光漏處淋漓滴瀝而巨石所覆恰庇一几四人更尋徑至絶頂近俯闤闠遠眺湖山大江蒼茫俱落眉睫曠然大快余謂遊之益人多矣山岳之峻絶江湖之浩漫皆令人有萬仞壁立百折不回之思而烟雲變態洞府幽奇又令人飄然神往一洗塵世之想至於登高俯下千里極目天地戶牖萬象晦明當此之時其境有不可得而言者矣故余自觀海之後復一快於茲山云復出清波門至萬松嶺松已濯濯矣至萬松書院弘治中參政周公木燬報恩寺而建大成殿中設先師像及四配十哲余恭謁畢殿後爲明道堂堂後爲周程張朱五先生主秀出則草莽中楚楚秀石卓立舊有軒亭已皆荆棘矣更轉徑則臨湖山地境絶佳志稱有浣雲池不得其處自樂天詩白雲本無心舒卷長自潔影落一鑑空可

浣不可涅鳶飛魚躍間上下俱澄徹此意難與言覽之自怡悅旨哉其言矣以余所見在處佛殿鼎新木聲丁丁不絕至此獨草棘淒涼一望蕪穢何也一爲慨嘆復自六橋堤還山光水色取之無盡抵寺大雨霽至明日雨不可出又明日爲十八僧邀觀潮復自六橋堤徑冒雨出復稍稍霽取道至虎跑泉一潭澄泓寺僧言舉咒誦經可使其泉貫珠而起余心私謂動靜乃泉之常耳與益卿傍欄觀之泉忽躍然珠起觀壁間坡公有詩刻碑余甚

取其因病得閒殊不惡心安是藥更無方之句和詩有鳥啼溪樹僧方定花落閒門日正長亦見風致已至真珠泉澄碧可愛已至江頭風靜波平雨晴山澹景物殊佳觀六和塔徐步江濱俟潮江濱人云今年潮不波索然而返余觀志浙江潮不波甚非　國家所宜復動杞人之憂矣自一橋舍舁泛舟而歸十九日浩然歸念蒼頭束裝余欲搜書肆中以葉舟泛湖至湧金門貫城步歸湖山烟光縈帶兼以雨色淒淒歸舟返顧猶不勝情越二十

五日抵蘇門旦日至虎丘少歩而歸

志正氣豪文彩飇發後來闇淡靜深之基築於此矣葢正初未見此記以爲三時之嚴潔是精進時水居之淡曠是得手時可樓之隨寓無心是結果時未知其三十以前英豪忼慨錦心繡腸有如此者緬想陽明先生文章氣節事功道德無所不備爲　本朝第一人愚謂陽明第一才人非第一學人也高子不及者事功爾然陽明嘗荅人云吾請盡捐所

長亦不失爲全人此可參兩君子之學矣君子多乎哉

三時記

余以癸巳冬仲議尉潮之揭陽越明年七月二十六日始克成行時叔時先生以削籍歸信息至矣予欲俟一晤而徃且先之海虞吊趙定宇夫人之喪便道問於季時是日至小范家飲酒半季時至知叔之歸尚遠也明日凌晨而發季時方舟行小范不及來午別季時舟中遙拜以書別老親言所

以不歸竟行之故醵書致叔時有吾曹一時退處共得閒身造物之意夫豈偶然不知何修可以報稱之語是日莫抵海虞不值少宰予於少宰戊子僅識其人於南雍是年夏以書來故弔而邦之冀晨遊虞山望大海小范走人來錄屈子卜居於扇以贈行予笈中亦攜得楚詞取而讀之竊怪世人僅知屈子以詞而儒者又謂其過怨失中和之則不知其所自得固有天下之至樂者存耶吾既得此中正溘埃風余上征蓋真見其中正之道上與

天通而乘鸞跨鳳何天之衢不復知世中更有何事矣故其詞曰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予心之可懲定心廣志予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蓋爽然於死生之際矣千古心事晦翁爲一筆寫出而世人反謂其爲騷人作註脚豈知聖賢意義耶累日讀之方寸如洗小范之啓我多矣二十九日至吳門會管東溟公爲黍食之議論英偉一時如遊奇山怪水之間應接不暇復曰吾人有一念毀譽着心還

是小人路裏人。令人更發深省。別後候王少湖先生先生益衰矣。教曰凡人待文王而興者便是凡民須是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而不顧不要懦弱了余猶記去年先生一見謂予曰居鄉勿爲鄉原居官勿爲鄙夫實當終身誦之別回舟中則日葵四弟五弟皆至韋所亦至邀余四人飲飲於虎丘致爽閣蠡陽至酒酣而別蠡陽約余歸舟一過其家翌晨五弟先別歸日葵四弟則西湖之興躍如也八月二日至嘉善弔璞齋父母之喪璞

齋病已黯然不欲勞之小語而別三日至檇李拜吳海洲弔朱虞崶封公之喪虞崶留晚話四日海洲約飲於煙雨樓竟日六日至武林寓大佛寺湖山在軒几間昏旦弄色媚人舍館定與日葵四弟往訪舊寓僧寄滄遇吳子往陸古樵古樵名粹明廣東新會人萬里孤身東遊訪學三年矣子往見而奇之朝夕與俱其人清苦澹默終日靜坐或至閉戶經月與之錢則辭與之衣寒則衣之暖而返之井然不苟也問其所從師曰潮陽蕭自麓問其

學曰主靜謂予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功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事制我余深喜其言又嘗謂子徃曰靜後覺眞氣從丹田隱隱而生予又懼其悞認主靜之旨也子徃有小舟如葉攜入湖中午後余五人共載而泛張布帆信風所之甚見氣象遊靜寺而歸賦詩志之八日蚤起獨步山薄中或登高而眺或臨水而坐悠然於無人之境別有一種意況午歸小憩再與日葵四弟步六堤帶月而回至斷橋月佳甚命

酒而飲各有詩句酡顏抵寺則子徃古樵來言知此良夜不當泛舟耶五人別坐一舟蕩小舟取酒童子踏而款水注入盡濕子徃所攜與沮而回余謂一日中所得於山水者多矣進而不已宜其咎也九日與日葵四弟出遊至高麗寺遇雨雨止徃法相寺飯後觀錫杖泉叢桂盛發亞覆泉上馥芳清響極一時之勝相與樂之遂止寺中明日遊石屋水樂洞至滿家庄觀桂則桂已後時遂徃五雲此武林諸山最深處所謂九溪十八澗者兩山之

間泉凡九滌澗凡十八曲五雲於諸山最高諸山至此而盡山外則大江矣從絕頂眺望大海莽然江流縈繞千山蹲踞收入一覽更無遺恨飯於山菴取道天竺上下崗巔昇人指點頗得兩浙之概復遊飛來靈隱而歸十一日丁長孺至日葵四弟別去執手不免悽惻一笑而意解十二日王洪陽公以書來因托寄朱鑑塘中丞遂確齋兄書午後長孺約遊湖小坐蘇堤月色不佳興亦不至朱梧峯聊爲鼓琴夜色淒淒懶緩而散十三日洪陽來

余以野服偶寓湖濱不能入城交際遂謝不見方散步歸則錢繼修傳太恒持舟來拉往晚泛太恒復云開樽昭慶以待夜談舟抵寺前維於池岸岸狹水齊予既短視瞑色蒼茫遂步入水中太恒急命僕援之不至狼狽一時解衣驚迫之情更滇見其交誼也更衣入寺長孺亦至呼酒大浮酒酣耳熱日間偶聞一士人炎涼之狀滇愧其復負時名偶爾談及抵掌盡發繼修太恒俛而聽之余遽省其非別歸就寢思一時言行俱失三復小宛之六

章不能成寐明日范熙陽公枉駕亦謝之余欲溯上過中秋且觀潮而去及長孺來隱踪遂露軒蓋時臨不可居矣遂行長孺送至江口小酌六和連日意態頗倦此夕明月臨江不能飲酒亦覺幽蘊內攻不暢諸外也長孺復遠步送余登舟慨然作別十五日五鼓渡江連日陰雨不開空度佳節蓬窓隱坐深自克省知前功之不切手勢一轉十六日早雨中登釣臺拜嚴先生祠兩峯插雲與人俱高清江駛流俯仰低徊忍不能舍自此而上山水

之勝目中未見千峯翠色欲浮一道碧流縈抱眞堪渙樵肥遯也二十日至常山陸行二十四日過分水嶺畢日所經兩山夾路飛泉遶足竹木喬秀亦極其勝二十五日至武夷二十六日遊九曲二曲拜蔡九峯先生五曲拜朱夫子即武夷精舍也六曲而上羽士言山勢已散無足觀余見挽舟上水甚艱遂返大抵此山峯巒奇絕中間飛泉劈瀉遶於諸峯之中遊者必以舟舟中扯頰仰觀隨水所曲峯形亦變徃返所見體勢亦殊頃刻萬狀不

可名言其最勝者則文公書院之間後梘隱屏前臨晚對茂林屏翳深藏不測登高視之則諸峯羅列俱落眥際隱屏一石拔地萬仞其絶頂載土竹木蒼翠四隕則反削而入稍下有三峯附之如筍名接筍峯皆壁立無階可升有木梯千級附石而上既至半嶺鑿仄道僅可置半足橫施鐵鎖攀而行圓轉百武始有石磴可循上皆道流居之余冒險直至絶頂然戒心亦凜凜矣再至天遊峯其峯在三曲之內陸行至其巔則出七曲之後上有菴

宇可憩一望則隱屏當前三峯如架其餘諸峯皆

犀其首此亦一絶勝處至九峯書院則四抱大王鐵板玉女妝鏡拂鑒諸峯攢矗可愛其餘幽勝未暇細探也再詩四絶寄長孺而去二十九日至延平會趙控江托寄李見羅先生書并詩敬菴中丞書見羅以去秋書來論止修之學至是始荅之見羅書云果明宗果知本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至誠正總付之無所事事的光景矣又曰格至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照管提撕使之常止

常止則身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余則以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剖爲已爲人之介精研義利是非之極透頂徹底窮穴擣巢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直截痛快無毫髮含糊凝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夫然後爲善而更無不爲之意拒之於前不爲惡而更無欲爲之意引之於後意誠心正身修善之所以純粹而精止之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有

不能實用其力者矣且脩身爲本聖訓昭然千古誰不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反躬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何以且晝必無穿窬之念夜必無穿窬之夢知之切至也故學者辨義利是非之極必皆如無穿窬之心斯爲知至此工夫喫緊沉着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着箇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如此儱侗此不過先儒舊說見羅先生則自謂孔曾的傳恐決不入也九月六日至安沙自延平取道沙

縣萬山之中商旅罕繇恍非人世安沙而上則山益高峻皆危巖絕壁斬然兩開中瀉碧流石磴高處上下相去丈許急湍飛騰瀑注如白龍蜿蜒而下如此者凡九故名九龍其間稍亞於龍者爲灘灘凡十八余所買清流之舟僅容兩人主僕分載自延平至清流皆逆流舟子終日傴僂負舟水中至九龍則盡一時所集之舟合數百指之力兩岸翼以百丈倒挈其舟猿掛而上每上一龍輒至移時蓋以諸舟合力而輸升也余每至龍先徙山麓

坐大石而觀之葱蒨蔭人四山如圍異鳥百態弄韻而牽舟之人與水聲淙淙許許相切和應自喜以爲絕致夜則隨意所止山高水險亦不虞盜峯頭月吐村酒小醺焚香吟咏倦而就枕中夜夢回水聲愈苦清徹骨髓數日心境得山水之助殊不小也余於壬辰之春服闋赴京計當得部欲告南以便攜家卜得一籤云一生心事向誰論十八灘頭說與君不解所謂至京而舊例忽改迺得行人此語益覺無似攝陽之命下途中偶撿程圖見錄

江右至潮當經十八灘瞿然而驚又詢知從閩道徑余戲謂神無如我何業已指閩省而漳而潮矣至崇安主人云路出三山迂取清流便且從省而東更無水道勞費非計欣然從之不虞其有所謂九龍十八灘也人生分定如此世情可一笑而破矣重九至清流山城也登高展眺野店飲酒作詩志喜縣令聞之勸入官舍辭以即次已安明日陸行十一日午至汀州有記學者在因知錄中傍晚散步康莊道傍見一坊顏曰鄞江第一山入坊得

一碧雲宮爲霽靄觀觀後一山山下立石楚楚或呀然而爲谷或隱然而爲洞所在翼然有亭最勝處爲碧雲洞亦自幽澹可人復買兩舟順流而下然舟愈小而陋一竹席僅可禦雨前後風洞入爲置草席簾蔽之偃仰其中意更舒美十五日過大姑險絕處不可屈指前所經九龍諸灘以上水雖艱而穩此皆順流且身在舟中灘流湍急從高而墮其下復亂石縱橫如牙舟別無舵舟人僅以兩槳幹旋之每下一灘舟輒刺入白浪浪裏而復出

穿於石罅中幾希乎公孫大娘之劒假令張旭有軍觀之書法當更進耳余初亦不免動色已遂視之如夷以此知險須用習習坎之義大矣午後至峯頭又當從陸雨不止家人束裝勞憊可念啓塗雨霽從山陸行十里復當從水易一舟稍厰平水隨流晝夜不泊十七日遂抵潮會唐曙臺知朱任宇已於前月抵任時亦在府遂至開元寺拜之假館寺中十八日謁道府晚赴曙臺酌余意甚暢曙臺神情不王談論不盡展也二十日飲林仰晉夜

半至揭陽縣中別無公署假於李氏之祠有池有茂樹有花竹幽雅不陋廿一日謝　恩拜　聖廟晚赴任宇公宴廿五日蕭自麓公來以余寄陸古樵書故遂枉訪公舊在羅念菴先生之門以主敬爲學所見甚正談論終日歡相得也翌日復來小坐而別自是官舍中讀書靜坐之餘日有儒童以所爲文來稍正其文體爲新說所惑敢背傳註者亦反正之每旬一會從文字中察其品畧得數人十一月二府致菴莊公以王文成年譜來欲予敘

而刊之余觀文成之學蓋有所從得其初從鐵柱宮道士得養生之說又聞地藏洞異人言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及婁一齋與言格物之學求之不得其說乃因一草一木之言格及官舍之竹而致病旋即棄去則其格致之旨未嘗求之而於先儒之言亦未嘗得其言之意也後歸陽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知之異其心已靜而明及謫龍場萬里孤遊深山夷境靜專澄默功倍尋常故胸中益灑灑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舊學之

益精非於致知之有悟也特以文成不甘自處於二氏必欲篡位於儒宗故據其所得相合致知又粧上格物極費工力所以左籠右罩顛倒重復定眼一覷破綻百出也後人不得文成之金針而欲強繡其鴛鴦其亦悞矣余於序中亦未敢無狀便說破姑記於此初九日自麓以書來曰工夫不密內有游思則主不一外有惰行則儀不飭非敬也必須內外協持積養深厚使此心無少間穗斯謂能一斯謂眞敬先儒曰此心有些罅隙便走又曰

學貴含蓄深固最忌洩漏某嘗自思惟只用功不密洩露太早敬爲執事誦之毋若某之徒老而自悔也語語破的謹爲書紳且自麓所最服者魏莊渠先生又可見其學之正矣余數年來亦殊悠悠自出至此已三轉手勢以此知學者瞥見些光景而遂以爲有悟者皆妄也十七日徃潮陽訪自麓風日如春征行甚美午後至自麓家劉鴻陽大參徃訪其人甚爽愷晚宿自麓別館十八日赴縣公酌十九日覓騎徃海門觀海至蓮花峯平地突起

一石剖作數片皆自相依傍削直數仞旁一片斜插勢如欲偃遠望之如蓮花尚蕊而一瓣先放者然故名蓮花峯文丞相於此行望帝舟峯間兩石相拱如門生於其中前臨大海是日風靜浪平雖未覩洪濤猛勢而天清日麗兩儀一色閒心澹澹渾合無間命酒沃之爲成小詩歸則自麓與鴻陽攜酒西園相約以菜止五簋盡祛繁儀時潮俗頗侈蕭氏諸郎皆謂不可自麓見信獨守約言自是逸日在自麓家相對靜坐自麓出念菴諸書觀之

張巡許遠也乃云宋朝二公

其學大要以收攝保聚爲主而及其至也蓋見夫離寂之感非眞感離感之寂非眞寂已合寂感而一之至其取予之嚴立朝之範又正陽明門人對病之藥也廿一日鴻陽邀遊東山遂早往拜張許雙忠祠文丞相祠韓昌黎祠其地有張許祠者宋朝二公鴻陽述其事甚奇第以怪不可道文山公曾謁其祠輒與二公杯棬酬酢其事更怪至以所乘馬與神賭拳文山負其馬立槁至今馬塚尚在天地間感應之理要亦無足怪也自麓隨至共飲

祠下鴻陽攜具亦如約酒半至泉簾亭臨流更酌既而登山眺望正當落日遠水烟生千山皆紫大海隱躍在指點之外暝色東來遂相與緩步而歸廿四日遊西巖巖不爲佳第上絕頂東山如屏繞其左南山隱隱列其右大海蒼茫於前更佳於東山之望矣歸至自麓別圃林池更幽梅花薔薇俱已盛放一爲心賞將別自麓請教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故得成就耳余深然之廿五日歸凡在潮陽八日廿七

流寓一時亦爲除惡尚無是心即非眞學

日曙臺之友蔡大秋來此兄瀟灑不俗與襍論圖書卦象頗亦了了十二月初八日按君王梧岡以書來先是余具文乞休於兩臺至是以傳符假余以書差歸余在縣凡三月揭陽之民力耕自給民頗饒亦罕梗化止有兇人名陳所蘊者工於刀筆以起滅爲事潛結惡少年布滿各縣凡有睚眦之怨即令其黨揑一事訟之官此縣人必至他縣告可勝則織成其罪度不可勝則沉其案原告皆詭名官府不可問而所蘊常立於無事之地莫可誰

何以是細民至縉紳莫不畏之語及必左右顧屬垣之耳而後敢發常若所蘊之日介於其側者予聞而奇之至詢其人本一士夫林氏家人子廼淫其主女後女出嫁又婉轉用計占以爲妾予始憤然以爲如是則紀綱滅矣告於任宇密擒之十二日明其證佐所蘊服其辜痛治之僅不使至死辭成而上之十五日啓行任宇送至三十里而別十六日至府江鎮海叅府枉顧叅府名應龍一見謂予曰前聞至蓮花峯觀海恨不及負前茅公亦見

鄙人海濱結搆乎余曰何居曰以祠文丞相丞相之履及斯地也且舊有張魯菴先生者隱居不仕結茅蓮花峯下琴書自老鄙人以丞相大節震耀宇內如先生豈宜泯泯欲以先生配祀丞相爲大海生色耳予心喜以武弁那得有此見解稍稍與語此中井然殊不可得也是日赴莊二府酌十七日遊金山拜周元公祠謝陳二上舍攜盒小酌山不甚高有大石茂樹可蔭可坐山巔爲宋安撫馬發合門死節之所建祠其地稍下則元公祠亭宇

修潔四望亦佳晚赴沈三府酌十八日江鎮海邀遊湖山蕩舟西湖狂風觸人頗妨瞻顧湖南傍山山麓新搆梵宇後有清泉立石石上皆勝國時題名蓋舊爲學宮故登科者皆題名石上攜盒酌於活人洞衆將殊不俗把酒淋漓高談軒豁泉山如賓列石如侍者清流縈迴於前俯仰俱勝落日蒼然而別赴徐道奪酌十九日啓行舊父母李公名思悅者在顧公之滋九龍余猶未出人間於是公髮亦種種矣猶識大父靜成公問知余祖歎曰有

氣概人也別去遂至韓山謁昌黎暨陸丞相祠丞相祠頹貌在雨打日暴中矣一爲長歎揭陽生儒送者皆集謝見溪名良政者余聞於曙臺以潮人惟此友向學余至郡訪之而不遇至是亦來因相與論說以勉諸生時諸生已得數人興起余在官舍編集朱子要語亦已成次第遂以梧岡及任宇所饋二十金鳩工刊之庶幾其有得門而入者耳移時別去行三十里見溪與諸生再集小酌而別行三十里諸生復集余曰日暮矣不可前諸君且

休諸君努力自當相遇中原與諸君矢繼自今脫鄙人毀廉蔑撿無以見諸君諸君不克砥礪厭厭世俗亦無以相見則皆曰誠如此盟是日至黃岡廿一日將至漳浦見道旁立石大書曰宋鄭虎臣誅賈似道於此甚快之廿二日至漳州入署則李見老來便留予過歲余亦即過其寓隨榻焉見老謂予心性之辨已自了然所爭條目耳因爲申諭明不可易且云此來必令洞然無疑方始去得予所執者本自無疑見老學已成家長者亦不敢與

溪辨故連日但巽心聽教受益甚多見老出見客坐中有詆宋儒者不免又起辨論其人曰至善是性體如何認作極功都沒用了余曰公自認作極功朱子未嘗如此說門人問曰至善是各造其極然後爲至否朱子曰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如此說不得又曰至善是些子恰好處天理大心之極致也公且看人心若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何等境界還算不得性體否曰一草一木皆要格如何余曰公看上下文否不知也余曰如此何以駁先儒聖賢之言隨人抑揚人欲專求性情故推而廣之曰性情固切草木皆有理不可不察人欲泛觀物理則又曰致知當知至善所在若徒欲泛觀物理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一進一退道理森然何嘗教人去格草木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如何曰自是問者疑一物格而萬物皆通故云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明日又格積習多然後有貫通處耳此於道理何疑豈曾限定公一日只格得一物耶時適有泉友

張子愼名維機者來受業見羅書其所見爲質問雖尚有騎牆之見而中間有云宋之諸儒求其彷彿孔顏者惟程明道而集諸儒大成者獨有朱晦菴大率程之學粹朱之學博程之學以誠爲主以涵養爲功以無將迎無內外爲定性其元氣之會如瑞日祥雲渾然天成朱之學主敬以立本窮理以致知反躬以踐實其表章之勤如迴瀾揚波浩然東注故嘗謂道宗於宣父顏曾思紹其傳至孟子而始著道章於孟子濂溪張邵繼其絕至程朱

而始著乃一再傳而不能不錮於見局於域墮於蹊而流於支則後儒之咎也吾黨未覩一斑奈何輕評先輩今人士有不誦習朱說者乎青衿而遵之係籍而變之猶曰見有異同也甚至病以楊墨斥以夷狄則豈免逢蒙之罪王新建卓識宏才疇得議之乃其徒何紛紛也有憚於修詞而逃者矣敗於名檢而逃者矣擅於聲利而逃者矣不知孔門四科果爾錯襍耶大都晉六朝之談崇莊老而明擠之聖人之下今學者之談斥佛氏而陰奉之

聖人之上宋後儒之支離不過割裂於訓解今學者之支離反至割裂於心體當今之時夷而敢於猾夏怪而敢於干常毋亦關竅風聲密與連會而吾黨崇奉西天之教潛爲之徵召歟此其言雖聖人復起恐無以易也余不勝快心拜而納交廿三日發赴吳參將酌午赴同年溫用廷黃雲寰蔣恬菴酌晚赴吳冀雲酌一日併了人事得與見老靜對兩日亦極其樂見老苦欲余過歲余不免歸心見老笑予世情余亦不覺自笑耳二十六日與見

老及子愼諸兄執手郊外明日至同安謁朱子祠二十八日至泉州王對南出訪拜何匪莪不遇劉景范留予清源過歲余以郡中人事襍沓不樂也去之二十九日至楓林驛四壁大樹扶疎鳥雀遠鳴寥寂之中自有深致明日郵丞致酒寒燈獨酌屈指庭闈尚隔三千慨然就枕元旦驛中拜牌畢趣駕遊九鯉湖蓋迂道九十里矣日昃而至焉湖在高山之巔山高十餘里上有良田茂林別成世界山巔復行十餘里始抵湖蓋山泉從福而來已

四五百里至此山忽結爲一石石坎星布其最大者可數畝深二十餘丈泉奔入坎中晝夜如雷相傳舊有九鯉奚何仙丹成鯉皆化龍仙乘而去故名泉從此湖而溢又里許山忽兩翼劈開斬然絕壁立地萬仞泉從中飛瀑而下如珠簾故名珠簾泉其下不可至從山之右翼臨不測而觀之竦魂駭目亦天下之一奇也又從右翼攀援藤葛猱身側逼而行里許則左翼有玉柱峯一石圓立如柱水四道下注其珠簾泉至此石復下削百丈水直

衝注聲震兩壁其觀愈勝遊人以道險罕至繇此而進則鳥道亦窮矣初二日盡日盤旋於此蕭蕭身世雲水孤清有仙祠臨鯉湖沛人晝夜偃臥其中以祈仙夢爭割鷄血以塗神口尤可怪也祠左另有官署清幽可居初三日早發初五日至省寓城外荷花亭亭俯清湖左面羣山特野曠更無寢室非冬日所宜明日早去芋源登舟以書聞於許敬菴先生徐匡嶽憲副敬菴以敬和堂集來匡嶽以來益堂集來敬菴先生之學以無欲爲主自是

迥別世儒不必以大學論離合也當時濂溪無欲之學大學未經表章反覺潔淨今日人人自爲大學執此病彼氣象局促耳匡嶽以余竟去疑余過絕之且云卽欲拂衣乞先謂景陽我素二泉劒石之間有徐生之跡矣初八日陳蘭臺少叅以書追至雅有志嚮爲不可及初九至延平趙控江畱小坐初十早拜李先生祠十二早徃考亭拜朱夫子其地清邃可愛書院前臨翠屏山山下滄洲泉澄泓一鑑清氣洗人後倚玉枕山皆喬松茂林朱氏

五人出迎十三代孫也有名弘演者志甚向學眷然難別恨不信宿以窮山水之幽慰諸君之雅晚止武夷山房十三日以前遊未盡再窮其蘊直至九曲之終山勢既散豁然桑麻眞朱子所謂莫言此地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也徃返三十六峯之間胸中圖畫了然意興始愜舟回復步上大王峯暖日酣人攀援過力頗爲困乏晚至崇安官舍拜趙清獻公公舊令崇安故官舍亦設其主十四至車盤風雨如晦自炎方而來此日始識寒景被

禍淒其郵丞致酒小酌而醺賦詩自戲十五日至
廣信宿城外寺中大街燈火頗鬧月色不明覓往
醪不得捺興而臥解衣則馮二府攜盒送酒來不
能再整孤懷也十七至常山從水十八至衢州二
府陳敬丸同年李景穎來向余津津爛柯之勝入
山僅二十里竟吝一日之程十九二十大風雪舟
不能前失一名勝仍留滯兩日當是柯山仙靈作
祟耳廿一日行兩岸殘雪妝點野色甚佳廿三日
睡起問釣臺則去之三十里矣回首慨然廿四蚤

至杭州寓玄妙觀范熙陽來相對半日絕非世情
別去買書肆中時以范平麓之死致逮彭直指脅
軒王洪陽亦革任每逢父老輒詢其事無不扼腕
嘆息謂二十年來未見此撫按民之不幸一至於
此至言范死之故則直指絕無搏擊之實中丞更
博大裕民時論之豔甚矣廿五宿舟中明日大雪
思湖上之勝神興飛舞而蒼頭倦遊卒爲所尼廿
七至唐棲吊卓月坡之喪稚成兄弟留小坐會胡
玄敬休仲之尊人也一市賈耳三十喪偶遂絕欲

不要二十年來稍稍知讀書求身心之要奇士也休仲亦沉潛向裏與卓稚成吳子徃三人爲同志之友蓋俱有拔俗之韻焉談夜分而別廿八復雪三日不霽東風逆舟日行數里初一至嘉興風雪益甚遂易小舟而前至新安訪華鑾陽踐別時之約也秀谷在焉遠客初歸故人握手問得庭闈無恙便呼酒自慶一時風味殊不可狀酒酣下榻覺而辨色矣急起登舟至家時二月四日也秋徃春歸凡歷三時云

水居記

漆湖之干有洲焉可二十步三分贏一以爲廣其外池周之其外堤周之其外湖周之又其外山周之所謂軍將漆塘諸山也主人卽洲作居以水爲垣豁然四達主人偃息其中以水爲娛泊然自得或凭軒而眺或隱几而瞑或曳杖而遊目之所赴意之所遇蒐魄之所安無非水也居久之於是主人閱日月升沉雲霞起滅草木榮瘁禽獸去來與四時百物相代謝於一水之間而忘乎其爲我也

居又久之於是主人且宅天宇之寥廓餐元和之膏潤乘浩氣而翩躚上下於無窮之門而忘乎其爲水也或曰子之樂微矣獨矣主人謝不敏曰夫造化者固逸余於是夫吾請問之及命之泰筮得節之兌其卦曰水澤其辭曰安節亨主人莞爾而笑乃歌曰可以樂飢泌之洋洋兮所謂伊人在水中央兮

可樓記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爲樓樓可方丈窓疏四闢

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九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於山有穆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徃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曩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粤中踰齊魯殷周之墟目觀所及無足可吾意者今廼可斯樓耶噫是余之惑矣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意所

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而所得止於一飽極力營其居處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極力營苑囿遊觀止於歲時十一之托足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足以寄吾之意而止爾爲山水者一致也則吾之於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爲耦也吾將錄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可樓者贅矣

鄒忠公惠山祠堂記

忠公居晉陵故祀晉陵惠山何以有公祠也公之弟進士至遠公高風亮節與公同氣同心始居我錫至遠公十六世孫學憲愚公築名園惠山極泉石之勝慨然念曰士當明時歸老於家擅有丘壑此人世最適吾何以得此吾祖忠公遺休也敢忘所自乎乃搆祠泉上未落成而公卒公之子始祀忠公奉至遠公與愚公配於是惠山有忠公祠鄒宗之賢者期楨等謁予記其事余惟記其祠者必表其人公立朝直節窴逐坎壞守志堅貞彪炳史

冊固無晦而不彰微而不闡有俟於表余獨欲窺公當年所以蒙難貞志坦然於屯亨夷險而不二者是遵何道也公之言曰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千門萬戶從何而入大畧在中庸一篇其要只在謹獨公之所謂謹獨蓋超然有悟於傾耳莫聞拭目莫覩之眞非如他人得其郛廓之近似者而已吾於是而知公之所以爲公也夫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他日又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聖人所息息相保心心相符者惟天也天

不變則道不變世之常變固不得而變之今人目見太虛浩浩而執其妄心以爲心乃指其見者曰虛空若與我不相屬者然不知虛空者即天之貫於人妄心者即人之隔於天學者用力久而妄心脫落虛體全彰我與天一物矣妄心者一刹萬變天者萬古如斯無生死之變況於區區亨屯夷險乎古之忠臣孝子吾不知其於聖人之道如何要之忠孝則無妄無妄則天通人試自反果不獲罪於天其心浩然無涯非天而何寧可舍是而謂蒼

蒼者之非此物耶然則公之履險如夷虔終如始至於今英爽洋洋於上下左右者非此物也耶公之慎獨蓋慎諸此此公之所以爲公而能千古者也吾邑有公祠九泉若增而輝二水若增而肖公之祠與茲山終天地而不朽愚公之昧於茲山者深矣爲德於茲山之人久矣其與至遠公同配享公而永永不朽也宜哉

汾陽縣三賢祠記

汾陽三賢者曰燕公伋從夫子於遵周問禮之時者也曰郭公欽肥遁於王莽篡漢之世者也曰段公秀實死節於朱泚之亂者也舊皆祀于學宮邑侯夏公始創三賢祠特祠之請記於馮仲好先生仲好一日謂余曰若是者世之相去也品之各別也假令三賢者生同時聚同堂其志同乎同而後可同祠也余曰同曰有說乎余曰天地大矣惟人與之同者其才同也故曰三才才者何也生也生者何也心也故人之得其本心者同於天地失其本心者同於禽獸雖有賢哲語之同於天地必駭

刘冲　三册

雖有凡愚語之同於禽獸也必憤是烏知不同天地則同禽獸其間不能以髮也夫子論賊人非謂合知廉勇藝之四子又文之禮樂而後爲賊人也謂即知廉勇藝之四子各文之禮樂皆可爲成人也且推之利無苟得難無苟免不忘久要者則不必有四子獨到之才苟不失其本心者皆成其人也夫以陳亢終身依聖人不識聖人夫子問禮之時名未著於天下而燕公首得聖人宗之視亢等憤憤何如乎楊雄號稱大儒不免死於莽大夫視

郭公寘鴻威鳳翔翔雲漢何如乎李懷光千里赴難破賊解圍不甘奸臣之讒甘爲亂賊而不顧視段司農一笏何如乎此本心之辨也三賢者不同品同於不失其本心心同則才同才同則與天地不朽同故成人者其塗甚博其要甚約既成其人矣又惡乎不同仲好曰善即以記三賢可矣夏侯名之時成都人

王侯祠兩廡記

天下有事匹夫能執干戈捍寇賊即不幸而死其

祝子產論伯有又進幾階

一念自足千古何者此一念正氣也惟正氣不可磨滅天地之常運日月之常明山岳之峙江河之流皆氣也聖賢能精之一之與此渾合無間即匹夫匹婦一念秉正而死其氣未嘗不與之合然其心非精一之心故其氣非充塞之氣譬則盎缶之水必歸於器有所歸則聚無所歸則散聚則紳散則屈伸則神屈則鬼鬼則爲厲神則爲祥其小夫之分然也往者嘉靖甲寅乙卯間吾邑有倭寇邑之義士何五路等三十六人奮然持白挺出擊之

敗死城西之壕巫覡往往有言其爲厲者邑人即其死所祠之簫鼓繽紛遂爲淫祀余既與邑之紳衿建松磁王侯祠於惠山之麓王侯者寇未至而築城城甫完而寇至使我邑萬姓不縻爛於寇者也吾同年陳公筠塘曰當寇之熾也百雉而外白骨矣義士輩雖敗而死寇虞其有繼至者獸駭而去城以獲全是則侯之城體也諸義士用也猶之手足捍衛其軀者也烏得而無祀乃自捐貲爲兩廡列祀焉有司春秋犧牷惟謹自是而淫祠之祀

[illegible]陳公之[illegible]任即西廡不成

大衰不知其所以然也余謂公之此舉有四善焉
表義息邪彰往示來大錫福於邑也夫一筵之醮
醇一夕之妖治一朝之寒暑風露皆足以殺人與
諸義士西壕之死等而諸義士之死不死也即不
信視西壕之簫鼓鬼神之情狀大可見矣死者有
所歸生者有所勸天下一旦有事執干戈爲吾民
衛者必相繼而起故曰公一舉而集四善大錫福
於邑也

常熟縣重建儀門記

常熟縣儀門建於嘉靖癸未歷八十五年木石蠹
壞貫朽可仍瀛海耿侯涖事之三年召父老謂曰
吾聞古人所舍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日如始
至焉況吾吏茲土眉睫間事廼視爲傳舍耶其撤
新之於是鳩工以丁未某月某日訖工以某月某
日門成邑之人懽曰侯之不自暇逸視官事如家
事如此不急官成視終事如始事如此文學邵某
王某薛某浦某等則走錫山謁攀龍請記成績攀
龍曰侯於虞山濬水利建書院教養備舉是百世

績也一門也而足爲疾績乎哉雖然弗可以弗記
昔者夫子作春秋蓋土工必書焉夫民力聖人所
甚重不可不思也自天子下至一邑之宰稼穡焉
而食民之力布帛焉而衣民之力宮室焉而寢處
民之力一舉目靡非民力也是以君子一舉目而
不敢忘民思其艱也斯門也可無思乎吾出門而
如見賓乎闔門而四聰達乎無邪曲如門乎門之
內憑吾威福以毒吾民者能旁燭乎門之外萬目
視我萬手指我吾幽獨無作乎喜怒無縱乎民隱

盡悉民瘼盡軫乎自有此邑以至于今令之出入
斯門者不知凡幾其賢者民德之去而思之歌詠
而俎豆之其不賢者怨詈而疾侮之其或不任受
德亦不任受怨者適去適來如草木朝鮮夕萎無
當於有無之數也是以君子無不思也無不思則
無不敬也故曰弗可以弗記以繫思也於是作記
其詞曰維歲在丁維月之 爲民之祜
爰作斯門百福所府門之揚揚鬯和召
穰門之默默神氣所守我民壽耆門之秩

寧謐髦士斯出孔壬斯黜獄訟是窒仁讓是興以及萬祀受茲多祉庚名橘字庭懷河間人

興讓堂記

聖人之教莫先於禮亦莫重於禮禮體物不遺仁義智皆禮也孔門善學者莫如顏子顏子之學復禮約禮而已然夫子曰不以禮讓如禮何言禮必以讓者何也辭讓之心爲禮之端禮無形讓乃禮也餘則其文也燕超華公司教寶邑以禮爲教然公之冰心蘗節範身如處子坦衷直腸忘機一赤

子也故多士翕然興焉公時時與多士求修身繕性之方治世理人之要而講習無所潘君烜如煜如乃以其所有地讓爲講堂林君時芳劉君心學相與經營成之堂成請名於公公名曰興讓令高子記其事高子曰天下之亂亂於相爭其治也治於相讓上不爭而下乃讓士風興而民俗乃興讓也者舍我而從禮者也我所欲言而非禮則讓我所欲進而非禮則讓我所欲得而非禮則讓我所吝而非禮則讓何以知其非禮也吾性之莫爲而

人人有仁本無可讓

爲者也讓則安不讓則不安人思即其所安豈有爭乎無爭之極則無欲無欲之極則無我至無我而學之能事畢矣故曰克己復禮聖人之教莫先於禮亦莫重於禮讓乃禮也民興於讓而天下治矣惟當仁則不讓茲舉也邑侯向公實與公同心故公得成多士之美焉是千秋之業也公名允謀無錫人向公名孔門宜都人

承賢橋記

錫城中有箭河九通者一而已無論形家言凡河渠疏則靈氣鬯如人身血脈然然而湮塞所從來久民居踞之不可問惟在冉涇里者計丈百有三十而通者且百有十是爲文莊公邵二泉先生故里先生亟欲疏之尼於里人不果特爲陰渠石甃之以通於所謂弦河者蓋先生之寄趣遠欲二泉震澤之脈沿洄旋匝於吾前以爲快也先生既沒垂百年太學尤君時純居先生里中慨然念曰是先賢之志也夫吾不可以不承乃捐其樓居二十有一楹鑿爲河河成而橋之請名於予予曰是惟

二泉先生之志謂之承賢可矣太學君曰橋之至於河也其地爲河者若干爲陸者若干具有籍子其志之庶可永也予曰噫事其有可知者乎夫以二泉先生之賢也又貴重也曾不能以尋丈之地得之里人而其志遂尼何也語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卽以父兄之命其子弟有弗克承焉今先生之沒垂百年當年一念渺乎若逝水之無踪而君忽承之又何也皆事之不可知者也則錄此而之陵谷之變又焉可知乎雖然其可知者固在

（東坡曾子固不可知在氣運先生言不可知在心）

也夫以先生之賢也而君承之誰其甘爲不賢者而復溷之果其甘爲不賢者是人之最賤也世之所共惡也或擊之矣是可知也是役也邑侯同生許公寔主之故莫或有尼太學君之義而卒告成事侯名令典海寧人

龍江沈先生泰交始末記

今上在東朝時先生以贊善侍講讀壬申四月十日講讀畢　上出禮扇二　命先生與編修張帙各書詩句張書唐人早朝詩先生書魏卞蘭太

子頌既呈有　旨命解說大義先生倉卒敷陳大
發頌中親賢遠奸窮經致用之要　上改容拱
聽　命書講章以進明年　登極後先生每在講
筵　上見先生舉止與他講官不同退輒與侍
璫言某事某事沈講官行的是先生輪講日亦輒
與侍璫言沈講官講的好先生以外艱歸又接內
艱　上時問沈講官何久不見內侍以居艱告
久之又問內侍云服未闋　上曰令先補沈講
官官待其服闋即來先生服闋于講筵見　上

江陵猶賢于後人

上甚喜曰沈講官還是舊日模樣江陵秉政
久以先生志誠無他齮齕及江陵病舉朝官爲禱
祀先生獨不與會江陵故先生得不被禍及先生
晉宗伯有　縣產麒麟旋斃　上聞欲觀之
政府曰此禮部事欲先生行文至彼省先生曰此
端不可開果爾天下言祥瑞者紛紛矣執奏不可
上曰此小事沈尚書看得大了還要取看先
生仍執奏云麒麟已斃腐穢不祥之物臣不敢進
至尊　上乃止先生掌禮每事與吳縣相枘鑿

志誠人進諫極有術鄒侯不能過也

相左吳縣又忌先生得　上眷急欲去之乘先
生請告遂票　旨放歸　上見卽曰沈尚書是
好官何處得這人來替他　溫旨留用吳縣益忌
給事陳與郊承其意疏詆先生先生求去益力
　上曰沈尚書不曉我意苦苦要去時有老宮人
名銀杏者聞　上言令其姪一小內監密告先
生先生正色曰此宮禁語若奈何輕洩內監恚而
去司禮張誠亦知之令先生同鄉廖太監以告先
生先生曰此等語張公公不宜語若若不宜語我

廖監恚曰佳信報公公乃爲此語耶先生曰翰林
官入內閣乃其本分事須要以正進譬如人家女
子其嫁夫乃本分事忽有人語之曰某人悅汝要
聘汝其女子喜而延接之者必淫女子也卽嘿而
不言者其心喜之矣必罵而斥之者爲正何以異
於是廖去先生又對中書高務實述之曰昨以此
語廖廖必不語司禮幸爲我直致之張誠聞之恚
甚而先生亦竟歸後推閣臣吏部首列先生名
　上見卽欣然首點四明無能遏也然四明爲吳

縣太倉的傳衣鉢素忌先生又素知　上眷先
生大懼即貽書淮中丞李修吾曰歸德公來必奪
吾位將何以備之此明知先生難進易退欲中丞
傳此語於先生先生必趦趄不前也中丞乃九言
先生忠實無他腸勸其同心輔政於是四明大憾
中丞先生與山陰同召而山陰乃四明腹心隨事
媒孽先生先生初入閣即以沿途所見鑛稅之害
爲　上陳之越數日山陰語先生曰鑛稅疏吾
兩人宜再上先生曰告　君有體有幾數日有

兩疏無乃非體非幾乎山陰曰敝邑人口語不好
便以伴食相加先生不上某當上先生不得已乃
復上疏　上頗不悅曰我正向他他却不向我
四明山陰聞之大喜中計久之先生乃謂四明山
陰曰鑛稅疏此時宜上矣四明曰雖上恐亦不看
先生曰第具疏進當以時一日大雨如注先生謂
兩臣曰今日乃是上疏之時兩臣曰何謂先生曰
今日大雨吾輩宜素服躬到文華殿上之　上
必動心兩臣不得已同先生徃內臣驚問故先生

知幾

曰有要事第對　上言三閣臣皆素服冒雨在
文華殿進疏　上見疏果曰必有急事啓閱
知爲鑛稅亦頗領之不怒也長至日四明被論注
籍先生與山陰詣　宮門外叩首　上賜飯小
閣中命陳矩陪席先生見小內史往來竊聽無何
又見持紙筆竊記者知是　上意心念曰此時
語勝奏疏多矣乃謂陳矩曰某一路來見鑛稅害
百姓所不忍見再三疏請　皇上未見允行陳
矩蹙額曰誠然先生曰若說害百姓還是第二義

三、丙六部

董言

矩曰百姓受害何謂第二義先生曰　皇上受
虧多了矩曰何謂也先生曰如今人家也要風水
興旺今國家把名山大川都鑿破靈氣發洩盡了
將來　聖躬豈不受虧矩曰此利害眞不小時
山陰一語不發飯畢各謝恩而出陳矩復　命
上曰兩閣老有何語陳矩備述先生言　上
曰這話說得是關係我身上的你去與沈先生說
有甚培補法子替我補一補先生對曰名山大川
靈氣發洩如何補得但急停了鑛安靜久了靈氣

自復便是培補的法子矩以復　上點頭四明
聞之恐先生獨收其功急令李九我代草一疏上
之　上怒又止久之始有停鑛分稅之　旨
　上有乳母號曩聖夫人者其夫爲都督同知二
品官也一日母三疏要令其姪承襲　上傳
旨內閣准他先生曰都督同知非世襲官且姪不
耐姑亦無姪襲之理票　旨兵部查例兵部覆無
此例　上謂夫人曰這個人情他每內閣不肯
我也難做遂止又有眞人張國祥自言　皇孫誕

生有祝禱功乞三代　誥命且乞世襲詹事府主
簿　上亦傳　旨內閣准他先生具揭言　皇
孫誕生自是　祖宗與　皇上深仁厚澤結
于天心故天降休美一道流何功之有　皇上
若念其祝禱微勤止可金帛酬賞　國家名器豈
宜濫與　上曰也罷止賞二十兩幾表裏雲南
稅監楊榮爲諸武弁所殺　上震怒立　命緹
騎逮諸武臣先生即具揭首言　祖宗取雲南
艱難及其地方反側難定次開楊榮罪惡諸款次

言榮今被殺雖非　國家法紀亦見　聖德人
人之深其地不忍謀叛但殺首惡以一兩人正法
即定矣若不速下處分漫遣官逮是速其反也
　上見揭怒解即罷遣逮沈四明以妖書謀危先
生者百方幸　上見素定屹不爲動先生在閣
以一木屏書天啓　聖聰撥亂反治一望謹天
戒二望恤民窮三望開言路四望發帑奏五望補
部院大僚六望補中外庶官七望起用廢棄八望
照例考選九望釋放寃獄十望撤回稅監每晨列

屏焚香祝天四明即買內監譖先生咒詛　上
一日忽遣人取先生屏覽之曰這如何叫做咒詛
譖者曰牌上寫的不是他口裏咒的已又令譖先
生穿大紅蟒衣潛徃邊上看牆　上令陳矩訪
問矩明其誣而止嗟乎以　皇上天聰天明使
無申王沈朱諸奸亂之早用先生當何如哉夫天
未欲平治天下也
　竝封記事
王錫爵以壬辰冬至京癸巳正月忽傳有中官持

御札至閣下錫爵獨袖歸私邸張位趙志皐隨內相同至王邸禮垣都諫張貞觀亦至錫爵已擬二旨其一云依明德皇后抱妃子爲子故事欲元子拜　中宮爲母其二則三王並封也貞觀持二旨示給事史孟麟未幾封王之旨竟下次日刑科給事王如堅光祿寺丞王學曾涂杰朱維京上疏爭之又一日禮部主事顧允成張納陛工部主事岳元聲上疏爭之而六科掌印者李汝華張貞觀許弘綱史孟麟等同至朝房見錫爵錫爵曰

並封事部院大卿多以爲是諸公又何言孟麟曰外廷俱諒老先生調停至意第　祖宗二百年來　東宮不待嫡元子不封王劍有此旨殊駭人耳錫爵曰東宮不待嫡某亦知之但　皇上必欲如此元子不封王　穆廟之封裕王何也曰　世廟立太子而　穆廟同日封裕王非以元子封王也封王非徵號之比今日所封之王即他日所之之國曾天之下莫非王子之國以何國封王子乎錫爵久之曰當如　祖宗舊名孟麟

曰又有可慮者元子冠婚在邇封王則當出居十王府冠婚皆以王禮行元子在外幼子居宮中老先生擔當得否錫爵語塞而罷次日如堅杰維京學曾俱邊衛充軍於是顧憲成史孟麟張輔之于孔兼以同鄉見錫爵錫爵顧孔兼曰封王儀注已進未于曰未敢史曰國朝止有立太子儀注及封王儀注今以太子封王于郎中何敢進儀注錫爵曰皇上處置王給事等四人太重了史曰國家養士正爲今日凡廷杖充軍謫官自是建

言者分內老先生只要把事體端正諸公得罪甘心也錫爵曰吾已具揭救已而四人止爲民顧允成等三人俱罰俸而竝封之事舉朝皆以爲不可文武臣工各有疏爭大九卿且議輪番伏闕錫爵不得已而反汗焉是舉也文臣中無疏者祭酒曾朝節也

毘陵歐陽守紀畧

歐陽東鳳號宜諸湖廣潛江人以萬曆辛丑守常州故事新守到任五縣節供帳所值千金公至盡

撤還之自製布帷毛器泊如也日費錢不滿百文積公用千金復龍城書院故址爲先賢祠祠一鄉鄉賢自延陵季子以下六十九人考其行事从著爲傳頒布士庶使知仰止每以春秋集五邑紳衿於祠中講學問政凡農桑水利人才賦役無不咨究而於激濁揚清抑強扶弱尤惓惓焉每受訟詞數百紙非係風俗利害者不行其不行者必破所以如見肺腑皆以崇朝發出民無伺候之苦亦不敢易詞再訟亦不敢至當道越訴訟以大簡地方

大窩大猾悉擒錮囹圄積年大盜滅賊逭罪官府莫能詰皆延訪得實以他事致法夙害悉祛嘗以聽訟時下縣解官銀至吏秤座右公據案批牘自若秤畢即日第幾包銀何得獨重銖許驗之果然立扶吏人以爲神　朝廷忽下罷稅之旨邸報以巳刻到府公不白當路即以巳刻撤所部關稅當路來詰何以不俟明文公對曰大哉王言何明文如之救民水火寧緩須臾耶後旨不果行而常郡之稅獨得浹月之惠公喜讀書退食手不釋卷夜

多不寐文移往來日至夕發不滯信宿接縉紳士人藹藹而正氣凜然人無敢干以私

先生原記二賢守其一爲王鍾嵩事詳行狀中此不復載

家譜

譜序

高攀龍曰吾作譜而滋懼也夫譜以譜其可知者已爾繇可知者推而上之何如也祖也繇不可知之祖推而上之何如也天也然則吾之一呼吸而

在吾之親在也吾親之一呼吸而在吾之祖在也吾祖之一呼吸而在不可知之祖在也不可知之祖一呼吸而在天地始交之呼吸在也嗚呼嚴哉吾之身即親也即祖也即天也吾之兄弟吾之宗吾之族皆親也皆祖也皆天也是故君子之孝沒身焉而已無不孝也則無不敬也出於敬入於刑矣嗚呼嚴哉夫天與吾一呼吸也其感其應一呼吸也以爲不信則祥之奐何以出於冰宗之竹何以笋於冬江之流何以湧於詩之舍諸如此者動

於此應於彼如舍矢之及於鵠焉善者如是何怪不善者之必以誅而不聽耶今世人所求者富貴爾夫富貴善人之資不善人之刑也其出道也彌甚其入刑也彌酷蓋昭昭於耳目之前人驚俄頃之欲而弗顧也悲夫是故君子一舉念而弗敢忘親一舉口而弗敢忘親一舉足而弗敢忘親懼其僇吾身以僇吾親也是故修諸心者謂之五德修諸躬者謂之五事修諸世者謂之五常修此三者之謂敬之謂不忘其親也是故貴而可賤而可富

而可貧而可壽而可夭而可險而可夷而可其順福也其不順非刑也君子弗畏也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夫豈其影響恍惚焉而直爲此兢兢乎高攀龍曰嗚呼訂頑其至矣哉蓋爲天下萬世而譜其祖也

譜傳

高攀龍曰譜其弗可已矣夫譜以追往示來也人必有所自始家必有所自興起家之主必有異人者焉其子孫始末嘗不兢兢而後稍陵夷也禍敗

所繇來矣夫圖其終其始未有不慎也思其難其終未有不善也是故祖考思予孫可守無不慎之始子孫思祖考艱難無不善之終安危所係豈不大哉徃余聞吾祖黃巖公事至纖悉也今已有若存若忘者焉況繇此而之乎吾甚懼前者之弗著來者之無聞其於開承奚賴譜其弗可已也爰述家傳稍次其行事使後世得覽觀焉

高氏可知之祖自孟永公始聞之吾祖曰高世居青城鄉世農其事無傳自孟永公始居邑東南隅

贅福州守張公遞軒而宇號亦不可考矣嗟乎士生治世耕田鑿井相忘帝力身沒之日與化而徂夫亦身經兵戈之苦貴隱賤通不習文字使然遐哉邈矣一代之興幾於厥初生民之始也夫

曰耕樂公諱如圭孟永子也好學工詩善清言生六男子曰羽曰翼曰綱曰習曰翰曰倫羽翰皆蚤卒倫出贅朱海家生卒缺葬龍山

曰省軒公諱翼字鵬舉以宇行耕樂公第二子也聞之吾祖曰其行已也敬而信以篤誼重於時緒

紳先生推稱之娶鄒氏生二女長女字華馴爲贅壻次女嫁陸繼初二室錢氏生子曰適後娶鮑氏生子曰遜公以宣德丁未年生以成化乙巳年卒月日缺葬龍山葢攀龍於敝簏中得先世析箸書而重傷之也曰嗟乎昔之人艱難如此哉耕樂公既沒鄒孺人秉家成化五年四月析諸子人受田十畝一牀一卓一櫥一爐一釜一磨兄弟三人屋五楹而已至省軒公遂有田三百畝斯非善承善開者乎夫星星者培之其火傳焉涓涓者疏之其

流衍焉惟善之積亦然是故君子思艱則善心生也豈獨稼穡之難哉

曰雪樓公諱適字伯達省軒公長子也生九歲而省軒公疾革鮑孺人所生子曰遜者尚襁褓於是省軒公謂其贅壻華馴曰而念此兩孤一切戶外事而勉之矣居久之華壻多耗蠹家人不堪鮑孺人乃析產三令壻與二子受產埒而別建繇田授壻令應繇然壻益善蠹將挈所授繇田歸不爲高氏繇也於是胥訟之官卒還所授繇田二十五畝

去當是時雪樓公且壯撫膺痛曰吾以蚤失怙故失學儒子可教矣葢指黃巖公也卿開塾延師勤身治饔飧若饒有力者以奉其師黃巖公卒以此成學聲在諸生中藉甚授經於縉紳先生家縉紳先生聞雪樓公長者多大節願得交歡雪樓公曰吾布衣安能局促軒冕間避匿不見公性恬曠不屑細事亦不識世間人有何等機詐事喜飲酒充然自樂每黃巖公自館舍歸省公必陳饋醑酒倚門待之父子相對飲輒醉醉輒相攜持或時俱仆

地相扶大笑起雪樓公一日晨起若有人當前哦曰又上青山去青山千萬重公怪曰是何異邪無何病竟卒卒之年黃巖公舉於鄉十年矣黃巖公擇葬地久不得可者得可者乃名青山也事固前定豈人力也哉公生於成化丙申九月初十日卒於嘉靖庚子十二月廿四日年六十五生男子三人女子二人

嗚呼我高氏之起於儒也自黃巖公始矣黃巖公雪樓公長子也諱材字國文號靜成七歲能作偶

二始始仕

節則貴智
無節則寧
不智

句時有誣雪樓公者公願偕至縣庭令占句試之
如響應令大奇賞與果餌筆紙爲扶誣雪樓公者
十歲能文以嘉靖辛卯舉鄉試其人剛果英邁重
名節多智畧邑中有顯者奴笞一孝廉一文學於
途諸孝廉文學譁甚求直於太守孝廉中有最辯
口得顯者金中撓之公曰去敗羣者事乃濟乃計
歸之而後力申大義諸奴皆伏辜既令黃巖有尚
書黃綰有才名家累巨萬侵細民又爲良知家言
令至即稱門生惟所顧指紀綱之僕至令庭令爲

設便坐訟獄以意左右公初謁尚書尚書謬引上
坐公卽上坐公亦謂尚書何以教令尚書曰今學
者大患好名如漢之黨人唐之清流是矣宋之名
士盡於史嵩之一毒悲哉公曰固也卽非清流究
竟死蒐等耳以清流死不勝耶尚書默然一日其
僕大帽華衣直入令庭言事公曰若何爲者褫其
衣笞之民大喜皆起暴尚書諸不法事得數百牘
公束之送尚書自爲理盡反侵奪民田地尚書大
窘令其子稟珍寶飾美姬至錫冀餌其家壞之計

事各有本

以身爲本

識時方

卒不行語具太學公傳而公治巖訟責主訟者凡獲姦滑數人隸之官詞事一不讐輒問誰爲此以欺令也訟遂大簡盜責主捕者盜發過期不獲囚諸捕以次出捕捕盜盡乃出之盜屏息役責主田者以若干役隸若干田計田承役役乃均一年而庭可羅雀所攜惟二倉頭圖書蕭然以闢引名士啜茗咏詩而已有顯者奪民地民訟之公驗果民地也第以二詩批牘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爲限倏忽浮雲變古今踏

遍青山山轉峩問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下纍纍塚料得爭山人更多顯者慙而還民地一姦胥世掌軍籍爲贋冊誣民而匿其應解歲衣食之所從來久不可詰公一日忽入胥家破壁得眞冊所出入千家公立杖殺胥盡釋誣者郎曰清勾無補軍伍起解大擾良民并焚其冊又有無名冊霍御史核之急里胥相連斃杖下公進曰奸弊誠有之今死杖下者非爲奸者御史怒曰如令言何以清勾爲公曰固也非所論於台昔方國珍聚烏合之衆

據茲土　高皇帝惡之盡籍爲軍旋散亡此冊在永樂時已不可問徒殘民無益御史愈怒曰如是盡令爲政也頃之部使者魏公至御史告之故魏公曰令言是也御史乃喜一聽公六邑得無擾於是六邑民皆號公眞鐵漢事不決爭願一得當公而倭且突至巖無城寇至公猶坐堂皇矢及案公曰去無之死此矣崔丞呼曰以公得民深出可拯民死掖公後壁出公乃募壯義數格殺賊公亦數數幾死持數日而吾衆集賊懼遁去公曰吾死

矣而幸生乃今身吾有矣遂歸自公懸車至捐館凡二十有四年攀龍猶得十餘年見公不問生產不治宮室不近聲色不內寢不外遊不接賓客不事博奕不畜玩好不服華好衣服門不納僧道師巫俳優所居書齋三楹寢室三楹庭中時植百卉四壁瓶罍纍纍者二泉也喜食蓮芰芋栗喜吟杜詩喜談古人節義事喜文中子言敝廬足庇風雨薄田足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時誦之輒摩腹長笑訓攀龍輩曰謹以養神勤以養志神完則

吏賢於今之官

志銳志銳則學成後攀龍遊海上鴈蕩諸山過巖肅拜公祠祠宇甚治香火嚴祠前居民爭指余曰此高一合孫也余不解其語問父老則曰噫我公聽斷斂民以訟至持一合米事竟矣徃有周太守者案無畱牘民裹米半升結一訟人呼周半升而公加斂故號高一合又曰倭熾時有擒賊數人公訊之曰鯊商也胥奪吾金又誣吾盜公鞫出其橐千金即取饞鼴之氣餮也問橐中裝幾何皆符公曰賊劫人金寧知數乎立釋之還其橐又曰倭去

公有罰鍰千八百金吏白曰方多事此足自衛公曰吾不受人錢誰當受吾錢者悉輸之府又曰按察司都吏權最重守令媚事之巖有都吏休沐歸爲人居間公怒曰汝吾民也何敢爾笞之十後公以倭事問勘適當吏吏乃謂其儕曰此一文不取縣令勿有所冀又曰台之倭自撤海船始海船者募閩人習倭者備倭人給異等餼倭平久舟兵卒以間輸倭貨至大姓得直且稱貸復徃以爲常而亦有遂緣爲姦劫商舶者監司遽撤之諸大姓受

至難至難

輸貨見船撤遂罟其直不與黃尚書家爲多諸兵無所歸又銜諸大姓又素習倭遂搆倭入寇我兵格殺倭徃徃有生擒舟兵者舟兵大言曰黃尚書令吾等來殺高令公爾諸監司皆喜謂公曰尚書齮齕公久此足報矣公曰豈有是哉彼自恨沒其直爾尚書聞之大慚服父老言細事不能悉志志其大者嗚呼人豈其以聲音笑貌強得者邪公生弘治戊午九月十一日卒于萬曆乙亥四月七日年七十八祀黃巖名宦葬惠山黃家灣生男子一

人女子三人

曰處士公名校字國明號靜逸雪樓公次子也生後于黃巖公十八年浦孺人命黃巖公曰而弟也當視之子命公曰而兄也當視之父各受命惟謹及孺人卒而公稍稍愛宴遊黃巖公心患之而弗言公所居一堂一齋齋以舍客黃巖公第蚤起攜一書一茶椀坐齋中諸酒人與公徃來者屨至戶黃巖公輒作咯咯之聲酒人從壁隙窺之吐舌去信宿再至如之三至如之諸酒人大驚不復來公

趣識甚高

藏之善矣惜不遂詰而語之可免婢苦慮之不情不學之■也

亦大窘不復出浹月公乃憬然悟曰吾知兄爲我矣乃皆謝絶諸酒人纖嗇治生産米鹽瑣悉一切躬親之以其贏與里中交質爲什一息黃巖公喜曰是其心有寄矣於後公時時誦曰非吾兄幾墮落當時只以口舌訓戒我無益也於是一稟法度非義弗蹈女翁楊虹橋者垂沒以千金托公公曰我猶空中鳥翺翔飲啄自如千金入吾家吾入籠中矣以告黃巖公公曰甚善馮賈者以一盒子囊金珥來質其下格函珠賈不知也質金竟去家人

曰天與也公第笑謹藏之明年賈取質公迎謂曰君家有失乎賈曰然去年失珠幾遘禍謂竊珠者婢婢投溺幸不死公曰珠今日見君矣賈驚曰珠那得在此公令啓盒得珠賈願以半酬公曰吾欲得珠而取半邪賈泣拜祝曰願公獲福如珠纍纍公年四十有七無子黃巖公子太學公一人爾太學公且舉二子黃巖公謂公曰其少者可抱也公曰幸甚所抱即攀龍攀龍曰嗚呼先君子愛其子異乎人之愛其子也即不欲人言所抱子恐其子

以爲所抱子也無論他人不敢泄一語即大父不忍以此重傷其意大父屬纊謂先君子曰弟無憂弟有子足娛老也先君子歸呼攀龍摩其首曰兒眞娛我老矣大父名諸孫曰希某希某名希良者攀龍也先君子恐其長而覺之易今名及攀龍成進士先君子棄養客以爲言攀龍曰天乎吾罪當死吾不敢言之於存忍易之於沒乎太學公曰孺子言是吾以字行可矣故諱今諱也公以嘉靖三十四年十月與黃巖公析產而居一堂一齋一寢

勝國時物也負郭田五十畝蚤作夜息程入量出食無二簋衣必三澣粒米束薪不妄狼戾每歲春秋佳日一至泉上餘日未嘗出戶平生未嘗競人一語未嘗負人一錢卒之日積千餘金攀龍不能務什一盡以買田今吾子孫一飲一食公勤生儉用之貽也嗚呼艱哉公生於正德丙子四月十五日卒於萬曆巳丑六月十三日年七十有四葬於惠山黃家灣

太學公初諱夢龍字德徵後以字行號繼成黃巖

公子也以嘉靖丁亥五月二十一日生丙午補諸生庚戌黃巖公令巖公生二十四年矣即已佐大母浦孺人秉家一日巖有黃尚書子來謁筐篚仍於庭公心念曰聞尚書奐肉巖民豈其與吾父相暱而以好來邪必不然拒勿見尚書之子庭立三日而去居無何有大俠挾美姝舍鄰舍私於蒼頭曰吾不重萬金得吳姬行路難相窘者數矣聞公子賢以一廛舍我願持千金爲壽蒼頭艷之以告公公叱曰必盜也趣執之其人大驚遁去後蒼頭

抵巖見尚書子於途所爲大俠者其僕也乃大驚尚書爲令押之急無以中令以公少年易中再計再不售黃巖公每歎曰人須自立亦賴有賢子弟不者兩敗矣癸丑黃巖公遘倭變謝巖政歸甲寅浦孺人捐世當浦孺人時黃巖公固不問生產及孺人沒黃巖公謂公曰兒乃饒爲家可寬我矣公自是一意治生甲子入太學旋棄歸凡奉黃巖公徜徉圖書花石間者二十年而公所謂治生第取交質什一然必躬親必誠信遠近樂就之家以是

起暮年稍廣負郭田租入必先輸賦曰草莽中惟此爲君臣之義脫國家一旦下赦令而家無可赦之逋乃良民也

高攀龍曰嗚呼吾高氏自太學公而堂始三楹矣産始千算矣子始七矣公嘗以一裙示攀龍補紉二十年如僧衲而服之無斁所居一室窓紙第綴破裂未嘗易新諸節齋多此類而視非已之有閉目搖指曰餉我禍矣攀龍成進士手書教曰事母爭進讓人一步一步滋味也葢凜凜自持者沒其

身焉公卒於萬曆丙申六月初一日葬惠山黃家灣配陸氏生女子二人二室邵氏生男子五人女子二人馮氏生男子一人女子一人呂氏生男子一人

內傳

潘氏耕樂公中書公廸女葬龍山生卒缺

鄒氏省軒公葬明陽觀

鮑氏省軒公繼室祔葬龍山

錢氏省軒公二室生正統丁卯二月初二日卒正

德庚辰五月廿三日年七十三葬明陽觀

浦氏諱潔父曰聽泉處士諱源母趙媪宋宗室女高祖仁世爲城南右族勝國末念天下將亂隱石塘山仁生昂昂生完完生處士能詩以成化戊戌十一月十一日孺人生歸雪樓公雪樓公幼孤家嚙於強宗貲壻且盡公又落落不屑細小以孺人拮据而起雪樓公嘗與里中少年爲會諸少年輒提酒肉令雪樓公爲具孺人恚曰天青日白各有生計婦不任此諸少年提酒肉去矣家人數十指

男諫樹牧女課績織無尸食者黃巖公四上公車最後雪樓公卒於家或議緩訃孺人正色曰父死而子乃冒進取邪亟返之彭城及黃巖公之官奉孺人行孺人曰令祿幾何而給衆口令吾廚家若廚官也及倭難突作人謂孺人若前知者天啓之也卒於嘉靖甲寅十二月二十日年七十有七其明年九月六日葬惠山黃家灣合雪樓公兆

邵氏黃巖公葬明陽觀

李氏黃巖公世居下田橋世有資父曰桂軒公諱

官黃巖公既娶邵孺人生二女孺人繼之當是時浦太孺人持家嗃嗃孺人柔身屏氣事之無忤也與黃巖公相莊如賓公外寢間一見孺人問眠食無恙去矣孺人性坦率飲食衎衎時呼諸孫果餌啖之自娛樂也生弘治甲子七月三日卒隆慶壬申六月十五日年六十有九合黃巖公葬惠山黃家灣

朱氏處士公居唐干父愼齋公諱士冕母錢氏孺人年十九而歸處士公無何而公遘疾生育道絕

孺人蕭然一室垂五十年若弗知也浦太孺人秉家則嚴事太孺人曰取無忤足矣已處士公秉家則嚴事處士公曰取無忤足矣計日而績計月而織盛暑隆寒不輟攀龍生彌月而孺人抱之於是孺人四十有六矣蓋攀龍有識而後知孺人之異也徃先君子奇愛攀龍即不忍泄本生一字而孺人以間見太學公輒謝淚蘓蘓然攀龍固不辨作何語也及攀龍有室孺人則曰孺子且長毋闕於所生常以身翼蔽令歲時得見所生父母孺人即

自用一錢必徘徊曰且止及攀龍讀書需書直欣然曰錢政以易書爾攀龍既舉於鄉孺人家有訟舅氏謂攀龍必直我於令以告孺人孺人曰毋而處子也奈何以面孔向人攀龍曰固舅氏也孺人笑曰而以舅氏必直乎直奚須而直嗚呼此何等心目耶孺人生以正德丁丑七月二十七日卒以萬曆甲申十月初一日年六十有八葬黃家灣與處士公合兆

陸氏太學公陳胡公之裔入　國朝有永寧者舉

賢能永寧生民表民表生席席生禎禎生綸曰營川公貢於鄉母曰邵營川公與黃巖公相歡俱娠則約曰男女偶者必爲婚果偶而委禽是爲陸孺人孺人既有兩女而弗子於是邵令人歸孺人辟寢一室曰飲則飲曰食則食恬然也撫諸子及婦欣欣相諧沒其身此可以觀德矣生嘉靖丁亥六月初六日卒萬曆丙申三月廿六日葬青山

邵氏太學公二室令人婉孌委蛇每太學公有所發怒令人劑之徵言公遽歡生五子二女劬何如

也乃不有其子一日之享天乎何及矣生嘉靖癸卯五月廿六日辛萬歷己酉八月二日年四十三葬青山

或曰子言凡垂世以益世也高子自譜其家兼及內傳于世何與龍正應曰高氏自黃巖公以前樸遬農家不習文采殆有不傳之心懿乎黃巖公以後則高節大畧自淑淑人之概大抵表見而業亦漸隆其起家蓋與德相爲準量又世得內助有閫自天所從來遠矣

人之欲傳其先也徃徃求文章家而後世信文章家之傳人祖先也豈若信仁人之自傳其先也哉讀高氏譜知長勤長約長正之門必挺大良則動天下爲祖父者之心何限又見高氏之先多躬耕女紅耳而一嘉言一懿行莫不托其後賢以炳於丹青垂於無疆則天下爲子若孫者之心又從而動矣奚而非益世也

家訓二十一條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得一箇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便是依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知聖賢豪傑只于此見得透下手蚤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聞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覺悟眞是可哀吾爲子孫發此眞切誠懇之語不可草草看過

吾儒學問主于經世故聖賢教人莫先窮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覺墮于小人之歸者可畏可畏窮理雖多方要在讀書親賢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周程張朱語錄性理綱目所當讀之書也知人之要在其中矣

取人要知聖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俗人已未有不入于庸俗者出而用世便與小人相暱與君子爲讐最是大利害處不可輕

看吾見天下人坐此病甚多以此知聖人是萬世法眼

不可專取人之才當以忠信爲本自古君子爲小人所惑皆是取其才小人未有無才者

以孝爲本以忠義爲主以廉潔爲先以誠實爲要

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

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

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畏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惡人人亦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結怨于人結怨于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小大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時遘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

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

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人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諺云要作好人須尋好友引酵若酸那得甜酒又云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皆格言也

見過所以求福反已所以免禍常見已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爲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横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

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見別人不是而已

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徑徑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繇于此

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最敗壞人故自妻妾而外皆爲非已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夭壽折福殃留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

身如白玉一失脚即成粉碎視此事如鴆毒一入口即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哉可畏哉古人甚禍非幸之得故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吾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徙徙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語層見疊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淨眼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朴素些有何不好簡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徙而不返耳轉念

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瀟灑快活但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得泰然自得衾影無怍不勝于穢濁之富百千萬倍耶

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作箇君子不然空汚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蓽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士大夫居閒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牆從人之

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
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人身頂天立地爲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不自
知其貴重少年比之匪人爲賭博宿娼之事清夜
睨而自視成何面目若以爲無傷而不羞便是人
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
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
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遘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
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極不堪者自有

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蹈危險耶況自家人而外
鄉黨中與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強弱之故妄
凌辱人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扑責決不可拳打脚
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
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已財但以
方便存心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飢敝衣敗絮亦
可救人之寒涵筵省得一二品饋贈省得一二器
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爲貧人

算計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腦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畧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供客勿多餚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有一種俗人如傭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漬漸漬引入于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辟側媚也爲損不小急宜警覺

人失學不讀書者但守　太祖高皇帝聖諭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時時在心上轉一遍口中念一遍勝於誦經自然生長善根消沉罪過在鄉里中作

箇善人子孫必有興者各尋一生理專專守而勿變自各有遇於毋作非爲內尤要痛戒嫖賭告狀此三者不讀書人尤易犯破家喪身尤速也

或曰高子學脩入微至作家訓皆淺近語何故龍正應曰此文公著小學之心也人少而能守小學之事然後其長也可以知大學之道蓋有繩趨尺步而不能窮神知化者矣若早軼於繩尺則垢穢滿身何從而遊廣大精微之奧乎非惴怵而無依必口耳而不實斯

訓也拔少壯於下流亦坊老大於作僞不曰遠以淡乎先生又慮世久族多未必皆爲士類鄙詞諺語時或引用士人觀此亦足助警省農工商賈聽此亦足保身家微僅爲可見子孫計直爲無窮不可見之子孫計又爲天下凡有子孫者通計也不曰遠以淡乎

附樵訓 五條

戒貪享用

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着一苟字

便壞自身享用着一苟字便安吾一生得此力

最赴講會京師寄回

到東林最可入頭大衆會集時滿堂肅然此時默坐澄心看有妄想也無聽歌詩時看有妄忘也無妄想一寂即是眞心眞眛成妄妄醒成眞一反覆間耳得此意到東林實做工夫方不做了人事久之其味無窮受用無盡

最早做靜功京師寄回

吾在此全靠平日靜功少年不學老無受用汝輩

念之靜功非三四十年靜不來何者精神一向外馳不爲汝收拾矣事多苦拂意苦有疾病苦到老死苦益不可言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汝輩急做工夫受此口訣不然此事無傳矣天下惟此事父不能傳之子以身不經歷者言不相入即終日言之如不聞也

爲長孫永厚書扇

朱夫子曰爲善最樂讀書便佳只此二句知其味便是天下大福人少年欲知爲善又必繇讀書朱

子又曰關了門閉了戶把截四路頭正讀書時也何謂四路頭人心紛擾要長要短皆是路頭須自一切斷絶養心莫善於寡欲件件看破都没要緊件件寡去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此心虚明靈妙人品自高文章自妙此爲善讀書之本

爲仲孫永清書讀書樂因題其後

昔人有言閉戶擁書不羨南面王樂其樂讀書如此若尋行數墨而已何以見其樂哉

高子遺書卷之十 終

高子遺書卷之十一

墓誌銘

光州學正薛公以身墓誌銘

嗚呼余何忍銘以身耶以身與余同舉進士同出高邑趙儕鶴先生門兩人相見相笑以爲相遇晚自是無日不相過從交相勵勉以身古心古貌所據皆古人準則其識甚敏而本眞應物又令人樂而親之是年余以憂歸以身以言事歸兩家相距不五十里旬日不見輒相念而以身造余爲多一

蒼頭挾一被一笈至余家不以以身爲客蔬食菜羹研經訂史未嘗不窮日落月有過相規凡以身言余有疑其偏者已竟服其義蓋余受以身規恒十之九以身受余規恒十之一有事相辯凡余言以身至拂然去已復歡然來蓋以身爲余容者恒十之一余爲以身容者恒十之九如是二十四年如一日也嗚呼已矣以身不可作矣余忍爲之銘耶以身病余過之自論學憂時外無穠言將瞑命其孤以墓石屬余嗚呼余又何忍不爲以身銘耶

以身大父學憲公諱應旂世稱方山先生生景尼公諱近魯性至孝居方山先生憂而卒遺命歛用衰絰配劉太孺人生子三以身其仲也諱敷教號玄臺字以身娠時有青雀入懷之祥生而絕穎少不好弄五歲即善屬對十五補諸生海忠介公撫南都見而亟賞曰生寧獨文人必忠義士當是時以身慨然以天下自任每從方山先生閱邸報有不平目眦欲裂先生從旁睨之心獨喜會顧叔時季時兩先生問業先生呼以身謂曰此東南珍物

天下與道是一是二

若與締兄弟交已復手一編示曰洙泗以下姚江而上盡是矣於是以身復以道自任戊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會南御史王公藩臣上疏不白憲長都御史吳悟齋耿楚侗交參之以身曰是欲爲執政箝天下也上疏爭之畧曰臣無言責性惡權奸頃見左都御史吳時來欲申飭南臺憲規其言專爲定向而發竊以爲遠臣箝口近臣煽威摘

祖宗之片詞營狐兎之私窟必欲創一警百讋爲腹心吁亦狡矣掌院者　陛下之掌院言官者

亦　陛下之言官事可風聞聽斯無壅蔽使藩
臣論列果非定向不宜阻遏節節關白動成掣肘
嗣今設有彈劾長官者誰與通之隱機先露則危
其身讜議復停則負其志事當密而不密禍且移
之國家時來安得視僚友爲重而視　陛下爲
輕耶如海瑞　先朝憲直也房寰醜詆尚自包容
定向何人敢妨言路爲時來者不惟不能參駁反
爾朋連無論愧古名臣即回想抗論嚴嵩一疏有
靦面已大抵少年厲志多思豎立垂老頹顏輒喪

生平見人覆轍怒髮裂眦戀已浮榮脇肩攘臂何
則道心難固勢利易迷習尚使然也即二三輔臣
陽托飲醇陰圖登壟邇又故峻諸司共繩庶采九
列之體貌尊而　九重之聰明塞矣嗚呼害可
勝道哉伏乞亟下　明詔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
臺長以清首憲疏奏當路大恚座師賴陽許公至
以貢舉非人自劾以身奉　旨歸明年庚寅蔣孺
人卒辛卯授經王隆觀壬辰秋起鳳翔府教授壽
遷國子監助教癸巳入都有竝封　三王子詔以

身具疏力辭復貽婁江公書有曰中宮有出而始重則　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　慈聖之體亦屈竝封事寢大計難作時考功郎爲儕鶴趙先生盡黜當路私人內閣張洪陽位與婁江公合謀借劉黃門道隆論拾遺事奪其官士論大譁以身與于公孔兼陳公泰來賈公巖顧公允成張公納陛各具疏謂南星考察京朝官先黜其姻親都給事王三餘又黜本部尚書孫鑨甥本部司官呂胤昌而後舉執政所陰庇之臺省表裏

爲奸邪者盡黜之　命下之日舉朝震肅咸謂二百年未見而一旦奪南星官謝諸黜者何以令天下於是閣臣益怒盡奪六君子官而以身得光州學正以身與光州士砥德厲業不啻父兄於子弟諸生有以口語得罪府椽椽誣生殺人罪郡守以椽故成其獄以身廉得情白之守守不可以身持之堅竟得白光人負沉冤者胥之以身以身多全活之光人謂以身寧獨師保我實父母我也庚子歸省劉太孺人遂不復之光州癸卯太孺人卒以

身執喪不飲酒食肉服闋遂不食肉甲辰顧涇陽
先生修復東林書院萃同志講學以身喜曰此吾
歸宿地矣自是恒居東林所與知交必勸之講學
曰天生英雋決不欲其斤斤結衆自家閨闥捻柙
祗賢落魄爾曰腳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間
正人鬼分胎處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
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汙終歸一
節但世風靡矣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托
大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平生所

持如此故筮仕以來未嘗受人一餽垢衣糲食以
沒其身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箴又曰
古人持晚節休作等閒看余猶憶始交以身時餽
之食則稍嘗而謝曰不可以此滑吾手及病余餽
藥餌復稍嘗而謝曰行就木矣不敢忘當年矢志
以身於忠孝廉節之死不二其天性也性復至慈
蠕動之物不忍傷害於人油油然雖至俗客不憎
惡獨惡傷害人者尤惡傷害善人者耳目所及盜
賊兇人必使不得虐民後已嘗見一人毀葉參之

以身從稠人中憤然起余力挽之不得自後其人所在以身必避匿終身不與見至解人之厄揚人之善常若不及拈筆成詩文率本於情止於禮義嘗作眞正銘曰學尚乎眞眞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眞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眞終非已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禔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玄極趣智識寡昧秉拙省咎殊途同歸

勞逸難徂世我用今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眞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愼厥後以身年五十九而卒自同好至鄉閭婦豎無不思而痛之嗚呼此可觀以身之眞正矣所著詩文諸集藏於家銘曰飄乎自樂耶幾春服舞雩之點濂乎自持耶則蓬門委巷之思渾乎同羣耶幾油油與偕之惠矛乎獨往耶則望望去之之夷夫固不敢謂其卽點也思也惠也夷也夫安得謂其非狂也狷也清也

和也倚與斯人蕩滌汚世砥柱流俗是之謂忠信廉潔爲聖人所思世人所師

職方劉靜之先生墓誌銘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故曰隱居以求其志曾晳季路顏淵之徒侍側曰盍各言爾志如或知爾以此徵矣孟氏亦曰士之事在尚志故士平居辨途愼術擇乎中庸蓋兢兢毫釐于里云及乎得善固執之死矢靡他焉卽功業文章不少槩見于天下天下信之如星辰之灾祥蓍龜

之凶吉以其身卜世之安危豈非篤仁義誠之不可掩者哉萬曆壬子五月七日劉靜之卒于家靜之官未列大夫年不及強仕海內士咨嗟痛悼以爲國家失其柱石人倫失其冠冕如可贖者人百其身矣此何以故嗟乎此所謂誠不可掩者也靜之名永澄別號練江靜之其字也世爲楊之寶應人大父德齋公曰憲父春宇公曰繼善司訓鎭江母曰王氏靜之生有至性八歲誦文信國正氣歌衣帶贊卽立信國位朝夕謁拜人以此見其志矣

十四補諸生十九舉賢書同年中召靜之飲酒有
媚佐觴靜之卽謝不往二十而娶家貧不能具新
衣王孺人力經營之靜之曰休矣吾意中自新不
必衣也戊戌下第築土室自鍵并晝夜讀又善病
室中書籤藥裹外無一長物辛丑成進士選讀中
秘書爲有力者所奪人爲不平靜之無幾微見顏
色以善病告授順天教授慨然曰師失其道久矣
進諸生相期勉以聖人之學嚴程課飭行簡伸寃
抑懲汙濁審勤惰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羔雉之贄

不及于門北方學者稱淮南夫子而靜之益考求
國家典章名臣言行六曹之職九邊之要兵農
錢穀之數砭砭如居土室時已遷國子學正權要
爲子弟居間一切格不行會雷震郊壇有詔令禮
部具修省事靜之曰灾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我
祖宗未有改也徃萬安劉吉時惡人言灾異
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諤諤之
門務容容之福傳之史冊尚謂 朝廷有人乎當
事者爲靜之座師亟言之不省亡何楚宗獄妖書

獄及京察事繼起靜之具疏陳得失而司訓公適至京不果上靜之作甲乙襍志邸中襍記又爲歸德相國所器重咨對出處之道時人愈側目滿三載不遷靜之曰昔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京兆李諤久不歸省李皋謂無親之子不可與事君吾歸矣遂歸杜門讀書三年而司訓公王孺人俱未艾健飯會　皇太后覃恩人謂靜之奈何不以一命貢兩尊人靜之乃至京候命而王孺人訃矣靜之力行喪禮墨面柴骨三年苫塊

外寢壬子春補職方主事未赴卒靜之質甚弱獨目炯炯然英采逼人善談論其于古今治亂人才短長如指之掌嘗曰某當某時有某事惜放過彼寧知千載而下有劉靜之者指其空缺處然吾輩在今日寧知千載而下無劉靜之者指其空缺處乎而靜之內行純備孝事其父母及大父母訓廸子弟出于至誠無謂子弟不類非盡子弟過父兄鑪錘不具火力不足不能使入鎔鑄中也常書薛西原語于座右云雖小事不可爲人囑托自損廉

心故竿牘不及郡邑大夫至伸人冤抑援人疾苦不啻若身受毒螫者以呼吸間去之爲快靜之即尸居矮伏乎其神常周六合以內于世道民生所關下至夷虜情僞江海盜賊咨諏詢度無不得其要領世固不乏修身潔行士也然徙徙飭治象貌不爲世訾詬而已至神理血脈與斯人之徒通洽無二者親靜之何如哉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斯道一日行于

天下即死可不恨生不過三十年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搉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斯道一日不明于天下即死有餘責其所謂道何道也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使天下曉然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理民彝自不容已匪是者即入無父無君之途下弒父弒君之種衰世此道不明務黨人之媮樂誤皇輿之敗績蓋千古一轍也故靜之詘離騷于此三致意焉推此志也百世以俟聖人可矣靜之

得年三十有七配韓孺人弟永沁子心學山陰劉起東按國論私謚曰貞脩先生長洲文文起撫遺事爲貞脩狀攀龍知靜之深矣得文起爲誌其大者人言靜之成進士三年郡學三年國學三年洗沐三年宅憂世曾不能用其萬分之一余謂靜之所爲靜之不以用不用也銘曰自昔聖賢與時衰盛盛時所駕衰世所屏浩蕩乾坤不容何病川泳巖遊理情繕性明吾之是不與世競吁嗟靜之天之所命惘此道徵以是亂正俾示正見爲千秋

鏡世所取正是謂爲政有如不信上視孔孟

孝廉陳貢聞墓誌銘

昔屈子作遠遊其言皆黃老最上乘語後世道家旁流末緒無近其髣髴者夫屈子欲長年何以自沉屈子古今嫉脩人也欲得年以畢其志而不勝濁世之憤以爲俟河之清不若沉河而死耳嗟乎嫉脩之士志古今之大業豈不以年哉武塘陳貢聞可痛也貢聞異才其嗜書異於人嗜書而妙悟異於人嗜書而嗜騷賦異於人爲人敦倫好善悟

懷雅度所居左右圖書數千卷掃室焚香穆然有
深沉之思幼受經於吳子徠子徠丰神凝遠貢聞
自幸得師與其弟幾亭潛心制義貢聞舉戊午浙
聞第一人幾亭亦舉辛酉初貢聞罷南宮試歸益
發所藏書讀之於騷賦益工自謂儒者繼統前聖
開示來茲必本於六經階於濂洛關閩翼以諸史
百家然而心不擷其精華身不繇其矩度徒以追
時好取世資使廉恥喪風俗圮是經史爲盜囂也
此無他欲蔽之貢聞之學務在洗滌嗜慾辨晰取

與期不疚於衾影而悲今思古之懷率發之於騷
謂夫賦者追踵風雅之六義振起漢魏之五言叶
幽人之鬱思貞志士之極念太和乖而變風作宇
宙中所以宣洩其不平之情而歸之禮義者必繇
焉而鬬浮靡者失之遠矣貢聞諸賦自擬古外皆
有慨於中有裨於世而詞家之徒以文詞已者貢
聞弗貴也貢聞年三十有八遽得疾而殆疾且殆
爲文自祭文具集中當世傳誦之嗟乎使貢聞而
得年必入聖賢之奧必見豪傑之業其賦雖已名

家必篇什富而成一代之奇故曰娉修之士志古今之大業必以年也惜哉天下之士文勝者多浮動躁擾而虧其質質勝者多沉潛木訥而虧于文貢聞何闇然也而文采流露爾爾天之賦貢閎厚矣獨不賦之年竟其所詣何耶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四十五十而無聞不足畏矣世之才人無聞不稱者豈少哉貢聞年未四十赫然以文采稱以質行稱嗣業霊均不同霊均之坎壈塩死貢聞沒而事有爲霊均所深悲者雖不得貢聞之

感吾兄赤先生自感千秋萬年誰不霑襟

賦一吐其胸中之奇而貢聞得以從容長逝無霊均徃日回風之痛其亦幸矣又長年者之不若而屈子不屑修王喬不死之道者也悲夫貢聞諱山毓文穎亭公于王官福建按察使所至有惠政及民配宜人盛氏生二子貢聞其伯也銘曰世之人誰不讀書世之人誰能讀書子獨閉戸擁書悲愉疴癢一切忘之於書戒所戒於書勉所勉於書不知天壤之間更有何樂可代吾書天下之書安得更遇子之於書吾悲子之逝也而且悲子之書

夫人子弟樂與善人居必善人也吾嘗以此驗人百不失一近世名家子吾得一人焉曰秦彥熙其所延于家北面嚴事者爲吾師澄泉茹先生吾同年葉參之吾友歸季思吳子徃四君子凜凜法度他子弟窺影匿避彥熙獨山岳崇之芝蘭親之非見善不及者哉季思子徃至余水居彥熙亦時時來靜坐一日問心余曰子以何者爲心曰方寸是也余曰未也特其位耳曰思慮者是也曰未也特

共用耳曰舍是尚有心乎余曰子以眼前虛空者何物曰虛空則無物矣曰何者爲天曰穹然上覆余曰皆非也無之而非天無之而非心人心湛然無欲一腔六合一物也彥熙躍躍喜曰久矣哉欲封之矣一日問脩余曰人心之迷常在至近如子之族大族也飢者寒者日當吾前而漠然視之是其心稿而不生又何言脩彥熙又躍躍喜曰念之素矣嘗欲祠吾宗雙孝子以南畝三百周近宗之困者而未逮也凡彥熙之可與語類如此其人孝

悌人也事所後母談孺人所生母吳孺人交盡其力吳孺人嗜芡孺人亡終身不忍食與兄震玉公弟華玉公自飲食至產殖必共必均事必身先之誠心闇脩於家庭至和溢發於眉宇秦氏世敦孝友彥熙眞不愧其先矣自奉甚朴食不求珍衣不重綺每冬寒歲饑粥餒者絮凍者篲殍者以爲常吾嘗謂彥熙之可使爲善如取火之不可於方諸取水之不可於陽燧可使就善人如耳入師曠之音口入易牙之味不可使就不善人如刺之不容

于目如臭之不容于鼻蓋其性然也萬曆丁未十一月廿二日余居水居彥熙令人逆余歸至則一息如縷令諸子拜床下張目視余端坐舉手而瞑嗚呼若彥熙者全歸矣又何憾焉彥熙字也名爾載別號水菴彥熙沒記其大及所嘗與語者如此銘曰已乎彥熙使其達耶登賢選良翼吉人乎翔翔即其窮耶載詠載觴偕幽人乎徜徉孝悌可植家人之坊慈惠足貽宗人之康天獨不令其年之長已乎彥熙湖山蒼蒼湖水洋洋大蓋爲宇大塊

爲床三十三年旅寓者暫億萬斯年永完者常

文學景耀唐公墓誌銘

吾嘗讀旌陽許仙書見其所云中黃者人身膈膜也隔下體穢濁之氣不得上薰心府天地亦然凡不忠不孝下民怨怒之氣上至中黃其氣復下爲水旱疾疫各以類應惟忠孝之氣直上清虛如矢中的于是始知古忠臣孝子與造化呼吸應感者殆以是也然孝悌之家其子孫徃徃有孝弟者與其前人若合符節相觀而善與抑一氣使然與噫

是何神也吾見唐于震家葢三世孝弟矣公之父曰耀坡翁母曰黃孺人耀坡翁與黃孺人事其二尊人惠坡翁陳孺人也一取諸脯脩女紅二尊人怡怡于甘鮮輕煖中若不知寒儒儉婦之辨于脯脩女紅者有疾輒夜不交睫旬不解帶一時士君子稱事親之能自致者必曰耀坡翁夫婦耀坡翁欲青衿以慰二尊人而數甚奇雖至白首有勸其棄舉子業者必怒斥之曰一諸生何葢吾毛髮事吾奉吾親敎沒身而已于震爲人言未嘗不泣數

行下也至于震青其衿矣復數奇以大病後應學使者試而黜將天之不與善人與非也于震之可貴者不在此于震之事其二尊人也一如耀坡翁之事其尊人也耀坡翁歿于震三年不嘗酒肉黃孺人病于震偕其弟儆吾君露臥床下蚊斑如綉旦暮搏顙籲天祈減算益親凡四閱月兩膝腫裂外父王敬存翁之不得養于其子于震曰於我乎養敬存翁病脾于震與其婦及其子抱持浣洗經歲不替歛于室喪于堂迄于窀穸若翁之無家者

于震即甚貧有稱貸必以期償之嘗戒其子曰財從才從貝人之有才者壞于貝十九是士人立脚處也生平好善疾惡未嘗毀一善人譽一不善人見有毀善譽惡者拂袖而起不忍聞也其篤至如此嗚呼世之愈下也士不以行舉顧未嘗不以行貴吾見重于震之品者若麟鳳然重于震之言者若鼎呂然哀于震之亡者若骨肉然三事九列之不能得諸人者于震得之故曰于震之可貴者不于一諸生也于震病經年于震之子顯祖所以事

于震者一如于震所以事其尊人至嘗糞至割股至割肱即徽吾君所以事于震一如顯祖所以事其父也天之與于震者至矣昔宋徽宗時唐公叔孝諱作求舉進士有聲從弟孚有才識遍交元祐諸君子唐氏始以儒名家國初有諱逢明者贅濮氏故唐氏多稱濮惠坡翁諱昌耀坡翁諱光裕至于震之子四世矣即未顯皆文學孝友重于鄉里不墮叔孝公家聲浸蒸醞釀必有大發其祥者未可量也于震諱起龍別號景耀生嘉靖辛酉八月

廿七日卒萬曆己未八月初九日年五十有九娶陳氏靜所公女卒再娶王氏鄉飲介徽存公女生子顯祖娶王氏行素公女生女一適薛守溪公子廷相以是年九月初五日甲申葬大池祖塋之昭于震與余子世儒世學好友也世寧師也余所莊事也屬纊而眷眷於余之一誌不已余不文持墓文之戒久而有甚不得已者則以于震垂死眷眷之一念已銘曰好惡不拂人之性是非足以經國之政叮嚀于震使其孝友爲政不得施于有政聖

人固曰是亦爲政

文學清宇高公墓誌銘

嗚呼兄可謂了了而生了了而死矣維歲庚戌兄下帷張岵望公自廣信官邸歸謂攀龍曰聞之祿命家吾殆將死我諸子姪室未畢諸子母家逋未畢吾將售產一切畢之蕭蕭一身俟焉不以不了念縈吾靈府余爲解曰豈有是哉無何而兄果盡售產矣果畢室諸子姪畢償諸子母家矣無何而兄果病矣時辛亥三月事也余曰異哉若是乎天

之一定無庸人力耶請于吾友繆仲淳藥之病立起越夏而秋體豐神王飲啗加等兄乃選日之良整衣冠出酬其常所起居而先詣攀龍曰微繆公不能活我微子不能得繆公自今日月享子之日月也攀龍不勝喜爲浮太白手額祝無算數曰兄今一身蕭蕭樂矣當數數相過從毋令若病困時床枕上羨人一趨一步如天上遊仙也兄曰然不數日乃復病痢余視兄則曰命也夫吾無不了念亦不望活遺言纖悉皆具帖然而瞑嗚呼此所謂

了了而死非耶自吾有知識以來見兄油油與人偕無忤物也里巷姻婭慶唁無缺失也與人期會不愆時日也稱貸人不愆錙銖也言人善津津然不善未嘗出諸口也與其弟衣同寒暑食同朝夕用同有無事同勞逸若兩手相攜兩足相踐也撫其子姪幼無二養長無二敎婚嫁無二等若兩目一視兩耳一聽也此又不謂了了而生耶嗟乎士之貧困常十而九然徃徃不自強力計無復之則仰哺他人而分不明也信不立也一徃而不可復

如之斷港絶潢然兄少而怱怱長而昭晰疎而令人仗之如親貧而令人仗之如富以此家蹶而復立非分明信立能然乎肩其家衆食數百指猶子成立皆先其子婚嫁百需歲月絡繹盡瘁持之迄無替念豈不難哉攀龍之曾大父雪樓公則既與兄祖左樵公相肺腑以同姓稱族自茲五世矣吉凶之事山水之間花月之候雖乾餱未嘗不相速也至於兄益親嗚呼吾何以銘兄哉銘曰維人之倫父子兄弟譬之草木此寔其柢云胡世人不思

其眞親者反疎疎者反親孰如吾兄秉德堅貞自首庭除藹若孩嬰其人則亡其行則芳百爾君子視以爲方有聳其岑有菀其林一抔斯土千秋斯心

董恭人墓誌銘

湖州守陳公爲天下名二千石一時談吏治者輒曰視陳湖州若何陳湖州則余同年陳志行也其配曰董恭人當志行爲諸生貧特甚居荒村中時時午不舉火慷慨磊落有所不平引酒自醉醉而

歌烏烏顧影自樂睨視世人不屑也人亦無識志行者已已五日無錢買酒出戶見村人蒲觴箸黍紛相問也無問志行者志行發憤曰佳晨遂無一觴妻孥樂乎入見董恭人無慍色志行喜曰此眞吾妻矣卽日掃半簷屋紉片布張而障風日發笈中所藏書晝夜讀恭人喜曰此眞吾夫矣日煑野菜羹進曰他日無忘此滋味也越五年爲癸酉而志行舉於鄉又久之不舉南宮當是時杜太恭人老志行授里中以爲養每經時歸問家人事無纖

細不具也志行又久不舉子恭人爲進淑女得子三三子者眠食恭人也寒燠恭人也溲便恭人也其仲痘殤恭人大慟其長者季者痘繁濱殆恭人曰天乎陳氏千秋在此一日矣痘愈而恭人大喜已丑志行始成進士令朗陵恭人從令中牟恭人從以太恭人在邸非恭人弗安也甲午志行覲恭人以太恭人南舟輕恭人曰此地多苴可載也及泗州湖風急檣顛得苴不覆已志行晉比部官長安六年恭人不從以太恭人在家非恭人弗安也

已志行出守湖州恭人奉太恭人之湖州丙午太恭人念歸恭人復奉太恭人歸梁溪丁未得疾卒又四年志行以憲副備兵九江念太恭人且百歲乞終養又二年而太恭人卒志行治太恭人葬亦治恭人葬手狀恭人謁余曰非子不能誌吾婦矣嗟乎吾少日子所聞也吾父病噎久庸醫誤投藥而遽困吾時在城不聞一夕月明甚吾婦見鼠蹲几而啼心動曰大人得無有變乎吾亦心索索而震急偕婦歸吾父已屬纊時秋暑劇吾奔營喪具

一切含殮俱婦佐太恭人得不憾於大事太恭人一跬步不離婦也板輿出入非婦吾能食入口寢交睫乎使余稱爲人子者吾婦也吾婦既以勞瘁得一胎而墮遂不復胎世間婦人視他人舉子不忮幸矣得如吾婦提抱愛護乎得如吾婦愛而知教乎使余得稱爲人父者吾婦也太恭人有子五人皆窶吾爲諸弟畢室期不失太恭人意吾婦承之不失予意劑諸妯娌不失諸弟意愛猶子如子仲弟一兒當暑而痘䘌出瘡中如蝟婦不避穢護

之而生使予得稱爲人兄者吾婦也予少好游酒人醉而好務奇相矜詡嘗着新履走石橋欄上又循塔簷砌間見者股戰而予笑傲自若吾婦聞之泣謂余曰君奈何以七尺博人笑耶又嘗夜醉獨行閭關閉視河干舟可躍而逾也驚其舟子夢中起忽墜水予不能水念其人死即不能獨生沒水拯之卒俱其人出水吾婦又泣相戒也一日雪夜裸而逐盜吾婦又泣相戒也予乃悟始知尊生而後益從養生家自衛矣使予保此七尺而爲人子

爲人父爲人兄者吾婦也予更有深痛吾外父懷
萱翁外母郭孺人生一子無祿即世有一孫吾婦
爲娶婦有家矣又無祿即世而董氏遂不祀予令
朗陵郭孺人養於吾婦婦念從予則舍郭孺人從
郭孺人則舍太恭人以太恭人故卒舍郭孺人予
守湖太恭人思梁谿恭人念從太恭人則舍予從
予則舍太恭人以太恭人故卒舍予嗚呼恭人生
十八年歸予左右太恭人者餘五十年女而不有
其母婦而不有其夫予獨以吾婦有其母有其子

有其家也吾婦之於陳氏何如哉子其志之垂示
氏之後人高攀龍曰恭人孝於父母順於舅姑
於家人豈不難哉吾所難恭人者不止此今夫
豪傑之士當窮困無聊時不難浩浩遊人世間彼
俯已自視固知其不終是也顧獨難於入宮見其
妻室人之謫詩人咏之所從來久遠矣豈獨買臣
季子婦乎志行荒村五日何異陶令重九籬邊彼
其夫耕婦餉此乃夫讀婦炊曾怡然不以爲意令
其君子意韻自遠卒成令名宜志行之不挫不撓

爽然於富貴之際也恭人之助豈耶小哉是宜銘銘曰夫之貧御其屯夫之遇不竟其豫將其母五十年不恒有其耦孚其子百千世植其福祉奸陛乎陳氏雲仍之詵詵其母或忘于斯人

李貞母墓誌銘

婦之貞其性然也猶之乎水之寒火之熱非人爲使之也然稟受萬有不齊故其貞靜非得之天者必待教習撿柙待教習撿柙去天成者倍蓰矣李母何以稱貞母也其貞成之於天者也非教習撿

柙而貞何以知其成之於天也貞母者故陝西學憲雨亭公之繼配蘇之長洲人姓陳父曰二水公諱燾母曰楊孺人母生三四齡與其姊姝嬉有家人童子亦三四齡者卽之母輒驚而啼逐之去乃安二水公曰此非凡女也及歸學憲公從公之楚泉大江怪風夜作舟飄六百里得一渚衆爭奔渚母幾墮江中一役夫將掖之母叱去始登及學憲公捐館舍母稱未亡人者二十餘年有勸令一識九龍二泉母曰此非婦人事更非未亡人事卒不

許夫其少而不苟即一乳豎顛沛而不苟即一援溺者夫亡不苟出閫外跬步豈敢習揄押而然吾故曰李母之貞天貞也母二十一而婦於李猶及奉其姑　太宜人盡孝養太宜人卒時學憲公方督浙餉奉湯藥視含殮一切如學憲公在側不貽學憲公憾學憲前配毛宜人卒時其二子長曰延枝方六歲次曰茂枝在襁褓母懷抱之如執玉執盈時其飢渴如已飢渴也摩其疥癢如已疥癢也母卒而延枝哭曰天乎吾生六年至十有八而依

依吾母膝下也見吾讀書則喜見吾健飲食則喜見吾能持家則喜吾大母病母晨必焚香拜天吾父病母夜不交睫食不盡匙及卒慟不欲生母自有子家鉅細必吾詢曰而長也婦人夫死從子禮也見吾受侮曰討人便宜人誰汝寬受人虧汝可自安嗚呼丈夫哉吾母也茂枝哭曰已矣世不可得吾母矣吾襁褓失母而母爲吾母吾弱冠失父母爲吾父母愛吾與仍枝等母教我與仍枝等母望我一第與仍枝等至撫吾兄弟猶子與仍枝等

待吾母之親戚與已父母之親戚等丈夫難之世安得幾如吾母者耶仍枝哭曰天乎仍枝吾母所自乳也豈獨有三年愛乎十七年始免吾母之懷也吾痛母之亡又痛母儀之亡也吾母見文字弗屑也曰不如謹隨身規矩見佞佛者弗屑也曰不如愛惜物力勿暴殄見賄賂勿屑也曰不如紡績補綴母紡績嘗兼人補綴獨工使敝衣如新春陽而機杼秋風而刀尺未嘗飽食嬉遊每曰非婦人事勿爲非婦人有益事勿爲母亡而母儀亡矣嗚

呼三子之言貞母之爲貞母者何如哉吾故曰母之貞天貞也銘曰繼母之難難於視前母之子無異於已之子也母能一之無人我心未亡人之難難于視其夫之亡無異於夫之不亡也母能一之無存亡心不常者六十二年之身不死者一成不移之心故謂之貞與天地同情不隨物毀成貽之以銘豈區區曰後世之名

婦貞難而慈易然於前母之子又貞易而慈難天貞也天慈也安得天下之繼母皆李母

墓表

劉貞母墓表

嗚呼此吾友劉節卿之母也余與節卿受經澄泉茹先生文節卿最密知節卿淚節卿十四歲而孤奉其母至孝母嘗病痢殆矣目中若見有神物以語節卿節卿遽搏顙號神願身代母母見神拱而揖節卿病竟愈於是節卿每至神祠輒祈減年益母以爲恒其至性誠願得小有樹立博親一歡顏即一日如百年立稿無恨而不幸家貧糊口教授

旦夕不躡庭闈問安否所娶婦奇惡聞孝順字吐不欲入耳節卿每對余言及此飲其淚矣數數欲逐其婦余曰甚善而節卿孱力又不勝尼之者未果母卒二十年而節卿哀慕一日也卒出其婦以報余曰了此不了念矣則又手一狀謂余曰奈何以吾子而不有一言錄吾母吾不及掩諸幽以樹吾墓矣余讀之愴然發二十年慨也曰悲哉宜節卿之一日不能去諸懷也夫節卿之尊人冊泉公家故給饘粥也有佽中之役家立挫冊泉念其兩

大人且老裕而遽窘邑邑中病卒越五年庚辰節卿大父南橋公大母周孺人邑邑中病相續卒當是時貞母之哭其夫哭其翁哭其姑聲不絕也豈一日有生人趣哉既滿喪而節卿之婦且入室矣迄其卒十年間僅得節卿一補諸生拊心自慰耳悲哉宜節卿之一日不能去諸懷也貞母姓傅氏父曰愛萱公母曰張孺人年十七而歸冉泉公孝事父母歲一省愛萱公一迎張孺人別即涕搖搖如嫁時順事舅姑周孺人嗃嗃也又喜夜飲酒或

至丙漏母必屏息侍之周孺人寢乃寢或時被呵母顏益和周孺人亦嘆曰賢婦賢婦周孺人病痢孺人不解衣而扶持浣滌穢褻未嘗任人事冉泉公婉而莊笑不至噱暑不露體冉泉公沒而旦夕依几筵哭上食終身縞素見其容聞其聲者輒酸鼻也教節卿兄弟慈而能嚴每稱讀書作人隆師擇友家人有嘻笑於前者必令節卿箝之曰未亡人前而笑何也其貞一如此故曰貞母也高攀龍曰天道豈可以意測哉惟聖人知之今夫感應者

誰其知之知亦難言

桴鼓也婦而善承嚴姑姑而正得逆婦何謬戾不倫至此說者曰此所以成之也非嚴姑不徵其順矣非逆婦不彰其慈矣是則然要之未盡其理死生者晝夜也人見生而不見死必謂善惡俱一死而盡則凶人畢世恣睢與善者恬然俱逝若是其幸與夫既曰沒寧有不寧者矣惟聖人知之故曰惠廸吉從逆凶嗟乎貞母之爲吉也豈顧問哉

魏繼川先生墓表

萬曆壬辰春繼川先生魏公卒於家越三十年其

子大中以工科給事中遇覃　恩贈公如其官錫山高攀龍表其墓曰嗚呼是古之隱君子篤行善者也宜其迓休食福後人蔚起爲時聞人與公名邦直字君賢別號繼川世居嘉興後析爲嘉善人曾祖諱顯祖隱齋翁諱繼宗父南川翁諱祥配楊生二子公行二生而從祖母抱爲子五歲復歸楊又一歲楊孺人卒俗議火葬公慟仆地曰奈何不一抔吾母南川公涕而厝不火公既娶今贈孺人薛歲饑家日挫繼母周亦舉一子析箸矣周復舉

子其同母兄曰是箸將焉出南川公趣溺之公亟徃抱持有笞其背者弗顧薛孺人且生女竝乳之會前所抱公爲子者無嗣貲頗饒公曰吾可乳吾弟不可子吾弟以代吾所當嗣者可矣季得讀書成諸生公續其命於呼吸又推讓嗣產可不謂難乎公析兄弟箸惟叔弟所與叔稱不便又惟所易叔困子母公爲貿產償叔病疫戚黨戒不近公獨周旋叔起公弗疫叔曰今日乃知二哥季病瘵公締視惟謹至數年如一日南川公困徭夙夜興公

大傷曰大人日僕僕公府子乃嬉嬉擁婦子乎一切力肩四壁盡矣薛孺人娠大中至無一廛無肯寓產婦者僦於外家甫入而大中生公曰嗟乎有子矣何以糊其口於是乃訓蒙士所訓皆村牧子公教以小學儀不急其循也教以讀不盡其力也弱而憊者時休之居遠而風雨午膳之跣而濯河干者必躬視之脡脯聽其至者不責其不至者人大喜曰此嚴師而慈父也爭願得就魏先生而公以遠其尊人覲饋源源大寒暑重趼不替事其兄

如事父也事其舅如事母也事其鄉人之十年長者如事兄也公又推之人人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農言勤與賈言信與婦言貞有兄弟數年閱牆者其弟來公責以大義弟大感動其兄聞之謝曰非公不能直我公曰吾第爲若弟言不直在若不在弟也若不兄與若弟不弟何以異兄亦泣自咎旦日兄弟各詣公謝懽如初公居人骨肉間多類此鄉之訟者不願之官府質多質於公有憾公者面詬公衆怒欲擊之公急止曰徐徐使

彼自醒毋重其譴居無何果踵門謝公好藝蔬蔬美有盜蔬者公窺之爲迤東第二鄰某甲且委蔬去公悉刈蔬以半分餉東西隣各二家因以及盜者比舍有垂圮屋市餧者居之大雪夜半聲如崩公曰市餧者殆矣披衣徃發其覆解衣衣之得不死公不輕貸人一錢不輕餐人一飯不輕殺一牲不輕膳一肉遇貧而濱死者傾囷授之每日半而炊冬半而絮以爲常而怡然自安眉宇無窘人色置身於一家一鄉中春風藹如無論人安公公亦

安人與公居者依依不忍去去而若割矣尤何以得此曰好行善而不慕利於人不吝利於已也故曰是古之隱君子篤於善者夫人有念念不舍於善而天不應之善者乎當大中產微屋時公名在天壤不朽矣不待今日也易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不舍善則不舍命必有非常之人自天而隕者

行狀

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先生行狀

先生諱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先生生而沉毅遍異常兒十歲讀韓文諱辯請於師曰然則親名當諱乎曰然自是每遷南野公諱宛轉避之有不可得避者輒鬱鬱不樂師問而知之謂南野公曰此子之志卓矣未通方也如尊名何能諱乎昔韓咸安王語其子曰吾名忠汝勿諱忠諱忠是忘忠也忘忠是忘我也自是不諱忠此古人事君得無意乎南野公喜而呼先生謂曰吾名學汝勿諱學諱學是忘學也忘學是忘我也孺子志之先生謹受教

年十五六家貧不能延師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多至達旦書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一日從師說或問禘之說先生曰惜也或人欠却一問師曰何也曰假令或人再問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視諸斯也夫子必有說矣師喜曰作如是觀可讀論語矣又一日說養心莫善於寡欲先生曰竊以爲寡欲莫善於養心師曰何也曰心是耳目四肢之主主人明不受役於色矣主人聰不受役於聲矣若但

向聲色驅除是主與奴競孔子所謂仁則吾不知也師喜曰作如是觀可讀孟子矣年二十一爲隆慶庚午補邑諸生第一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其冬南野公卽世先生居憂當是時先生名滿天下其於文章斟酌今古獨闢乾坤學者宗之如山於嶽如川於海而先生退然謂此非吾人安身立命處心所冥契則五經四書濂洛關閩務於微析窮探眞知力踐自餘皆所不屑矣庚辰服闋應春官試名在二十　廷對舉二甲二名主事戶部與南

樂魏崑溟允中漳浦劉紹華庭蘭以道義相琢磨時稱三解元江陵相憚其丰采一日謂申祖國曰貴門生有三元會公知之耶曰評騭時事居然華袞斧鉞一世矣相國曰不知江陵因舉三元者三解元某某也而三先生者果以時事日非相約貽書申公諷其匡救先生書既具及觀魏劉兩先生書嘆曰至矣余言贅矣遂止江陵病舉朝若狂爲禱於神先生獨不可同官危之代爲署名先生馳騎手抹去之壬午江陵死先生調吏部曰救救人

才與同僚爲會以所見聞相證返方下吏巖穴潛德務於闕人所不知尋以錢太安人年且週甲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丙戌除封司主事丁亥大計京朝官先是南北都御史久未得人一日　特旨辛自脩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海瑞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中外相慶　聖明英斷兩人眞都御史矣當路不悅也於是御史房寰有疏醜詆海公先生弟季時適以丙戌　廷對觀吏部政遂偕同年彭山陽遵古諸景陽壽賢紳之雖各得削籍正

氣爲一吐及是辛公司計所是非皆與時俗忤當路益惡之而工部尚書何㮚起鳴在拾遺中人有謂何若能去辛大當執政意卽與辛偕歸公他日不失舊物何大喜遂許辛給事陳與郊承風旨竝論辛何抑揚其語實齮齕辛而辛何果竝罷去先生上言畧曰起鳴之爲君子爲小人其訐自脩也果有據果無據而御史高維崧等之合糾起鳴也爲公爲私此皆章章較著者也　皇上爲起鳴罷自脩謝之矣而又降及維崧等四御史何歟

皇上以爲用人出自　朝廷是也今起鳴訐自脩則罷自脩訐維崧等則降維崧等可謂出自　朝廷歟自脩之賢與否臣姑無論職司考察反被中傷　大計重典一朝而壞亦姑無論惟是以維崧等之疏出自予望則臣以爲謬矣邇年以來猜忌繁興讒誹殷積辛而昨者本部奉　旨考察不問恩怨一秉至公　命下之日中外翕然稱服以爲我　皇上之明二三執政之有容如此亦見人心之公昭昭不泯而挽回有幾矣何意復覩是紛

紛乎在起鳴旣凝以宿曩蒙垢在自脩又凝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旣見以有援而巧爲排在自脩又見以受屈而急於辯皆過矣顧獨坐維崧等承望耶卽爾彼給事中陳與郊等深詆自脩又何爲者爲今之計臣以爲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爲衆論鄙自脩當思何以爲脩友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召侮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弥啓疑至於執政大臣尤應倍加簡省風厲百僚若無若虛孜孜汲汲積而久之精神透徹誠意孚如

本無偏好誰能求同本無偏惡誰能求異雖褊心銳氣皎皎而負爲高者亦慚悔而恍然自失矣先是御史甘士价進和衷之說其指甚美第不務拔本塞源而徒欲調停於聲色之間其究非強上以徇下則強下以徇上此臣之所以不容已於言也臣又見今之時非科道而建言者必詬之曰出位曰好名又曰是爲進取之捷徑耳不然則又曰是多行不韙計畫無之聊借以蓋醜而脫計網也斯四者亦誠有之而不可不求其故也 明興二百

餘年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詞宋之理學竝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氣稍不振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徃徃出於他曹卽如我　皇上蒞祚故相張居正用事數年之內言官有相率讚頌耳保留耳祈禱耳吳趙鄒沈王艾之儔何寥寥也又如近日維崧等合糾起鳴本屬公議及　皇上詰責所以輒惶恐推避莫適爲首謝罪不暇竟無能自見始末開廣　聖心誠令維崧等披露情愫曉暢事實章晰誼理劉篤言辭　皇上一覽

而悟未可知也臣甚惜之錄此觀之使言官不爲利誘不爲威惕無事不瑣屑以取厭有事不依回以取容牽裾折檻時不乏人他亦無繇而奮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爲也夫人情無不喜順而惡逆況居尊顯者乎其喜能令人榮其惡能令人辱有一人焉端言正色佩佩不顧安得而不名高名高矣而當之者苦於不堪厭恨之廢棄之摧折之則天下皆咈然不平於其心一旦時移事改是非論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

是故抑者予其揚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佐其進者也假令其言是恬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錄其長不疵其短褒其直不嗔其狂用其言何必計其人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審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名可賈何利可徼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賈名得以徼利又得以蓋醜者廟堂之爲也至於建言之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矜束遇事發憤徃徃過當聽者方內懷不服退

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畜我何不以古人自畜而承望意指者又因而媒孽之尋垢索瘢無所不至於是遂置其言不復採而并賤其人假令士能潔躬脩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無聽然則使人之得以舉而納諸羣詬之中者建言者之爲也故臣以爲亦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爲罪下何暇以言爲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是科臣楊廷相欲痛懲矯激之非臣愚以爲

將來之患正恐不在矯激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尚異今非其時也宜尚同則唐虞之際猶然朝有訐弗野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僅僅較短長於居正柄國之日此臣之所痛也疏奏有　旨切責謫湖廣桂陽州判官時王京兆麟　語人曰顧勳部折衷幸何甚當自反之說拔本塞源吾輩當各寫一通置座右陳司寇雨亭公謂王婁江曰顧勳部立論最公何以不免婁江艴然曰渠執書生之見徇道

路之言焉知廟堂苦心司寇曰書生之見當守道路之言當採勳部苦心亦不可不察也先生之桂陽其士人皆進而問業先生以桂陽爲柳子厚蘇子瞻兩公謫居莊定山先生亦謫於此大有惠德於民題所居曰愧軒志愧前哲又以柳氏文而已蘇未離乎文莊庶幾離乎文矣深愧文字外無以益桂陽多士其先行後文類此戊子司理處州府先生念太安人不欲行太安人不可會季時授南康郡博季時曰叔出季處乎卽日乞休而先生至

官專務教化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恬不以爲怪何也既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吾扑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扑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先生故促之兩人叩首請曰曩者官爲析曲直故不服今我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先生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時蔡御史按浙不敢以吏事見先生假之差歸巳丑居太安人憂辛卯復司理泉州壬辰計羣吏先生舉

公廉寡慾爲天下司理第一尋擢主事考功銓司出而再入者自先生始是年　詔三皇子竝封先生倡四司上言畧曰伏見　皇上思　祖訓立嫡之條欲暫將　三皇子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於此知　皇上有惕然不敢自專者而必以上合　聖祖之心爲安也又見　皇上諭輔臣王錫爵等朕爲天下主無端受誣於此知　皇上有慊然不敢自適者而必以下合天下之心爲安也惟是待之一言　皇

上之所據以爲得正天下之所共據以爲失此吉凶之原安危之幾不可不蚤辨而愼防也夫　太子天下本立本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本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也待嫡非也就見在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之有無非也夫待之爲言也濡滯而不決懸設而難期撓不刊之典潰不易之防隳不攜之信叢不解之惑開不救之釁貽不測之憂甚不可也　皇上之稱

祖訓惓惓矣顧其所載立嫡待嫡二條意各有主

質以建儲之事判然不類　皇上第以其合於己意援而附之爲遵　祖訓乎爲悖　祖訓乎其不可一也我　朝建儲家法　東宮不待嫡元子不竝封廷臣言之甚詳　皇上以其不合於己槩置弗省豈、　皇上創得之見有加於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太子之元子稱太孫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太孫繫乎祖也父子祖孫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

得而　也今欲竝封三王　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所繫則難乎其爲名有所繫則難乎其爲實其不可三也　皇上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已而設之也　元子升儲諸子分藩於理爲順於情爲安於分爲稱於訓爲經有何疑顧有何牽制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耕鉤大倡所錄也豈細故哉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　皇上以　聖祖爲法　聖子神孫以　皇上爲法　皇上尚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徙幸

有嫡可也不然是無　東宮也無乃悞萬世之大計乎又幸而如　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凡　皇子皆　東宮也無乃釀萬世之大患乎其不可五也　皇后者與　皇上共承　宗祧期於　宗祧得人而已　宗祧得人而　皇后之職盡矣豈必有嫡而後爲快夫　皇上以父道臨天下者也　皇后以母道臨天下者也一體也　皇上之元子卽　皇后之元子卽　恭妃不得而私之　皇上之諸子卽

皇后之諸子雖　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今庶民之家妾之有子亦以其妻爲嫡母豈必自己出而後爲子又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而後稱子哉　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爲此區區其不可六也況始者奉　肯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於二十年俄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爲期也今日以待嫡嗣則未可以歲月爲期也

德音方布而忽更　聖意屢遷而彌緩非因預瀆非因衆激何以謝天下其不可七也夫爲天

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爲心自竝封之　命下一日之間叩　闕而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于里巷小民亦悵然若失愕然若驚聚族而議也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　皇上猶責元輔王錫爵擔當錫爵擔當錫爵夙夜趨　召而來正欲爲　皇上定此大事排羣議而順　上旨豈所謂擔當惟是矢志積誠必欲納　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　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其不可八也　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

寵狎昵之此而不諒者見影而凝形聞響而凝聲
皇上方以爲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爲無端反
汗無端受誣豈惟　皇上有所不堪臣等亦爲
皇上不堪無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爲
皇上解　皇上亦不能爲臣等解　皇上盛
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
乎其不可九也凡此皆待之一言爲之也伏願
皇上反覆長慮以　成憲爲必不可違以輿情
爲必不可拂以初　命爲必不可奪以　新諭爲

必不可行　皇元子早正儲位　皇第三子　皇
第五子併錫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
宗廟之福　社稷之慶萬世無疆之休悉萃
於此矣又自爲書貽婁江公曰昨請教　冊立之
事實百其難　明旨一定何以轉移人情洶洶何
以鎮定上欲不愆於　明旨下欲不駭於人情故
曰難也究竟則請期一着尚自可圖然而非閣下
莫能任蓋自萬曆十四年以來廷臣之以建儲請
者不啻數十疏而　皇上之旨亦幾變矣然曰

可畏

待二三年則二三年而已也曰待過十齡則是至十齡而已也曰二十一年則是二十一年而已矣期未至而請之　皇上得執激擾以爲辭期既至而請之　皇上亦何辭以謝天下此遷延之法可得而窮者也今者以待　皇后生嫡子爲辭從今以往復何所據以請乎此假借之法不可得而窮者也閣下試端意而思之　皇上之旨所以屢遷者何也　建儲盛典也　九廟式靈兩宮欣願百官萬姓之所瞻企而言及者輒獲

罪若有大不滿其意者何也亦可推矣　三王並封耦尊齊大亦可觀矣閣下不念之耶昔者秦皇漢武寧不蓋世之雄一念小偏便墮入婦人女子之手雖二君孰意及此乎若曰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兩語炳若日星誰能奸諸則長幼有序之說明旨不啻再見何至今日乃更益立嫡之條重之以　祖訓藉之以　中宮彌縫轉易挽回轉難歲復一歲有何底止竊以爲宜聽九卿科道仍尊屢　旨合辭以請而閣下從中調停懇示定期

即甚遲不得越一年庶幾　聖心確有所主不
開窺伺之端人心專有所屬不萌二三之釁議論
方囂而復定　國本幾搖而獲安眞閣下事矣舡
或一請不得當至於再至於三又至於十百至於
去就可也至於死生可也若乃　皇上懸不必
然之說以蓋其立長之　成命閣下又操必不然
之見以成其立嫡之托辭交相爲負非所望於今
日君臣也癸巳內計功郎趙儕鶴先生秉至公從
事執政弟弗顧也執政所庇弗顧也太宰甥弗顧

也已之姻弗顧也計典出人謂二百年來未有慚
於輿情若此者而先生與李公元冲實左右之政
府大恚趙先生乘劉黃門道隆疏論科道拾遺者
不宜留用遂票　旨切責降調先生與元冲公上
疏曰頃者　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
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
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磨惟茲內計之典始而咨詢
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至于議留虞淳熙楊于庭
二臣臣等亦以爲誼出憐才嘗從史之今南星薇

罪臣獨何辭以免南星一意奉公不以情庇不以勢撓庶幾少挽頹風以報　皇上而竟不免於罪況臣等自揣才識不逮南星遠甚其透懇催眷又或過焉若復靦顏在列將來招釁速戾有不止於南星者然則與其去南星孰若去臣等與其留臣等孰若留南星伏惟　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人之心倘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

蒙其責不報無何先生司選以扶陽抑陰爲體以不激不隨爲用於婁江公待以至誠每事必告冀轉移之而一切推用賢才與世抵牾者公所陽諾實所陰尼先生覺其機惡值公假沐推孟公一脈王公德新不以告疏上輒下矣公又陽喜謂先生曰　主上朕兆殊佳自此正人亟宜推用先生又覺其機惡曰幸有好朕兆正不須急激聒也無何而會推閣臣之　命下矣先是先生在勳司適鄒南皋先生請去婁江曰昨文書房傳　旨云放

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相國宜成　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爲非相國不宜成　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之非公語塞竟疏得留用又一日太宰孫公立峯罷推代者時少宰趙公定宇署篆婁江屬以首推大宗伯羅康洲萬化先生曰不可內閣者翰林之結局冢宰者各衙門之結局今天下大勢折而入內閣矣況可併冢宰據之乎選郎劉用齋曰嘉靖間不嘗用呂餘姚嚴常熟乎先生曰是時威權在　世廟斷

自　聖心則可今日威權在內閣出自相指不可我　太祖罷中書省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之不散嚴分宜以來內閣合六部而攬之惟恐其權之不聚散則互鈐權臣不得行其私　國家之利也聚則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權臣之利也安危大機於是乎在如之何背　聖祖而從分宜乎況往者內閣之推往往用各衙門不專翰林即冢宰兼翰林亦得今不能以內閣與各衙門共而更以冢宰與翰林共其亦頗矣故論用人太道止當

問其孰可內閣孰可冢宰不可問其孰爲某衙門論救時大機通冢宰於翰林其勢易通內閣於各衙門其勢難不可不深計也劉聞之愕然因與先生謁少宰少宰曰業已成議且近有吳鎮許絕婚事奈何先生曰　國家大事寧避小嫌自王楊相繼在部其於內閣指使若奴婢至陸平湖始正統均之體孫餘姚遵而不變內閣切齒相繼免歸千思萬算出此一着吏部內閣合爲一家其禍不可勝言矣昔高中玄以內閣兼冢宰一日進閣一日

進部是以全身爲分身也今內閣用其同衙門爲冢宰是以分身爲全身也作用若殊巧妙則一竊恐日閙其彀中而不知耳趙悟曰如公言利害乃爾遂徙言於婁江婁江曰誰爲此議曰顧稽勳公無以奪而冢宰得陳公心谷矣婁江嘗一日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爲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爲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公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爲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爲是相與笑而罷及是

推閣臣陳公心谷謂先生且勿言各疏所知各疏七人皆合而首舉舊輔王對南先生又皆合陳大喜令先生言之婁江婁江大恚曰何不舉康洲曰外論不與者半脫言官言之將自認乎推閣下認乎推閣下認何用吏部自認又何成吏部二者皆所不敢出也婁江益恚曰前推羅君冢宰君謂翰林只宜推內閣今推內閣又不可何耶先生曰前論事今論人也婁江復屬相國趙蘭溪言之先生曰公論所在司官不敢誤堂官也復自貽書於陳

陳曰公論所在本部不敢誤　朝廷也少宰趙心塘羅之門人也又言之陳陳曰此非本部所得專也又言之先生先生曰此非本司所得專也趙謂陳曰明日會推必推之陳笑曰堂官口司官手二百年故事也假令老先生舉口而司官不舉筆作何收拾及會推王給諫彈羅疏亦至而婁江必不容先生矣遂削籍歸給事逯公確齋上疏極論謂憲成以直道被斥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爲太宰非如徐一檟謝廷寀劉希

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爲司官臧否混淆舉措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爲權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爲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確齋亦黜先生嘗曰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可爲其次閣銓同心亦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三十巡撫十三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幾小補方日孜孜焉當是時太宰則宋陸孫陳四司則王秋澄公敎鄒大澤公觀光孟雲浦公化鯉儕鶴先生以及先生皆極一世之

選雖人不竟用而賢賢相續後先一道至先生司選而人心益蒸蒸丕變矣然中貴人干請不行柄國者好惡相左兩者合而爲一陽施陰設不盡逐之不已自先生去而隄防盡決識者不能不歎息痛恨云先生歸且以積勞成疾頭岑岑暈眩作楚乙未春幾殆諸子環泣先生張目曰人有來處應有去處夫何傷已忽蘇吟詩曰茫茫大化任推遷消息盈虛總自然若欲箇中生去取請觀四十六年前越丙申丁酉始漸愈病中體究心性愈微故

劄記始於甲午戊戌始會吳中諸同志於二泉之上與管東溟辯無善無惡管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學先生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辯四字於告子易辯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麁佛氏見性微也辯四字於佛氏易辯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

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

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箇虛寂又恐養成一箇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囑付彼直見以爲是爲衆人說非爲吾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畀之以所樂而復擾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翁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翁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憑此語如服鴆毒無不殺人海

內有號爲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于鴆毒四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於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先生之說甚詳見証性篇於是先生時時謂攀龍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無講習之所乎錫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所居楊先生令

蕭山歸來依鄒忠公志完於毘陵忠公尋卒依李忠定公伯紀於梁溪凡十八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闡伊洛之學後廢爲僧舍邵文莊公圖脩復之不果及是先生弔其墟慨然曰其在斯乎遂聞於當道葺楊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搆精舍居焉甲辰冬始會吳越士友先生爲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要在躬脩力踐嘗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在口耳邊去故先行後言愼言敏行之訓恒惓惓焉至其自道不居仁聖却居爲

誨看來說聖說仁聰明才辯之士猶可覓些奇特逞些伎倆逞些精采推到不厭不倦處便一切都使不着然則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深慮世之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即是皆令查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皆先生喫緊爲人處也丁未婁江相再徵先生夢爲祖道執其手曰有君如是何忍負之鄭重叮

嚀至於再三至於涕泣不覺大聲而呼室中盡驚而淚且漬枕矣先生不忍虛此一段誠意遂述寐言貽之弗省也戊申　詔起南京光祿寺少卿先生商諸同志或謂宜行或謂宜止先生曰仕宦寧退毋進吾衰矣當從其退者遂乞骸骨而會太宰孫立亭公有不察於沈司馬繼山李司徒脩吾先生曰太宰爲人所誤乙未之事可嘆已今或自執所誤則前誤遂不復贖公之晚節可惜天下亦承其弊吾身在進退之間此大窾竅可以完三賢撤

一綱遂爲書貽公當是時司徒已見彈射白之政府然與時局忤甚遂憎茲多口朝論紛紜海宇震撓或謂先生宜有以自明先生報曰讀南北諸君疏有爲之躍然以喜者矣何喜也喜聞善也有爲之赧然以恥者矣何恥也恥溢美也有爲之悚然以懼者矣何懼也懼滋競也有爲之愀然以憂者矣何憂也憂激禍也然則凡曲直吾者皆提策我者也凡提策我者皆玉成我者也尚不知何脩可以副德意之萬分一而何較哉東司徒曰赤金在

烈焰中借火之力得眞色見於世亦如我輩借諸賢力得眞身見於世諸賢誠有功於吾輩古人所以拜昌言也凡先生之爲自反類此蓋先生謂當江陵時吳趙沈鄒諸君子出萬死力爲宇宙扶植綱常魏中丞見泉公爲侍御時論科場積弊侵張蒲州相國落職李司徒抗疏救之亦落職自後司徒歷中外吳浙諸相無有悅之者四明銜之獨甚及鑛稅事起豺狼彌天司徒屹然扼南北之衝江淮千里民恃以無恐而不思亂此其人誠世道

所賴故於朝於野惓惓爲天下共惜其寶誠見其大也先生每謂吾之觀人於尼聖得五案焉進有非刺之狂狷退無非刺之鄉愿一也大受小知二也察衆惡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不善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若夫朋交情好非所以論先生矣而先生豈區區以朋交情好爲門戶角立於天下者耶嘗見其貽所知書曰竊觀近局誠若冰炭弟從旁靜察亦只是始於意見之岐成於意氣之激耳未始不可轉移聯合也誠欲爲

之轉移聯合蓋有道焉局內者置身局外以虛心居之乃可以盡巳之性局外者宜設身局內以公心裁之乃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虛也各就巳分上求不從人分上求也各就獨見獨知處爭慊不就共見共知處爭勝也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爲模稜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爲偏執也夫如是將意見不期融而自融矣何所容其岐意氣不期平而自平矣何所容其激其於國家尚亦有利哉若乃自責則輕以約責人則重以周

所愛則惟見瑜且併其瑕而瑜之所憎則惟見瑕且併其瑜而瑕之在事之人既然持議之人復然如水濟水如火濟火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家而敵國也是舉百年有限之光陰盡用之於相爭相競而不用之於相補相救也是舉兩下有限之精神盡爲各人區區之體面用而不爲君父赫赫之宗社生靈用也豈不惜哉先生之用心如此先生孝友慈惠渾然天成父南野公豪傑士也不能餬其口顧慨然慕范文正公爲人先生爲諸生有司

餉膏火資公謂士不受人憐必謝去之爲快先生斤斤奉以周旋高邁夙成者以此先生兄弟四人公命伯仲治生叔季治經治生者佐治經者故先生與季時不問生產仲公有心計多天幸箸稍稍起其末年兄弟各念南野公之慕范公而賫志長終也捐產以贍其族之貧區之役君子謂人有其志則天遂其事已先生於兩兄嚴之如父於弟資之如友一動一止無不自仲肩之一字一句無不自季參之而東林之創經紀者仲也切磋者季也

先生曰吾多助於兄弟如是幸矣夫於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於師生養死殯之於友髫齔之交無不白首相歡即有緣而爲利幾敗其名者夷然不問也於同邑之宦於四方者必默爲提挈有一長可見者必力爲表章其人不知也於兄弟之子愛之如子教之如父有前後母者有嗣嫡者必使各得其所曰吾以兄弟視諸孤猶之子也以吾父母視諸孤均之孫也何前何後何嗣何嫡念其伯兄少獨勤苦思得報而無從伯之諸子

試有司必爲通名曰試士公典也吾念吾兄而聊通諸子以備採擇私情也於子則絕不爲于請嘗戒其長君曰凡爲父兄莫不愛其子弟莫不願其讀書進取今府縣考童生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於主者非恝也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個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此字行狀讀之汗顏不可作等閑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墮地已定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那個不要做秀才到底

有個數在若可以勢求可以賄求那不會求的便沒分造化亦炎涼矣就吾分上看本無尺寸之長賴祖宗之庇倖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丘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徃徃厄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底工夫透徹科甲亦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尤肯尋向上去要做個人即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成大

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科甲亦無用處何有於一秀才汝試繹而思之識得此意省多少閒心腸省多少閒氣力省多少閒悲喜便是一生眞受用也先生於世無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體居取坐臥不知其他四壁不堊庭草不除帷帳不飾一几一榻敝硯禿筆終日儼然冥坐讀書四方酬荅而已憂時如疾痛好善如飢渴無所不坦易至關綱常者毅然執之不移無所不渾厚至關邪正者井然辨之必悉蚤見也又不以成心逆物

嫉惡也又不以已甚求備語言簡重喜怒希形常日極論中和位育之脈吾輩一頤一笑一語一默在在與天地相對越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戲未嘗絕郡縣竿牘而非一方之寃抑不告未嘗絕當路交際而辨貨取之介最嚴丁儀部長孺見一選司老胥屈指最廉正者曰吾目中所見陳尚書心谷孫尚書立亭顧選君涇陽孟選君雲浦而已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聖不參二氏近契元公確遵洛閩嘗曰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

小心二字又曰心不踰距孔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之小心也此其學之大旨矣先生有絕人之資其於世也百家衆技當無所不臻其妙而獨以全力用之於學一切伎倆不得而岐之故其功專其於學也百家衆說當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力用之聖學一切玄妙不得而岐之故其學純於凡五經四書直從神情血脈字字咀嚼故密察不差毫髮於凡聖賢豪傑直從皮毛骨髓人人對勘故權衡不爽錙銖嘗曰周元公之於道至矣所以爲

之推行其道使得昌於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爲之推明其道使得傳於後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諸用其源淩兩先生顯諸仁其流遠又曰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興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最久分裂失眞有禪而儒有覇而儒有史而儒此吾道將澌之兆也微晦翁孰爲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攀龍亦曰自孟子以來得文公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來得先生

又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以來見理愈微見事愈卓充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從義如鶩殆幾於無我矣吾推其志必也友一鄉之善友一國之善友天下之善友萬世之善其不然者曰小家相先生不屑矣必也堯舜其君臯夔其相唐虞斯世孔孟吾徒其不然者曰第二義先生不屑矣天假之年進不可量天假之位用不可量壬子五月廿又三日以微疾恬然而逝得年六十有三昔人於明道先生之亡曰伯淳無福天下人

也無福吾於先生亦云所著有藏稿二十二卷劄記十二卷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行於世尚存劄記三之一存稿十之三還經錄證性編桑梓錄未刻甲寅冬公嗣與亭等以母朱太安人命厝先生於賢關橋而令攀龍次其言行請誌銘於南皋鄒先生竊惟天生非常之人必有以也不命之平治天下則命之平治萬世如涇陽先生者謂天無以命之乎不宜使之與於斯道謂天有以命之乎不宜使其窮於斯世意者所命在此不在彼

歟則無涯之日自今伊始何以使之信而可傳耶今天下可以徵信先生使傳於後世者舍南皋先生誰與歸故敢九頓以懇

顧季時行狀

季時諱允成別號涇凡即世所知涇陽先生母弟也季時少敏慧頗好弄年十四從師少弦張公習舉子業弗善也以語季時父南野公公曰是兒非落人下者師笑曰吾亦知之不激不奮耳公然之令更他師居半歲季時忽謂涇陽先生曰弟知過

矣請歸稟繩墨先生大喜請於張公復之衆未信久之果如所言先生問季時弟何感遽如是季時曰恐傷兩大人心先生曰此是爲人根子久之業日進萬曆巳卯舉鄉試癸未舉會試丙戌　大廷對策指切時事不少諱其畧曰　陛下所以策臣者無慮數十百言究其指歸賞罰二科而已夫賞者勸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賞者所以勸天下之意也罰者懲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罰者所以懲天下之意也今賞罰之法甚具然而德澤不究

法令不行此無異故則　聖制言之矣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非其實也本也實也即臣愚所謂意也竊觀當今之勢而根極其體要所以累　皇上之意者大幾有二明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好明以惡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惡二者何也曰內寵之將盛也曰羣小之將逞也夫人主崇高富有無一不足以厭其欲昏其志而惟色爲甚聖王之所亟遠也昨者　皇上以鄭妃奉侍勤勞特　冊封爲　皇貴

妃大小臣工不勝其私憂過計因而請　冊立
皇太子因而請加封　王恭妃　皇上不溫旨
報罷則峻旨譴逐矣夫　皇太子國之本也忠言
嘉謨國之輔也兩者天下之公也鄭貴妃即奉侍
勤勞以視天下猶爲　皇上一巳之私也以私
而掩公以一巳而掩天下亦巳偏矣偏則　皇貴
妃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得以愛憎
弄威福於外閹人侍妾又或將乘其偏而得以愛
憎弄威福於內外之間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

皇上之好惡用而爲內寵之好惡用欲其信
且必未可也人主雖甚神聖其聰明不足以徧天
下將必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則安不得其人則
危非細故也邇年以來　皇上明習政務聽覽
若神蓋辨及左高察及淵奐幾於徧矣竊聞之道
路徃徃二三羣小伺察而得之此可謂寄得其人
耶　皇上非不知不得其人而姑寄之者其亦
有不得巳也蓋曰朕向以天下事付張居正而居
正罔上行私一時公卿臺省從風而靡外廷之不

足信明甚故寄耳目於此輩示天下莫能欺也臣以爲不然善爲治者以全而收其偏不聞以偏而益其偏　皇上懲居正之專散而公之于九卿可也若聚而寄之於此輩則居正之專尚與　皇上爲二此輩之專且與　皇上爲一救之難爲力也不更倍乎且此輩之始用事適　皇上就精求治之初彼方見小信以自結其所指陳類依公義猶若未害久則陽公而陰私矣又久則純出于私矣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　皇上之

好惡用而爲羣小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德澤之壅法令之尼有繇也臣愚以爲欲效忠於　皇上當自今日始欲效忠於今日當自兩者始時讀卷官大理何心泉者諗於衆曰此生作何語耶眞堪鎖榜矣大學士婁江王公取閱之稍易置二百十三名季時退自傷以爲不幸不達　皇上即達死不恨矣適南京右都御史剛峯海公屢爲房御史所詆季時憤曰臣下皆自處於私奈何望　皇上無私也於是與彭公旦陽諸公景

陽合疏言之數其欺妄之罪凡七且曰人固有食
穢自肥而幸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執已之貪而
不畏人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昌言於君父之前者
夫欲天下人爲寰甚易爲瑞甚難寰身享貪饕之
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昔司馬
光言小人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名曰好
勝曰彰君過而已今觀寰之詆瑞千有餘言槩不
出此曰欺世盜名非所謂禦之以好名者乎曰居
已獨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曰貶奪　主

威損辱　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以寰
之詆瑞吹毛求瘢宜無不至而所據者不過如此
適足以明瑞之無他瑕玷而寰之陰險窺覘亦無
所用其狡也　陛下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風
天下而寰乃欲逆銷天下之氣節抑慷慨之士令
無容足之地是　陛下之所褒寰之所必斥也
士君子之所師寰之所必擯也以此仇正無恥之
人晏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之士而入于諂詐臣
等有裂冠冕而去耳不與之竝立於　朝也臣等

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清議雖寰有奸如山不可動
搖然公論既明人心自快寰雖頑鈍無恥亦何面
目一日立于東南諸士之上乎臣等何仇于寰何
私于瑞但恐是非之公鬱而不宣一瑞尚不足惜
如瑞者相繼而指爲邪則君子之道日消矣一寰
尚不足畏如寰者相繼而傾賢能則小人之道日
長矣剝復否泰之機於是乎在不可不爲之深慮
也疏奏得削籍歸會南太僕繼山沈公南臺警亭
陳公直指厚齋荊公先後奏薦戊子奉　旨起

江西南康府教授季時念其母錢太安人老又善
病不忍去左右遂致仕無何丁太安人憂服闋再
起保定府教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事有　詔
竝封三王於是又與張公文石等合疏言之已而
考功郎趙公儕鶴司內計盡公不撓盡黜當路私
人當路銜而計去之於是又抗疏言之謫光州判
官季時無論立　朝即伏處田野乎其憂國憂時
無一念不于　君父傾注無一事不思于世路
隄防先是己丑薛玄臺因南都耿總憲定向以不

送揭帖參御史王公藩臣疏劾其阻塞言路當路大恚之座師內閣頴陽許公輒疏論玄臺吏科都給事陳海寧復坒風排擊季時聞之仰天浩嘆上書許公曰閣下憤進士薛敷教之觸事陳言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且欲　皇上敕下九卿科道各陳紀綱何爲而正風俗何爲而淳允以爲無庸謀之九卿科道也朱子謂紀綱之所以振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不

變矣然則紀綱之正風俗之淳不在於以勢相脅在於以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言在於使人無可言耳近見吏科陳給事中言路一疏悍然以言路自任而謂出於臺省爲蕩蕩平平不出於臺省爲傍蹊曲徑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於公即蕩蕩平平出於私即傍蹊曲徑陳三謨曾士楚輩曷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爲何如也其云今日爲臺諫者無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雖一學究得上書一市井傭奴得擊鼓而訟言路

不可謂塞卽一二誤攖　聖怒相率營救舉得畢其忌諱之言言路不可謂塞其說美矣然言者如李君懋檜劉君志選高君桂儆君伸等何不聞其相率營救也豈惟不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無他此皆攖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者也間有一二上攖　聖怒相率營救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爲宰執臺諫重輕者耳以此而遂謂言路不塞雖張正正時此路固未嘗塞也何謂壬午以前爲諱言壬

午以後爲輕言也其云近時行險僥倖之徒託身言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收故躁妄者爭趨頑鈍者爭附以允所覩記如前五人外其建言者不過黃君道瞻盧君洪春王君德新及允兄憲成以庶官之黜三四年之遥僅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名爭附何名舉世輕言也其以建言爲釣名爲掩過爲躐位爲取捷徑夫是非有眞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卽如彼附曾王反罵曾王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昏夜受遺白日請禁天下終不

信其非躐躐之夫至於躐位捷徑之說則徑時建言諸公信有一二要亦晚節不終務爲容悅抑一節自喜袖手旁觀者耳設守其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維谷未見其位之躐徑之捷也信若彼言必使天下盡效彼無違夫子以順爲正京堂美職操右契而收乃爲不躐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觸而云非無事而喟然嘆也倘臨江父老罪無可矜則道瞻不言倘　皇上不廢郊祀則洪春不言倘何尚書起鳴不搆陷辛左都自修則

德新等不言倘邵給事庶不請申出位之禁則樞檜等不言倘戊子順天科場毫無弊竇則桂等不言倘耿右都定向不逢迎當事而以先發後聞參王御史藩臣則敷教不言何得詬建言者不啓蟄而雷鳴不鶯晨而鷄號也其云今日時異勢殊既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又無鄢趙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盛艾穆鄒元標之慷慨夫以堯舜之世克艱不輟誨慢游不輒規贊襄不輒勸損益不輒警其亦何嘗不慷慨也豈如彼狃于陳三謨

會士楚之從容便以慷慨爲奇而謂堯舜之世無得有是乎且彼乞墦丐子反復趨附以苟饜足自其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饜何苦爲彼曹所弄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已之名實哉又見童儒試於有司奔競成風孤寒徃徃擯於府試致書邊南亭郡伯言之豐城李見羅先生坐雲南報功事被逮麗于大辟輿論寃之廣東布衣翟從先欲詣　闕申救不遠三千里特過涇上商於季時季時喜曰甚善布衣又欲進澄海唐曙臺所輯禮

經於　朝季時即復喜曰甚善竝爲代具疏草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弑父弑君種子暗佈人心一日喟然發嘆涇陽先生曰弟何嘆也曰吾嘆夫今人之講學者先生曰何也曰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快活過日先生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先生爲俛其首又一日讀朱子集有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功季時曰此弊於今尤

有眼便是大英雄

甚因取集中無極辨王伯辨與凡論及兩端者輯爲一編名曰朱子二大辨涇陽先生爲序而行之又摘其論及治道者輯爲惟此四字編而自爲之序居恒吶吶如不能出諸口及遇可否紛紜刀斬斧截大指一依于正不喜爲通融和會之說有疑其拘者語之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吾輩愼勿草草開此一路誤天下蒼生聞者咸悚其論人或反世之所

褒譏每於一言一動間斷其生平毫髮不爽其籌事或違衆之所成敗徐而按之若合符節錢啓新先生嘗言吾黨不乏有心人至推有眼者須首季時也性孝友事兩尊人懇惻深至有以曲當其心涇陽先生舉丙子而南野公遂棄養兄弟間語及輒相對欷歔且相勗曰吾父居恒好稱范文正公之爲人此是萬物一體胚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命無受此是鳳凰翔於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其奉錢太安人依依膝下無異嬰孺癸未舉

南宮不即　廷對者以太安人也不赴南康命者以太安人也性甚介取予纖毫不苟壬辰謫別駕光州差歸中丞景默曾公檄所司致俸薪謝不受越十四年繼撫中州者復修景默故事季時屬涇陽先生固辭之曰吾不可以欺曾公也計後先所積可千金季時殁而州守璩公又以二百四十金爲賻兩孤以季時志告於几筵而返焉性慷慨好行義邑大祲餓莩載道季時廩粟僅盈百輒捐其半以賑其業師尤公張公殁竝爲經紀其喪門人高子遺書　卷之十一　七五　方文　三・五十三

孫申卿以遺孤托悉力維持不恤恩怨性好靜每日兀坐一室好整案頭惟攤書一帙卒業而後易之諸一切文具及觴豆之屬位置有常好朴衣不求華食不求精取給而已左右使令蒼頭一二人間行里巷角巾布鞋遇者不知誰也丙申九月病不食者四旬涇陽先生以問問有痛苦否曰無之有欲言乎曰無此時惟凝神定氣以待天機且欲爲此身計此身非我有爲子孫計一人各有一乾坤吾無與也其超然於死生之際如此久之竟愈

又十一年而卒得年五十有四或有問於涇陽先生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季時與之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先生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幾能見大意矣徃者與弟燕坐予問曰近日做何工夫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恰好處予曰須要認得自家弟曰弟默默自忖性頗近狷情又頗近狂如之何予曰試舉看弟曰居恒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實尚未能跳出徑徑窠巢

刘一中 三百五

也不近狷乎竊恐兩頭不着也予曰如此雖欲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弟曰此甚難言今世所謂中行大率孔子所謂鄉愿也弟何敢效且弟捻點病痛是一個粗字去中行彌遠予曰此却是好消息惟粗定不走入鄉愿路矣乃所以與中行近也粗是眞色練粗入細細亦眞矣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不出一眞若不論眞與否只論粗細鄉愿且有細于中行處非特狂狷不如也弟曰粗之爲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耳今但去密密磨

洗予曰尚有說在弟謂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眞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弟曰此性善之旨也弟亦曾煞用工夫來及臨境這病依舊又發熟處難忘可奈何予莞爾而笑弟懷疑而去越日侵晨遽過予齋謂曰弟今豁然昨多却一疑且如人欲適京水則具舟楫陸則具車騎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遇艱阻只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

惱甚者且以爲舟楫車騎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誤矣余曰如是如是弟復曰原來孔子拈出中字正要喚醒狂狷自是精神歸一心體漸平天假之年夫孰測其所至哉夫先生所謂認得自家其旨甚微季時自見本色蕩平正直爲之即是更不必添入較量非其平時實主之分素明決見入至此此可以識季時之大矣而攀龍則追惟曩昔季時謂余曰世態易陷人學術易誤人子其愼諸余曰學亦有誤乎季時曰噫難言也余因歷舉諸家

季時曰姑舍是余曰子之意何居曰繹孔孟微言守程朱家法庶其少差乎余於是始知所向先生又曰予之於弟相勸相規忘爾忘汝其怡怡也既爲道義中天親其切切偲偲也又爲天親中道義此其相與爲何如耶豈惟先生即余三四同志親而愛之敬而畏之實異姓之天親同儕之師保也嗚呼已矣所著有小辨齋偶存小辨齋者季時讀書處也

大程化次程大兩顧先生頗近之叔大而季方也然叔不自居大而居於眞季不自居方而居於粗學者心事如此讀至有眼者必首季公更令人起不得大用之恨

劉本孺行狀

天之爲國家生才也有一時之事必有一人當之蓋不常之事非常人所任必生挺特奇拔之士一舉而振天下之聾聵夫然後常人之心不爲憸人所奪天下之一亂者可一治則吾本孺劉公者是也當萬曆甲辰乙巳間四明相當　國忮沈歸德

相又以假王事忮江夏郭宗伯其徒乃爲妖書中之引繩批根思一網異已者會大計諸奸多麗考功法相蠱惑　上謂計典不公盡復言官之黜者爵察疏不下人心憤甚莫敢先發公乃抗疏畧曰　朝廷磨礪一世伸正絀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交無作好惡無朦上而箝下彰善癉惡佐天子持衡焉不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者又有頑鈍無恥如刑科給事中錢夢皐者夢皐爲人臣無服毛舉瘢索跡其推年例而妄奏

求容掛察典而乘機建議壟斷如市士林不齒迫至兩蒙　留用因蠱惑　聖衷猜疑部院併考察全疏亦申格矣臺省被察諸臣槩留用矣　國家代守之典章屑越於一朝朝野駭聽僉謂夢皐之黨陰謀叵測將異日種種僥倖之門從此闢也甚可慮也夫使夢皐羞惡未滅亦宜驚彈射而歛迹胡乃忿起風波動駕言於楚事舍沙反射蔓衍何極僉謂夢皐之黨機鋒叵測將異日種種傾危之隙從此開也甚可畏也夫使政府無私人則奸

愚寧邊於上聞邪蒜亦安能下逞乃一貫實爲戎首秉政以來不聞輔佐　皇上救生靈於塗炭者何事起忠良於擯斥者何人年來比昵憸人乖謬尤甚即如考察一事　皇上豈有愛於夢皋而故曛之豈有私於臺省諸臣而獨寬之蓋繇一貫曲庇私人內則假公以朦　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既借　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　皇上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奧者高張無忌將來誰肯爲　皇上觸權要持　國是

乎一貫之敢於欺罔如此所關治亂安危之寀會良非細故幸　皇上自爲　社稷計疏奏

神祖玩之不已意不忤也下公鄉議四明及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廷杖公議不可息會雷震郊壇等木　上懼反杖旨繼公疏者兵部郎龍公時雍有旨皆削籍南臺省陳公嘉訓孫公居相相繼極論四明乃罷去當是時公直聲震天下公歸十六年庚申　神祖遺詔徵言事廢棄者起光祿少卿辛酉三月至京是時遼瀋陷沒舊贊畫劉國

縉以招撫南四衛官民爲名擁數萬衆入內投揭督餉侍郎令發天津登萊船南濟公上疏曰國縉投拜李成梁稱義兒與如栢如楨結昆弟狼狽相倚爲奴酋腹心種害遼左李成梁棄地私奴酋以

朝廷疆土國縉代爲營賄倖免誅夷使奴酋得恣意兼併驁焉薦食無窮禍本實基於此李維翰紅旗催戰玩寇喪師撫順失守楊鎬繼之密與如栢主和戎之策獨忌劉綎爲當戶之蘭故令杜松出撫順布置私人誘入奴伏松與劉綎血戰以死

一則寸骨不存一則合門碎首如栢爲諸將領袖冷眼旁觀令箭之招適與輳合是兩名將與數萬官兵實鎬與如栢殺之國縉一當贊畫之任首疏力保鎬與如栢而反欲坐杜松以違制此何心哉楊鎬線索懸於如栢如栢線索懸於奴酋而國縉乃線索中傀儡挈之東則東挈之西則西惟所命之總不失義兒本來面目國縉主用遼人冒帑金二十餘萬究竟所稱土兵三萬曾得其一臂之用否國縉贊畫行徑大率如此已而被參解任踪跡

詭秘不知東還已後作何勾當一任蹂躪屠戮之慘獨脫然於千鋒萬鏑之中直待河東盡沒腥羶河西危同累卵國緒不後不先突如擁衆以入衆至數萬不爲單弱況東山礦徒素號驍勍矢不降衆國緒既能招撫四衛官民亦可收礦徒之用曷不就彼中糾合團聚牽制奴酋以自贖從前之積孽而乃遠欲闕道登萊天津竄處內地意欲何爲況遼瀋之亾皆以降夷爲內應今數萬之衆保無奸細攙入其中果爲國緒招撫者或別有指授亦

不可知夫一國緒耳今日若能招撫逃亡昔日必不扶同賣國昔既惡其賣國而黜之今忽信其招撫而收之呼吸安危豈容嘗試自遼事發難以來猛士捐軀叛帥反噬今日震竦人心之機全在刑賞操縱刑賞之權全在畀斷有如功罪已分彰癉莫決坐令戎行勝氣漸銷磨於廷議紆緩之中甚可惜也即如楊鎬李如楨天下皆知其可殺而司寇不請蚤正刑章故爲縮朒以啓戎心而開倖竇況如楨爪牙羽翼徧滿長安爲寇窟穴今所在大

索奸細而獨置巨奸於肘腋恬然安之亦大左計矣　上曰所奏關切機宜下部議覆部畏國縉之黨不覆也而兵垣請擢國縉爲東路巡撫者則格不行公素強無病京邸忽病不起矣公名元珍字伯先本孺其別號也歲庚子公爲南職方有垣長握六篆操諸司權莫敢與抗者公每事必理折之垣長曰此郎君不可與爭鋒甕唯唯聽命公益核軍需之假冒黜選鋒之羸弱裁操賞之冗濫歲省金錢二萬有奇乙巳言事歸與顧涇陽先生講學東林自喜得歸宿地錢啓新先生行同善會於毘陵東林益暢其義邑中好義者百餘人應之忠孝節義之貧者有助鰥寡孤獨之賢者有助公與陳志行葉身之安小范及余五人主之亦有言林中人不應爲駝足者公毅然不惑至今行而安之吾輩與斯人之徒木然不相關自身痛癢不自知可以稱人乎於是知公之所見大也公少苦貧故勤於理生而恤人之窮未嘗意倦性方嚴尤肅於閨門而體人之情未嘗不周嘗曰家衆造惡皆繇

沈謂郎署無權可行

沈謂南曹無事可做

肅夫必有駝足之疑

放蕩必示以不可犯之法至於臨事詔之當先語之當悉勿以不言之喻不戒之孚望蚩蚩氓公十六年林皋無念不爲國杜門不與外事無念不爲民章善鋤兇昭雪寃抑祓祓然惟力是視嘗有知交當路蘇之富民被誣陷大辟者投暮夜金公怒叱去之徐廉其事寃也密爲雪不令之知其不愧獨知如此公於世浩浩獨徃余每謂公乙巳疏爲閒曹建言法夫楚宗駙馬妖書煽虐天下岌岌矣馴至考績大典羣奸亦從而奸之小臣不敢言大

合此便是真道學

有人言即謝曹可以無言

臣不敢言臺省不敢言公於其時睨而自視舍我其誰是所謂天下一人也自是諸賢繼起共拯天下之溺一言而開物成務建言者法也閒曹建言者法也公之功大矣天不使之長年弘濟天下何哉公弱冠成進士卒年五十有一所著有文訣文衡依庸絮語三畏堂素業湖畔逸農遺稿藏於家公之大節表表細行卓卓總其大都曰剛曰明曰忠曰義嗚呼世豈可無斯人哉有斯人而使天下知天生人才自足備一時不測之用爲人臣而敢

先生詞氣平和獨此又多少懊惱之氣落之

[illegible]想見劉公

於欺其君者未得遂長驅無礙也於是乎銘曰太湖三萬六千頃浴日沐月天地闢上有羣山儲眞精龍蜒虎蹲護其脈湖山森聳若執圭湖波隱見如拱璧山環水廻自千古下爲光祿劉公宅形所托兮來寧茲神何方兮無不適有時吐氣成長虹猶能三褫奸雄魄

正按　神宗朝攖鱗易彈權貴難相機而言有救於世道尤難然必居鄉之日行事眞爲民始信其立朝之日言事眞爲國倘動輒

畏譏冷落斯人即矯矯風節疇卜其所懷乎劉公行同善會決蛇足之疑則建言可師直以愛君懇誠非獨貴其中窾會爾

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中嵩王公行狀

王公諱述古字信甫號中嵩開封禹州人也生而聳秀神采英特年二十五舉于鄉明年成進士令富陽以治行最調崇德丁郭安人憂服闋再令內丘尋晉刑部主事歷郎中甲辰出守常州丙午外艱歸服闋再守保定晉山西副使兵備陽和再晉

按察司使再晉布政司右布政使奉　旨遇巡撫缺推用偃蹇除目者久之卒于陽和公爲令不屑簿書期會第持大體君子之至其邑倒屣奉教不啻飢者之得珍羞貧者之得珠貝于庸俗不屑也以是不諧于世其在比部妖書事起公司楚當胡化獄妖書者四明相私人爲相除異已詭起大獄挑　聖怒爲一網計相異已則歸德江夏也會胡化報阮明卿怨誣奏妖書出明卿手化江夏鄉榜諸人謂江夏實爲妖書懼敗故令化誣明卿以

脫已相直以囑司寇司寇直以囑公欲榜掠化令化指妖書出郭正域以及歸德公正色曰若是則分宜江陵再見今日司寇曰不然此公論也公曰誰爲公論曰公論出臺省公曰臺省何人曰某某公曰天下有公論未必臺省臺省有公論未必諸公會鞫自見及會鞫御史大夫溫純司禮陳矩秉公不阿再鞫胡化公立具疏送大理諸人大譁嗤司寇爲司官所持司寇亦大譁嗤公大敗我事劫公入郭正域名不可劫公重胡化罪不可劫公禍

且不測公怡然甘之卒不易原疏一字疏上
上覽之曰盡是誣妄發閣依擬妖書坐皦生光大
獄解而楚藩勘疏至矣事又當公司司寇以華越
謀害親王當論死江夏主使宗室當如越罪公從
容謂司寇曰今日之事未論義理先究利害宗室
乃　皇帝天潢假令楚王果眞華越果誣親王
以誣奏自殺論死何疑今事有大不然者欲駢戮
數十宗室楚宗聞之勢必戕殺撫按大亂之起誰
則爲之忘　國家之事忘身家之禍以佐人之私

知者不爲也司寇曰然是何等事直驅我罟擭乎
事得不行于後戕殺撫臣卒如公料守常州恬夷
廉靖守一正以抑百邪大義所在當路欲移毛髮
不可試士不入鄉紳一竿牘不聽縣官一揭請通
國非之不顧尚衣大璫道經毘陵公絕不與一介
璫大不堪言于直指欲愬之朝直指令少府劑之
公報少府有曰幸語按君勿以側媚相望其勁立
類如此在常三年一時正色稜稜如高秋新霽天
宇如洗善者愈自濯磨不善者抑心向化焉其在

陽和正當代藩勘報忠順婚封代藩之廢長立幼也四明與晉江主之蓄機不測故一時有識之士爭之甚力得行撫按勘議汪中丞據各道申報欲先疏其事行邊自登出以示公公曰大誤矣一誤獲罪千古中丞駭曰何謂也曰有嫡立嫡無嫡立長　祖宗定法古今通義也親郡王娶有內助妾媵不論入府先後已未加封所生之子皆爲庶子如無嫡子庶長承襲定例也鼎莎皆爲庶子鼎謂非庶長乎親郡王妃病故如已有子不分嫡出

庶出俱不許選繼妃定例也代王有庶子二人張氏安得進妾爲妃鼎莎安得改庶爲嫡乎中丞曰鼎莎襲封庶子已奉明旨奈何曰有秦府例在嘉靖二十八年秦府恭和王秉欓庶第一子惟燿庶第二子惟燱正妃楊氏故內助邵氏違例請封爲妃惟燱邵氏所生遂得襲封王爵亦已奉　旨奏辨累年禮部尚書徐階等會議郡王妃故但有庶子止許選娶內助今惟燿之生在先邵氏進封非例惟燿于倫序實係庶長惟燱于常法自難稱嫡

遂得　旨改正前後二事實相脗合中丞豁然自是會勘搖撼百端中丞屹不爲動　代議遂定公滿三年考中丞疏公績曰當會議代藩廢立之事本官簡查條例首倡公論斷斷乎有扶持綱常之志議封之虜使紛來而處置之方畧常定折服犬羊無敢越志君子謂公之見卓矣中丞之虛中無我難哉撙會物故請封事起邊將以賂五路爲良策五路挾封議爲奇貨不決者五年矣公至鎮熟察虜情既得要領言于當事曰夷性許一索十後

即爲例最難開端若循徃例毫不增減其心自定且忠順求婚兀慎擺腰等會求賞其情更切攔柄在我儘可操縱何故倒持反授人柄賄一日不斷則封一日不成求成反壞求急反緩職此之繇當事者亦以爲然未免時動于積習之口公持之愈堅五路擁衆城下不懾制府動色相加不懾同事者以貽悞邊疆相坐不懾毅然以去就爭之壬子忠順亦故癸丑卜會叩關會撫夷馮大梁通虜事覺亡去浮賞盡革虜使絶望六月九日帖然受封

徙封撙酋撫賞八千餘金今費二三百金矣公又請于當事曰順義承襲已經三封依樣葫蘆倉卒結局　國家不惜金錢玉帛以餌虜虜亦不難交臂屈膝以順受我以厚賂愚彼彼以虛名愚我兩相愚以偷旦夕之安且今卜酋名雖受封孤雛腐鼠力不足號召諸部五路狡詭恃功要挾素囊鶩驁不聽約束將來戎機尚在叵測爲今之計宜上下勤思講求足兵足食之策可戰可守之具不宜今日稱功伐明日議陞賞希一時浮榮而忘後日

之實禍也然封事紛紜數年了局一日不能不加酬賞公亦得推用巡撫之紀錄焉會　中朝門戶相角公貽書所知動以漢宋黨事相警乙卯鄉試式士之錄至有以六經亂天下者公乃昌言曰自古小人傾陷善類誹謗正人止于誅芟異已未有及于六經者誅芟六經自王安石廢春秋始目之爲腐爛朝報熒惑神宗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講國論無所折衷而宋一代之元氣命脈斬絕無餘其究使夷狄亂華天翻地覆

者百餘年今乃以宋儒倡道學以道學本六經遂以六經爲亂天下而有餘又以六經出孔孟遂詆孔孟爲儒生之學伸黃老於六經之上悲夫孔孟六經乃亦得連坐法乎蓋自王安石所未敢言當吾世始于斯時也天下岌岌乎殆哉不至三綱淪九法壞驅一世而禽獸之不止凡讀六經孔孟之書者義當何如也公之齟齬於時偃蹇除目者以此高攀龍曰予與公同舉進士同出高邑趙儕鶴先生門一時同遊士交自勉毋爲不義爲先生羞

而予與薛以身敷教同爲常州人公與歐陽若谷東鳳同爲常州守四人相與更深公之學素精天文律曆後乃知其進于道也一日公寤寐中忽見晦菴先生謂曰道生于坤兩生道也公曰然惟一故通萬物之神惟兩故神天下之化自是觸象入神見超物表嘗曰人必通天地然後知化育知化育然後知孝弟知孝弟然後知性命知性命然後知禮樂知禮樂然後知鬼神又曰人心一動靜也動靜一天地也又曰四時行百物生默識之義也

默識章是聖人做不了事何有于我與堯舜猶病意同又曰五行先天也五事後天也夫子告顏子爲仁直以天道傳之視聽言動之禮肅乂哲謀聖也直下承當而曰請事斯語由已而復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孟子夜氣是萬古求仁時候觀是見公之所詣公舉六經子史疏于四書之下名曰屑考別有易筌律筌曆筌蓋仰觀俯察終日沉酣義理宜其臨事卓然不惑豈偶然哉公于郡邑見能臣幹辦于　朝廷見大臣丰采于封疆見重

臣勳猷于萬世見名臣軌範一言一動皆足垂世立教伏惟　大君子採而著之以爲信史

江西安福縣知縣台卿夏公行狀畧

嗚呼以余狀台卿胡稱畧耶台卿以壬辰釋褐余以壬辰謁選儻舍相比動息聽覩也以是知台卿最淡其冬余以使命歸其明年台卿受浮梁令歸而後先喪其二尊人乙未下帷吾邑孫慎所氏丁酉服闋謁選得新喻令已復調安福蓋九年中晤言不數日在二邑之間閭問者一而已凡余狀台

卿余耳目所及也又安能盡徵台卿未第時受業於顧涇陽先生先生器之台卿謂余曰吾以經生言求顧先生耳先生乃時時及孔孟微言時事肯綮于經生言不屑也而余是年經生言顧獨進又曰吾最拙于覽記咕嗶終日不能得數行成誦而心獨好姚汀傳習錄玩繹者久之意到成文汩汩乎出之不難也乃知人心萬象自備不假外索以是台卿益自信爲學一反求之心辛卯舉于鄉北上涇陽語之曰子徵無失李見羅先生蓋是時先

生方受誣繫獄于是台卿即從獄中受脩身爲本之旨苦思力踐晝所爲夕必書之即夢寐有非是大自切責得毋負李先生其墨守精專黃覇之於夏侯勝不啻也既乃慨然曰受其學不爲自其寃可乎抗疏曰臣惟人主所以不勞而化天下辨君子小人俾舉錯刑賞之當而已今陛下欲禁人臣欺君罔上而欺君罔上之罪乃加于正直忠良之臣欲禁人臣黷貨殘民而黷貨殘民之臣乃反得安富尊榮之實如李材蘇鄴是也夫李材何如人

也臣嘗反覆觀其所論著考其鄉評稽其政事是實能以聖賢爲師者也豈其忍于欺君夫蘇鄂何如人也仕宦所至金寶盈箱匪獨其民切齒道路之人唾罵不啻矣自古未有君子而不見疾於小人今以材若彼以鄂若此而論材者非他人鄂也陛下信鄂之言謂材說讒臣以爲材未嘗說讒也善戰者貴在平定安輯而不在殺戮論功者當論其勦撫合宜而不當專論其功級今材以夷攻夷因勦而撫未嘗損國家之一卒用國家之金錢而

卒使遠夷懾伏近夷歸命一方底寧其功豈不勝于數萬之級耶鄂也以傾材之故遏匿遠夷之貢削易其通貢之文誣忠良誑君父是說讒未有甚于鄂者也今諸臣之救材者多矣然有憐材之情欲動陛下好生之心者有惜材之能欲開陛下使過之路者是皆憫材之寃無奈聖意之不可解故委曲其詞以求濟也臣以爲不然陛下天聰天明苟不實知材之寃鄂之誣而肯爲臣下好言動乎夫材陛下之世臣也功臣也材之父曰遂已爲陛

下殲倭夷奏膚功矣當材弱冠時已與幃幄效籌畫矣及材官廣東羅旁百年蠢動之蠻也材殲之建城邑矣石城電白之倭一旦卒然之變也材殲之無遺類矣及材官雲南收蠻莫破緬夷撫孟養守在二千里之外遂使滇南之藩籬固而門戶安矣是材未嘗無功也安肯飾詐而自棄其功乎夫百官陛下之耳目也何私一囚繫之人如撫臣如科臣如道臣如部臣交章救之不已遠方之民陛下之赤子也何望于一囚繫之臣如廣東布衣翟

繩祖雲南廩膳闇世祥舉人朱萬元貢監姚唐臣等萬里風霜叩闕哀鳴之不已陛下耳目之言不信也赤子之言不信也乃獨信一鄧夫鄧也浚民既厚自衛益工故罪狀已著止于降調未嘗追其贓又未嘗正其罪天下將謂陛下之待小人如此其厚夫材也國人矜式皇國干城一遭誣搆百口不辯沒其功又復致其罪天下將謂陛下之待君子如此其刺也昨者朝審之日朝之賢士大夫見材囊頭屢按纍纍道途無不欷歔欲泣臣退而思

之陛下何以信鄭之甚罪材之深而忽于天下之公論如此則皆諸臣之過也諸臣救材者皆委曲其言而未嘗以實告陛下也臣以爲卽使陛下必不赦材而天下之是非材之功罪鄭之欺罔必不可不明告陛下謹昧死以聞疏入不省而士論快之及三王並封之旨出台卿又自以辦事儀曹力爭不可疏復不省而台卿之丰采益著矣及選浮梁令未抵任二尊人相繼隕喪悲號嘔血幾不起旣畢力治葬家四壁立不能餬其口以吾邑孫氏

去涇陽先生之居近下帷教授諄諄以兩先生知本之學開迪學者旣滿喪補新喻令邑民多訟台卿廉得訟師數人籍於官各給號簿民有訟者使據情爲辭情辭一不當則笞之先時民被訟者吏胥其詞旣訊復匿其案以鉤得民財台卿令告者直書詞于牌牌發該里兩造備立訊訊畢卽示以判民不欲終訟者竟已之不必至官府總功以上之訟諭以至情令卽庭中講解各相悅已令告者毀其詞毋起後釁人人意得去不半暮而訟簡十

之七邑人多盜有一家父子祖孫以盜相紹述有一村數十百家以盜相糾結台卿廉得之即令傅一境盜每盜發即令捕獲不得即令償民所失功則照格敘之盜立屏息于是胥吏無所從得民錢至有訓蒙吏舍中爲販賣於市者當是時旁近縣人人願得台卿爲令而安福縉紳多顯者遂調安福台卿自喪其父母毀病未良已在新喻病間作台卿不自恤病以堅志疆力治之政成而復奪之安福然安福吏民望台卿眉宇心折矣台卿亦念

可疎節濶目休養而安全之民以訟來亡輕重輒入入而兩造彌月不至置不問束矢之贖一無誅焉第悒悒於勸親睦舉訪民間孝悌力田者旌別以風之縣西南多種靛其始即山谷瘠棄地自後民歛其利往往以奴子凌其弱主台卿至即爲厲禁犯者繩以重法邑中有魁盜黨連甚衆行劫吳逵間善以邪術自解免一再捕輒逸莫能得比得而在事者又以無左證欲釋之幸未果釋竟莫能決以法台卿曰一盜之不忍而諸無辜忍乎立杖

殺之民至焚香相慶然台卿即雍雍與民而廉隅頗峻人莫敢暱其民見爲鸞鳳其豪見爲鷹鸇於是諸有力而不勝其牿笠者伏戎於莽矣而台卿又苦病辛丑上計訖事自念朝露之軀與世枘鑿何苦煩賢士大夫調護爲遂乞敎授衢州就道而病浸劇竟卒于瓜埠得年三十有九卒之日桐棺三寸委于荒野遺言誡子弟躬耕自食希賢聖之學以仕宦爲戒噫可悲矣台卿諱九鼎號璞齋生平爲人侃侃卓卓秉禮蹈義少時家極貧雅自負

刻中 三十三

荷不失一嚬笑驟而試之妖冶艷麗無所動驟而驚之鬼怪險巇無所懾片語出狡者輸誠貴倨者降氣糾紛者立解蓋自諸生時已屹然重於其鄉云

台卿我嘉善人也實無宦囊今其子最貧

祭文

祭顧涇陽先生

吾聞之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謂之大臣若先生者斯爲大臣乎吾聞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

小者不能奪謂之大人若先生者斯爲大人乎先生之學大無不見其要主於明善究無善之弊將以明善者滅善故如救焚拯溺汲汲於幾希之辨先生之精神大無不徧其要主於好善要約同好緝民彝之一線見不善人之傷善以爲是絶國家之脈而裂其咽故不惜大聲疾呼如衞父兄而扞其頭面吾嘗謂先生具千古之眼高燭萬類而破大道之鍵故落第二義者曾不足當其一莞具千古之腹含茹萬有惟吾斟酌故一切好醜異同曾

不足礙其寥廓具千古之骨其于世俗蕩巢夷窟苟非志之所存三公萬鍾曾不埒于毛髮此則先生所以爲大而莫之與越嗚呼吾于世而未始見似先生者指可幾屈況乎吾錫詩書記載更四千餘歲而文章理學名節忠義實惟先生一人之始嗚泰伯來而梅里片墟闢東南之草昧先生出而涇皋撮土萃宇宙之文明猗與先生豈以七尺爲私百年爲期而吾乃區區以生死爲先生悲顧哲人之萎士將疇依使吾儕貿貿焉如孩者無提而

不立如瞽者無相而罔之有心如摧有氣如靡乃吾之所自爲悲

公祭薛玄臺

自兄之亡也天下之言曰嗟乎失一古人矣乎孰有如吾玄臺不雕不鑿純任赤子良知良能之天者乎國之言曰嗟乎失一直臣矣乎孰有如吾玄臺進不求利退不求全國有大奸奸有大慝萬死臨之奮然而前者乎鄉之言曰嗟乎失一仁人矣乎孰有如吾玄臺人屈如已屈人伸如已伸爲匹

夫匹婦復讐四境恃以無寃者乎嗚呼兄之存也世不便於兄之至清而形其濁至方而礙其圓皆執其似是之中而病兄之偏及兄之亡失兄之用而後知世之滔滔人趨其便獨缺此不便之一途而兄乃所以救其偏況吾三人者生同鄉舉同籍學同道年同好無或旬時不相見而相念也無或一事不相質而相規也自今已矣孰有如兄砭吾不善使必改翼吾善使必遷扶其暮日遠途使不顛也乎嗚呼兄之操持三公不易亦不苟於一命

公自偏也時世得其則平也

萬鍾不顧亦不苟於一介惟其垢衣菲食畔援者曾不得以攻其中堅此吾之所以服膺而拳拳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兄其鑒予之斯言

祭安我素

嗚呼公之得於天者快矣足矣弱冠登　朝服宦清署四牡騑騑幾遍寰宇自乞南銓依依孺慕解組歸來悠悠杖屨戢我田廬築我塲圃子孫盈前甘飴分哺屈指人間幾如公之所遇幼於制義遊戲而裕長於詩文指顧而具渾然天成從容雅度

墳典浩茫流窮源泝性命微言心怡神悟屈指人間幾如公之所賦孰不欲富公脫其笯素封之業舍之罔顧孰不欲貴公恥其鶩臺諫之要違之弗慕觸忤貴臣幾就鼎鋸廿年錮籍安之如素屈指人間幾如公之所樹名花佳辰良朋畢聚皓月清霄芳樽滿注竹木叢蔭無幽不赴山水名區有勝必佳蒲團晏坐藜杖緩步偕衆爲樂與物無忤公有閒身備諸閒趣屈指人間幾如公之所務嗚呼公於細事柔若嬰孺大義所激矯若脫兎公於臧

否三緘甚固民瘼所關矢口而吐公於清歡翔翔軒翥憂時之憂展轉寤寐公於江湖浩然遠去心懸魏闕無微不慮所得諸天享諸身者亦既快然具足於志無惡或以爲年不足待其所遇位不足展其所樹作述不足盡其所賦丘壑不足盡其所務造物者固將留其餘以爲後人無疆之祚

祭長興令石雲岫

嗚呼長興之變非始於長興也甲子元旦之變非始於甲子元旦也其所從來者久發於長興者官

真則盜畏也官真必爲　國家安地方除盜賊盜安得不畏安得不思除之以便行事故長興之盜非劫庫盜也欲據邑叛也公邁則盜恣屠殺焚掠矣民鳥獸散盜有城矣不意公直身當之也彼以爲得令無不得志焉不意劫獄獄囚無從叛者皆曰寧死不背石爺士民且動地起盜於是思挾令出城又不意公視死如歸也殺一簿持首示之公恬然曰吾爲令乃護盜吾即活何顏見長興父老於是盜知事不成殺公矣夫以公之明聞難而不

亂豈不知脫身避盜可以擒盜然公避而邑殘矣盜勢張矣盜勢張即事不可知於斯時將出城乎否乎出城則棄城不出城則死與其死而成盜之事孰若使盜事不成而死而盜亦遂墮公計中夫殺貪污吏者或可倡亂公則民之天也胡可殺殺貪污吏者或可逋竄公之死則爲明神者也胡可免甚矣盜之愚也公三楚豪傑　國家方倚爲棟梁柱石而天之生公僅以殉長興之盜完長興之民何耶節莫大於致身致身惟義所安耳義無小大也抑天之意若曰茲盜也擒則星星縱則燎原非公不能殄也特委公與今天下萬姓膏原野其初起於一人畏死委而棄之以成大難特以公示之式與夫盜之殺公不過以公能捕大盜靖一方殺公而吏無復有捕大盜者不知公不死盜尚活公死盜獲是盜之殺公自殺也何益之有而他盜或自此悔而爲良民與然則公一人之死免萬姓之死欲使天下無二心之臣無二心之民其志大矣其功大矣其死大矣非　國家所倚爲棟梁柱

石天所以生豪傑之意與哀哉

石侯烈丈夫也先生更多其智計

祭丁慎所

維公鍾山川之間氣稟天地之正氣質剛骨勁見大識超故能歷挫抑甘厄窮百折而東不餒其浩然之氣當其官中翰也矢口而明當世之弊時以爲貢長沙之疏與世遂不相臭味一斥而歸沉寂田間者數年再起儀郎復矢口而明當世之弊時以爲汲長孺之戇與世益相鑿枘於是鍛其趯絕

其轡至欲剸以大盜之刃一決目中之剌甲子之元晨賢令之被弒一邑震惴若將隕墜公奮不自計流言矢集屹無所避擒盜寧民大亂以治夫侃侃者廟堂之義也恂恂者鄉黨之制也公以一意行之危言者有道之遂也遜言者無道之劑也公以一節出之鮑之巧言也朝之令色也二者兼而得免於今之世公皆反之其不容於世而猶得全歸其身固天之寵異鬼神之擁衛嗚呼公於世道可謂鞠躬盡瘁鄙夫憤之鄉愿笑之至其浩浩正

氣所謂生與俱來死與俱往者衆之所棄公之所貴足以千古不敝豈與一時爭區區之隆替

祭陳思崗

嗚呼吾方與兄訂匡廬之約相與參疑證悟明此一事兄亦欣然期吾以此事甚大決不可負而孰意期我之年即兄棄我之年乎方兄訃之至予方與客會食投匕而起予平生涕淚甚不易彌聞兄訃聲入淚落不知其所以然此見兄與予相信之至專是時即欲急走兄里憑棺一慟而疾病相牽

繼以婚嫁又繼以顧涇陽先生之變不敢舍東林而出兄之孤祥且禪而余一腔血淚尚盈盈如未疏之泉嗚呼維昔與兄同官行人兄與聊城逯確齋及余三人相期千古兄窮逐敏於吾兩人一頓一笑皆察其所以惟恐陷於意之偏弗收攝之全確齋與余謹守洛閩之教而兄則好禪各舉其所用力者窮搜極究曾未嘗相執而相愈及予罪放兄嘗一至予里一會北固見兄之學益明益暢益定益堅每退而自喜孰知夫金焦信宿遂永訣終

天嗚呼哀哉兄之爲人擬之而不得其似吾特像其彷彿如萬山積雪疾風裂石而蒼松百尺屹然獨秀於孤巖之巔譬如古洞奇崖天地以來未通人徑而幽蘭蒙茸相錯於白石清泉之間益兩間至正至清至勁之氣鍾之於兄而兄又融之以至和而不偏兄官南省指奸剔蠹留京塵垢蕩然一滌胥隸之驁中璫之狠垂首屏息又無不心悅誠服曰公特不便某等耳之爲　朝廷做官當如是此可見人心之靡爭於無言四明相以劉本孺諸

公請尚方劒而營窟愈固非兄與孫拱陽侍御列其贓則不可去相庇裂而竟容兄之玉全不知兄玉自全區區一紿事何足爲兄太空之浮煙嗚呼高天在上厚地在下來今在後往古在前兄心無疾兄身無邊吾又何必於兄瞽駐之年較其爲促而爲延

祭逯確齋

維昔與兄巳丑之春觀政延尉落落未親迨及壬辰同官行人余時見兄逈爾出塵就而論學以決

遞津兄謂予曰此事久湮濂洛關閩聖脈最真舍此面學恐非其方言出兄口如予肺腸我志益堅我氣孔揚於時江右陳子思崗其人如玉其學則禪各從所好不諍言詮要以脩繕禮義無愆維余三人燕市連翩觴榼遨挈選勝盤旋充然各得樂也無邊是歲之冬余有使命明年癸巳時事滋競握手一月余以罪屏兄擢給事急於引善未嘗有心以言自見會不半年復以言譴涇陽去銓兄落諫職君子之途乃始叢棘天實爲之巍殄何望吾

覩仕者務自需忍與時委蛇鋒藏鍔泯邪正是非不形口吻三事九列循循而迫維余三人實反其道 聖主至仁首領獲保退而閒居一編是老人皆擬斁吾獨浩浩所得于已亦既可寶嗚呼思崗受氣至薄余則亞之兄神獨廓謂兄長年此道所托云胡相續喪吾棣葬余乃後死亦有何樂嗚呼兄乎南北形滯中間書問動淹年歲兄謂讀易久不知味近乃豁然知其所謂余爲兄喜此第一義嗚呼兄乎生死易耳兄既知易死則可矣嗚呼哀

哉

祭歸季思

徠者予得交於武塘吳子徠已復得交於兄予生以壬戌兄後我一歲生子徠後兄二歲生年相次志相許私相許以爲我三人者無叶俗之才亦無用俗之福柔身弱骨惟是泉石間合有斯人余有水居踞漆湖山子徠有荻秋在野塘蓼竹間皆露然以野屋受景兄亦築陶菴於郊坰茅堂三楹樹櫰自蔽三人者相過從味世俗所不味駸駸乎樂

也然余有婚嫁累子徠有舉業累兄有病累私相期以三人者一旦脫去所苦表裏蕭蕭得數十年枕琴臥書餐山茹水死可不恨而三人中兄獨貧獨鰥獨得旦夕居陶菴中吾二人每過兄未嘗不竊歎以泉石之福兄獨擅其全眼中無復有敗人意事矣是將何病不可愈耶兄之病去吾兩人累亦將漸次解除以兄爲依終吾暮年之樂而何意兄之一旦舍吾去耶去年秋予過兄見兄病未良已以爲深憂復見兄神情暇豫心坦坦然自藥禰

花畦外一無所營又深以爲得已病之道近復寄兄書欲兄幽事都不關情胸次空豁不掛一絲以待天之自定孰意吾書未至兄而兄訃先至耶嗚呼哀哉兄有絕人之慧絕人之識絕人之趣出諸口者不漫作無味之語筆諸書者不漫作無味之詞措諸躬者不漫作無味之事倘令得用於世正身率俗立懦廉頑足以風動當年垂光百世卽寂寞陶菴中眉宇嘯笑猶足以洗濯一世塵垢而今已矣何天之無意於斯世而忍奪斯人耶予徃方

對公車或者天復奪而用於世使予向誰道五湖佳事耶予於海內知交各有深契至於雲霞之味惟二兄造其微惟予知二兄之微故以二兄爲依子徃卽用世所之旣倦歸自足沮溺相耦於時左右顧而失吾兄又何心一談一笑耶嗚呼以兄之神情無滓其行於天也必爲清風朗月必爲鮮霞明星吾二人依兄於是焉依乎兄靈炯然亦復依予兩人否耶嗚呼哀哉

祭茹澄泉先生

惟師太朴所造太和所保孝於親依依如在襁褓
信于友冲冲如味粱稻早歲蠶宮燁然文藻暮年
幽居悠然懷抱屏惡如田父之芟其草護善如富
人之匿其寶自潔幾于江河之澡不欺可質日月
之皦坦懷應物不寒不燠哲鑒內炳爲白爲皁斯
人當三季之隆必在德行之考即下降七雄之世
亦何負趙魏之老今使其窮途潦倒枕經藉史以
稿不得與朝榮之槿同一日之鮮好嗚呼吾將問
諸蒼昊

公祭復吾沈先生

嗚呼公之丰標如玉斯瑩公之文章如金斯勁公
之宇度如春斯和公之襟情如秋斯淨凡茲同藉
及門下士及年家子思公德容不違於目思公德
音不違於耳去我日遠遐哉邈矣公體則覓公神
無方或彼或此或在或亡悠悠我思曷知其鄉九
龍之崗二水之旁三江浩渺五湖蒼茫公或其間
去來徜徉清風淡淡白月涼涼虬松護護碧竹鏘
鏘公或其間上下翱翔亦有旨酒如人世否亦有

良朋如我儕否亦或來歸視兒孫否疇昔之日公魁南省附公尾者千里思騁淹忽至今綆弗竟井公其念茲能無耿耿嗚呼天地成毀如掌反覆其不毀者如虛在谷哀我人斯一徃不復旋視其元浩然常足區區百年孰延孰促公味斯言夜臺明旭嗚呼哀哉

公祭葉容溪文

余觀世之仕宦者歷中外不數年則能美其宮室膴其奉養以明得意其父母亦率憑子自植稍稍

易其寒素沒則子爲文其生平侈其窀穸爛然耳目以爲如是足以榮其親鄉之人莫不曰夫夫人子也嗚呼其亦不思爾矣葉翁以子貴有年而參之之貧如昔凡所謂親之憑其子者翁百不得一而子之侈其親者參之百不得一世俗之論皆以參之窘其身并以窘其親使翁曾不得一日享貴人之奉以死嗚呼其亦弗思爾矣假令翁不能安參之之貧則參之不能一日安其廉是則參之能貧以翁而翁之賢以參之之貧若與所謂憑子厚

殖者比類而觀俗之所貴道之所恥翁之顯榮孰加焉且吾聞翁性淡泊而特嗜酒脩竹衡門素心朝夕陶然一觴無求於世而參之奉酒錢惟謹未嘗令乏則是翁固有至裕者存焉在其爲窘也余悲夫世衰俗薄守身之孝不明謂富貴足以榮親而潛德內充之士不自其堅貞之操且若慕悄淫而不可得者故表而出之靈其有格于斯文

高子遺書　卷之十一　百十二

高子遺書卷之十一　終

高子遺書卷之十二

題跋襍書類

題三太宰傳

吾嘗謂君子經世宰物好惡兩者而已然善非身有之弗好也惡非身無之弗惡也視天下之治亂朝廷之利害非如得失之切于身好而弗純惡而弗決也故聖人之學始于格物格物非一格好惡之物爲要好惡之物格則好惡之知致好惡之意誠好惡之心正而修齊治平舉之矣今之人徙

徙輕言好惡以流俗之愛憎濟其作好作惡之私明目張膽自號爲公好公惡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聖人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聖人言好惡如此其難今人言好惡如此其易其亦弗思而已書曰先民時若故君子急于格物多識前言徙行也今

天子御極四十有一年矣天下屈指揆宰者必曰兩揆三宰兩揆謂王山陰沈歸德三宰謂陸平湖孫陳兩餘姚也山陰歸德兩餘姚尚矣其心光明其行峻潔無得而訾焉獨平湖有知不知

者吾謂君子論其大不苛其細舉其長不諱其短平湖合楊海豐論言事諸君子五君子所不爲當其時平湖不出此不得宰天下收一匡之功吾獨怪執政者以此取平湖則是平湖之短乃其所爲長平湖之長乃其所爲短好惡倒置如之何不失天下望也夫婁江新建蘭溪四明其始豈不表表膾炙人口一旦執柄名實俱喪者何耶少長于富貴沉溺于詞章無天下萬世之遠志又岐于佛老之學得其粗而遺其精假其似而亂其眞不明

聖人大學之道故小人得乘其欲而愚之也哀哉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相尋一正一邪相錯極治之世不能無小人極亂之世不能無君子方以類聚自唐虞之世九官四凶分類至元祐熙寧極矣此以彼爲黨彼亦以此爲黨黨者類也欲天下無黨必無君子小人之類而後可如之何諱言黨也夫君子何黨之有上惡黨故小人之黨反目之爲黨一網而君子盡矣故君國者不患黨要在明辨其黨三太宰者其好惡同故用事者以爲黨而

惡之繇今觀之孰是耶非耶嗟乎浙自　昭代以來有三大功臣有三太宰然而位不齊其德用不竟其志三宰歸而三換出猗與盛矣而天下與彼不與此斯民也三代所直道而行格好惡之物者宜何從斯傳也長孺之示人至深切矣

題貞裕卷

天之生物也隆冬閉藏不固則生不茂山川之氣其盤旋回伏緒結者不密則其發靈秀也必小聖賢之生其勞苦拂逆經歷愈備則其受任愈大語

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信哉蓋攀龍讀貞裕卷而三嘆曰此可以知天可以知人可以知學當太恭人稱未亡人二十有六耳又十年而安節先生始生又二十年而先生始成立前乎十年則繼嗣撼之後乎二十年則外侮撼之當是時太恭人所恃一念耳一念謬則萬事謬矣嗚呼危哉孰知夫二十年後旌詔之及也孰知夫先生舉於鄉成進士而太恭人悲及見之也孰知夫泉臺且綸賜再以御史贈以太僕贈也人見其裕之樂而不知其貞

之難夫人心甚危遷易靡定幽憂亂之於內變故亂之於外一日不可知況三十年乎故一念者天人之衡也持之而躋于天諐之而墜于淵一念定而人定人定而天定矣嗚呼危哉人亦慎此一念也哉吾故曰可以知學

天因人定人因念定念因學定學而不定則是未嘗學也

題鄒貞女卷

易之漸曰女歸吉女之至貞者也故六爻皆取象於鴻鴻義鳥也象女之從一而終故曰可用爲儀可以正邦而善俗也聖人之用女貞大矣吾觀鄒貞女矢志之年十有二耳非有告誡勸勉非有見聞蹈襲豈非性哉天地大矣一女子何啻一微塵而一念之正足以充塞兩間彌亘千古顧不偉與吾邑稱人文之盛富貴顯榮奕於時人耳目者何可勝數或鳴得意於恣睢號達生於靡麗局局轅駒靡靡秋草視貞女何如其有知自好者或節毀於名成心移於挫抑半塗自廢九仞土崩視貞女

又何如詩云豈不劬勞其究安宅志士仁人烈妻貞女棄世俗之所樂而甘心獨往者夫豈徒然吾於貞女蓋爲潛然興嗟竦然自懼

其究安宅果在何處生時有之死時有之心安則神安通乎生死

題丹陽丁氏追遠會簿

昔者滕小國也截長補短五十里而已孟子勸之行仁政而曰有王者起必法之然則王者所行皆滕政也滕政遂及天下及萬世矣子行貧士也而

論孟夫子之義

陶見

能率其族之人分積銖累使祭有田月有會行之二十餘年無替夫放海之水本於涓勺干霄之木起於勾萌繇此而之引而不已以追遠之餘可以恤近以一家之法可以勸衆是爲仁人之師而丁氏之仁溥矣夫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不忍人之政人皆有之有其心者有其政無其政者無其心者也故以一族每月分銖之積而足以成政焉何必有位者人心之遞遞於至近忽其近者小者以爲不足爲於是終身無善可積而棄其遠且大者

惜哉

建故邑侯王公祠堂引

徠者嘉靖中少月王公來令吾錫錫故無城公蒞事甫三日召父老謀曰夫錫巖邑也不城吾與父老不有錫也請從事焉邑之人意難之公持之堅於是工始興邑之人意又易之公持之急於是工遂竣凡三月耳工甫竣而倭卒至當是時非城則錫不可守然非公則錫不可城非公持之堅董之有法則不可以三月城如是則錫之民鬼矣故寇之退也即藉公備禦之多方義士之効死而說者以爲猶其次也錫之田自　國朝以來轉展於貧富之交進退于奸胥之手至嘉靖間蓋有田者不盡出賦而賦稅者不必有田富民之子孫已無置錐之地而徠科之吏猶闔門守之公曰若是則不可爲政遂丈量之於是有田無賦者不能隱其實有賦無田者始得以銷其虛民得免溝壑散之四方嗚呼迄於今三十餘年錫民之得安養生全者公之賜也公之明德遠矣按祀典曰有功於民則

內見三字三

祀之能禦大患則祀之嗚呼非公孰克當之非公孰克當之然而公今且死公之靈尚未得憑吾錫彈丸之地錫之民未得出一黍一具以奉公之蒸嘗無論縉紳先生下至齊民無論生當公之世生後公之世者萬口一心僉謂缺然而不容已不佞攀龍以此心當然之義質一邑同然之心敢倡舉其事欲於惠山之麓詠茅畝許搆堂三間以妥公之靈於其旁搆一廂以妥義士張某等三十餘人死於倭難者仍乞諸當道歲時奉祭然非一人之

力也敢與同志者商之竊見今之時在處佛殿開新畚鍤雲舉人翕然從之千百金可計時辦具夫人所以樂於奉佛者豈非惑其生死禍福之說乎無論其事之必無藉有之蓋杳冥不可知者也吾儕錄祖父以來生養安全至今者孰爲之乎王公也之死而生之轉禍而福之不大彰明較著哉從事于杳冥不可知者而忘其彰明較著者智者必不其然不佞則度夫同志者之衆而是工可計時辦具矣謹告

烈帝廟助工疏引

烈帝廟工已有次第神像未塑殿磚未布月臺未甃廟門未整以前之木直瓦直石直未盡償木工瓦工石工未盡給約得三百金而竣事不無藉於衆力夫邑之有明神一邑之怙恃如父母然父母之神靈未妥爲之子者寧能恝然除已助者外吾里閒中或以銖兩或以分文或以釜庾或以升斗皆可以自盡其誠以安神靈以爲一邑怙恃吾輩試思水旱兵戈萬命一綫之時所以祈佑於鬼

神者何異子之呼號其父母而平時可不知敬事乎謹告

急則號之暇則忘之凡民之事人神者皆一也故因事而呼之使恒其敬心或曰如遠之之義何曰助工敬之也非近之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邑有明神所從來久遠不與添設湏祠同也

保安寺建養老堂疏引

昔者聖王老老長長幼幼之化行舉天下之民自

生迄死皆有恃而無恐王政熄而二氏興民之幼而無養老而無歸者皆入焉今浮屠氏之徒遍天下能得其道者百千萬人不可見一二而入焉者資以爲養而已韓昌黎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者有養也則庶乎其可也夫曰鰥寡孤獨者有養也是矣而未盡也田不井授民無恒產無養者豈惟鰥寡孤獨云爾哉無錫有保安寺在邑之南郭四方僧徒過於此者得小憩焉寺僧某欲建養老堂以處其老且病

者欲余爲引其疏余既悲夫養老者歸之浮屠氏而復憮然曰以天地言之皆人也以老者言之皆養也是宜亟與之而亟勸之且勸四方之賢者亟助而成之古之聖人曰一夫不獲是余之辜吾儕當曰一夫而獲亦予之幸可謂仁之方也已

阿衡見此當爲垂泣學顏子之學者必志伊尹之志安能樂而無憂樂而無憂者自以爲遠伊而近顏豈知一體之憂失而樂亦非顏矣

華藏寺重修佛像引

華藏爲宋張俊賜葬之地寺爲俊建也俊佐檜賊殺岳武穆王千古而下仁人志士爭欲斬屍揚灰猶恐爲大地之穢今俊墓已在荒烟敗草中爲野狐牧豎之穴而寺尚存寺之存非爲俊也爲地勝也湖山浩渺之致禪房花竹之幽選勝者所必之故寺屢圮而復修寺之修非爲俊也爲地勝也寺僧某修寺既竣役募都人士整三世之像而欲余爲引語余謂夫湖山依寺寺依佛像信當修而因

爲大衆說佛佛者覺也檜乎俊乎一何迷乎佛之教空也檜乎俊乎千古臭穢佛能空乎知不能空千古之臭穢則當自覺其是非之本心

金剛經集註小引

無住心者常住眞心也常住眞心者不生滅心也不生滅心者金剛心也得金剛心之謂應住心得應住心之謂降伏其心云何應住心得無所得也云何得無所得住無所住也此法至難信至難言世之信者信經而非信心言者言經而非言佛雖

然經即佛也佛即心也不可無經則不可無言承源華公暮年幽居冥心觀寂手集經註以導夫讀斯經之不得其門者既成書而梓之徵不佞弁語不佞儒者夫焉知佛蓋嘗錄吾聖人之言心者而知之惟金剛不壞惟心不壞世人役役於夢幻泡影露電之物執之以爲固曾不知須臾變壞至人人有常住不壞者乃覿面而失之哀哉觀斯經者於泡影見無住不於無住見斷於金剛見常住不於常住見常不捨萬法實不得一法其庶幾乎然斯言也經而已矣斯經也言而已矣

告龍王文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高攀龍謹齋戒焚香告於龍王之神曰天下之物萬矣惟龍則謂之神龍夫物則不神神則非物龍亦物也而謂之神者豈非以其能上下天淵之間使雨澤之時行輔陰陽之不及與不然則吾見其無以異於魚鼈之族而有無不足爲世輕重也邇年霈雨爲災五穀不登東南之民饑而死者十之一二疫而死者又十之一二

今天復不雨苗將稿矣更五日不雨苗當半稿十日不雨則苗盡稿公家之廩已竭于上私家之蓄已罄于下迄於明年民當十而死八九矣去冬

天子仁惠大約捐東南田租之半今年復不有秋　天子將復捐其半乎則所不捐之半亦無從出也將盡捐之乎則國賦無從出也而亦無救乎民之死亡夫天下之田天下之人所待哺也東南之田非獨東南之人所待哺　天子六宮妃嬪之膳百官之食祿以至沿邊戍卒之餉皆待哺於此東南而復荒則吾不知其勢之所終也以爲

國運自此而傾乎則　天子明聖宰相和同無紛更叢脞之擾未宜遽絶於天何民之困一至此也古人有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攀龍進不在廟堂退不在江湖而日夜戚戚皇皇既憂其君又憂其民無可與告者不得已告之龍神夫神龍也者能上下天淵之間使雨澤之時行輔陰陽之不及者也神則無不在匹夫匹婦之精誠皆足以感觸之誠有鑒予一念之

精誠三日之內大沛甘霖易四野洶洶之情爲欣欣之色則龍之爲神昭昭矣謹引領以望

伊川以河工成非龍女力先生以亢旱籲龍神河工人所爲也歸德于龍則解勞人之心靈雨人所不能爲也業有以償致恒暘者在田之大人姑以此致無聊之思焉況也雲漢呼天飛龍之事古人視天人神相感之際有如一氣之通者

代耆老祭城隍文

本縣城垣圮壞鳩工修戢某等爲鄉紳推薦邑父委用董督其役所懼人各有心難於合并惟是齊誠自矢於神此一舉事百年永賴此十六人一體相成譬如作室或梁或棟運斧運鑿期於成屋又如行舟或江或河操舵操篙期於共濟人之有善如出於己己之有善亦同於人毋居己於逸而貽人以勞毋暴己之長而形人所短毋執一己之見不通衆人之謀毋信細人之言輕乖同事之誼一有私心聽神鑒神誅一切公事所神扶神祐各秉

眞誠協成大義謹以牲醴祗告始事

細民之信神者半不信神者半先生故代爲祭告合人神以重其事夫國聽于神則亡民不信神則肆矣

題世尊像

即一切法是謂法法離一切法是謂無法見有法者即非法法見無法者即非無法無法法法法法無法我說此法是謂佛法問佛何法佛何曾法

先生何故說此因僧求題即彼法以曉之觀世音達摩純陽皆此意惟張仙又說我法

題觀世音像

觀世音者反聞聞自性也自性寂然何得謂之音實無所見何得謂之觀菩薩以無作妙力圓通自在聞無所聞故謂之觀觀無所觀故謂之音耳目互用人天交修靈感靈應機本自然衆生動一妄念大士能見能聞大士何在這妄念的便是

題達摩

天自清地自寧耳自聰目自明只這個便是說[illegible]

個便是又却不是從古無人道得一字這個尊者西來做甚麼共道一花五葉决有些秘密咄捉出眞贓只是一衣一鉢

題張仙

詩稱張仲孝友者即神也今且列星於天司命於世世人冀昌其後者必嚴事神夫神孝友者也其所福必孝友者也然則孝友者善其身且以昌其後人人之嚴事其父兄當如所以嚴事神斯乃爲能事神者矣

題純陽祖師像

有甚仙有甚凡三餐飯是九轉丹但欠一刀兩段便爾萬劫沉淪却被多口翁呵呵冷笑說甚汞鉛龍虎越添藤葛覷破來是家常飯無人喫

題翠峯上人像

認得這箇便是翠峯認得翠峯還不是這箇黃鳥一聲天地春春在何處會得麼只這箇便是翠峯

題聶端虛先生像

黃卷中相對者非聖賢耶青氊前相對者非蒙士

耶何聖非蒙何蒙不可聖視賢師而成性瞻視必端衣冠必正有上上根人繇斯以入聖

四勿爲乾道卽結語之旨

書玄帝訓言後

心者人之神明卽天神地祇人鬼充塞無間者也人敢於欺君父不能掩其一念之自照敢於傲雷霆不能消其一念之自歉其自照自歉者神明之充塞無間也人乃以某神主治某山某神下降某日欲於是祈福禳禍亦愚矣寓內稱神靈顯赫者

必曰玄帝玄帝有訓言垂世陸君印初見而尊之鐫石公之人而徵余一語余惟上帝好生見人陷不善是自陷刀鋸鼎鑊絶其生理汲汲欲拯而拔之千聖萬靈立言垂訓其旨一也夫人不知自心之爲鬼神而恒畏鬼神畏鬼神而不敢爲不善是畏刀鋸鼎鑊而不敢蹈之死而生之也此刺廣而陸君之德廣矣　上帝豈有言耶然其旨歸之勸善不妨因妄示眞

書繼志會約

聖人之學求仁而已蓋余每讀論語而疑之仁人

心也而何聖人言仁每言事一日憬然思曰嗟乎離事固無心即如夫子告顏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告子張曰恭寬信敏惠試體之日用非禮而視不仁矣非禮而聽不仁矣非禮而言動不仁矣不恭不寬不信敏惠亦然知不仁乃知仁夫吾之心本恭本寬本信本敏惠視聽言動本無非禮一一還他本色本不加毫末故識其自然者不可不勉其當然者勉其當然者不可不識其自然者此謂本體此謂工夫聖人下學而上達即工夫即本體

陳祥 二万九千九

同志之友試於此求之以爲何如

書悟易篇

太極者理之極至處也其在人心湛然無欲即其體也先儒云心即太極此語須善會無欲之心乃眞心眞心斯太極矣心莫難於無欲故人莫難於立極若但見其無形無方無際而已是見也故曰有所見便是妄奉山汪公能悟易者也其必有以識之

敬書吾祖盆荷詩手筆後

吾祖靜成先生嘗以盆盎植荷於庭中嘉靖己未花賞之以詩是年得吾伯兄附鳳越二年壬戌再花再賞之以詩復得攀龍若爲吾兄弟兆者抑何異耶夫家之有喜其氣先應鳥鵲草木皆能兆之今以蓮兆蓮花之君子也發於盆盎小能大也常人神局於六尺君子神充於宇宙亦若是矣吾兄弟可不勉歟蓮多子者也子以及子吾兄弟之子孫可不勉歟相率而爲君子也乃所以報吾祖執天之休也歟

陳祥　三五五

書唯菴先生誌銘後

先生少弱稍動作輒疲必偃仰時自休息然善裁節一切不竭其意之所欲不務其力之所不勝如是者久之乃益強無疾七十八十不衰然吾聞先生八十猶未絕欲人曰壽天植也非關欲流水不腐胝貴其積嗟乎是驅人而納諸罟擭陷穽矣入受氣於天猶子受產於父厚薄殆十百千萬倍蓰無算故富人一日之需當貧士終歲之計貧者效富人一下筋而凍餒踵至矣且夫先生少能自裁

節畜於方盛之時故氣益固迨老不衰不揣其本欲齊其末殆矣先生五十七自醴陵歸杜門却掃棲遲陋巷中薄田僅給饘粥晚歲支離婚嫁至不能守其田廬先生曰貧人所不堪吾以儉之一字銷之橫逆人所不堪吾以忍之一字銷之士不得一第宦不得進一秩老而喪其室喪其冢子人所不堪吾以命之一字銷之是吾銷其意之不足也青山白雲吾遇之欣然第以散步徵吟銷之長溪煙水吾遇之欣然第以小舸蕩槳銷之空齋永日

吾遇之欣然第以焚香趺坐銷之僧廬梵宇吾遇之欣然第以啜茗清言銷之是吾銷其意之有餘也銷其不足而無餘憾銷其有餘亦無不足之歉吾之所以爲吾自若也君子曰是皆壽道也宜其壽然則先生養之少壯養之暮年者交至矣寧獨天植哉先生得年九十一而卒其卒之年第不能步履無他疾痛其卒之旬第不能飲食無他疾痛蓋氣盡而止矣斯所謂壽而考終命先生自爲誌銘甚悛將葬而原曾乃謁余請銘余曰先生有成

命予不可違謹以所聞於先君子者附其說於後
葢先生者先君子所從受經也

書成佑臺先生自誌後

徵攀龍常與許靜餘先生耦行市中遇佑臺先生
許先生趨而進執禮甚恭私於攀龍曰是眞德行
也嘗館于某有舉男子事人無知者吾友馬君惟
任聞之亟爲舉鄉飲賓許矣同生爲表其門當是
時先生年八十有五越明年庚戌而先生卒攀龍
讀其自誌爲之欷歔歎息者久之是豈非凜凜冰

淵沒身者哉先生之生 明興百五十七年矣去
孝皇之治未遠士生其間慕古遵義多獨行君
子之德吾觀先生見先民軌則焉何必貴顯今士
或紆青拖紫死之日捫心自疚無論人口即其自
視亦何異犬豕豺狼虺蜮然悲夫繩墨之於人大
矣故厭貧賤慕富貴而畧居身之道者是貿貿於
建瓴易盡之年而不察死生之說者也

書洪園春雨卷

春雨既零新篁抽翠長林人靜書堂晝虛當此景

物作何酬劃飲醇輒爽乎焚香啜茗乎操觚染翰乎是謂馳情玩物俗之所貴道之不載也古之至人川觀則指逝者之如斯庭草則識自家之意思此何爲耶有斐何以興歌切磨何以比義於此悠然而思憬然而會庶幾黽黽聲聲非爲孤負

書金鏡軒董役卷

鏡軒金君之董役也手萬金不私一介銜萬價不諺一物措萬料不誤一用程萬工不虛一晷江南有大工役必迎致君君退然不屑也迫而後起一

諾之後百挫不恤不避嫌怨不怠夙夜不憚風雨不辭寒暑事必底於成成必底於固而後已今年吾邑林疾鼎葦學宮延君董其事君奉觀察公命而來自正月至六月訖工邑之人無不德君之力憫君之勞服君之能悅君之誠如吾所謂不私一介不諺一物不誤一用不虛一晷者益信矣余悲夫世之人士苴信義芻狗廉恥而惟利之視利所在則蠅營蟻聚利所妨則蜮射蠆螫故事無不竊衆無不吐視金君何啻金玉之於糞壤鸞鴻之於

蠢蠢繇此觀之人之貴賤豈以冠裳韋布要以自貴自賤而已矣是役也吾友馬君惟任實首議迎致君持之堅請之力遂得之林侯又得之觀察公而始得君天下之事非人不成非能任人者不得成事之人類如此

書江生夢卷

世人認欲爲心故認夢作醒須實信現前一切如夢一切舍去之當見非夢者見非夢者而後夢亦非夢矣人禽之判只此幾希間危哉若徒夢中說

夢祇添藤葛

書吳起讓八分變體卷

古篆亡而聖人之字學晦夫字心畫也目擊而心存如德從直從心直心爲德也而直從十從目從隱隱微之地如臨十目爲直也諸如此類八分以後去古愈遠書者論點畫向背徑復回互之工法備而義不存矣吾邑吳君起讓獨好八分書以示予予不知書者予則喜君之好古今人扼腕摹之屬近古則貴之獨不好古之道耳有志者不爾

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摹法書者然故似之也今君好書之近古者引而伸之非古不好矣寧直八分千字之間哉

書相者潛覽德卷

壬戌春孟吾師儕鶴先生書來言覽德術極奇其人有俠氣可尚也是時經撫失河西都下人心皇皇若奴賊旦夕至余謂覽德曰勿言富貴且言安危　國家安吾輩安矣覽德曰不害也吾見　都人士無干戈之色今見公盖信余令視諸公卿皆

然豈　國家承　天之祚吾輩承　皇之祚而然乎若以人事覽德言難爲券矣覽德相人必本於心曰氣色皆心所爲也心善而吉心不善而凶有吉凶反常者先世善不善之積使然報盡而止不可常也此其術之通乎道者也夫惠趨吉從逆凶此千古大相法覽德師傳得其一緒便奇中信乎天下事無不本諸心者

書醫者喬心宇卷

人身有附贅與血氣相并盖血氣爲養耗血氣爲

病如國之有小人所謂城狐社鼠去之不可容之不可則身之癭腸之痔是也而痔爲甚甚且妨人晏坐之樂登涉之勝予年三十而有斯疾五十始覺其害已未秋遇心宇喬君治而去之不用猛藥不事驟效以浹旬之力使藥氣沁入而邪氣沁出滓結痂脫與血肉若不相黏者然一何神也嗟乎國之小人亦如是而已不即戎不用壯使膚理內堅而附贅外落如木之落其枯且蠹者而枝幹不知也斯國手矣夫國家盛時如人之壯有疾而不

自覺迫其衰而害乃見非國手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予之疾去矣晏坐一室遊行五岳翩躚無礙其樂何如於其身之樂不能不動世之憂安得有如喬君者決附贅之耗調血氣之和使皇路平夷徃行若馳也哉君之行也壽之以鶴而志其私慨如此

治癰疽者首禁刀鍼況癭痔乎誅殺刀鍼也小人驟除毒必他發矣保身戒快心之言保形戒快心之事大凡妙理善術不在快心

書醫者顧仰蒲卷

顧仰蒲者瘍醫也癸未秋余病疽幾殆一庸醫之手顧君藥之立起當是時人未有知君者及是聲殷然其爲醫不乘危以要人不責報於貧人不責厚報於富人治方必先歲氣愼天和不輕用剽疾大寒熱之藥伐其源本不輕用鍼砭剔割要以輕重疾徐稱於其病而收其效蓋吾邑之治瘍者無以上之矣往者君貧時日中而不舉火出戶悵然迷於康莊俯而視得遺金焉君曰吾窘如是安知

遺金者不猶吾邪低回久之則遺金者匍匐至矣訊其實而還之欣然歸以告其婦婦曰甚善若是君不憂餒也吾嘗擊節以爲其婦更難久之君醫果行且時出其餘以周人急曰吾念吾餒君爲人好善疾惡得人善娓娓言之得人不善亦娓娓言之以是見取於君子亦見疾於小人吾嘗謂君休矣君藥籠中寧皆菖苓參朮耶

仰蒲好心事先生微言藥其病過參苓矣然是病也昔者子貢猶犯之當藥以虞舜

書名公玉宇卷

陳伯符寫照肖其形并肖其神神者何也在心爲志在形爲度肖其度者肖其神也肖形存乎法肖神存乎悟非悟不足以入神技非入神不足以得人之神得形者技而已得神者進乎技矣

書關僧淨六卷

僧家既參方得訣須入關自參塵緣擾擾得此靜功豈非勝事然吾見關僧多是借好題目裝好模樣而已實無志參求性命也有焚誦者有書寫者

有持咒者有參話頭者總排遣過日三年出關依然舊時人閒中日月良可痛惜吾謂關中靜坐是第一功夫靜中除妄想是第一工夫除得妄想方是工夫妄想如何除得要知人生以來眞心悉變成妄想除却妄想別無眞心回光一照妄想何在妄不可得即是眞心急自認而已日認日眞必有日一聲雷震萬戶洞開方知如上所言字字是眞字字是假何者不認不眞當其認時還是認者故曰是假當其眞時即此認者故曰是眞此是儒者

格物一訣吾不知其於禪如何淨六上人欲余書入關卷余以語焉人心無妄想則已耳若猶未也當用此訣

書僧卷

心月上人持不二心飯其徒衆其徒之道經於此者獲有底止無飢渴之虞夫先王之政所在委積行旅如歸今沙門一衣一鉢徒手而之四海四民適百里宿舂糧矣又何怪佛氏之徒之衆乎然以覆載言之皆人也不養於彼而養於此皆養也一飯之施與萬鍾之施皆善也爲善而已若曰作如是果得如是報是有意爲善非善矣君子無取焉

書張汝霊扇

只一熟霊明是人禽異處若得他清清明明循理而動便是君子存之若任他昏昏逐逐隨物流轉便是庶民去之人禽二途非此即彼更無中間不人不禽可站立處人但見不講學問不識本心不過是個庶民不知已是個禽獸於此瞿然發個猛省這猛省的是何物便是君子所存的這些子

癸丑仲秋桐川張伯陸先生過東林闡發心宗多士心孚將別欲余貽一語於其令郎汝靈兄余謂聖人之道一心而已心一靈而已人人取諸已而足也因爲題此請正

書泰西行扇

丈夫出世一番豈容沒沒要當猛然而思吾之此生作何究竟世人有以富貴爲究竟者有以功業爲究竟者有以子孫爲究竟者富貴遇也功業時也子孫緣也非吾所得而主非吾所得而有吾所得而有者何在究其終當原其始吾之與生俱來者是也何物也曰心也天地間極平常極奇特惟此一字人人知之人人不知聖賢千言萬語終只說此一字世人所謂心絕非聖賢所謂心聖賢所謂心又不離世人所謂心知之一言可盡也無言可會也不知之累千萬言不得也故要在自求求之彈指之頃得之彈指之頃如開眼見天何處非天舉足蹈地何處非地一得則萬畢得與不得何止聖凡之分直是生死之路

書泰開陽扇

學者將凡情聖解盡情捨去放他自然明覺出來日用間聽其分別是非應去如此而已此自然明覺何物也索之無朕究之無象執之無跡無思也而自來其來也又無不能思無爲也而自至其至也又無不可爲神矣哉請觀日月常行內誰號先天太極眞以此讀聖賢書不爲尋行數墨矣

書友人扇

凡人而可至於聖人者只在愼獨獨者何也本然之天明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是卽知其爲是非卽知其爲非匪繇思而得匪繇慮而知卽此是天卽此是地卽此是鬼神無我無人無今無古總是這箇知得這箇可畏卽便是敬不欺瞞這箇卽便是誠一一依這本色卽便是明這裏打對得過便可建天地質鬼神俟聖人於百世詩云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愼之也

書友扇

人心須常息息止息也息則生矣復於未發之謂

息但自反照羣妄了不可得習之久而自能復也

書扇

存心必繇靜坐而入窮理必繇讀書而入靜坐讀書必繇朋友講習而入從事於斯其益無方其樂無方非天下大福人不得與於斯是入德要訣即舉業要訣也

書周季純扇

學以知性爲事知性以知天爲事何者性無象可即天舉目即是現前虛空皆天也知天則知性人心無事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見大賓無敢不敬豈有與上帝相對越而不敬者乎故曰終日乾乾終日對越在天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故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何足怪哉學不知天即勉強爲善非誠也

書朱仲增扇

君子所在增重何與說在易之剝剝之初曰出否二曰有實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凡物欲之非吾固有者一切洗滌之所以出否也學以聚之問以辨

之凡德業之爲吾固有者及時進修之所以有實也於是乎雉膏可食公餗無覆爲五之金鉉上之玉鉉而增世之重也夫增者生於減也減以出否增以有實惟其出否所以有實至於減無可減斯增無可增而金玉其質矣

書趙維玄扇

人有此身卽有此心不知有其心則不知有其身人有此心卽有此性不知有其性則不知有其心人有此性卽有此覺不知有其覺則不知有其性覺斯敬矣敬斯信矣覺者乾道敬者坤道何以言之夫人之覺不知其所繇來不知其所繇來者天也所以覺者繇不敬也繇不敬而覺覺斯敬矣覺者心也敬者身也今人四體不端見君子而後肅然端焉所以不安者非繇見君子而然其性然也見君子而性斯顯耳故心覺而身敬者坤承乾也乾坤合德則形性渾融久而熟凡而聖矣故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躯儳焉不克終日聰明睿智皆繇此出學不務此萬事俱辦矣

同志約

徃來用單帖隆重則用折柬

過從相敘殽用葷素六簋菓榼湯點可有可無不專席不殺生

特設相激殽用葷素八簋五菓一榼一湯一點用一生不殺更佳

寧損于約之內毋益于約之外稱家而行即一腐一菜不爲簡益于約外者客辭不饗

遠地相訪晤言既洽主人不復至客舟荅拜

右雖細事可省浮費以養廉可省煩勞以養生可省物命以養福可杜奢侈以示後可敦朴實以維風凡我同志願相與堅持之

同善會講語　三條

這個同善會專一勸人爲善所以勸人爲善者且不要論善是決當爲惡是決不當爲的道理中間極有大利害不可不知我等同縣之人若是人人肯向善人人肯依着　高皇帝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

爲如此便成了極好的風俗家家良善人人良善這一縣一團和氣便感召得天地一團和氣當雨便雨當晴便晴時和年豐家給人足豈不人人享太平之福若是人心不好見識歪邪見個善人便叫他是沒用的滯貨見個惡人便叫他是有本事的好漢看這六句言語是喫不得着不得用不得的古話一味凭着自己的意力一切非爲要做便做一人作歹十人看樣便成了極不好的風俗這一團惡氣便感召得天地一團惡氣雨暘不時五

此句有說不盡的道理

達人勝此便須率人爲善然必從自善始

穀不登人民疾病疫癘交作兵火盜賊出于意外不知者皆謂氣數當然不知氣數是人心風俗積漸成的此非迂濶之談昔年福建興化府人作惡異常有識的人皆說道此城必屠不數年間倭子來獨攻破興化府士民都被屠殺若不是人心風俗所爲何以有見識人先說在倭子未來之前可見一家爲善便是一家之福家家爲善便是一縣之福我等各宜眞心實意做個好人做好人雖喫些虧到底總算是大便宜做惡人雖討些便宜到

底總算是大喫虧急切回頭不可走差了路害了自家又害子孫又害世界

第二講

這同善會今日是第十四次了會友有百餘人人人皆出自心自願可見善是人的本心爲善是人的本分事如着衣喫飯人人喜歡做的從此歲月日久凡在同善會中人看得一縣中老者貧者病者死而無葬者眞如一家之人痛癢相關有無相濟這一段意思豈不是極好風俗天地神明所極

喜的凡在會中受施之人自然思量這個銀錢是善會中來的豈可在不善處用皆當興起善心爲子弟者愈思孝親敬長爲父兄者愈思教子訓孫各思勤儉生理各戒非爲浪費這等方是同善之意所助雖微所勸甚大不虛了此會我等生在世間百年有盡所作善業惡業浩劫無涯過了一日便沒了一日所以吉人爲善惟日不足這個身子生的時節一物不曾帶來惟有這個善是原帶來的死的時節一物不能帶去惟有這個善是原帶

得去的各各思量各各努力

第三講

這同善會廣勸世人爲善凡來聽者便是有善根的人所以有善緣到此便有善言入耳切不可輕看過了這句好言語一句善言提醒了一點善心便做了一世善人豈但轉禍爲福正如起死回生也不必添說甚麽好話只看這牌上寫着六句一生也做不盡一生也受用不盡這　太祖高皇帝是我　朝的開基　聖主到今造成二百五

十年太平天下我等安穩喫碗茶飯安穩穿件衣服安穩酣睡一覺皆是　高皇帝的洪恩

高皇帝就是天這言語便是天的言語順了天的言語天心自然歡喜逆了天的言語天心自然震怒我輩豈能當得上天震怒他的言語原是我門家常日用最安樂的事人人有父母人人隨分孝順他人人有長上人人隨分尊敬他人人有鄉里大家要和氣些人人有子孫大家要教訓他生理是該做的人人做自家該做的事各有過活非爲

是不該做的若做不該做的事各有罪名但看世間盜賊那有不破的但看世間嫖賭打行告狀詐人的那有善終的到得官府訪拏囚禁牢獄之時想着那街上本本分分肩挑步擔做小生意的人也都是天堂何苦只貪暫時快意造成無窮苦楚今日聽得這言語各要立定主意做個好人鄉里也尊敬子孫也流傳父母尊長都喜歡就是沒有父母兄長的人人也稱道這是某人的子孫某人的兄弟如此學好父母兄長也增光彩祖宗也增

光彩這便是孝順尊敬的實事比那三牲五鼎供養的也還強勝些做好人有說不盡的風光說不盡的安穩都從今日這一點念頭上起原是好念頭的人愈要堅固原是不好念頭的人就要轉變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急急回頭還嫌遲了

嘉善陳龍正惕龍甫審定

小像
端公題詠贊跋詩五首
太保朱平涵先生撰墓誌銘
少宗伯錢牧齋先生撰神道碑
少宗伯錢御冷先生撰神道碑
少司空葉玄室先生撰行狀
光祿寺少卿范公祭文

高忠憲公小像
像一

詠高先生　　嘉善錢士升

吾師子高子繹聖得宗旨研幾析無倫靜觀先太始德輝藹春陽心境湛秋水形解何超然虛空起滅爾

過高先生水居同吳覲華卞子厚高伯琇兄弟

爲尋仰止訪遺宮宛在氷壺玉鏡中幾點青山留面目數椽茆屋想流風悠然觀化魚還躍寂爾齋心月正空須信斯文猶未墜三三兩兩一時同

題高先生遺像　　始寧倪元璐

贊曰道喪之世忠者死爾上死死忠上忠忠死忠死之忠匪以死止死忠之死不虧國美魚貫鷄連釣黨殺士士盡死者公大而禮爲士鍛榮同文之雅爲國洗辱泪羅之泣疇並公忠信國文氏正反相明如車合軌當宋既灰抵墮其祀鳴烈取著所以燕市當　明鼎盛閹干其紀避辱取晦所以止水燕市國光止水國體大人之死非苟焉已

書高先生帖後　劉宗周

閱先生遺表及別友人書見先生到頭學力顧其言各有攸當弗得草草看過告君曰願效屈平遺則不忘君也告友人曰得從李范遊不負友也蓋以數子之義自審其所處則然而非果以數子自況也至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往歲嘗遺余書曰吾輩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此金針見血語求先生於死生之際者當以此爲正又先生處化時端立水中北向倚池畔左手捧心右手垂下帶口不濡勺水人多異之先生平日學力堅定故臨化時做得主張亦吾儒常事若以佛氏臨終顯幻之法求之則惑矣余懼後之學先生者淺求之東漢人物又或過求之二氏孤負先生臨岐苦心特表而出之

跋高先生帖　同邑葉茂才

余年友高存之先生與余共學幾四十年其大節

細行無慮千百而全歸一節尤足爲大臣處變之法云蓋當乙丑丙寅間逆璫魏忠賢與其黨崔呈秀等矯　旨逮繫諸名哲幾遍天下大都死於詔獄卽幸遣戍其屈辱已甚矣先生聞緹騎四出逮及吳中諸公默忖曰是役也行將及我我忝列風紀首臣可殺不可辱辱身卽辱　國也於是逮者至府遂於開讀前一日秉燭書垂絕數言自比屈平而沈園池以終嗚呼屈平之忠先生之所優也先生之學之養則非屈平所敢望也平之時上

官大夫非有深憾於平第放之則已矣是平可以無死也而崔魏諸兇於先生則必殺之而後快與俛首就逮爲獄吏凌逼貽　先皇以殺大臣名曷若委身清池國體既全而身不受桁楊箠楚爲得乎故以平自比不知者以爲自賢識者以爲自道也而四十年學力至此始有得力處先生蓋亦自信之矣後之欲觀先生者第觀其全歸時齋沐焚香告天告君併告諸祖考從容詳審無異平日則其所養可知已顛沛必　先生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先生墓誌銘

朱國禎 大學士

理學至
國朝而明明之極間亦厄而蝕如日月然暫餙
必復復乃愈顯其明正統八年癸亥河東薛
先生厄於王振幾死卒叅密勿祀廟廷越一
百二十四年丙寅乃有梁谿高先生先生諱
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祖孟永公始定居邑之

東南隅一傳耕樂公如圭再傳省軒公翼三
傳雪樓公適世稱長者雪樓生靜成公材是
爲先生王父舉孝廉令黃巖有異政祀名宦
鄉賢生繼成公德徵配陸夫人貳邵夫人實
生先生生有盆蓮之瑞王父紀以詩至今跋
而藏之靜成有弟靜逸公較娶朱夫人無子
因以爲嗣自幼神采奕奕善讀書言動如成
人母授菓餌必拱手接或命自取一如所授
習舉業超超章句外默誦諸儒語錄性理諸

書二十一壬午舉於鄉居嗣母憂丙戌丁亥
顧涇陽先生方講學聽之甚喜即曰學將爲
聖人也出口則議論入手在躬行豈可泛求
一日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
敬悚然曰是矣一以整齊嚴肅爲主久之見
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解曰腔子猶言身子
耳渾身是心大學曰修身爲本又曰知本更
於何處索本即身即心會歸於一道不遠人
於斯可見已丑成進士出高邑趙儐鶴先生

門即有知學之許廷試三甲當爲令丁嗣父
憂先後盡哀持喪甚恪益修于職絶人事讀
禮讀易服闋謁選當改京秩或有申舊例外
仍與外者甚喜曰居內悠悠坐老歲月不若
乘此年力做一出頭以後便可分解然竟授
行人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獨知擔
負庶幾深造適會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
易傳註上所獻書求頒行天下不勝憤上崇
正學闢異說一疏報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

敘尋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高邑方在銓部共相確證深味河東粹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孫立亭爲司寇相見勉以力學且言律爲用世本因加意律學作日省編集崇正編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功夫少也率以半日靜坐即出遊公會水邊石上僧房皆其嘿嘿齋心處五更氣清尤自提策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覓誠即邪存之即是舊字雲從因以改焉奉使金陵鄒南皐在刑部各言所志期以最上工夫還朝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涇陽謂只宜杜門存待罪意若太坦然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得深服其言既議上降雜職尋調極邊涇陽亦以言事黜貽書有吾曹一時退處共得閒身何修報稱之語甲午赴揭陽典史舟中嚴立規程只於靜中着力當心氣澄寂時有塞乎天地氣象所經奇峻山川險絕灘

頂一一悅心當境皆爲我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手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無事從來牽纏俄然斬絕抵官勤職事課藝集朱子要語刊示之邑令爲同年佐其不逮除一兇人署事三月覓差歸其地有蕭自麓者故念庵先生門人臨別語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嘗背地用一陣苦工夫故得成就再拜謝曰敢不服膺至漳謁李見羅先生李謂既知宗則心

意知物各止其所格致誠正不過就缺漏處照管眞有無所事事的光景答以大學格致即中庸明善要使學者辨志定業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以爲自欺之本然後爲善去惡意誠心正身修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萬端紛起如何用力且修身爲本人皆知之然必辨義利是非之極窮至無穿窬之心斯爲知止工夫喫緊沉着豈可平鋪輕說都無氣力并條目次第

籠侗做去李無以難自謂出門至此學方已三轉手勢乙未歸再取釋老二家參之謂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釐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病處吾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尋連居父母喪一依文公家禮讓產諸兄弟不可得盡供喪葬餘置義田贍族戊戌作水居於湖邊中有一可樓言無所不可也武部吳子往來訪深契相與閉關趺坐坐必七日作復七規程取大易來復之義甲

辰東林書院成故龜山先生遺址有道南祠侵於僧院邵文莊圖修復不果至是與涇陽共成之集吳越士大會其中一依白鹿洞舊規每會拈出大旨互證要歸於端居主靜謂大聖賢自有大精神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以百當一以千當十積久厚聚拔此俗根庶見天則以學爲教從前靜定居多間以會友應酬至是無之非靜觸處流行不煩收攝嘗自言丙午以後方實信性善

知本中庸之旨此道絕去名言程子名曰天理陽明名曰致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一毫造作走作不得心矩學矩從有離合中造到渾成處於朱爲貫通於孟子爲集義所生於顏子爲不貳不遷四十年攻苦確然可自信者

兩朝鼎成廢臣以次起用庚申召拜光祿寺丞同日高邑爲太常少卿福清葉臺山先生再

召爲首輔鄒南皐爲總憲泉正並登以會講事屬同年葉閒適而後行辛酉進光祿少卿署事綜理精密中官初鬧於前尋即帖服嘗云頭緒雖多儘做得去東奴徼報狎至請逐鄭養性李如楨李可灼以消萌除慝淇澳猱先生上紅丸疏劾舊輔方從哲讀而歎曰此一部春秋也持論不少顧忌轉太常少卿作寅直說并陳務學之要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方從哲鄭養性大義不容不討不然

孝非孝反以不孝爲大孝忠非忠反以不忠爲大忠黑白倒分人禽反易何所不至傳肯重處福清爭曰斯人有重望處則滿朝必爭吾亦與之同去僅罰俸猶有言朕不孝之語蓋上本英明重首輔容讜言逆璫魏忠賢雖在傍播惡猶未得盡肆也已轉大理少卿又轉太僕卿方鄭之黨且憤且懼竊竊只以東林爲言將注其毒會京師建首善書院蓋鄒南皐馮少墟兩中丞率同志所闢福清爲之記稱一時盛事給事中朱童蒙騰疏顯詆大約歸重東林踵而起者甚衆兩中丞皆辭位去先生亦疏辭謂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發自聖明之世再移疾有邪氣所干元氣大伐等語以身爲喻冀有感動福清留之加護持甚力明年差歸給事中王志道疏論兩朝事淆雜不倫致書駁之大要言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夫

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
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
皇考身上事
今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
今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君讎
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
加以誣謗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
可乎見者無不膽落然皆倚中官爲窟翻弄

無所不至心憂之日玩易自適幸鄭養性會
鞫逐出都門頗慰謂身上事作一小結局方
請告張太宰誠宇曰高公坐此人皆畏憚又
自指其心曰渠心明說出人自知畏尋奉差
舟行卒業易註到家講東林如故曰宦情秋
露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福清見勢孤求補
閣臣挈余爲助點用四人聊城朱藎水南樂
魏道冲與焉余過梁谿相見力以大義爲言
猶未行無何晉刑部侍郎趣還朝

皇子生推贈三代廕一子曰
聖恩渥矣敢自逸乎時高邑已爲太宰給事中魏
廓園故與東林講席晉首吏垣相約一以懲
貪爲急内外凜凜顧逆璫已用事南樂結爲
族大拜實有力焉初對衆猶譁之璫亦曰我
家人殊不濟事然密已輸款導之爲非一日
講筵後璫刺刺品評且曰莫用一邊人則其
源可知所礙手惟閣臣未幾璫爲楊副院大
洪所糾列二十四大罪頗内懼謀於南樂謂

必去福清乃可因其求歸陽慰諭迫以不堪
事林汝翥事乃行始無所憚總憲孫藍石病卒衆
議楊副院署事璫不允議馮少墟爲代璫傳
旨推在京者戶兵刑三尚書非人望所屬卿
貳中因補少宰及南太宰黜陟并正推皆引
去或曰内故以此驅除也惟先生與饒豫章
李懋明三人饒年老李新至資淺又爲同事
者所軋遂以屬焉苦辭曰師生分列部院攻
門戶者藉口何以自解然衆議已定不可易

遂推上余見內外所忌惟先生命未必下舊例送票而後發計期三日至是次日即發衆皆欣欣余獨怪謂非佳意方福清在事每言聊城久處不及時局一語難測南樂本閣考門生當票擬福清運筆如飛忽曰糊塗又他事多相左臨發密語余曰渠內有所恃咄咄逼人不得不避蒲州更非其敵必不能久子當早辦歸計又曰梁谿內所甚惡外尤側目又太宰門生子之年友於道交爲湊泊於俗

情爲眼釘尤須善處余心識然皆不敢言也先生既入臺首糾極貪御史崔呈秀奪官勘賊尋具疏申嚴憲約責成郡邑列五十餘款期於按才除賊示畫一之畔其大端在調和閣部謂閣當借用外廷不可以外正直而疑其激外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內和緩而疑其媚福清深得此意余亦忝附同心謂其跡自此可泯而議者眷眷以二人大可疑有冷語挑剔者余等皆稱疾不出至煩鴻臚宣諭暫

解孟冬

廟享南樂遲至首垣等峻劾示必不容大恚遂顯
附逆瑞商之聊城合策以獻凡閣票用墨內
批用硃內有可否必發改票閣臣執正甚至
疆爭內亦無如之何必曲聽或一二字添改
必註明俟考皆首臣執筆想正統初年勒定
張太皇太后所云凡事聽先生主張者世世守之
閣臣惟此一柄可以着力即
神宗在位久事多獨斷留中亦未嘗不依票改批

至是獻策曰散其權某奮死奉命何事不可
爲瑞甚喜傳旨云云呈秀亦投體言曾糾陶
朗先高曲庇借事報讎時山西巡撫缺已擬
郭尚友改推謝應祥謝曾爲嘉善令首垣經
識拔者御史陳九疇方外轉窺指以門牆爲
言詔停應祥另推選郎首垣奪職責太宰及
先生阿比余驚曰部院待罪或得免聊城出
不意睜目曰誰免誰免葢成箏已定惟就中
人知之明日九疇留用朗先直追貶四十八

萬凡蒲州原儗改之至盡蓋皆兩人潛改潛
送屢黜員外郎徐大化又伏內幕潤色勁干
百言蒲州本以王安事與南昌劉是菴先生
皆逆瑞所銜劉早去僅得留至是數見侯堅
臥余肩次受事權去無能爲朱童蒙以蘇松
兵備捶死告災者衆大閧引疾余照例票允
聊城攫取改擢京堂御史李蕃李恒茂言他
事暗訕前案余駁之南樂追還改褒奬余即
趨出旬日間蒲州太宰及先生皆逐余賜歸

歲除出京一網打盡呈秀復用爲先鋒明年
乙丑毀書院屢起大獄殺副院首垣等十餘
人太宰行戍欲并坐先生吳錦衣力解得止
至丙寅三月竟逮報至爲十六日謁道南祠
有別聖文歸看花後園呼諸子舉原無生死
四字以示且曰急料理爲出門計獨身就理
可免他累作字二紙扃篋中復之內寢與夫
人款語少刻出取所封紙示兩孫曰無先發
明日以此付官旗時已三更命暫退移時聲

寂諸子推戶入見燈火熒然發所封乃遺表也諸子急從旁扉奔池畔則赴水死矣葢次日丑時也異香撲鼻隣人皆聞車馬聲瓦裂聲衣履整齊淤泥不沾身滴水不入腹數日成殮面色如生遺表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

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靴此報

皇上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聞者無不哀痛余爲位哭成病至秋稍愈往弔靈風蕭然若或見之嗚呼傷哉夫河東厄於王振卽秉强之悍尚以臺長破呵叱不敢鞫卒賴竈下執爨奴哭泣以免今忠賢之逆十倍於振閣臣反逢其惡其餘草偃因以報怨逞志黑浪翻天鬼風匝地坐視正人糜爛幷及先生曾爨奴

不若人止知南樂不知聊城有物有對一顯一微小人作緣終露醜態不月餘春闈副考陡被奪去執執有違言守位不終究竟掛齒譎辭解嘲奪者志無不快威無不加然良心間露公論難容最後一疏嗟何及矣逆璫科之以叛呈秀咎以爲多立地譴歸蒙面以死而附麗諸人猶泰然佟得意自謂遠或十年近且五七年可坐享富貴然不渝歲

聖主龍興首斃逆璫呈秀餘以次湔掃一空先生

得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謚忠憲蔭子子世儒詰闕謝恩

明旨稱爲孤忠遂學秉節正終世儒復以先生兩次請移封母夫人未沾一命具疏乞恩得封夫人又復邀三世誥贈自雪樓公以下咸得恩贈如先生官噫嘻是亦可以慰矣生嘉靖壬戌七月十三日距其歿得年六十有五配王夫人子三女四孫男七孫女五曾孫一俱詳述中世儒等以崇禎三年十二月廿八日

葬於九龍南嶧峒之

諭塋先生既歿且追卹海內益悲思謂常人蓋棺始定眞正學問人至此始見光輝力量夫學自孔孟後程朱立準陸象山互有印正遂覺分塗後之人習其說者皆不免流弊先生謂從朱學弊爲實證可消從陸則流爲虛證難補蓋深見近日聰明人大言鼓動致人心陷溺思以救之又不欲明指其人秖煩詞說故以敬律身以靜窺妙以易義乾坤姤復轉樞

紐遮實補虛然後學脉始清邪說自息功不在距楊墨下而蒙難從容符合明夷之旨靜中得道諸苦咸除出死入生當下超脫稱今古一人又何疑焉著作甚多內朱子節要研訂最眞正蒙集註解釋最備周易孔義則一生精力所注眞前聖所未發者余素不知學相從日久以眞之一字見許期以經世而今已矣世儒等以志見託一時同志凋盡非余莫可任子往亦以爲言然下筆實難繪天測

海未容草草而天裂海枯驚悸垂死之餘淚有餘思不屬荏苒年餘則錢宮詹神道碑銘已出乃矍然摘而書之美不勝書別有全刻不可不讀姑爲之銘銘曰

千古學術自有眞諸儒講席多平分吾道南矣梁谿濆東林書院天下聞顧公開壇從如雲高公領袖同其羣程朱訂定掃紛紜陰霾積久見朝昕從敎蛙鼓喧復殷獨衍孔脉精且勤剖判神理窮無垠繭絲牛毛何足云興起　類德所薰立言垂世比典墳振肅綱紀滌世氛閔不加察口露齦於我何有等飛蟲超然箕尾謝魔軍入水不溺貌欣欣花香池影氣氤氳生死如一見眞君曰忠曰憲表清芬我增一字則曰文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公神道碑銘

錢謙益 禮部右侍郎

今上御極更始首僇逆閹言者始上故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高公死狀

天子曰噫是吾守正捐生之臣也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曰忠憲崇禎三年十二月公之子世儒始奉

天子之寵命大葬公於南嶧峒之

諭塋

俾謙益書其墓隧之碑謙益謹按我

皇祖神宗皇帝久於其位天下恬熙小人近倖孽牙其間一二君子奮起下位以搘拄國是而朋黨之論始出所謂一二君子者高邑趙公無錫顧公其尤也公舉進士實出趙公之門萬曆癸巳趙公忤時相被逐公以行人奉使還甫三日即抗疏分別忠佞極言閣臣不當陰除異己鋤善類以空人國奉

旨詰問偪偪不少鯁避遂降揭陽縣添註典史而
顧公亦以言事罷歸無錫故有龜山先生東
林書院公與顧公修復遺址講學其中久之
東林之名益高海內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
其應和益廣而羣小疾其厲已爭相標目遂
譁然以東林爲質的天啓初大起廢籍公與
趙公相次枋用羣小滋不說會應山楊公疏
擊逆閹忠賢而公以考覈囬道御史褫閹之
私人呈秀於是羣小合謀嗾忠賢曰東林必

殺公忠賢怖且恚亦曰東林殺我然不知所
謂東林者何等也甲子冬假會推事盡逐公
等乙丑戍趙公逮楊公等殺之丙寅又逮公
等七人公不辱死於水嗚呼朋黨之禍至於
斯極矣然其所繇來久矣公與趙公實與之
終始豈非天哉公初聞有使收捕與家人處
分燕語若將治嚴就徵者夜分闚其室爐香
拂然也封題宛然也及諸河形神離矣裳衣
戍削口鼻未嘗少沾濕也湛淵潔身不以苟

生辱國北向叩頭不以垂絕廢禮結願來世不以之死忘君從容就義守死善道嗚呼難哉公爲人齋莊閑靜不苟訾笑淵停嶽峙如也東脩立朝其發念未嘗不歸君父其持議未嘗不本名節其幹旋護持未嘗不在世道人才故以一散曹得譴去而天下以大人長德歸之其自田間起家也

嘉廟幼冲婦寺中外磐牙爲窟穴公慨然以斥遺奸清國本爲已任抗章極論前後三四上羣

小激怒

先帝謂訕朕不孝欲以危法中公又請禁講學以撼公公弗爲動也御史大夫闕僉言推公公固辭不可公居恒謂此衙門得人可以救世申憲綱舉臺規察守令確有成畫受事之日雙籐倚戶外風采肅然逾月而報罷當是時外庭攻閣急羣小依閣亦急公欲外輯外庭內齊政地中漁羣小爲彌縫匡救之計而亦莫能聽也嗚呼公之不能久於位者天也其

不能殺閹禍者亦天也公何與哉公生平學問以誦法程朱眞知實踐爲主揭陽之行發憤窮究所至登臨弔古雲水孤清益恍然發悟家居二十餘年水邊林下洗心退藏尤於靜中得力湛淵之時內不穫身外不見水皆公之靜境也委順而去與聖賢之叟杖易簀夫何以異嗚呼如公者斯可謂學斯可以講矣公諱攀龍字存之別自號景逸世爲常州之無錫人公之祖曰靜成公材任黃巖知縣

父曰繼成公德徵妣邵氏實生公材有弟曰靜逸公較壯而無子遂以公爲嗣其後皆以公貴贈刑部侍郎妣皆淑人妻王氏封夫人子三人世儒世學皆公任子世寧邑諸生公之沒也世儒請於

朝得贈三代如公令官蓋異數也公生於嘉靖壬戌七月十三日卒於天啓丙寅三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五其世次官爵及所著書若干卷誌於墓譜於家者皆不具書嗚呼近代

朋黨之禍烈矣其始則宣政之碑也其中則淳慶之禁也最後則延熹建寧之獄也彼方立黨籍公則爲温爲蜀其如公何彼方禁僞學公則爲雒爲閩其如公何彼方逞黃門若盧公則爲膺爲滂其又如公何精金之煆百煉良玉之火三日羅箭吉網蔓衍三朝愈變而愈毒適以完節畀公彼小人者氷山旣傾腐骨猶臭徒爲海内所咀嚼唾罵傳之無窮令其轉而自計當亦知其不可也雖然公之

忠君愛國死而彌篤靈修美人之思有餘恫焉何樂乎與悁淫淈詠之徒比長挈短於身後也然則嬋媛太息攄幽憤以告來者其亦吾黨之爲而無乃非公之志也與謙益不肖附公臭味之末懵而不死敢因公碑首粗述朋黨梗槩而系之以銘銘曰

唐虞世遠麟鳳憂出非其時來何求高冠長佩芳澤稠珩璜琚瑀紛相摎回翔延佇經九秋虹蜺揚光白日雾蘭芷不芳蕙爲茅先君

後身衆所仇一夫九首擇肉投帝閽高高靈
璅幽死暴都市生纍囚天地爲籠逝何繇清
冷之淵水滔滔褰裳抗跡依前修崖山巨浸
清淮流公非水解乃天游皎如白月臨中洲
扈從
二后參前駈雲旗晻靄衛九斿手援斗杓駕龍輈
騎鯨被髮覽冀州俯視人世殷戈矛蜩螗沸
羹爭嘲啁靈不言兮心豫冘乘風載雲還帝
丘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公神道碑銘
錢士升 南禮部侍郎

萬曆之季朝士以東林爲詬焉東林者梁谿諸君子講學之所而景逸高先生其導師也先生自被謫林居數十年晚起田間登九列昌言正色率屬澄清而風節著大道莫容蒙難正志遇今

上褒卹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議易名復奉有孤忠遂學秉節正終之

明旨而忠義顯顧先生之風節之忠義皆學也窮理則好惡自誠見性則殀壽不貳退藏於密而顯仁於造次顛沛嗚呼此所以爲先生與

先生諱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始祖曰孟永公三傳至雪樓公代有隱德雪樓公生靜成公材是爲先生王父舉於鄉爲黃巖令有異政生繼成公德徵配陸夫人貳邵夫人實生

先生靜成公有弟靜逸公較逾壯無子請以

先生爲嗣靜成公許之後皆以先生貴贈太
僕卿先生蒙
邮典胄子世儒請
闕謝
恩邀三代
誥贈自雪樓公以下皆如先生贈官先生年十九
補邑諸生又二年壬午領鄉薦二十有五從
顧涇陽先生講學讀大學或問知入道之要
莫如敬遂以肅恭爲主持心方寸間久之悟

所謂腔子者覺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蓋
志學時即以程朱爲的矣已丑成進士隨丁
靜逸公艱廬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授行人
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請改易傳註頒行
所自爲書於天下先生奮然曰小人而無忌
憚至此哉遂上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娓娓數
千言嘗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工夫少
也率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偶坐僧房自覺本
體忽思閑邪存誠覺當下無邪更不須覺誠

快然如脫纏縛已奉使歸時太倉當國閣銓相牴牾小人有附閣攻部者先生復命入都甫三日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一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條旨上而先生降雜職矣甲午赴揭陽尉自省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於舟中嚴立規程取先儒靜坐法門一一參求覺心氣澄清時有塞乎天地氣象過汀州憩旅舍小樓悟明道先生萬變在人實無一事之語一念纏綿瞥焉斬絕自謂出門至此

學力凡三轉手勢詳三時記中乙未假差歸戊戌搆水居於蠡湖閉關趺坐作復七規程甲辰東林書院成東林故有道南祠爲楊龜山先生講學遺址先生與顧涇陽先生請復之搆精舍與同志講習其中每會拈出宗旨洗發提撕遠近負墻者人人得意而先生以端居靜定尤不可少蓋學人神短氣浮浸染世俗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乃可耳自言丙午以後方實信孟

子性善之旨程子鳶飛魚躍必有事焉之旨
已及大學知本與中庸之旨具困學記中蓋
先生自癸巳去國至是凡三十年學益進道
益尊而望亦益重
光廟登極詔起建言廢棄諸臣天啓元年先生起
光祿寺丞明年晉少卿署寺事綜理微密耗
蠹畢清既而廣寧失陷京師震驚先生請逐
鄭養性誅李如楨崔文昇以銷隱禍孫宗伯
疏論紅丸先生曰此一部春秋也會議謂舊

相交結鄭戚不知有君義甚峻未幾轉太常
寺少卿有務學疏略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
出治不然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
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疏上
傳旨重處以福清力持僅得罰俸已轉大理
寺少卿又晉太僕寺卿而講學之禁起鄒馮
兩公皆請告歸先生於辭疏及之有講學何
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
力請移疾不允明年春乞差出都貽書王給

事志道論兩朝事大要言人臣爲國當杜漸
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種
禍夫
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
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
皇考身上事
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
皇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君讎

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
加以誣謗也至哉斯言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居無何起刑部右侍郎疏辭不允値
皇子覃恩予三代誥命先生曰君恩渥矣其何以
報而同志亦以大義敦趣甲子春入都而副
院楊公罪璫疏上中及枚卜葢指南樂也南
樂恚駸駸欲與璫合而外廷諸臣以事權相
齮機漸惡先生默爲聯絡備極苦心會總憲
缺廷推首先生時儕鶴趙公爲太宰先生以

門墻爲嫌力辭之太宰心動而臺省急先生甚以天下事不得引嫌廢至公議遂決命下先生控辭不允既入臺激揚風采發御史崔呈秀按淮揚時賕賂鉅萬竟褫職遣戍天下快之呈秀既得重譴則潛伏輦轂急走魏璫以圖洩憤而南樂又以偃蹇被糾益恚恨遂計不反顧與內合謀而所欲急驅者部院則借晉撫事以發端首垣選郎逐而先生與太宰俱罷歸矣乙丑春詔獄起追贓一案將連

及先生賴吳錦衣力持得免及游鳳翔疏上而先生削奪矣已薦毀東林書院矣先生屏跡河干杜門絕交者逾年而有丙寅三月十七日事當繆周二公之逮也先生自度不免先一日肅衣冠謁道南祠有別聖文歸而得吳門信頗異徵笑曰其然乎及晚家人聚酌如常止云醬田可得千金完緹騎費蕭然就道矣就寢至夜半復傳日中信先生聞之整衣起從容入書齋謂諸子曰吾稍欲料理爲

出門計可急覓舟束身就繫無恐怖家人也
作字二紙鏁篋中復之內寢與夫人款語半
晌出取所封紙置几上指示兩孫明日以此
付官旗勿先發命且暫退移時聲息寂然諸
子推戶入見燈火熒熒杳無蹤跡發所封乃
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
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
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
使者執此報

皇上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
矣一生學問至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
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子惶駭急從旁扉
奔池畔則先生已赴水矣諦視平立水面衣
履整齊淤泥不沾身滴水不入腹數日成殮
面色如生嗚呼仲也結纓曾也易簀先生其
同而異異而同耶先生嘗謂少年不學老無
受用事多苦拂意苦疾病苦老死之苦益不
可言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先生末路風

騷受用得手矣先生書無不窺尤深於易所著有周易孔義乾坤姤復諸說其論心性理義如繭絲牛毛而學脉流派參訂最精謂學微有心性之分孔孟已見朕兆朱陸遂成異同至文成文清便是兩路兩者遞傳必有所弊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虛證見矣當相與稽弊而反之於實又曰釋氏之學其精微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世界聖人因物之是非而是非之吾不與也所以開物成務此其息邪閑聖功豈在距楊墨下哉生於嘉靖壬戌七月十三日距其歿得年六十有五配令

誥封王夫人生三子四女長世儒以諸生廕入太學次世學以附例承廕次世寧諸生孫男七人女七人詳志狀世儒以庚申年已丑月壬申日丁未時葬先生於嶂峒之

諭塋而以墓隧之詞相屬升五十無聞何能窺先

生萬一顧自爲諸生時從涇陽先生於東林因親炙先生及先生起勳署得侍同朝數過從受教至於今盡讀先生之遺文恨覩面失之不獲如醫問之事白沙也竊儀圖之先生光風霽月似茂叔太和元氣似明道整齊嚴肅似伊川讀書窮理立朝嶽嶽似晦翁若新會之灑落餘干之主敬河津之實踐姚江之超悟先生兼有之而無其弊蓋

國朝理學名臣濂洛淵源以上接洙泗者先生一人而已他嫓行不具載第識其大而系之以詞

宋有大儒厥惟程朱居敬窮理孔矩同符微言既遠正學榛蕪無善無惡乃墮野狐先生之學泝流闖洛力闢禪宗導以聖鐸境有動靜功兼約博致其精微棄彼糟粕講道林泉垂三十年晚起廢籍諸賢比肩扶植天常侃侃便便激揚風紀碩邵後先矗豕漸孚亢龍有血義不辱國從容明決晝夜可通泡影忽

滅入水不濡汨羅非埒
帝鑒忠精褒恤九京將作營葬太常易名惟忠惟憲二法合幷德有餘美名匪苟成新官如堂穹碑如歸精神行天歷百千紀先生有言本無生死廓然太虛何終何始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景逸高先生行狀
葉茂才 工部侍郎

明興二百五十餘年吾邑以理學名者邵文莊公而下代不乏人而隆萬以來則有顧涇陽先生於邑之東林闢道南精舍以鼓舞善類講明正學士蒸蒸向往幾與白鹿紫陽鼎立宇內維時與涇陽先生相左右繼先生爲主盟而集其成者高先生存之也先生諱攀龍存之其字世稱景逸先生天啓丙寅沒於黨禍

今上龍飛

卿典渙頒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蔭子沈寃得白孤世儒等將營竁突謀所以不朽者而先以狀屬余余與存之同入泮又同舉禮部少而壯壯而老出入相友者幾四十年知存之者宜莫如余乃勉爲詮次以備采擇高之先有孟永公者始居邑東南隅孟永生耕

樂耕樂生省軒省軒生雪樓雪樓公配浦氏生二子長靜成公材起家孝廉令浙之黃巖有循良聲居鄉以長厚聞卒祀名宦鄉賢祠次靜逸公較無子靜成公生繼成公德徵子七人配陸氏無出貳室邵氏出者五存之其二也方在襁褓靜成公抱以屬弟曰是兒生有佳荷之兆弟其子之遂爲靜逸公後存之官光祿少卿及晉刑部侍郎兩遇

覃恩贈祖靜成公嗣父靜逸公如其官祖母嗣母贈淑人生父繼成公嫡母陸生母邵援移封例贈亦如之存之少有異稟言動不苟五六歲時嗣母授以菓餌必徧偹而受或命自取亦如所授之數而止其根器夙成已露一斑矣稍長從文學茹澄泉先生游於孝廉許靜餘先生亦尊事之以學行相砥礪未冠補邑諸生壬午舉於鄉年二十一耳爲沈相國龍江公徐中丞簡吾公所識拔一見以天下上期之癸未丁嗣母艱感易備至喪葬如禮至丙戌丁

亥間邑令李元冲延江右羅止庵與涇陽先生講學於龔宮士紳雲集存之躍然喜曰吾鳳有志於學今得縣父母爲嚆矢吾學其有興乎於是晝夜孜孜以全副精神用於止敬慎修存心養性遷善改過間而學始有入門矣迨巳丑成進士與薛以身王信甫歐陽千仞輩同出趙儕鶴先生門趙爲振古人豪同門皆表表英傑一時聚樂所見益遠以大所得益深以遂交相勸勉有不詣其極不止者

未幾聞嗣父計星夜馳歸擗踊悲號幾不欲生讀禮三年孺慕如一日自料理襄事外惟定省生父洎嫡母與講學會友翻經閱史爲日程他無所置念也服闋謁選授行人時有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以所著書獻求頒行天下存之不勝駭愕上崇正學闢異說以一人心以端政本疏得

旨 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可輕議近來士習玄虛何裨實用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張世則勦

襲浮詞來奏姑免究未數日復上今日第一
要務疏內言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大機欲
上法
祖操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亹亹數千百言語甚
剴切疏
留中不下說者謂此兩疏關係學脈紀綱甚大雖
一行一不行而存之素所蓄積已吐露於
大廷矣時僚友同志者若聊城遜與權江右陳
彝仲徽郡洪平叔皆海內名士存之與上下

共議論或紬繹往古或參酌來今或講究典
墳或詢訪人物或善以相長過以相規往往
至丙夜不休稱莫逆友後諸公皆薦爲名臣
存之有力焉行人署中多藏書恣意探討得
其要領者手自摘錄一日讀薛文清粹言曰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
可輕假人惕然有當於心自後每事必求無
愧三言而後已因作日省編以儒先所論切
要工夫分附大學章句下爲初學指南又集

崇正編以儒先所論儒釋分岐處彙成一書以端學脉久之忽自念讀書雖多不甚得力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當分日之半讀書半靜坐爲涵養德性之地每出遊則於水邊石上茂林修竹處靜坐習儀則於禪扉靜坐夜臥至平旦氣清時即擁衾危坐一日坐久精思閑邪存誠句覺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快然如脫纏縛從此反躬實踐會友談心無非是物不自知其情之適理之親也壬辰

臘月齋

詔至金陵事畢謁鄒南皐朱虞封瞿洞觀諸先生請益諸先生傾蓋如故深更共榻各傾吐底裏互相質證以存之爲海内有數人物定交而別抵家昕夕娛親外益務親師取友考德問業往毘陵謁錢啓新先生往姑蘇謁王少湖先生每對諸子曰錢先生謂孔門學脉凡事只求天知此語甚確王先生謂士君子處不足善其身達不足善天下焉能爲有無須

是立得大節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
方有可說處此語令人惕然深省又云吾沈
雅不若涇凡勇勵不若文石直截緊嚴不若
玄臺樸齋其篤信先覺之言不難以身下人
如此癸巳冬抵京會戶部郎鄭材楊應宿陰
有所附麗掊擊諸賢甚力存之憤激上
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以臻至治疏有
旨着部院會同該科從實究問及會議疏上應宿
有奧援止降級調外存之則謫尉揭陽矣赴

謫所途遇東粵陸古樵聞白沙先生主靜之
學自歉於道尚未有見發憤曰此行不徹此
事眞虛過一生矣途中嚴立規程取前所爲
涵養德性之法靜坐與讀書互用如是者兩
閱月而心氣澄清與膠膠擾擾之時大有逕
庭過汀州陸行宿旅舍對山臨澗種種悅心
手持二程書見明道先生之言曰百官萬務
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
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

事存之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看作平常在揭陽三月日於衙齋課士正文體釋書義集諸儒要語刊示之諸生彬彬顧化又得良友蕭公自麓羅念庵先生門人也學以主敬立基與存之合轍將歸自麓贈言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前輩皆默用一番堅苦工夫故得成就耳存之深然之瀕行復爲地方除一大憝至漳州與李見羅先生辨論數日李意主明宗脩身爲本學之宗也知本

則心意知物各止其所便有無所事事光景格致誠正不過就缺漏處照管提撕耳存之則謂格致是大學入門第一義即中庸之明善也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剖爲已爲人之界別義利公私之極其所關最爲喫緊初學下手必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然後善必爲惡必去意誠心正而身脩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凝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脩而氣

稟物欲拘蔽萬端恐不能實用其力矣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着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籠侗說過其恪遵程朱如此然存之嘗謂余曰李見老揭脩身爲本於學者甚有益故遊其門者俱切實可觀其於明宗之喪蓋未嘗不心服也丙申連遭生父母喪哀毀骨立寢苫枕塊一遵古禮雖隔於限制不得終三年喪而葬以內稱降服子葬以外稱心喪子識者以爲得體云遺命析產爲七

存之曰兒有嗣產在不敢當盡出爲喪葬資餘置義租贍親族洎父妾之無出者追四喪畢遂築室湖濱爲終老計名其樓曰可樓言無所不可也携一二童子相羊湖上動以旬月計同志如吳子往歸季愚來訪相與焚香兀坐坐必七日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作復七規程是秋始會蘇常諸友於二泉之上與管東溟先生辨無善無惡之旨觀聽者踵相接至無所容於是涇陽先生倡議曰百工居

肆以成其事吾輩可無講習之所乎乃集同志數人醵金數百卜築楊龜山先生講學遺址相傳所謂東林者與諸友棲息其中每月集吳越士紳會講三日遠近赴會者數百人存之與涇陽先後主盟每一開講得聞所未聞靡不忻饜而去存之每謂學者曰諸兄雖從事講學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受病不同而救療之方總以調養元氣爲主大聖大賢善養浩然之氣故能收攝精神主

靜立極學者神短氣浮須得數十年靜力方可變化氣質培養德性而其最受病處又在自幼以千祿爲學先文藝而後德行俗根入髓非頃刻可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至其自驗進學之序則曰吾至丙午方信得孟子性善之旨至丁未方信得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至辛亥方信得大學知本之旨至壬子方信得

中庸二字之旨至此覺得天地間道理只是停停當當一箇中平平常常一箇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寧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嗚呼存之見地至此眞不負蕭自麓所謂潛養數年默而成之者矣又數年抵東申洗心退藏其工夫愈嚴密應用愈圓融與朋友交懇懇款款愈深沈而和易愈

謂集東林之大成者在存之矣明年天啓改元奉

遺詔起謫籍諸臣臺省交薦起光祿丞意欲不行吾輩勸駕者謂義不可辭乃幡然曰義果如是且吾親未沾一命脫世不我容惟不俟終日可耳於是以東林講會屬執友吳覲華主席而單車就道至歲暮抵京隨作一偶粘座右云精白厥衷一率其不損不加眞性靖共乃位勿昧其可仕可止本心次年二月陞少

卿署寺事值上元節缺
上供天鵞羣璫恣索存之援舊例以家鵞代譁
者帖然署寺數月裁無名供費發鋪行物價
革諸曹鋪墊積弊如洗中官見者懾服退相
戒毋犯既而廣寧失陷
京師阽危人無固志存之鎮以安靜疏薦孫公
愷陽董公見龍李公之藻鹿公善繼等及慎
畿內守令之選行保甲防禦之法得
旨允行又見外戚勳貴中官家皆奸細窟宅

京師禍本不可不除輒抗疏披瀝言之大宗伯
孫公淇澳追論舊輔紅丸事下部院九卿科
道會議存之持論益鑿鑿不少顧忌諸貴戚
大臣近侍皆側目歛手思有以中傷之矣尋
轉太常少卿有恭陳務學之要以立致治之
本疏疏內復及方鄭二氏傳
旨欲重處葉相國維持僅止罰俸復轉大理少卿
晉太僕卿疏辭不
允遂乞差還里舟中閒寂著周易孔義大旨謂五

經註於後儒易經註於夫子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明易矣數年前與錢啓新先生講易東林多所闡發欲勒成一家言未就至是始得卒業其言易簡而精微多前人所未發云里居數月卽家起刑部侍郎復疏辭不允乃與門人華水部同舟北上時楊副院大洪疏論魏忠賢大罪二十四奉

旨切責矣又有

旨逮林御史汝萬工部矣中官圍首輔門索御史

殿工部郎至死不問矣天下大柄駸駸盡歸宦寺無可奈何存之乃謂當事曰今日外庭法用正直內閣法用和婉內閣當借用外庭不可以正直而疑其激外庭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和婉而疑其媚如此乃相成也又曰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須殺其毒宜如歸德相公故事諄諄勸化諸璫勿與吾輩爲敵庶幾縉紳之禍可減萬分一耳無何總憲員缺舉朝會推莫踰存之者存之發憤辭曰趙太

宰是龍座師可與門人分掌部院乎大司寇
喬公左司寇饒公皆正人也而饒公資俸深
受杖更慘可越次用龍乎不若用副院署事
便僉曰然擬副院名
上魏璫大怒傳
旨推見在者衆復强存之存之讓饒太宰亦許註
饒而河南道堅執不從卒以存之名
上次日得
旨存之益跼蹐不自安乃具疏懇辭曰都御史者

古御史大夫之職也天下事皆得言之無奈
世習之漸靡久矣臣子不以眞心爲國則有
難振之氣以請託賄賂爲固然則有難洗之
習以同異起愛憎以愛憎爲臧否則別白之
難無端而分畛域疑弓影則調伏之難所以
難者緣人各有私故因私成隔必居此位者
先無私而後可以消人之私先無隔而後可
以通人之隔至御史簪筆者關公論之明晦
巡方者係億兆之安危必爲之長者合爲一

體萃爲一心惟
君國是殉無苟營身家而後可弘濟於艱難不然
御史之失職卽都御史之失職也其關係何
如者而以臣當之如覆餗何疏上不
允乃就職存之謂安民務在懲貪欲懲貪必自輦
轂始一入中臺卽有禁絕書儀榜懸掛通衢
明示爲人臣者不當以好貨爲貪吏的也適
有兩御史回道一至廉卽今謝操臺註上考
一至貪卽崔呈秀立疏糾之奉

旨着吏部從重議處部覆仰承
德意褫呈秀職贓私着撫按會勘的實依律遣戍
時謂存之新入臺能舉職矣呈秀昏夜乞哀
於忠賢忠賢是時如鷙鳥伏匿雖不卽爲解
救而與呈秀結父子歡恨外庭實甚存之知
時事不可爲惟有與吏治以安民生可少延
旦夕乃復具申嚴憲約一疏大意欲責成撫
按以約束司道責成司道以約束府州縣責
成府州縣以安民生條列五十餘款如農桑

水利敦敘化育人材正人心厚風俗以至刑
名錢穀積貯給散保甲防禦彰善癉惡剔蠹
釐奸之法甚具而要以躬行倡導節用愛人
爲主掌憲風規大畧可覩然無如羣小之搆
隙何也時魏南樂爲臺省交參懼不能容與
呈秀共入閣幕恐嚇忠賢合謀以傾正人遂
借會推巡撫一事爲一網打盡之計首擊去
夏文選魏都諫次部院次政府次及言官之
忠鯁與各衙門之守正不阿者靡一孑遺乙

丑春夏間緹騎四出矯
旨逮楊副院等六人至京各坐重贓先後斃詔獄
諸奸恨未已併欲坐存之贓藉吳錦衣孟明
以百口保始獲免至要典錄成坐移宮一案
爲南道游鳳翔所訐削籍爲民追奪
誥命存之忻然曰非此異日無以見諸公地下先
是
京師議毀鄒南皐馮少墟等所建首善書院削
兩公籍至是議盡毀天下書院而東林尤所

最忌欲索價萬餘濟
大工及折估入官僅得三四百金而東林遂爲瓦
礫區學者無立錐之地矣當是時存之屏跡
湖上玩易不輟客至斷橋以拒之丙寅春復
逮繆西溪周來玉兩公存之自度不免而絶
不露一毫聲色至三月十六日早蕭衣冠謁
龜山祠歸與一二親知看花園中談笑自若
忽傳有緹騎消息存之微笑曰此信果的吾
視死如歸耳又數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在

坐曰原無生死何得視生死爲二若臨死轉
一念便墮苦海安所稱立命哉平生講學此
處看透得力不少是夕祖孫父子相聚晚酌
無一言及家事第云吾有贍田二百畝售之
可當緹騎費俟天明蕭然就道耳兒輩各歸
寢吾亦安枕矣至夜半復傳前信至存之起
坐問曰信的乎步入書齋取紙書數行鎖篋
中復至夫人所款語半晌出兩孫趨侍諭之
曰吾此行未卜歸期叮嚀汝者只四字曰無

貽祖羞而已復取篋中紙手自封固置几上
曰以此付官旗勿先啓視兩孫出寢戶閉以
爲復就榻矣頃之不聞聲響子若孫推戶入
第見一榻枵然徧覓不可得亟發几上封視
之乃遺筆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
辱則辱
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
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
報

皇上諸子讀未竟大驚急趨視池濵已化去矣是
十七日丑時也午後府帖至縣知官旗於隔
晚到府存之赴水適當其時豈其靜養一生
神明默啓至誠前知耶胡其從容暇豫不疾
不徐一至此耶所寂異者平立水面冠不濕
履無泥擁起竟日無滴水出口停歛數日以
待長君顏色如生觀者無不驚爲神云存之
之學以程朱爲的以復性爲主以知本爲宗
以居敬窮理相須並進爲終身之定業四方

從遊者至先令讀小學近思錄等書次即令靜坐以養深厚之氣作心性說曰心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則不可分佛氏所謂性皆心也言慈悲即仁言般若即知絕不言禮義故所謂仁知者非吾聖人之仁知也聖學從窮理入故即心即性佛氏不窮理故是心非性又曰佛氏一切平等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聖人因物付物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無與

也所以能開物成務又曰學必窮格物而入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格物不至於極處多以毫釐之差成千里之謬又曰吾性本來無物不可自生纏繞本來具足不可自疑虧欠本來蕩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本來廣大無垠不可自爲局促本來光明洞達不可自爲迷昧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爲造作作氣質說曰性者學之原也知性善而後可言學知氣質而

後可言性性非學不復學非變化氣質不能復性人自受形以後天地之性已爲氣質之性矣非天地之性之外復有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氣質之性卽爲天地之性非氣質之性之外復有天地之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作靜坐說曰靜坐之法不容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靜中妄念强除不得昏氣亦强除不得眞體旣顯妄念自息妄念旣息昏氣自清繇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靜無動之體云爾又曰惟天理至靜惟喜怒哀樂未發渾是天理濂溪主靜主於未發也主靜之學始於愼獨終於無欲又曰靜中看工夫動中看本體工夫未是靜中作主不得本體未眞動中作主不得學無動靜其初靜以澄之至無動無靜乃眞靜也又曰有理靜氣靜之別理靜者理明

欲淨胸中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不著於物而靜也兩者交資互益不可偏廢如但以氣而已動即失之何益哉其闢陽明無善無惡之說謂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即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此何可言明善作洗心說曰無求飽無求安不作居食想彼富我仁彼爵吾義

不作富貴想仰不愧俯不怍不作怨尤想用則行舍則藏不作窮達想行不義殺不辜得天下不爲有甚動得我人知囂囂人不知囂囂有甚苦得我非仁無爲非禮無行有甚恐得我江漢濯之秋陽暴之有甚汚得我鳶戾天魚躍淵有甚局得我識得這箇眞更有何心可洗如何識得曰退藏於密而已愈密則愈眞是謂一物不容是謂無聲無臭是謂洗心作主敬說曰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

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何能無適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誠敬存之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是謂主一又曰主敬有三法伊川整齊嚴肅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也然惺惺與收斂難得恰好纔着意便不是惟整齊嚴肅未嘗不惺惺未嘗不收斂內外卓然不犯手也其自學教人之法總不出此諸說

中欲學者進則以此施之天下退則以此修之吾身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畔宛然程朱家法也存之著述頗多有二十餘種皆關世教輯朱子節要一書與近思錄相表裏尤極苦心無論長篇短述隻語單詞皆膾炙人口不可殫述嘗語同志曰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曰人一點耻心被馮道滅盡一點畏心被王安石滅盡後世尚有稱述之者眞小人而無忌憚矣曰

天下不患無政事患無學術學術者天下之大本也學述正政事焉有不正末世以講學爲諱如政事何曰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言政必無政財用本於政事舍政事言財必無財曰聖人之學常用逆法凡人自幼與人欲日順一日故與天理日逆一日聖人自幼與人欲日逆一日故與天理日順一日曰吾儒學脉有二孔孟微見朕兆朱陸遂成異同文清文成便分兩岐我

朝學脉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後宗文成者多宗文成者謂文清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日虛病見矣吾輩當稽弊而返之於實此數條者前無所因後無所襲獨見而獨言之其憂世淑人砭俗廻瀾之意溢於言表矣其持身也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手不接非禮之財足不履非禮之地門不納非禮之人其刑家也孝友天植鞠我生我咸得

其歡五弟一兄白首無間與夫人王氏雍雍肅肅相莊如賓視猶子如子視猶子之子如孫義方之訓燕翼之謨洋洋如也下至臧獲馭之嚴而有恩與司馬之僕無二其待師友也於澄泉靜餘總角論文世締其好無論已厥後子弟之師邂逅之交亦靡不終始相歡緩急相周患難相卹如左右手者其待戚里也若外家若甥家壻家貧者助賢者奬孱弱者卵翼能文者薦拔其待鄉邑也孝義忠節

力爲表揚大利大害力爲興除凶年儉歲力爲賑濟至設爲役田役米以蘇糧長之困設同善會以卹邑中之鰥寡孤獨者尤厚卹其貧而賢者其施益弘且遠矣評者謂其立朝也有斷斷休休鬧鬧侃侃氣象涉世也有不流不倚不爭不黨氣象燕居也有申申夭夭氣象誨人也有循循善誘氣象進而危言危行奮不顧身也有壁立萬仞底柱中流氣象退而願學孔孟不雜異端也有醇乎其醇精

金美玉氣象禍患突臨從容就義也有內省不疚不憂不懼氣象嗚呼斯眞存之之實錄也夫余猶記曩者赴任滁陽存之手書偕行說贈余偕行者與時偕行也易言與時偕行者三乾也損也益也余謂乾之時行存之有其五焉其謫籍家居者餘三十年遯世不悔若將終身時潛而潛也主盟東林闢發聖賢之精微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時見而見也日就月將瞬存息養而頃刻靡敢怠皇時惕而

惕也遲疑於出處進退之間自試於勳寺冏卿之際時躍而躍也至於掌憲內臺爲衆賢之領袖時當外討作貪吏之劍鋒則幾於亢矣矧中涓伏負嵎之虎險邪逞報復之謀履霜堅氷存之必有炳於幾先者而無奈適遭其窮不得不時亢而亢其追隨扈平而含笑以入於水也所稱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非與存之每自謂一生用易不虛耳惟是吾黨失一良友海內失一斗山左

朝在野失一規矩準繩之君子不能不爲世道
三歎息也余無似不能彷彿存之萬一詎能
闡揚懿美以昭示來茲所恃
大君子椽筆鴻裁一言表章千載不朽

祭高先生文

范鳳翼

嗟嗟悲哉悲哉何使余隕淚和墨而筆不能下者屢也余何悲於先生謂天不慭遺而國空虖也先生之使余獨悲之甚也謂海内知己惟先生一人在足以不恨而今不可復覩也今漢署中纍纍若若者豈不充位乎誰足當先生者國以一人興先生之齎志而未伸者十之九也以余之忤俗違時而先生謂周吏部曰范某舊銓典型宜如涇陽先生故事用之方能脫胎換骨此語余所不敢當顧不知先生何取於余而云爾也先生又嘗爲文以壽先人矣其文雖以壽先人而實以教余先生之言曰聖人何以異於人哉聖人習而安之衆人不安而不習也是先生之警我以衆人而誘我以聖人之道也何篤摯也予家食廿餘年足不履戶外顧與先生郵筒往來無虛月余每於時事之大者獨謂諸君子之過激非是此語不可聞於諸君子之耳而先生書來獨是余言曰諸君子之過激使公諭反出於小人而私情反出於君子如來教所

謂君子之公論也可見天下事有一定而不可移之理云云先生非知予之深余何敢以此語進而先生果獨許予言之不謬也然則海內一人知已非先生而誰而今已矣誰當知予者而又安能已於悲也雖然人之悲先生以情而先生則深於道者有龍德焉得時興雲而雨天下非其時則蟄伏於泉壤而已矣當逆瑞煽虐緹騎將及先生之門而先生先一日而效屈原故事不落奸人兇手此豈不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深於道者哉先生之生而死死而葬亦猶龍之蟄伏泉壤焉耳何生何死而又何以悲哉予方值海上亂民之變罹禍奇慘恨不如蚤死瑞而僅以削奪止也亦惟是疲於奔命未及哭先生之堂而遥致雞絮其終安能已於悲耶